晚清民初文学语境下的“法国大革命”观念译介
：以王韬、梁启超、曾朴为考察中心 (1890-1912) =
Translating the concept of “French Revolution”
in the literary context from the late Qing to early
republican China : based on the works by Wang
Tao, Liang Qichao and Zeng Pu (1890-1912)

蒲春 Pu, Chun

2018

Pu, C. (2018).

晚清民初文学语境下的“法国大革命”观念译介——以王韬、梁启超、曾朴为考察中心
(1890-1912) = Translating the concept of “French Revolution” in the literary context from
the late Qing to early . Doctoral thesis,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

<http://hdl.handle.net/10356/73198>

<https://doi.org/10.32657/10356/73198>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

晚清民初文学语境下的“法国大革命”观念译介
——以王韬、梁启超、曾朴为考察中心
(1890-1912)

**TRANSLATING THE CONCEPT OF “FRENCH
REVOLUTION” IN THE LITERARY CONTEXT FROM
THE LATE QING TO EARLY REPUBLICAN CHINA:
BASED ON THE WORKS BY
WANG TAO, LIANG QICHAO AND ZENG PU
(1890-1912)**

蒲 春

PU CHUN

SCHOOL OF HUMANITIES

2017

晚清民初文学语境下的“法国大革命”观念译介
——以王韬、梁启超、曾朴为考察中心
(1890-1912)

TRANSLATING THE CONCEPT OF “FRENCH
REVOLUTION” IN THE LITERARY CONTEXT FROM
THE LATE QING TO EARLY REPUBLICAN CHINA:
BASED ON THE WORKS BY
WANG TAO, LIANG QICHAO AND ZENG PU
(1890-1912)

PU CHUN

蒲 春

PU CHUN

SCHOOL OF HUMANITIES

A thesis submitted to the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2017

谢 辞

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无疑是一种痛苦的磨砺和艰巨的挑战。

我首先要衷心感谢我的博士导师关诗珮副教授。老师对研究的敏锐和治学的严谨使我钦佩，让我难忘，更是我学习的榜样。在博士阶段的学习中，老师给予我悉心的指导和真诚的帮助，使我受益匪浅，感念至深。

论文写作中我得到了未曾谋面的曾朴研究专家、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马晓冬老师的热情帮助，为我寄来他早年收集到的曾朴译介《九十三年》的珍贵资料。在论文写作过程中，贵州大学日语系研究生陆再玉同学在日语文献翻译方面给予了大力的帮助和支持，为本文探讨梁启超自日文翻译《罗兰夫人传》提供了有益的帮助。在我与再玉的多次讨论中，她认真的学术态度及丰富的日语知识让我们的讨论既富有挑战又十分有趣，遇到疑难问题，还求助于她的老师和同学，直至问题最后解决。

从求学开始至今，我最要感谢的是我的家人，他们替我承受和分担了生活的艰辛，为我挤出更多的时间专注学习和论文的写作。我的父母总是默默地尽他们的所能为我承担家中的事物、照料幼儿；资料收集在整个论文写作中从未间断，有时不得不求助年迈的父母为我奔走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查阅资料，购买研究书籍，为我既劳心又劳力。在博士的学习阶段，我的先生和孩子也一直给予我很多支持、关心和帮助。由于家人的理解和支持，让我能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专注论文研究和写作。没有他们的付出，我无法完成博士阶段的学习和论文。

最后，真诚感谢给予我鼓励、帮助和支持的老师、同学、朋友和同事，很感恩我的学习生涯中有你们的陪伴。

目 录

中文概要	1
Abstract.....	6
绪论	12
一. 课题研究缘起	12
二. 本课题的研究方法	13
三. 本课题的研究意义	18
四. 本课题的研究史	20
第一章 “法国大革命”观念：从西方到晚清的中国	29
第一节 西方政治史中的“法国大革命”	30
第二节 西方浪漫主义文学视野中的“法国大革命”	33
第三节 “法国大革命”与中国晚清民初的启蒙运动	37
第二章 彰显国家主义的“法国大革命”	41
第一节 “法国大革命”初到晚清	41
第二节 王韬的译介背景及动机	50
第三节 王韬译本中的“法国大革命”观念	53
第四节 王韬译介的影响	78
第三章 推崇爱国主义的“法国大革命”	82
第一节 1902 年鼓吹革命的梁启超	83
第二节 《罗兰夫人传》中的“法国大革命”观念译介	87
第三节 《新中国未来记》中“法国大革命”观念推介	126
第四节 梁启超译介的影响	137
第四章 高举人道主义的“法国大革命”	141
第一节 译者曾朴	142
第二节 曾朴的译介动机	143
第三节 《孽海花》中的“法国大革命”观念	149

第四节 《九十三年》之“介绍”	155
第五节 曾朴小说中“法国大革命”观念的修正及复位	159
第六节 寻觅踪迹——“法国大革命”观念与文学革命、五四新文学	199
第五章 结论	206
参考文献	211

晚清民初文学语境下的“法国大革命”观念译介

——以王韬、梁启超、曾朴为考察中心 (1890-1912)

中文概要

法国大革命是世界史上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也是欧洲十九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事件之一。历史意义在于它推翻了社会等级制度中的特权及贵族阶层、颠覆了旧的社会基础、摧毁了不公平的政治结构、“废除了西方世界的封建统治格局”¹、把人从不公平的社会制度中释放出来。在法国大革命后，西方社会渐渐“在自由、平等、博爱的基础之上建立了新的社会系统”²；这影响在政治体制之内，更发生在思想、政治、哲学、文学、艺术等多个方面。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从人们的头脑中荡涤所有一贯培育尊敬服从的思想”³，更新着社会的传统和风俗。在文学领域，法国大革命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成为早期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的核心观念⁴，将西方文学推向了浪漫主义的巅峰，成为西方近代文学最重要的思潮之一。

在救亡图存的社会风气下，晚清民初的中国知识份子迅速参考了“法国大革命”的内容及理念，并将它们大肆移入中国，以此作为推动及改革文学、社会、制度的重要力量。梁启超（1873-1929）曾评价法国大革命是

¹ Howard Mumford Jones, *Revolution and Romanticis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11.

² Laura Dabundo, ed., *Encyclopedia of Romanticism (Routledge Revivals): Culture in Britain, 1780s-1830s* (London: Routledge, Chapman and Hall;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1992), 206.

³ 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48页。

⁴ Edward Craig, ed.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Questions to Sociobiology. Vol. 8.*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350.

“十九世纪全世界之原动力”¹，是“新旧两世界之关键”²，堪称“开前古以来未有之伟业”³。郁达夫（1896-1945）曾指出，“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来自卢骚（Jean 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⁴，它们是“人类解放的第一个呼声”，是“世界大革命的第一个煽动者”⁵。文学革命的旗手陈独秀（1879-1942）认为，深刻影响近代人类文明“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有三件大事，其中之一就是法国大革命及其人权的观念⁶。陈独秀 1915 年创办的《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⁷将“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作为其主要的撰稿和宣传理念，他在“创刊词”《敬告青年》中呼吁青年们“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抉择人间种种之思想”，提倡“自主的”、“进步的”、“进取的”、“世界的”、“实利的”、“科学的”思想⁸。从晚清到五四，近代知识分子在探索中国革命和文学的征程上不断摸索前行，法国大革命的译介和传播为他们提供了借鉴、思考的方向和动力，虽然观念的译介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对文学和思想的发展形成不同的影响和冲击，但几经努力，法国大革命及其“自由、平等、博爱”观念已深深植根于近代知识分子的心中，成为新文学的源头之一。

¹ 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1902 年），《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年），558 页。

² 梁启超：《致南海夫子大人书》（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一日），录自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236 页。

³ 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1901 年），《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年），459 页。

⁴ 现译为“卢梭”。

⁵ 郁达夫：《卢骚的思想和他的创作》，《郁达夫全集 第十卷 文论（上）》，（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年），389 页。原载 1928 年 2 月 1 日《北新》半月刊第 2 卷第 6 号。

⁶ 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独秀文存·卷一》，（上海：亚东图书馆，1934 年），11 页。本文写作于 1915 年 9 月 15 日。

⁷ 《青年杂志》自第二卷（1916 年 9 月）更名为《新青年》。

⁸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期（1915 年 9 月 15 日）。

本论文以“法国大革命”观念在晚清民初文学语境中的译介为线索，选取王韬（1828-1897）、梁启超（1873-1929）、曾朴（1872-1935）三人为考察中心，探讨“法国大革命”观念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译介到中国的发生史。三位观念译介者通过各自的译作呈现了不一样的法国大革命形象和观念。从西方到东方，法国大革命的形象和“自由、平等、博爱”的核心观念发生了怎样的“偏移”、“变形”、“复位”，成为本研究追踪和观察的焦点，而如何进一步探究这些变化发生的原因，亦是本研究的旨趣所在。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催生了晚清民初知识份子强烈拯救民族危亡的意识，通过文学、借鉴西方，成为他们重建国家权威的重要渠道。观念的译介者受到自己身处的时代社会政治、文化背景的影响，受到个人性格、人生经历、价值观等因素的影响，导致观念在译介中发生了偏移和变形。译者在译作中呈现的“法国大革命”形象和观念，不仅反映了他们个人对观念的解读和接受，同时也反映了译入语社会意识形态、价值观等对译入观念的建构和塑造。

本文以翻译研究学派的“改写”理论、多功能系统学派的“目的论”为基本研究框架，从意识形态(ideology)、诗学(poetics)、翻译策略(translation strategy)、翻译目的(skopos)、改写(rewriting)等关键理论作为研讨晚清译入“法国大革命”概念的基调。然而本文的目的是希望从更大的脉络处理这处于跨文化的现象，因此，会从文学史、观念史、翻译史及思想史等角度分析和考察“法国大革命”观念在晚清民初的译介情况，力图厘清“法国大革命”观念在近代中国的生成与流变的脉络，揭示观念译介对于文学、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和意义，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角力。

根据以上的研究角度和理论框架，论文从以下几个章节进行详细论述：

首先，论文的“绪论”部分，介绍研究的方法、研究的意义、课题研究的历史及论文的主题框架，进一步阐明本研究所填补的空白，即结合翻译史、文学史、观念史、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拓展一个崭新的领域——观念译介史。

第一章以观念史的研究作为背景，梳理“法国大革命”作为一种观念在西方形成与发展的主要脉络，回答“法国大革命”究竟是什么、对浪漫主义文学产生过何种影响的问题。

第二章以 1890 年王韬及其编译的《重订法国志略》为考察中心，从分析译者所处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入手，探讨观念译介的目的、途径、方法，并进一步考察王韬译本的来源——明治时期冈千仞（1832-1914）和冈本监辅（1839-1904）的日文译本、维克多·杜慧（Victor Duruy, 1811-1894）的法文原著，揭示出观念在译介中受到儒家思想、“君民共主”思想和中介国日本“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等多重意识形态、诗学的操纵和摆布而发生偏离其在法文原著中面貌的情况。自王韬的译介后，“法国大革命”观念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迅速传播开来，但未能真实完整地传递法国大革命的核心价值和理想。

第三章以 1902 年梁启超译介的《罗兰夫人传》和创作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为考察对象。从“意识形态”入手，把握甲午战败后，以“救亡”为主题的爱国主义思潮对观念译介的影响。从“目的论”入手，探讨梁启超在译介中采取的策略，观察观念如何受到爱国主义论调的影响，讨论观念因忽略“个人”意识而出现“失真”的情形。“法国大革命”观念在这十年（1902-1912）获得广泛的传播，成为近代知识份子熟知的西方观念之一。

第四章探讨曾朴的《九十三年》中“法国大革命”观念的译介。1912 年，正值辛亥革命爆发不久，曾朴翻译的《九十三年》打着“革命小说”的旗号，在当时颇有影响力的报纸《时报》上连载，小说与主流的“革命”意识形态背道而驰，将西方文化中的“人”、“人道”等观念推入近代知识分子的视域，深入地传递了“法国大革命”观念的精神和终极目标，使观念的译介“回归正轨”。本章从译者所处的历史、社会环境开始分析，关注译者在语言能力、文学素养及政治活动方面的因素，进一步探讨曾朴

译介的目的、策略；探究观念流变、存续的复杂因素，以及观念译介对于文学发展的潜在力量和作用。

最后，结论部分总结本文的理论收获，讨论如何拓展翻译文学及观念译介史研究的空间。观念译介史，这一崭新的领域是观念史、翻译史、文学史、思想史等跨多学科共同研究的结果，也是今后拓展翻译、文学研究的发展方向之一。

Abstract

The French Revolution wa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and important event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and Europe. It “seriously weakened or abolished feudal pattern of government in the Western world”¹, and released people from an unfair social system. After the revolution, France and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gradually built and developed “a new social system based on liberty, equality and fraternity”². It influenced the political system, but also had an impact on ideology, politics, philosophy, literature, art and many other aspects. The concept of “liberty, equality and fraternity” has deeply rooted in people’s mind³, which cleaned up the cultivation of obedience and compliance, renewed social traditions and convention. In literature, the ideal of “liberty, equality, fraternity” has developed into the core idea of the early romantic trends⁴ and served as the motto of romanticism that beca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ovements in modern Western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 in hope of rescuing their country,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quickly learned the concept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ranslated it into China as an important force to promote and reform literature, society and social system. Liang Qichao (1873-1929) praised the French Revolution as “the driving force of the world in

¹ Howard Mumford Jones, *Revolution and Romanticis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11.

² Laura Dabundo, ed., *Encyclopedia of Romanticism (Routledge Revivals): Culture in Britain, 1780s-1830s* (London: Routledge, Chapman and Hall;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1992), 206.

³ Alexis de Tocqueville, Feng Tang trans, *Jiu zhidu yu da geming* (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7), 48.

⁴ Edward Craig, ed.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Questions to Sociobiology. Vol. 8.*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350.

the nineteenth century”¹, “a turning point of the old and new world”², and “an unprecedented great cause”³. Yu Dafu (1896-1945) indicated that the idea of “freedom, equality, fraternity” came from Jean 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 which was “the first sound of human liberation” and “the first instigator of the world’s Great Revolution”⁴. Chen Duxiu (1879-1942), pioneer of Chinese literary revolution, believed that there were three major events that “exerte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modern human civilization and exercised a power to change society and people”, one of which was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its concept of human rights⁵. In 1915, Chen launched a new journal — *Qingnian* *Zazhi* (the Youth, or La jeunesse), renamed a year later as *Xin Qingnian* (the New Youth) and took the principle of “liberty, equality, fraternity” as its propaganda and its key concept of writing and publishing. In his inaugural editorial “To the Youth”, Chen suggested young people to “exploit human’s inherent wisdom, identify various ideas” to promote “autonomous”, “progressive”, “enterprising”, “universal”, “favorable”, and “scientific” thoughts⁶. From the Late Qing to May 4th movement, Chinese intellectuals chose “French Revolution” as their reference, guidance and motivation and

¹ Liang Qichao, “Lun xueshu zhi shili zuoyou shijie” (On the state of scholarship around the world), in *Liang Qichao Quanji* (Complete works of Liang Qichao) (Beijing: Beijing chubanshe, 1999), 558.

² Liang Qichao, “Zhi Nanhai fuzi daren shu” (Letter to Sir Kang Youwei), in Ding Wenjiang, Zhao Fengtian eds, *Liang qichao nianpu changbian* (a chronological biography of Liang Qichao)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Publishing House, 1983), 236.

³ Liang Qichao, “Guojia sixiang bianqian yitong lun” (On Transformations and Difference in Thinking on the State), in *Liang Qichao Quanji* (Complete works of Liang Qichao)(Beijing: Beijing chubanshe, 1999), 459.

⁴ Yu Dafu, “Lusao de sixiang yu tade chuanguo”(Rousseau’s thoughts and his writing), in *Yu Dafu Quanji* (Completed Works of Yu Dafu Vol. 10)(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389. It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on *Beixin* Vol 2: 6, Feb. 1928.

⁵ Chen Duxiu, “Falanxi ren yu jinshi wenming”(The French and Modern Civilizations) in *Duxiu wencun* (Collected essays of Chen Duxiu), Vol. 1. (Shanghai: Yadong tushuguan, 1934), 11. It was written on 15 September, 1915.

⁶ Chen Duxiu, “Jin gao qingnian”(Call to Youth), *Qingnian* (The Youth), No. 1, Sept 1915.

explor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revolution and literature. Though there were many constraints and challenges in translating the concept of “French Revolution”, which generated various impacts on literature and thoughts, the concept of French Revolution and its “liberty, equality, fraternity” has been deeply rooted in people’s mind and become one of the sources for new literature.

This thesis will explore the history of how the concept of “French Revolution” was 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into China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the works of three translators: Wang Tao(1828-1897), Liang Qichao (1873-1929) and Zeng Pu (1872-1935) . The works of three translators represent different concepts of “French Revolution”. This study is to track and observe how the concept of “French Revolution” and its principle “liberty, equality, fraternity” was deviated, distorted and restored to its original intention in the translation from the West to the East, and to further explore the causes of these changes. The national crisis in the late Qing stimulated Chinese intellectuals’ national sentiments. Learning from Western i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constituted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rebuilding their national power and prestige. Translators had different social, polit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as well as personal character, life experience, and values that may lead to a deviation and distortion of the concept “French Revolution”. The images and concepts of “French Revolution” represented by translators not only shows their personal interpretation and acceptance of the concepts, but also reflects the development and shaping of translated ideas in the target language in terms of ideology and values.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translation theories of “rewriting” and “skopos” with reference to theories from André Lefevere, Susan Bassnett and Hans

Vermeer. The translation theories of ideology, poetics, translation strategy and rewriting will also be employed to discuss and analyze the translation of “French Revolution”.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cross-cultural phenomenon from broader perspectives —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the history of concepts, the history of translation and the history of thoughts, and further to examine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French Revolution” in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China. It also helps to reveal an important role that the translated concept plays in the social and literary progress and the interaction among them.

Based on the above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e paper is structured as follows:

The introductory chapter will introduce research methods, significance, research history and the framework of this paper, and further clarify the gaps that are to be filled in this study. A new research field — “the history of concept translation” will be explored and discussed, which combine the history of translatio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the history of idea and the history of thoughts.

Chapter One explores th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French Revolution” as a concept/idea in the West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such as “what is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what impact does it make on romantic literature?”.

Chapter Two studies Wang Tao’s purpose, approach and focus of translating “French Revolution” in his *Chongding Faguo Zhilue* (The History of France, second edition) with a consideration of his life experience and the social, polit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1890s. It further examines the original source of Wang Tao’s translation, the French text by Victor Duruy (1811-1894) and the Japanese texts by Oka Senjin (1883–1914) and Okamoto,

Kansuke (1839-1904) in the Meiji period, and reveals how the concept is deviated from its original meaning and manipulated by ideological factors such as Confucianism, nationalism, and the political idea of “rule-by-the-monarch-and-the-people”. Wang Tao’s translation helps quickly spread the concept of “French Revolu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but it fails to present the concept in a true and complete manner.

Chapter Three examines the concept of “French Revolution” in Liang Qichao’s *Luolan furen zhuan* (Biography of Madame Roland) and *Xinzhongguo Weilai Ji* (Story of A New China in Future). Liang’s translation of “French Revolution” will be examined to observe how a distorted concept was developed with the influence of ideologies such as patriotism and national salvation by overlooking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French revolution” became a well-known concept in 1902-1912 although it was flawed with excessive emphasis on politics and nationalism.

Chapter Four explores the translation of “French Revolution” in the works of Zeng Pu. Coincided with the outbreak of the Revolution of 1911, Zeng Pu’s translated novel *Jiushi-san Nian* (Year of Ninety-three) with an indicator of “revolutionary novel” was serially published in 1912 on *Shibao* (Eastern Times), an influential newspaper in China at that time. A new idea of “human” and “humanity” was introduced to Chinese intellectuals with the concept of “French Revolution”. After deviation and distortion, the concept returned to its true meaning and value in Zeng Pu’s work. This chapter further discusses the translator’s purpose and strategies based on his language ability, knowledge of literature and political motivation with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background. It also helps to explore the complex factors and potential power in the translation of concepts that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The last chapter summarizes the theoretical gains of this study and discusses how to expand the research scope of the history of concept translation. It is a new research discipline based on a multi-disciplinary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oncept, the history of translatio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and the history of thoughts. And it will also help to develop the research scope of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绪论

一. 课题研究缘起

中国文学从传统走向现代，西方思想和观念的译介起着重要的作用¹。二十世纪的中国在经历了屡次战争的惨败、列强的欺凌和国内矛盾的日益激化，深深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巨大危机之中，知识分子奋力挽救国家危亡的局面，学习西方的成的经验，急迫寻找救国的良方。

“法国大革命”是西方自十八世纪末以来最有影响力的历史事件之一，也是促成西方政治变革和思想变革的要素之一，它的思想精粹“自由、平等、博爱”是近代西方走向现代和民主的动力，是建立现代社会制度的基石。“法国大革命”事件及其思想观念也成为晚清知识分子学习西方经验的重要范例之一，推动了晚清社会在政治、制度、文学等方面的变革。

然而，从西方到东方，观念的译介和传播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对中国文学和思想的发展形成不同的影响和冲击。观念史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力求找出（当然不限于此）一种文明或文化在漫长的精神变迁中某些中心概念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再现在某个既定时代和文化中人们对自身及其活动的看法”²，探究观念从何而来，发生了什么变化，对某一时代的社会政治和文化产生了何种影响。兴起于本世纪 70 年代的译介学，又称为

¹ 传统学派讨论中国新文学“起源”之范式，多以“五四”作为中国文学现代时期之开端，由晚清以迄民初的数十年文艺动荡，则被视为传统逝去的尾声，或西学东渐的先兆，扮演“过渡”的角色。本文讨论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法国大革命”观念在中国的译介史，从研究理路上秉承了王德威、陈平原等学者提出的理论，即晚清是现代中国文学的开端，是各种“现代”元素汇聚、酝酿新文学的时期，其开创性意义超过“五四”。顺承这一研究理路，本文将晚清视为开启现代中国文学之源头，将晚清民初文学重新放回历史语境中，考察其产生“新”与“变”的因素，除本土的文化遗产外，更加重视考察西方思想观念对现代文学和思想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参阅王德威：《导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王德威著：《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1-19 页。

² 罗杰·豪舍尔(Roger Hausheer)：《序言》，以塞亚·伯林(Isaiah Berlin)著，冯克利译：《反潮流：观念史文集》，（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年），5 页。

“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它有助于考察文学作品中传递的观念,探究从源语国到译入语国所发生的变化,译介者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所采取的策略。将观念史、译介学、思想史、文学史结合起来,拓展了观念译介研究的视野和方法,有助于厘清“法国大革命”观念在近代中国的生成与流变的脉络,揭示观念译介对于文学、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和意义,以及它们之间相互角力的互动过程。

二. 本课题的研究方法

从方法论上讲,本研究以“法国大革命”观念的译介为主要线索,采用了两种主要的比较方法:[1]翻译研究中常用的关注原著和译著之间差异、对比原著与译著的不同之处的方法,我们称之为“横向”比较,观察观念在跨越语言、文化和国界的翻译中发生的变化,进一步考察译者的背景和译介目的,深入探讨观念与译介活动、文学、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2]另一种重要的方法是来自于观念史研究,对某一观念进行历时性的研究,这可称为“纵向”比较,追踪某一观念在某一既定时段内的变化轨迹,并进一步分析观念发生变化的原因以及发展趋势,探讨观念对当时社会、政治和文化所产生的影响。

采用以上“横向”、“纵向”比较的方法和理路,本研究以“法国大革命”观念在晚清民初文学语境中的译介为线索,选取王韬(1828-1897)、梁启超(1873-1929)、曾朴(1872-1935)三人为考察中心,探讨“法国大革命”观念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译介到中国的发生史。王韬是晚清典型的口岸知识份子,是中国晚清思想界、文学界的重要人物,曾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代以译述西书为职业的新式知识分子”¹,在政论界、教育界、新闻界、文学界都有极大的影响和作用。他是中国近代维新改良运动的先驱人物之一,他的思想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启发了黄遵宪、康有为等人。在文学方面,早在“小说界革命”到来之前,王韬已认识到小说的价值所在,反映出他超前的文学眼光和视野。梁启超是中国近代、也是

¹ 朱维铮:《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36页。

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是中国近代维新派的领袖人物之一。他一生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改造，其政治主张虽然在他一生前后时期有所改变和调整，但唯一不变的是他振兴国家的志向和努力。他与王韬一样到访过欧洲，对西方文明有亲身的体会，希望从西方先进的经验中找出挽救自己国家的良方。在文学方面，他发起了晚清“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推动了小说这一文类在晚清的普及和发展。无论从思想还是文学领域，梁启超都是中国近代里程碑式的人物。曾朴是中国清末民初的文学家、出版家。他创作的长篇小说《孽海花》是公认的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他也是晚清民初译介雨果作品最多的翻译家。在戊戌变法前，他与改良派人物谭嗣同等人交往甚密，对国家前途颇为关心，对官场腐败现象极为厌恶，对旧制陋习颇为反感，而这些思想都与他的文学活动紧紧相扣。他虽未到访过西方，但他精通法文，透过大量的阅读领会了西方文学、思想观念的精髓，并力图将这些文学和思想介绍给国人，力图改变中国文学的旧貌，一生创作、翻译不断，对中国近代文学和思想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之贡献。

这三人都都是晚清民初主张改良维新的知识分子，三人都偏爱文学，三人都访问过法国或是深谙法国文化，对晚清民初的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三人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方式推动了近代中国文学的演进。王韬的译介拉近了历史、政治与文学之间的关系，自他的译介之后，一种以译述外国争取“自由、独立”的史传文学类型逐渐兴起。自梁启超开始，文学逐步成为政治宣传的工具，晚清知识份子纷纷走上文学救国的道路。梁启超的译介引领了晚清“法国大革命”题材的文学创作风潮，并首次将“未来记”这一文学形式从日本引入中国。曾朴的译介推动了中国文学吸取西方经验、走上思考自身价值和发展的道路，他从法国引入了“原汁原味”的西方文学作品，为晚清民初的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思想。三人都以文学的形式向国人译介“法国大革命”（严复、康有为等知识分子倾向以中国的传统道德来解释和套用西方思想，并未以文学的形式介绍过“法国大革命”），介绍西方文明和思想，但是三人都反对暴力革命，对“法国大革命”持有不

同程度的反对、抵制和反思态度。这三人分别代表甲午战败前、甲午战败后、辛亥革命后三个时期中国知识及文艺界译介和接受“法国大革命”思想观念的情况。他们跨越晚清民初约二十年的时间，在此期间，三位观念译介者通过各自的译作呈现了不一样的法国大革命形象和观念。

王韬 1890 年译介的《重订法国志略》对晚清的中国意义重大，它是第一本中国人自己编译的法国历史，第一次详细地描述了“法国大革命”。梁启超 1902 年译介的《罗兰夫人传》兴起了“法国大革命”在晚清的热潮，而《新中国未来记》不仅是梁启超 1902 年的重要著作，而且是“中国第一部政治小说”、“中国第一部理想小说”¹，它为中国文学引入了新的文学样式，获得读者的青睐。1904 年曾朴创作的《孽海花》是晚清著名的四大谴责小说之一，该书深刻地反映了晚清人士对待“法国大革命”的几种态度和看法，1912 年曾朴译介了法国作家雨果的《九三年》，以较为贴近原著的方式在作品中展现了西方文学的形式和技巧，引入了西方进步的观念和思想。以上列举的三位作家的作品都采用不同的方式介绍了“法国大革命”观念，受到社会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影响，每部作品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都在晚清民初的某一时期推动了晚清民初文学或思想的新趋势和新潮流，具有代表性。三位观念译介人对“自由、平等、博爱”观念的译介呈现出一种三步式的、逐步将观念完善的趋势，王韬的译作最初呈现了“自由”的观念，梁启超的译作发展了“平等”的观念，而曾朴的译介则更完整地推进了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观念在晚清民初的译介，并更为注重“人道”和“博爱”的观念。

“自由、平等、博爱”作为法国大革命的核心观念，是具有代表性的西方现代社会思想观念之一，通过翻译文学的承载、观念人的译介，它们已成为启发新一代知识分子思想的源泉，引领和推动了文学革命的发生和发展，在五四新文学中引领风姿，掀起了个性解放、人性解放与妇女解放的风潮。在晚清民初，很多知识分子熟悉并热衷这一口号，许寿裳曾经对

¹ 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北京：中华书局，2006 年），28 页。

五四新文化时期的北大校长蔡元培作如是评价：“蔡先生又以克己为他道德生活的核心。他虽然也和当时的名人一样，醉心于法国革命时代的三个口号‘自由、平等、博爱’”¹。可见，晚清民初知识分子对这一口号熟知的程度。晚清的一些流行读物上还倾向用这一口号中作为文学创作的元素，如晚清谴责小说《负曝闲谈》刊载在1903-1904年《绣像小说》第6至41期上，小说中的人物名字采用了当时较为流行的革命用语“(沈)自由”、“(李)平等”。这样的巧意关联显然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默契，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推助了“自由、平等、博爱”口号在晚清的传播和影响力。从西方到东方，“法国大革命”的形象和“自由、平等、博爱”的核心观念在不同时期、不同的观念译介人处发生了怎样的“偏移”、“变形”、“复位”，成为本研究追踪和观察的焦点，而如何进一步探究这些变化发生的原因，亦是本研究的旨趣所在。

在理论框架方面，本文以翻译研究学派的“改写”理论、多功能系统学派的“目的论”为基本研究框架，结合安德鲁·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 1945-1996)、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 1945-)、汉斯·弗米尔(Hans Vermeer, 1930-2010)等人的翻译理论，从意识形态(ideology)、诗学(poetics)、翻译策略(translation strategy)、翻译目的(skopos)、改写(rewriting)等关键理论作为研讨晚清译入“法国大革命”概念的基调。翻译文化学派代表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指出，翻译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与语言学、文学、历史、人类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等多学科结合，将翻译纳入更广阔的视野加以考察和研究²。勒菲弗尔认为，翻译是对原作的改写(rewriting)³，它包括文本翻译、改编、选编、评论和编辑等多种形式⁴。他认为改写对文学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应该受到关

¹ 许寿裳，林辰：《许寿裳文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91页。

² André 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1992), vii.

³ “Rewriting”一词在中文学界的翻译有“改写”、“重写”、“再书写”等，本文采用“改写”一词。

⁴ André 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1992), vii.

注和重视, 研究人员应该关注这样几项因素: 谁在从事改写? 为什么进行改写? 在什么情况下改写? 改写的目标读者是谁? ¹勒菲弗尔还进一步指出, “所有的改写, 无论目的如何, 都反映了一定的意识形态和诗学, 进而以某种方式在特定的社会中操纵文学”²。改写不仅可以创造一个作家的形象、一个作品的形象、一个时期的形象、一个文类的形象, 有时甚至还可以创造整个文学的形象³。勒菲弗尔认为, 两个因素基本上决定了翻译所预测的文学作品的形象, 即译者的意识形态(不管他是否愿意接受这个意识形态, 还是以某种形式的赞助强加给他/她)和在翻译时在接受语文学中占统治地位的诗学⁴。它们共同作用于改写者所使用的策略。诗学(poetics)指的是“译者所处的文学体系”⁵, 它由两部分组成: 一个是包括文学装置、文类、主题, 典型人物、情境、符号的清单; 另一个是关于文学在整个社会系统中所扮演角色的概念。后一种概念在选择与社会系统相关的主题时具有影响力⁶。意识形态(ideology)主要是指“一种具有形式、规范和信仰的格架”, 它可以支配译者的行为, 它并非受限于政治, 可以决定主题的选择和表现形式⁷。在本文的讨论中, 结合三位译者所处的意识形态、诗学因素, 分析三位译者各自采取的改写策略, 进一步讨论作品中的“法国大革命”形象和观念。

将观念作为翻译或改写研究的对象, 观察它对文学发展的作用 and 影响, 是跨学科研究的趋势之一。“法国大革命”观念在西方承载着极为丰富的内涵, 译者或赞助人将观念译介到晚清民初的中国, 必然是想要将它的某种或某些或全部涵义传递到目的语中去, 获得某种效应或影响。正如勒菲弗尔所说, 改写不但能产生新的文本, 而且可以“引介新概念、新文类和

¹ André 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1992), vii. 7.

² Ibid, vii.

³ Ibid, 5.

⁴ Ibid, 41.

⁵ Ibid, 26.

⁶ Ibid.

⁷ Ibid, 16.

新方法，但有时也会压制、扭曲和控制创新”¹。而这样的结果是，一个全新的作品从译者手中诞生了。然而本文的目的是希望从更大的脉络处理这类跨文化的现象，因此，会从文学史、观念史、翻译史及思想史等角度分析和考察“法国大革命”观念在晚清民初的译介情况，力图厘清“法国大革命”观念在近代中国的生成与流变的脉络，揭示观念译介对于文学、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和意义，以及它们之间相互角力的互动过程。

三. 本课题的研究意义

本论文的研究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填补了翻译研究在观念译介方面的空白，为翻译研究拓展了一个新的领域——观念译介学。它从本质上讲是跨学科的，它涵盖翻译学、观念史、文学史、思想史等多个学科的。“译介”这个词有“翻译”和“介绍”两层含义，“翻译”既可指翻译研究领域，也可指翻译产品（即译本），或者翻译过程（即产生译本的行为）²。詹姆斯·霍姆斯(James S. Holmes, 1924 - 1986)认为，翻译学关注的是“围绕着翻译过程的翻译产品的现象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³。因此，从翻译学的视角出发，将观念视为翻译产品，分析产品在翻译过程中的变化及原因，即是观念译介学的基本任务。观念作为“一种思想或知识体系的核心概念或关键词”⁴，是一种抽象的翻译产品，它需要依托文本或非文本的形式，将思想或知识体系传递到观念接受者处。然而，观念在传译中在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从而产生偏移和变形，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翻译现象。传统的翻译研究大多关注某一作品在某一时期译介的情况和影响，鲜少有研究针对某一观念的译介

¹ André 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1992), vii.

² 杰里米·芒迪(Jeremy Munday)著，李德凤等译：《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实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10页。

³ James S. Holmes,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ed. Lawrence Venuti.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173.

⁴ 金观涛：《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5页。原文为“观念（是）作为用关键词表达的可社会化的思想。”

做出深入探讨，特别是讨论同一观念在不同时期的不同作品中的译介情况、变化和调整。

其次，推动观念史与文学、思想史、翻译研究相结合的趋势。罗杰·豪舍尔（Roger Hausheer, 1945-）指出，观念史是个比较新兴的学科，从十八世纪的下半叶开始逐渐发展而来，它与历史主义、多元主义、相对主义以及以史学为基础的比较性学科近似，跟人类学、语用学、语言学、词源学、美学、法理学、社会学、人种学关系密切¹。它强调观念与情感、思想、行为、哲学、政治、艺术和文学等之间的互通性，否定单一的、规约化和程式化的讨论²。从研究方法上，它只有与更多学科相结合，以更为广阔的视野去追踪观念变化的轨迹，才能获得观念发生、发展的真实面貌。本论文为观念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觉，即在文学中、翻译中追寻观念变化发展的轨迹和模式，从而进一步推进观念史与文学史、思想史以及翻译研究的结合。本研究还有助于拓展了文学史研究的视域，从观念译介的角度看待文学的发展和文学观念的变革。“观念”一词最早源于希腊，有“观看”和“理解”之意，发展到现代，它指的是“人用某一个（或几个）关键词所表达的思想”³，因此，从本质上来看，观念就代表着思想。人们通过它来传达思想进行沟通，形成“公认的普遍意义”及“复杂的言说和思想体系”⁴。因此，观念史的研究从本质上来说离不开思想的研究，离不开历史、文化、文学的研究。

再次，晚清是中国文化的转型期，也是各种观念汇聚、酝酿、蓄势待发的时期，在这一阶段，随着西学东渐高潮的到来，西方观念通过翻译进入中国，与本土文化发生激烈碰撞、融合，引发了中国文化自身的调节机制，中国文学力图通过融合西方思想和文化资源而建立一种新的文学，因

¹ 罗杰·豪舍尔(Roger Hausheer):《序言》，以塞亚·伯林(Isaiah Berlin)著，冯克利译：《反潮流：观念史文集》，（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13页。

² 同上。

³ 金观涛：《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3页。

⁴ 同上。

此,从戊戌变法到五四文学革命这一阶段是中国文学观念调整的重要阶段,本研究通过探索来自西方的“法国大革命”观念在近代中国的生成与流变脉络,清楚地揭示五四文学革命建立的新文化与西方观念译介之间存在的密切关联。以观念史方法,研究晚清中国各种变革的力量,学界已经有了很多讨论,在以下的研究史回顾中,将进一步梳理学者们在此方面的讨论和研究成果。

四. 本课题的研究史

传统的历史研究主要从革命的原因、过程、结果等方面去考察法国大革命。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知识界开始关注“法国大革命”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法国大革命”对中国社会、思想的影响。近二十年来,海内外关于“法国大革命与近代中国”课题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按照相关文献的研究主题来划分大致可为以下三类:以观念/概念为主、以观念译介人为主、以文学文本为主,以下我们就以这三类进行文献的梳理和总结工作:

(一)从观念/概念的研究来说,目前学界已经发表的与“法国大革命与近代中国”相关的论文和研究成果大多属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研究范畴,而以此为专题的论文或著作并不多。湖南师范大学栗孟林2014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国知识界对“法国大革命”的理解与迎拒(1840-1919)》¹就是为数不多的一篇以“法国大革命与近代中国”为专题的论文,该论文以法国大革命在中国晚清民初的传播为线索,以维新派、立宪派、革命派和新文化派对法国大革命的建构和迎拒为观察点,探讨了1840-1919年法国大革命观对建构中国现代革命话语地位所起的作用,用历史和政治的眼光考察和分析了“法国大革命”在晚清民初的建构和嬗变,并反思法国大革命观对社会思潮发展所起到的推动作用,深入地考察了它与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的互动关系。该论文对于近代中国“法国大革命”观念的梳理详细的,但是在探究观念的来源及观念发生嬗变的原因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的考察和分析。

¹ 栗孟林:《中国知识界对“法国大革命”的理解与迎拒(1840-1919)》(博士论文),(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4年)。

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研究中,其他论文和专著虽有章节涉及“法国大革命与近代中国”课题,却并非专门讨论法国大革命与晚清民初社会思潮的关系,而是在讨论中国近代革命观念、知识分子思想以及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等课题的大框架中,将“法国大革命”作为一项影响或启发晚清民初知识分子思想的重要因素加以分析讨论。这些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趋势:

第一, 分析对比中国辛亥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的关联,如孙隆基的《历史学家的经线》¹,其中《两个革命的对话:1789 & 1911》一文进一步讨论了“法国大革命”作为一种思想和可参照的经验,在中国政治思想文化上所扮演的角色、所发挥的作用,文章分析王韬、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对法国革命的看法,讨论了维新派与革命派对“法国大革命”争夺,探讨了“法国大革命”与晚清国民性、启蒙运动的关系等问题。佐藤慎一的《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探讨了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轨迹和精神世界。其中第二章《法国革命与中国》从法国革命论这一视角分析了19世纪末至辛亥革命时期晚清对法国革命的介绍、展开和论争,讨论了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以及冯自由、邹容等革命派对法国革命的态度和观点。

第二, 讨论中国革命观念或意识形态形成与法国革命的关联,如陈建华的《“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²一书探讨了“革命”一词在中文、日文、英文不同语言、文化间的“旅行过程”,探究革命话语在翻译中发生变化的轨迹和意义,揭示现代“革命”话语的起源。陈的研究并非专门探讨法国大革命,而是在梳理和探讨中国“革命”话语在近代中国缘起、嬗变和发展中,将“法国大革命”作为中国知识界认识西方革命的重要参考、作为中国革命起源和转型的重要资源之一。金观涛、刘青峰的《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³采用数据统计和定量分析的方法,是历史、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

¹ 孙隆基:《历史学家的经线》,(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² 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³ 金观涛:《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

上的新突破。在该书的《革命观念在中国的起源和演变》一文中，作者利用数据统计的方法和结果，分析了“革命”相关术语出现的频率和意义，其中“法国大革命”作为一项晚清重要的“革命”相关术语被列入考察中，1902、1903、1904年“法国革命”出现次数达到顶峰，分别是102、231、161次¹，并结合历史、政治、社会文化因素的分析，探讨了“法国大革命”概念对晚清社会、思想、政治、文化的影响，关注它对中国“革命”观念的构建作用。

第三，讨论法国典范、形象建构的原因、过程及其对晚清社会思想的影响，如鲍绍霖的《文明的憧憬：近代中国对民族与国家典范的追寻》²，从近代史研究中追寻典范的视觉入手，探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过程中，法国及其革命成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选取的典范之一，其中《文明与革命：法国与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一文探讨了由日本经留学生传入中国的文明史热潮及法国文明形象，关注了梁启超、革命志士等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笔下描写的法国及法国革命形象，分析了法国典范的建构原因、过程及其对晚清社会思想的影响。吴林羽、李光《清末人眼中的“法国大革命”》³探讨晚清“法国大革命”形象的建构，讨论了“法国大革命”想象与中国辛亥革命之间的关系，以“工具论”的观点看待“法国大革命”在清末的作用和地位。

以上论文或专著章节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法国大革命”对晚清民初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影响和作用，在思想史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类研究常常采用的方法之一是利用某一特定概念/观念探讨近代思想史，即通过概念/观念出现和演变的轨迹去了解近代思想发展变化的情况。在这些

¹ 金观涛：《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374页。

² 鲍绍霖：《文明的憧憬：近代中国对民族与国家典范的追寻》，（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7年）。

³ 吴林羽、李光《清末人眼中的“法国大革命”》，《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70-73页。

研究中，陈建华、金观涛等学者已经开始关注思想史中语言经验不足的问题，但是，其他多数研究缺乏对特定概念/观念进行跨时代、跨文化、跨文本（包括文学文本在内的多样化文本）的追踪分析，未能结合语言学、翻译学、文学在语义分析、跨文化译介研究、文本分析等方面的优势和特点，因此，难以对概念/观念的语义生成和嬗变进行全面综合的考察和分析，而未能完整地追踪思想史、观念史中某一思想观念的变化轨迹和影响。

（二）从观念译介人来说，本文涉及的三位观念译介人王韬、梁启超、曾朴都是中国近代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他们对晚清和民初的政治、思想、文学观念都有深刻的影响和启发，因此，学界在围绕三位人物的专题研究也不在少数，下面只列出与本研究讨论相关的论文或书籍：

1) 王韬

单素玉《王韬及其对法国大革命的述评》¹是较早关注王韬《法国志略》对法国大革命描叙的论文之一，该文从历史研究的角度、阶级的观点对王韬的法国大革命观进行了评述。美国学者柯文（Paul A. Cohen, 1934-）的《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²以专节的形式讨论了《法国志略》，对比了王韬与日本士人冈千仞对法国史及革命的态度和看法，分析了《法国志略》中反映出的王韬的历史观和政治观。徐兴庆的《王韬与日本维新人物之思想比较》³讨论了中日两国在近代化过程中王韬与近代日本思想家中村正直、冈千仞的思想变迁关系，为全面认识王韬的思想提供重要的资讯。易惠莉的《日本汉学家冈千仞与王韬——兼论 1860-1870 年代中日知识界的交流》⁴探讨了 19 世纪 70 年代日本汉学家冈千仞与王韬之间的关系，深入讨论了王韬与日本汉学界的关系，对冈千仞与王韬的关系做

¹ 单素玉：《王韬及其对法国大革命的述评》，《辽宁大学学报》，1989 年第 4 期，38-41 页。

² 柯文（Paul A. Cohen）：《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年）。

³ 徐兴庆：《王韬与日本维新人物之思想比较》，《台大文史哲学报》，2006 年 5 月第 64 期，131-171 页。

⁴ 易惠莉：《日本汉学家冈千仞与王韬——兼论 1860-1870 年代中日知识界的交流》，《近代中国》第十二辑，2012 年，168-243 页。

出了专门的讨论和分析。叶杨曦的《〈法兰西志〉的汉文译介与书籍流转》¹研究了日本明治时期汉学者冈千仞的《法兰西志》和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这两部书是王韬撰写《重订法国志略》的重要参考书，对于追溯王韬译本的源头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2) 梁启超

思想史、文学史中有关“法国大革命”文本分析的研究很多是围绕观念译介人进行的，如日本狭间直树主编的《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²一书是近年来研究梁启超与日本明治思想和知识体系之间关系的有力之作。其中，日本学者松尾洋二的《梁启超与史传——东亚近代精神史的奔流》一文阐明了梁启超如何受到日本作家和思想潮流的影响，将振奋国民精神作为目的，从讨论《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分析梁启超在这一时期的思想观念。文章专辟了一节《罗兰夫人传》探讨了梁启超对罗兰夫人传记的改动，以此分析了梁启超在这一时期的思想倾向和理念。夏晓虹《〈世界古今名妇鉴〉与晚清外国女杰传》³一文选择了从女性语境对梁启超译述的《罗兰夫人传》进行讨论，关注梁启超对罗兰夫人“国民之母”形象的塑造，并充分阐述了日本明治时期作家德富芦花的《世界古今名妇鉴》与《罗兰夫人传》的关系。郑匡民和郑焕钊的《梁启超与“中国文学”概念的现代发生》⁴一文认为梁启超是“中国文学”现代意义的创造者，是他提出了“中国小说”、“中国文学”的概念，开启了中国现代“国民文学”的先河。辜也平的《西学东渐与中国现代传记文学观念的诞生》⁵中讨论了梁启超在促进中国传记文学观念发生变法方面所起的作用，《近代第一女杰

¹ 叶杨曦：《〈法兰西志〉的汉文译介与书籍流转》，《汉语言文学研究》，2015年第2期，62-74页。

² 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北京：社会文献出版社，2012年）。

³ 夏晓虹：《〈世界古今名妇鉴〉与晚清外国女杰传》，《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35-48页。

⁴ 郑匡民、郑焕钊：《梁启超与“中国文学”概念的现代发生》，《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1期，122-135页。

⁵ 辜也平：《西学东渐与中国现代传记文学观念的诞生》，《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第4期，95-105页。

罗兰夫人传》便是梁启超的外国历史人物传记之一，梁启超在这类作品中努力代改变中国传记文学的传统观念和模式。

3) 曾朴

时萌的《曾朴研究》¹以及时萌的《曾朴及虞山作家群》²收集了曾朴撰写的日记、书信、或与曾朴有关的文章，提供了曾朴研究重要的一手参考资料。彭建华《现代中国的法国文学接受》³一书的《曾朴的法国文学翻译与创作》一节对曾朴与法国文学的渊源以及曾朴的翻译创作活动进行了介绍和讨论。樽本照雄《曾孟朴的初期翻译（上、下）》⁴详细讨论曾朴的翻译活动和思想，是曾朴翻译研究较为详实的研究资料。马晓冬的《曾朴：文化转型期的翻译家》⁵全面地、深入地探讨了曾朴的翻译经历和作品，是近年来曾朴研究的有力之作来考察了译者曾朴的文学活动，其中《〈九十三年〉：在阅读与创造之间》一文对《九十三年》译作产生的接受环境以及具体译文进行了考察和分析，进一步指出曾朴在文学史具有“一个特别的位置”，不仅为晚清民初的读者提供了“故事或思想的素材”，更重要的是他传递出的异国文学本身的价值⁶。韩一字的《清末民初汉译法国文学研究（1897-1916）》⁷中《雨果作品接受个案：〈九十三年〉之中国阅读》一文从晚清民初雨果作品在中国译介和接受的角度出发，探讨了曾朴及其翻译的作品《九十三年》进行了考察，将《九十三年》看做清末民初汉译法国文学中一部带有时代印记的作品，追溯了作品翻译与发表的时间与历史环境，考察了译者对小说进行的体例调整、内容删减与圈点强调等细节。

¹ 时萌：《曾朴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² 时萌：《曾朴及虞山作家群》，（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

³ 彭建华：《现代中国的法国文学接受》，（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

⁴ 樽本照雄：《曾孟朴的初期翻译（上）》《清末小说》2009年12月1日，第32号，1-47页。《曾孟朴的初期翻译（下）》《清末小说》第34号，2011年12月1日，第34号，60-93页。

⁵ 马晓冬：《曾朴：文化转型期的翻译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⁶ 马晓冬：《曾朴：文化转型期的翻译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87页。

⁷ 韩一字：《清末民初汉译法国文学研究（1897-1916）》（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三）以文学文本来说，“法国大革命”曾是晚清民初热门的文艺题材，在革命题材的文学作品中占有一席之地，李长林：《清末中国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的文艺作品》¹简要地梳理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清末人士派编写和译介的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的文艺作品，是一份较早研究法国大革命题材与晚清文学作品关系的文章。胡闽苏的《晚清“小说界革命”语境下的法国大革命》²探讨了晚清小说如何开启“法国大革命形象”的文学化，如何与中国传统小说题材相融合。在中国小说传统中改变外来形象的同时，西方题材中的相异性也在改变着中国的小说传统，在这种碰撞和互动中，法国大革命形象得以在晚清知识分子中间传播开来。

在文学史或是翻译文学史的研究范畴中，“法国大革命”等西方观念与近代中国文学发展的互动研究是相当不足的，考察某一西方观念对近代中国文学或翻译文学的影响亦是不多见的课题。西方观念的引介或译介在中国近代文学发展的进程中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五四新文学的影响和作用更是不可忽视，然而，单一的、驻足于文学史内部的讨论并不能反映出概念/观念在文学发展中的力量和作用，亦不能通过观念的侧写真实地反映文学史或翻译文学史的发展进程和面貌。因此，只有结合思想史、观念史等研究的方法和成果，才能在纷繁复杂的晚清民初语境中找出观念在文学中演进、嬗变的发展历程，理清观念影响文学的方式和途径，从而为文学史、翻译史、思想史、观念史的研究注入新的元素和动力。

综上所述，观念研究、观念人物研究和文学文本研究在过去是三类相对独立、或者说结合并不太紧密的研究，由此所获得的研究结果也较为单一、片面，如观念在某一时期的面貌和特点，观念人在在某一时期的思想活动，或者文学文本映射出的某些思想特质，结果是这样的研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看不到观念发展的脉络和图谱，不能了解观念人在观念变化中所发挥之作用，对文学发展所起到的作用等。可见，观念研究、观念人物

¹ 李长林：《清末中国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的文艺作品》，《衡阳师专学报》（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29-32页。

² 胡闽苏：《晚清“小说界革命”语境下的法国大革命》，《现代中文学刊》，2013年第5期，87-92页。

研究离不开历史语境中的分析，更离不开传播观念的文学文本的研究。因此，将观念、观念人和文学文本等研究结合起来，才是弥补各个学科单一研究的不足之办法，能更加完整地展现观念演变流动的轨迹，以及展现观念对思想、文化、文学的潜移默化之作用。

五. 本论文的主体框架

根据以上的研究角度和理论框架，论文从以下几个章节进行详细论述：

首先，论文的“绪论”部分，介绍研究的方法、研究的意义、课题研究的历史及论文的主题框架，进一步阐明本研究所填补的空白，即结合翻译史、文学史、观念史、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拓展一个崭新的领域——观念译介史。

第二章以 1890 年王韬及其编译的《重订法国志略》为考察中心，从分析译者所处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入手，探讨观念译介的目的、途径、方法，并进一步考察王韬译本的中介来源——明治时期冈千仞和冈本监辅的日文译本，揭示出观念在译介中受到儒家思想、“君民共主”思想和中介国日本“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等多重意识形态、诗学的操纵和摆布而发生偏离其本来面貌的情况。自王韬的译介后，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间，法国大革命观念迅速在晚清传播开来，但当时的译介和宣传呈现出零散碎片的状态，未能真实完整地传递法国大革命的核心价值和理想。

第三章以 1902 年梁启超译介的《罗兰夫人传》和创作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为考察对象。从“意识形态”入手，考察译者所处的时代，把握甲午战败后，以“救亡”为主题的爱国主义思潮对观念译介的影响。从翻译中的“目的论”入手，探讨梁启超在译介中采取的策略，观察观念如何受到爱国主义论调的影响，讨论观念因忽略“个人”意识而出现“失真”的情形。1902 年梁启超为文学、为小说的一番摇旗呐喊，实在地推进了小说的地位，促进了小说翻译和出版的数量。在辛亥革命到来前的十年间，小说更是成为宣传“法国大革命”观念的重要阵地。虽然，经过梁氏译介的观念有所偏颇，但“法国大革命”观念在这十年（1902-1912）获得广泛的

传播，成为近代知识份子熟知的西方观念之一。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将其作为“一种可资参照的政治资源加以利用”¹，按照各自的需要塑造法国革命形象，推行各自的政治主张。

第四章探讨曾朴的《九十三年》中“法国大革命”观念的译介。1912年，正值辛亥革命爆发不久，曾朴翻译的《九十三年》打着“革命小说”的旗号，在当时颇有影响力的报纸《时报》上连载，小说将西方文化中的“人”、“人道”等观念推入近代知识分子的视域，传递了“法国大革命”观念的精神和终极目标，使观念的译介“回归正轨”。值得关注的是，忠实的译介却意外地遭遇了冷落和忽略，未能获得迅速地发展和继承。本章从译者所处的历史、社会环境开始分析，关注译者在语言能力、文学素养及政治活动方面的因素，进一步探讨曾朴译介的目的、策略；探究观念流变、存续的复杂因素，以及观念译介对于文学发展的潜在力量和作用。

最后，总结本研究的方法和成果。通过对“法国大革命”观念在晚清民初的纵向梳理和横向比较，结合观念、观念人、文学文本等多角度的考察和分析，理清了“法国大革命”在晚清文学语境中译介、演变的方式和过程，在文学史的脉络中找出了观念对文学发展的推动和影响，总结本研究作为翻译研究、观念史研究、文学史研究的有益结合和尝试，展望一门新兴的学科——观念译介史的发展。

¹ 马晓冬：《曾朴：文化转型期的翻译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69页。

第一章 “法国大革命”观念：从西方到晚清的中国

二百多年来，法国大革命是西方历史中最常受到关注的事件之一，是欧洲十八世纪晚期至十九世纪初期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之一，在政治、文化、社会和文学领域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作为历史学问题，它备受研究者的关注，“已站在欧洲历史研究的中心”¹。它不仅推翻了古老的君主专制政体，改变了王权专政、特权横行的局面，为平民争取了人权和公民权，而且还引起了“人们身份文化和制度结构的突变”²，因此，它被看作是法国甚至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转折点，是从传统走向现代社会的基石。然而，我们清楚知道，大革命不只是具有历史因果关系的一连串事件的总和，更重要的是，在思想领域，它凝聚了革命的思想观念、“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原则，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革命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渗透到法国、欧洲甚至全世界人们生活的诸多方面。在西方文学中，“法国大革命”也曾经充分施展了它的影响和作用，将“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贯彻于其中，颠覆了旧的文学观念，推动了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发生和发展。在晚清，“法国大革命”观念被译介进中国，促成了中国现代“革命话语”的形成，呼唤了文学革命的到来，推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这些变化和发展都是随着时空的推移、观念潜移默化的作用而逐渐产生的。近年来，学界较多研究“法国大革命”观念对晚清民初政治和社会的影响，而较少关注它对文学思潮和运动的影响、作用以及方式。因此，本文也正是从此思路入手，弥补学界在此研究方面的薄弱与不足。

¹ Stephen J. Tonsor, Foreword to *Lecture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Inc., 2000), v.

² Peter McPhee. *French Revolution, 1789-179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2798g.

第一节 西方政治史中的“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作为西方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在本章之首我们已经对它的意义进行过陈述，当人们提到它时，不单单指发生在法国十八世纪末的历史事件，而是指带有丰富内涵意义（connotative meaning）的一组复杂的、与历史相关的、并深深植根于文化的思想观念。正如英国史学家阿尔弗雷德·科本（Alfred Cobban, 1901-1968）认为，“法国大革命”其实是人们赋予“这一长串事件的总称”，而且“它的意义取决于我们考察这些事件之间的联系所持的见解”¹。

二百多年来，并非所有社会所有时代的人对大革命都持一致的观点，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乔治·鲁德（George Rudé, 1910 - 1993）将史学界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归结为三类：一类如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 1729 -1797）和伊波利特·泰讷（Hippolyte Taine, 1875-1893）为代表的历史家，他们批判大革命，“对革命和革命所维护的一切显然采取一种明显的敌视态度”，将大革命视为“一场颠覆传统和正当权威的暴力叛乱”²；一类是共和派历史学家，如儒勒·密什勒（Jules Michelet, 1798-1874）和奥拉尔（François Victor Alphonse Aulard, 1849 -1928），他们赞成革命，从社会进步和积极的意义上去理解法国大革命，认为“大革命标志着法国人民伟大的再生风暴”³；还有一类是浪漫主义者，如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1881）虽然大体上同情法国大革命中下层人民的处境，钦佩他们革命的勇气和英雄气概，但另一方面，却又对革命要造成的“疯狂世界”或“无政府状态”怀有极端的恐怖情绪⁴。另一些历史学家则站在一定的政治立场上，去评价法国大革命的性质和结果，从阶级的立场、权力分配的

¹ 阿尔弗雷德·科本(Alfred Cobban):《法国大革命的神话》(节译),《法国大革命的降临》,乔治·勒菲弗尔(George Lefebvre)著,洪庆明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0年),165页。

² 乔治·鲁德著(George Rudé),何新译:《引论》,《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1页。

³ 同上,1-2页。

⁴ 同上,2页。

立场去看待革命。美国学者林·亨特（Lynn Hunt, 1945-）曾对此进行过归纳性阐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法国大革命本质上是资产阶级革命”，结果就是“资产阶级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胜利”¹；而“修正主义”学派却认为“革命经历事实上延缓了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²，并进一步认为“大革命是法国朝着自由、精英统治的发展大趋势中一次戏剧性的短暂偏离”³；

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傅勒（François Furet, 1927-1997）和丹尼斯·里歇Denis Richet (1927 - 1989)合著的《法国大革命史》于1965年出版，该书被认为是一部立场不同于法国史学界共识的“修正主义”史学作品，挑战了法国学院派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建立的革命史传统，质疑了马克思主义以阶级斗争作为解读大革命的传统方法，并于1970年引发了法国史学界的一场论战。巴黎大学革命史权威索布尔Albert Marius Soboul (1914-1982) 及其弟子首先向傅勒发难。这场论战围绕傅勒和里歇所著的“革命史”的第一卷第五章（《革命的失控》）、第六章（《革命浪漫主义》）和第七章（《危难时期》）的主要论点展开，其关键点主要包括1791-1792革命激化和失控的原因和后果、吉伦特党人和山岳派之间斗争性质到底是权利斗争还是阶级利益之争、巴黎民众（无套裤汉）运动是否成为革命的恐怖主义工具等⁴。傅勒认为，革命过程无论长短，都不能简化为“资产阶级”革命，“革命过程是有独立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动力构成的”⁵。他指出，革命不仅仅推动着社会的更替，更是“公民社会由于权力危机而突然‘敞开’并释

¹ 林·亨特（Lynn Hunt）著，汪珍珠译：《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15页。

² 同上，16页。

³ 同上，18页。

⁴ 孟明：《中译本序》，弗朗索瓦·傅勒（François Furet）著，孟明译：《思考法国大革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8页。

⁵ 弗朗索瓦·傅勒（François Furet）著，孟明译：《思考法国大革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190页。

放出它所携带的全部话语的一整套方式”¹。傅勒看法是“民主文化才是法国大革命真正的大事降临”²，才是大革命的真正意义所在。民主建立在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价值之上，经过法国大革命的洗礼，被赋予“一整套基本价值”³。因此，法国大革命最重大的贡献正是它建立了现代民主政治观念，让人民成为权力最基本也是最合法的拥有者。

1789年8月26日法国国民议会颁布了《人权宣言》，是法国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具有鲜明的法国启蒙气息。《人权宣言》的第1条就宣布了“在权利方面(en droits)，人生来是并且始终是自由的、平等的”⁴。这显示了“自由”和“平等”在所有个人应享有的权利中居于最重要的地位，它们源自法国启蒙思想运动，是法国大革命始终高举的政治理念和精神。在法国大革命的初期，当时主要的口号是“liberté”（自由）、“égalité”（平等），1792年8月10日“八月起义”胜利后，巴黎市长巴什(Jean-Nicolas Pache, 1746-1823)等决定，把“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自由、平等、博爱）这个口号，刷在巴黎所有公共建筑的外墙上。这个口号迅速流行开来，成为大革命中的旗帜性政治口号。法国历史学家蒙娜·欧苏弗(Mona Ozouf, 1931-)指出，当时流行的口号很多，来源也很复杂，选用“fraternité”（现在被译为“博爱”）至少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反抗国王统治过程中的兄弟关系”，“一是基于爱国教堂基础上的宗教社会联系和天主教徒之间的兄弟关系”，因此，fraternité强调的更多是“兄弟关系或类兄弟关系”⁵。自

¹ 弗朗索瓦·傅勒(François Furet)著，孟明译：《思考法国大革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191页。

² 同上，116页。

³ 黄万盛：《革命不是一种原罪——〈思考法国大革命〉中文本序》，弗朗索瓦·傅勒(François Furet)著，孟明译：《思考法国大革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序11页。

⁴ 施展主编，王新连等编译：《法国革命时期法政文献选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Kindle电子书，位置758/10828。

⁵ Mona Ozouf, “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 stands for peace country and war”, in *Lieux de Mémoire* (dir. Pierre Nora), tome III, Quarto Gallimard, 1997, 4353-4389 (French) (abridged translation, *Realms of Memor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1998 (English)). 转引自高鹏程：《法国大革命并未提出“博爱口号”》，《青海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197页。

法国大革命起,“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流传十分广泛,成为法国大革命的精神旗帜和思想精粹,1946年法国第四共和、1958年法国第五共和时期被写进法国宪法,成为法国的国家格言。这一口号不但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就有了广泛的影响力,而且在大革命结束之后影响也十分深远。在法国大革命后,西方社会渐渐“在自由、平等、博爱的基础之上建立了新的社会系统”¹,推进了现代和民主的生活,更新了社会的传统和风俗。因此,“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在大革命时期出现的时间虽不相同,但是,它结合了个人价值与群体价值,已经发展成为法国大革命观念不可或缺的核心内容,是大革命的最高理想和思想精髓。

不管历史学家、政治家如何看待这场革命,它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曾经对人类社会的历史、政治、思想和文化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促进过人类文明的进步。今天人们更加看重法国大革命在思想文化层面的贡献,正如法国政治家、历史思想家托克维尔所说,这场革命“仿佛致力于人类的新生”,让人们“燃起一股热情”,从而“激发了人们传播信仰的热望”²,人们从法国大革命看到了变革的希望,看到了建立“自由、平等、博爱”社会的希望,看到了新的文明时代即将来临的希望。法国大革命影响之下的18世纪是法国政治和社会变革的时代,是思想观念发生革命的时代,在社会制度、宗教、政治等方面发挥了深远的作用,而且在文学艺术等领域也展现了它不俗的表现,启发了西方浪漫主义思潮的发生和发展。

第二节 西方浪漫主义文学视野中的“法国大革命”

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革命”观念在法国和欧洲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中就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在文学、哲学和社会运动中的表现也让人

¹ Laura Dabundo, ed., *Encyclopedia of Romanticism (Routledge Revivals): Culture in Britain, 1780s-1830s* (London: Routledge, Chapman and Hall;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1992), 206.

² 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52页。

印象深刻。雨果在《威廉·莎士比亚》一书中这样总结了法国大革命：“心灵世界的激荡，为现实世界的巨变做好准备：这就是18世纪。政治革命一旦完成，随即寻求它的外在表达方式，文学和社会革命就发生了：这就是19世纪。”¹在革命的感召下，西方的浪漫主义诗人高举着“平等、博爱、自由”的大旗，成为反对成规、套路及传统的代言人。他们提倡人道主义，宣扬个性解放，同情基层人民，抨击专制制度及丑恶的社会现象，反对社会对人的精神束缚和压迫，把“文学自由”与“政治自由”联系了起来²。

米涅（François Auguste Marie Mignet, 1796-1884）谈到法国革命时，他认为革命“开创了新社会的纪元”，不但改换了政权，而且使整个国家的内部生活得以改变³。以塞亚·柏林（Isaiah Berlin, 1909-1997）更是认为法国大革命的重要性在于“它撞击了人类的思想意识并留下深刻的印记”⁴，而这种印记以意识形态的方式发挥着持续且广泛的作用和影响力。杰拉德·德兰迪（Gerard Delanty, 1960- ）则更为明确地指出，革命的意识形态强调“宗教、经济、政治和其他社会关系方面的平等，以及个人权利和自由”⁵。在这样的意识形态和观念下，文学抛弃了传统，转向法国大革命建构起来的新世界观，它反叛古典主义，崇尚自由，与现代精神结合在一起，它就是浪漫主义文学。因此，浪漫主义又被称为“西方意识领域里最伟大的一次转折”⁶，它不仅改变了西方世界人们的生活和思想，而且鼓舞了欧洲及全世界弱小民族争取自由独立的斗争，在19、20世纪乃至今天

¹ Victor Hugo, *William Shakespeare*, trans. Melville B. Anderson (Chicago: A. C. McClurg and Company, 1911), 372-373.

² 柳鸣九主编：《法国文学史·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52页。

³ 米涅（François Auguste Marie Mignet）著，北京编译社译：《法国革命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年），3页。

⁴ 以塞亚·柏林（Isaiah Berlin）著，吕梁等译：《浪漫主义的根源》，（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18页。

⁵ 杰拉德·德兰迪（Gerard Delanty）著，李霞、李恭忠译：《历史社会学手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150页。

⁶ 以塞亚·柏林（Isaiah Berlin）著，吕梁等译：《浪漫主义的根源》，（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9-10页。

仍然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思想和观念，而这种改变的动力就来源于法国大革命赋予它的灵感和力量。

法国大革命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成为早期浪漫主义文学作品的主旨和核心观念¹。当革命的意识形态被灌注在艺术当中，“伟大”被废黜，“低下”被抬高，过去被“高艺术”认为不适当的，在浪漫主义思潮中获得赞赏和重视，那些贴近日常生活的、属于当代历史的、丑陋的、怪诞的作品获得关注和欣赏²。浪漫主义领袖人物维克多·雨果是法国资产阶级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发言人，他认为“法国革命是现代历史上唯一最具生命力和生命的事件”³，在剧本《克伦威尔》的《序言》中他这样看待浪漫主义的原则：美与丑并存，粗陋与雅致并存，怪诞与庄严并存，邪恶与善良并存，黑暗与光明并存，并提出艺术也应该如此⁴。这样的对立与结合代表着一种现代的精神，体现出一种勇于冲破传统、创立新的美学原则的勇气和姿态，与法国大革命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原则形成呼应和对话。因此，如果我们将“浪漫主义”与“法国大革命”放在一起进行思考，便可以发现它们之间具有的一些相同特质和理念：两者都反叛旧制陈规，追求自由和平等，模糊贵贱高低的界限，贴近平民大众，崇尚个人主义，注重多样性，反对君主专制及特权。米歇尔·汉诺斯（Michèle Hannoosh, 1954-）在《浪漫主义：艺术、文学和历史》一文对“浪漫主义”做了这样的总结，“浪漫主义与后革命、民主时代相联系，其重点在自由、平等和个人”。⁵因此，可以这样说，法国大革命催生了浪漫主义思潮，革

¹ Edward Craig, ed.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Questions to Sociobiology*. Vol. 8.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350.

² Michèle Hannoosh, “Romanticism: Art, literature, and history,”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French Literature*, ed. W. Burgwinkle et 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455.

³ Victor Brombert, *Victor Hugo and the visionary novel*.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205.

⁴ 雨果（Victor Hugo）著：《〈克伦威尔〉序》，柳鸣九译：《雨果论文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20-86页。

⁵ Michèle Hannoosh, “Romanticism: Art, literature, and history,”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French Literature*, ed. W. Burgwinkle et 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454.

命所推崇的政治自由主义启发了浪漫主义文学中的个性解放以及对成规的摒弃；浪漫主义的文学作品表达了法国大革命的观念和精神，让“人人皆有平等权利”的新思想通过文学的形式深入人心。著名法国哲学家、作家、剧作家、小说家、政治活动家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在《什么是文学》一文中指出“小说也可以是一种行动”¹，并进一步指出，“那个时代（指十八世纪）的精神产品是双重意义上的行动，因为它产生的思想将或为社会大动荡的根源，也因为把它把作者本人至于危险的境地。而这一行动，不管这里涉及的书是什么样的，总可以作如下界定：它具有解放性”²。这种革命的观念和精神在 19、20 世纪“越过国境，传向任何一个存在某种社会不满的国家，尤其是那些被野蛮和高雅或无能的一小撮上层人士所压迫的东欧国家”³，掀起和推动 20 世纪重大社会和政治运动的发生和发展。这一切足以说明，“法国大革命”并不单单是一个术语、一个事件、一个概念，而是一个可以影响人类社会、思想、文学的观念体系，是一个让文学产生力量、绽放激情，从而激发人们对“自由、平等、博爱”理想的盼望和向往。“法国大革命”观念带给文学什么样的力量 and 影响，而文学——特别是小说——又是怎样将法国革命的观念加以诠释和延伸，转变为一种行动，一种可以影响时代和社会的精神产品，无疑是我们想深入探讨一番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国大革命”是一个文学的概念，是精神产品的源动力。这种观念体系被引介到晚清民初的中国时，它同样释放了其与生俱来的革命热情和勇气，鼓舞了晚清民初启蒙运动中的知识分子。

¹ 此处萨特引用了布莱兹·桑德拉在《朗姆酒》卷首写的一句话“献给今天对文学感到腻烦的青年，以便向他们证明小说也可以是一种行动”。参见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施康强选译：《萨特文集·文论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年），173 页。

² 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施康强选译：《萨特文集·文论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年），173 页。

³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著，吕梁等译：《浪漫主义的根源》，（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年），131 页。

第三节 “法国大革命”与中国晚清民初的启蒙运动

晚清的中国国势衰微，民族危亡，社会经济日益衰落，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清政府腐败无能，西方列强不断加紧对华的侵略扩张，内忧外患下的中国社会危机重重。因此，自十九世纪开始，知识分子便孜孜不倦地译介西方在政治、思想、历史、格致等诸多方面的书籍，以图国家走上强国之路。晚清改良主义思想家从洋务派的“船坚炮利”论、“富国强兵”论中逐渐意识到中国的落后不在物质、不在制度，而在思想观念。因此，一场革新思想观念的启蒙运动在晚清渐渐拉开序幕，一个引介和译介西方启蒙思想观念的运动在晚清慢慢推进，由浅至深，由政治到文学，由概念到思想。这是一场思想解放的运动，是一场向传统挑战的运动，旨在打破传统中国几千年以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¹的思想，将人们从奴性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成为拥有爱国精神的、自主的国民。正如梁启超在《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中所谈及的，“能运他国文明思想，移植于本国，以造福于其同胞”²。

王韬为代表的晚清知识分子在 19 世纪 60 年代游历过英、法等国，亲眼目睹过西方文明的景象，感受过经过法国大革命洗礼后的社会风气，参观过拿破仑的铁炮博物馆，虽然对革命的暴力和弑君感到恐惧，但对法国革命后景象繁荣的法国却心生倾慕。他不仅看到英、法等国文明的盛况，而且发现与中国相邻的日本也从学习西方的明治维新运动中强大起来，于是，介绍西方的经验、通过日本译著输入西学成为晚清知识分子挽救国家的重要途径。1871 年王韬的《法国志略》面世，从那时起，外国的历史和经验受到更多知识分子的关注。1890 年王韬的《重订法国志略》修订完毕与读者见面，一股译介外国历史——特别是革命史——的风潮随之兴起，推动着晚清启蒙运动的进行和发展。“以史为鉴”的传统思想深深影响着王

¹ 维拉·施瓦友著（Vera Schwarcz），李国英等译：《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 年），3-4 页。

² 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年），559 页。

王韬这代知识分子，介绍法国革命历史的风气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愈演愈烈。康有为在 1897 年至 1898 年间就编撰了五部外国历史著作¹，进呈光绪帝，其中一部就是《法国革命记》²。1900 年冯自由译介了日本人涩江保撰写的《法国革命史》，1903 年 1 月广智书局出版了赵天骥翻译的《法国革命战史》，1903 年 4 月商务印书馆推出了中国国民丛书社译的《法国革命战史》，1903 年 5 月文明书局又出版了人演社社员翻译的《佛国革命战史》，1903 年 8 月上海明权社发行了《法兰西革命史》³，1907 年 5 月至 1908 年 2 月《民报》刊载了寄生根据多部日本人的西方革命史编译而成的《法国革命史论》。这些介绍法国大革命历史知识的著作，都是王韬译介“法国大革命”这一风潮下的产物，为晚清传播和普及“法国大革命”观念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甲午中日战争，清政府惨败，国内矛盾不断激化。戊戌变法失败，康、梁流亡日本，受到日本“法国革命热”及“文明史热潮”的影响，梁启超 1902 年 10 月编译了带有文学色彩的人物传记《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以下简称《罗兰夫人传》），发表在《新民丛报》的第 17 期和 18 期上，“法国大革命”首次以文学的形式出现在晚清读者的视域。《罗兰夫人传》在晚清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引领了晚清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的文学创作热潮，1902 年至 1906 年之间出现了多部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的小说、诗歌、弹词、传奇故事等形式的文学作品，“法国大革命”的形象还被具体化为罗兰夫人、卢梭、拿破仑等人物的传奇和故事，推动了当时“法国大革命”观念在晚清文学领域的传播。周作人曾回忆梁启超的《罗兰夫人传》在当

¹ 这五部外国历史著作是：《日本明治变政考》（1897）、《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1898）、《突厥削弱记》（1898）、《法国革命记》、《波兰瓜分灭国记》（1898）。

² 根据黄彰健、孔祥吉等人的研究，这一说法具有争议。援引黄彰健《进呈法国革命记序辨伪》一文的相关叙述如下：“戊戌奏稿此序标题下注云：[六月]。按康自编年谱记，‘七日（月）进呈法国变政考’，与此不同。”参见黄彰健：《进呈法国革命记序辨伪》，《戊戌变法史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 年），572-573 页。

³ 该书是留日学生组织的爱国革命团体“青年会”编辑部集体编译的，译自日本奥田竹松所著的《法兰西革命史》。

时的影响，说梁氏“将法国革命后欧洲所起的大变化，都归功于罗兰夫人身上”，他引用了传记中梁启超对罗兰夫人的赞美之词“罗兰夫人何人也？彼拿破仑之母，彼梅特涅之母也。彼玛志黎，噶苏士，俾士麦，加富尔之母也。……”。接着，他讲述了一位考生闹过的笑话，说该生谈到拿破仑时“颇惊异于拿破仑和梅特涅既属一母所生之兄弟何以又有那样不同的性格”，周因此作出了这样的结论：“从这段笑话中，也可见得他给予社会上的影响是如何之大了。”¹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将法国誉为“文明之胚胎”，歌颂法国大革命之不朽功绩，通过它宣传爱国思想，与梁启超的推介不无关系。陈建华曾指出，自称“改良主义者”的梁启超在1898至1903年间的许多言论“有力推动了当时的反清革命倾向”²，这些言论成为这一时期革命意识形态构建的重要内容。他这样总结了梁启超对于译介西方“革命”观念所作出的贡献：“如果没有日本文化传统在长时间里完成了对中国传统革命意义的改造并通过梁启超的这番译介，革命意识形态就很难获得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广泛认同，它也不可能在本世纪初如此迅速地形成”³。

1912年中国辛亥革命爆发，曾朴译介的雨果小说《九十三年》在当时颇为有影响力的报纸《时报》的重要版面连载，小说以“法国革命外史”作为副标题，以呼应辛亥革命年代的革命浪潮。然而，小说的主题并非描写法国革命的始末、论证革命的正义性、合法性之问题，而是呈现了一个呼唤“赤子之心”、颂扬“人道”精神的感人故事，宣扬了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原则和精神，小说的主旨显然与当时中国知识界对“革命”的讨论格格不入，在刊登后遭到冷遇，“似乎并未引起显著的社会反响”⁴。然而，曾朴译介的《九十三年》却成为晚清民初文学语境中“法国大革命”观念的重要拐点，小说忠实于雨果的原著，看重作品的文学性，

¹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50页。

² 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2页。

³ 同上，10页。

⁴ 马晓冬：《曾朴：文化转型期的翻译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71页。

宣扬法国大革命“自由以精神，平等以心，博爱以灵魂”¹的观念，让革命的目的回归到“为人道”的轨道，为文学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出了第一声呐喊。1917年初开始的文学革命是中国近代文学上的一次大变革，它标志着中国古典文学的退场，现代文学的新生，它所带来的文学观念、题材、思想内容以及形式方面的大革新和解放。文学革命虽是文学系统自身孕育发展的产物，可是它与社会、政治、文化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它的爆发在相当程度上顺应了晚清以来文学观念变化与发展的趋势，与西方历史、政治、文学思潮的译介有着不可忽视的关联。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胡适、陈独秀、郁达夫、周作人、郑振铎、李大钊等人都将法国大革命看成是进步、文明、值得学习的典范，纷纷发赞扬“法国大革命”及其观念思想。“法国大革命”观念对晚清民初新文学运动的影响，就如它对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推动，是一个值得引起学界关注的问题。

¹ 雨果（Victor Hugo）著，曾朴译：《九十三年》，（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年），207页。

第二章 彰显国家主义的“法国大革命”

在晚清，西方的“法国大革命”经过日本的译介最后由王韬引入中国。王韬的《重订法国志略》被视为中国人自己编撰的、最早介绍“法国大革命”的著作，从这部被认为“很有影响力”的著作中，康有为、章太炎等人承袭了“革命”的否定涵义，而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则继承了它肯定的意义，以“革命党”自称¹。那么王韬笔下的“法国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样的呢？王韬译介法国大革命的动机何在呢？王韬的译本为晚清社会带来什么影响？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讨论的，观念虽然只是简单的一个或几个关键词，但它所承载的思想却是复杂的、深邃的，将观念作为翻译研究的对象，观察它在翻译过程中受到的摆布或操纵，分析它对译入语社会产生的影响，有助于厘清观念在某一时代产生和发展的脉络。“法国革命”观念在西方承载着极为丰富的内涵，译者或赞助人将观念译介到晚清民初的中国，必然是想要将它的某种或某些或全部涵义传递到目的语中去，获得某种效应或影响。功能翻译理论认为，翻译的“目的”(skopos)决定译者的策略。在观念的译介中，翻译基于何种目的，译介过程是否受到摆布或操纵，译介后的观念是否发生偏移或变形，对译入语文化、文学产生何种影响，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第一节 “法国大革命”初到晚清

一、晚清最早叙述法国大革命事件的文本

端正木推测，最早把发生于 1789 年的法国大革命的消息传到中国的很可能是 1793 年英国派遣到中国谈判通商的马戛尔尼 (George

¹ 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12 页。

Macartney,1737-1806)¹，他这样推测了消息传入的时间和方式：“最先告诉中国人法国发生了革命的是敌视法国革命的英国人，1793 年英国派遣了马戛尔尼到中国谈判通商，他朝见过乾隆皇帝，他很可能是把欧洲这件大新闻带到中国来的第一个西方人。即使他带来这件新闻，也只在宫廷少数人中流传”²。这一推测值得商榷，首先，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证据显示马戛尔尼将消息传到了中国；其次，从意图上推测，作为英国使臣的马戛尔尼没有任何理由向清廷透露这一消息。由于缺乏相关文献的记载，目前无法对此说法的真实性进行考证。

陶绪认为³，中国近代最早叙述法国大革命历史的是 1843 年在扬州刻印的《海国图志》。它的作者是晚清思想家、“睁眼看世界”的文人之一魏源，书中这样记述了法国大革命：

《每月统纪传》曰：……新王嗣位，是时北方亚墨里加之民，与英吉利国交战，王助亚墨里加战胜，然其饷银渐减，故招爵僧民三品会集，以寻聚敛之法。国民弃王杀之，七年国政混乱。有臣曰那波利稔者，武功服众，嘉庆八年登王位，连九年战服四方，恃强黷武，旋败失位。前王之苗裔复立，民暂安息。及弟嗣位，复激民变，逐王而别择亲属以登位。道光十年，新王创立国家，受谏宽仁，百姓安堵。论西方诸国大有势力者，我英吉利国为第一，俄罗斯国为第二，法兰西国为第三焉（原无今补）。⁴

根据笔者查证，《海国图志》中有关法国大革命的叙述出自《佛兰西沿革》一文，在标题旁边特意标注了一个“原无，今补”的注释，说明这篇文章在 1843 年初版时并没有收入，而是在后来 1847 年从五十卷本增至六

¹ 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编：《法国史论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年），15 页。

² 端木正：《法国革命史的研究在中国》，收入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编：《法国史论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84 年），15 页。

³ 陶绪：《晚清民族主义思潮》，（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113 页。

⁴ 魏源：《佛兰西沿革》，《海国图志·卷 41》，（长沙：岳麓书社，1998 年），1203-1204 页。

十卷本或是 1852 年扩充至百卷本时增补上去的。而魏源在此段叙述之首注明“《每月统纪传》曰”，说明了它的来源。以“每月统纪传”为刊名的读物在十九世纪前半叶有两份：一份是《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另一份是《察世俗每月统记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前者由普鲁士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1803–1851)于 1833 年 8 月 1 日在广州创刊，1837 年因中英关系紧张而迁至新加坡，已知的最后一期出版于 1838 年；而后者由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于 1815 年 8 月 5 日在马来西亚创刊，于 1821 年停刊。经过原文的对比查证，魏源引用的是《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丁酉年(1837 年)十一月刊登的《法兰西国志畧》一篇¹，也就是说魏源的《海国图志》并不是中国最早记录法国大革命历史的书籍，《海国图志》中的记载来自更早的 1837 年刊印的《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法国革命的消息通过传教士创办的刊物从传到了中国本土。

而邹振环的研究也推翻了《海国图志》最早记载法国大革命的说法，他所见的最早关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叙述可在嘉庆庚辰年(1820)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²第 36 帙所载的《法兰西国作变复平略传》一文找到。该文是这样描述法国大革命的：

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七月十四日，法兰西或称佛郎察国民作大变，迨于五十五年(1790)正月二十一日，国王号卢义第十六代者(今译路易十六)，在该国京城巴利士被乱臣拟斩而弑也。至斯朝复位有二十六年之久……法兰西国之大变乱之卢义王，并非略政，惟在国内有爵位大权者多压下民，又有其国之儒教人不好，调引国人上不畏天，

¹ 爱汉者编，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北京：中华书局，1997 年)，292-298 页。

²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 19 世纪来华的新传教士所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期刊，刊载的大量内容是传布基督教教义的宗教文献，但也有部分文章涉及到世界地理和历史的内容。这份杂志创刊于 1815 年，于 1821 年停刊，共出 80 多期。以上信息参阅邹振环：《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28 页。

下乱世，以美政为名，乃致大败仁义，其变之故不一，其事凶至极矣。

1

据邹振环的推断，该文的作者很有可能是米怜(William Milne, 1785-1822)²。这篇文章早在 1820 年就介绍了法国大革命，由于该文刊载于外国传教士在南洋创办的第一份刊物，不难想像消息传播的范围是有限的，另一方面，读者对此则消息的反应和敏感程度不高，也是这一消息未得到广播的原因之一。与之相比较，《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登载的法国革命的消息晚了 17 年，而《海国图志》上转载的讯息则是晚了至少 27 年。

19 世纪 40 年代以后，随着“睁眼看世界”的晚清文人逐渐增多，各种介绍世界地理和历史的书籍也随之多了起来。除魏源的《海国图志》外，较早一些的史地著作如继畲的《瀛环志略》³都简略地介绍了法国的情况。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中列出的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谢卫楼和赵如光的《万国通鉴》、王韬的《法国志略》、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和蔡尔康的《泰西新史揽要》、艾约瑟的《欧洲史略》等都对法国大革命史实有所介绍。在唐才常的《史学论略》所推荐的西学书籍中，王韬的《法国志略》当然是晚清学人了解法国历史的首选书籍：

¹ 邹振环：《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47-48 页。

² 米怜(William Milne, 1785-1822)英国人，1812 年 7 月在伦敦会传学院完成学习成为一名牧师，后经博格(David Bogue, 1750-1825)博士的推荐接受委任前往中国，帮助马礼逊(Rober Morrison, 1782-1834)工作。1815 年 8 月 5 日，由马礼逊筹办、米怜负责编辑的《察世俗每月传统记传》（英文名 Chinese Monthly Magazine）在马六甲正式创刊，这是第一份中文月刊。由于该看所有稿件都不署作者姓名，哪些人参与撰稿 现在已难澄清。以上信息参阅邹振环：《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28-37 页。

³ 该书成书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 年）全书共 10 卷。卷七中叙述了欧罗巴佛郎西国的情况。戊戌变法领袖梁启超于 1890 年入京会试，在回粤路经上海，“购得《瀛系放略》，始知世界有五大洲各国”。参见梁启超：《三十自述》，《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年），957 页。康有为曾说阅读了《瀛寰志略》后才“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参见康有为著，姜义华等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五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年），61 页。

读黄遵宪《日本国志》，王韬《法国志略》，慕维廉《大英国志》，徐景罗《俄史辑译》，冈千仞《米利坚志》，沈敦和《英法俄德四国志略》，暨日本冈本监辅《万国史记》，艾约瑟《欧洲志略》，《希腊志略》，《罗马志略》，英人博那《四裔编年表》，王韬《普法战纪》，林乐知、瞿昂来《东方交涉记》，林乐知、郑昌炎《列国岁计政要》，马思西、李提摩太《泰西新史揽要》，通西史也。¹

20 世纪初更多有关世界历史、欧洲历史、法国历史的书籍被译介到晚清的中国，如《万国通史》²、《法兰西志》³、《欧罗巴通史》⁴、《西洋史要》⁵、《欧洲历史揽要》⁶等，这些书籍对法国历史和大革命都有介绍。此外，留学海外特别是东渡日本留学的学子当然也是传播法国大革命知识和消息的重要渠道。在这些介绍法国和法国革命史的书籍中，王韬的《重订法国志略》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因为它是第一部“中国人自己写的法国史专著”⁷。

二、王韬与“法国大革命”观念的最早译介

学界目前比较认可的是陈建华提出的，在 1890 年面世的《重订法国志略》中，王韬首次通过译介的方式，从冈本监辅的译本中直接沿用了“法

¹ 郑振铎编：《晚清文选·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100 页。原版为 1937 年上海生活书店印行。

² 李思伦伯辑译，清·蔡尔康、曹曾涵、徐荇臣等笔述：《万国通史》，（上海：广学会，1900 年）。

³ 高桥二郎译述，冈千仞删定：《法兰西志》，（露月楼，1878 年）。黄遵宪曾阅读过此书，并表示要向编撰《万国史》的丁日昌推荐此书。参见叶杨曦：《〈法兰西志〉的汉文译介与书籍流传》，《汉语言文学研究》，2015 年第 2 期，62-74 页。

⁴ 箕作元八，峰岸米造著：《欧罗巴通史》，（上海：东亚译书会，1900 年）。

⁵ 小川银次郎著：《西洋史要》，（东京：金港堂书籍株式会社，1898 年）。

⁶ 长谷川诚也著，长水敬业社译：《欧洲历史揽要》，（东京：敬业学社，1902）。

⁷ 佐藤慎一：《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年），187 页。

国革命”的表述¹，而在冈千仞的译著中却始终未有“革命”字眼的出现。我们可以在《重订法国志略·卷七》（以下简称“《卷七》”）中找到以下叙述：“法国自革命以来，全欧战斗二十余年，至是民事始息，庶民得以目击升平，额手称庆，夫兵犹火也，弗戢自焚”²。而在《重订法国志略·卷五》（以下简称“《卷五》”）描述革命发生的过程时，始终未出现过“革命”一词，只使用了“群起为乱”、“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之乱”等表述来描绘所发生的情形，而对参与事件的人称为“暴徒”、“叛民”、“乱民”，如：

七月十四日巴黎斯都人群起为乱，新编队伍标曰“护国军士”……除教士贵族特权，令暴徒不得借口……妇女孩童亦皆挥杖擢枪争助暴徒乱入宫中梃杀卫卒禁之不止……诸贵族恐怖避匿或走邻国谋借兵除暴徒，王之亲戚亦航海走英王，势愈危殆策无所出……”³。

从上述《卷五》的《除贵族特权》一节中，可以看到译者以“乱”字来描述 1789 年 7 月 14 日攻占巴士底狱的事件，而且在整个《卷五》都未使用“革命”二字，直在前文提到过的《卷七》“路易十八复位”才以总结性的口吻回顾道：“法国自革命以来……”⁴，此处才出现了“革命”一词，这样的避讳显示出了译者的犹豫和纠结。然而，这一译介却意义非凡，从此“革命”概念进入了晚清的中国，逐渐深入到中国人思想和生活的各个领域。1897 年至 1898 年，康有为编撰了五部外国历史著作进呈光绪帝，包括《日本明治变政考》（1897 年 12 月）、《俄罗大彼得变政记》（1898 年 1 月）、《突厥削弱记》（1898 年 5 月）、《法国革命记》（1898 年 6 月）、《波

¹ 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30 页。
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年），370 页。
冯天瑜：《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539 页。
冯天瑜：《中国元典文化十六讲》，（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6 年），66 页。

²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卷七》，（“光绪庚寅仲春淞隐庐刊”本，1890 年），1 页。

³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卷五》，（“光绪庚寅仲春淞隐庐刊”本，1890 年），24 页。

⁴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卷七》，（“光绪庚寅仲春淞隐庐刊”本，1890 年），1 页。

兰瓜分灭国记》(1898年6月)¹。其中一部就是以“法国革命”命名的《法国革命记》。它们是康有为精心为光绪皇帝挑选的参照模式和学习范本,能够反映当时知识界关注的西方历史和观念,也能反映出法国大革命已经为晚清的知识分子所熟知的事实。1890-1900这十年间是“法国革命”概念译介到晚清的重要十年,而进入文学界则是二十世纪开端后的事情。

冯自由²在《革命逸史》中专门撰写了《“革命”二字之由来》,文中理清了“革命党”采用“革命”二字的由来。据冯自由的叙述,1895年兴中会在广州举行起义以前,中国革命党人从未使用“革命”二字为其名称,一直沿用的是“造反”或“起义”、“光复”等词。他们没有采用“革命”二字,显然是了解中国自古以来的“革命”一词的含义,不能确切地表述他们的理想和目标。1895年9月兴中会在广州起义失败,孙中山、陈少白、郑弼臣三人乘船从香港前往日本,在神户停靠时购得一份日本报纸,内中有一新闻题为“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³。据冯自由的说法,孙中山读到此文,便顺势进行了一番诠释:“‘革命’二字处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⁴。冯氏在其文章中对“革命”一词做了解释,他说日本人所说的“革命”不同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汤武革命之“革命”,它不仅仅包括政治之变革,还涵盖社会之变革,因此,它的涵义更为广泛,而且由于孙

¹ 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编):《法国史论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3页。

² 冯自由,原名懋龙,字建华,广东南海人。1882年出生于日本横滨一个侨商家庭。1895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兴中会支部,冯自由随其父亲冯镜一同入会,成为首批同盟会成员,一生追随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简称亦是冯自由首创。1949年去台湾后,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1958年病逝。冯自由早年办刊结社,倡导自由平等学说。1936年,日寇压境,辛亥同人殒没无几,国人对辛亥革命时有“数典忘祖,喜谤前辈”之事,冯自由有感于此,开始编写《革命逸史》。以上根据《革命逸史》“出版说明”。冯自由著《革命逸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

³ 冯自由著:《革命逸史》(上),(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13页。

⁴ 同上。

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的推助，国人后来逐渐沿用了这个涵义更广的“革命”¹。

在陈建华的《“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中，他引述了西方富兰克斯（Wolfgang Franks, 1909-1980）的看法，认为现代中国的“革命”意义是中国古代传统的“革命”意义与近代西方思想及“革命”概念相结合的产物²。而中国古代所指的“革命”，源出《易经》：“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³这句话原本的意思是天地变革而成四季，殷朝汤王、周朝武王发动了革命建立新王朝，是符合天意民心。陈建华进一步指出，“革命”的基本含义是“改朝换代，以武力推翻前朝，包括了对旧皇族的杀戮”。问题的根本在于，如何去判定革命具有合法性。以“仁”“义”道德作为衡量政治行为的标准，还是以“天意民心”作为衡量的办法⁴。从对革命涵义的理解上，中国古代的“革命”是一种具有合法性的行为，依照孟子的观点，其合法性在于君王是否符合“仁”“义”道德标准；而依照儒家的思想，其合法性则以“民心悦”为其标尺，因为“民心悦”，则必然“天意得”。在西方，“革命”一词原本是一个天文学术语，“指有规律的天体旋转运动”，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隐喻用于政治领域⁵。在十八世纪以前，“叛乱”（rebel, rebellion, revolt）与“革命”（revolution）具有相同的词根“re”，有“周而复始”之意，词意间的界线较为模糊。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 1906-1975）指出，“政治变动以及随之而来的暴力，在古代司空见惯，不过对它来说，两者都不会带来什么全新的东西”⁶。十八世纪以后，“革命”一词的涵义发生变化，受到政治和哲学潮流的影响，不但脱离了“周而复始”之含义，

¹ 冯自由著：《革命逸史》（上），（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13页。

² 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页。

³ 黄寿祺、张善文撰：《革卦第四十九》，《周易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406页。

⁴ 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6-7页。

⁵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著，陈周旺译：《论革命》，（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31页。

⁶ 同上，10-11页。

而且还具有推动事物发展进步之意涵，由此，“革命”被看作“涌流”“洪流”“激流”，具有不可抵御的力量，预示着“历史前进的方向”¹。而革命与叛乱也有了分别，在汉娜·阿伦特所著的《论革命》中，有这样一句有趣的译文，1789年7月14日晚，国王路易获知巴士底狱已陷落，国王的军队一遇到平民的进攻就阵前变节，他和他的使者间的对话便展现出了“革命”的新含义。国王惊呼：“C’est une révolte.”（“人民叛变了。”）利昂古尔纠正道：“Non, Sire, c’est une révolution.”（“不，陛下，人民革命了。”）²这也正如汉娜·阿伦特所阐述的，“造反”和“叛乱”这两个词古来已有之，自中世纪晚期就已固定下来，“但是，这些词绝不能表示革命所理解的解放，更不能表示建立了一种新的自由”³。由此可见，“革命”一词在西方思想观念中所蕴含的力量和精神内核。

在对革命模式的理解上，中国古代的“革命”观念和西方近代自法国革命以来的“革命”观念存在差异，在中国古代“革命”指的都是“以武力推翻前朝，包括了对旧皇族的杀戮”⁴。在孙中山的著作中，“revolution”的对等词是“造反”。而西方自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和1789年的法国革命以来，普遍认为革命具有两种模式，即“和平渐进”和“激烈颠覆”⁵。日语中的“革命”一词自中国译入，但在其特有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中脱离了中国的传统，形成了其独特的意涵，其主要精神是在确保天皇统治的前提下进行封建制度的改革，因此，日本维新时期的“革命”一词与“维新”、“改革”等词的意义接近⁶。在晚清的译介活动中，由中国飘洋东渡到日本的“革命”一词，带着经日本译介的西方意义，夹杂着日本的

¹ 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6-7页。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著，陈周旺译：《论革命》，（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38页。

²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著，陈周旺译：《论革命》，（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36页。

³ 同上，29页。

⁴ 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5页。

⁵ 同上，7页。

⁶ 同上，8-9页。

理解和认识，再度回到了中国，与本土原有的“革命”观念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新的、现代意义上的“革命”观念。

第二节 王韬的译介背景及动机

19 世纪下半叶，外国侵略势力步步逼近，中国社会处于史无前例的崩溃和衰落过程中，知识分子和清政府的一部分官员积极地寻求改革的方案，在中国以史为鉴的传统中，他们找不到可以改变困境的模式和范例，便将目光投向西方。王韬及其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如郑观应、冯桂芬、唐才常等人都认为晚清的中国应该加紧学习和了解西方的情况。他们认为“今日欧洲诸国日臻强盛”¹，而欧洲之强在于变法，中国之落后在于不能善变，若是中国“尽用泰西之法”，不及百年便可“驾乎其上”²。然而，他们也深知晚清的中国对于西方的情况并非完全了解，如王韬指出“泰西诸国，通商中土四十余年，其人士之东来者，类多讲求中国之语言文字，即其未解方言者，亦无不于中土之情形了如指掌，或利或弊，言之无不确凿有据”；而中国人对于西方的情况却是“无论于泰西之国政民情，山川风土，茫乎未有所闻，即舆图之向背，道里之远近，亦多有未明者”³。所以，王韬认为，西方诸国对晚清中国的了解远胜于中国对西方的了解，在他看来，若要向西方学习，必须要先了解西方诸国今日之情况，“用其所长”⁴。因此，一股介绍西方、翻译书籍的风潮在晚清知识分子中兴起。

¹ 王韬著，楚流等选注：《弢园文录外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年），5 页。

² 同上，20 页。

³ 王韬著，楚流等选注：《弢园文录外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年），119 页。

⁴ 同上。

在这种大的背景下，“译书愈广，民智愈开”¹便成为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坚定不移的看法，争相译介外国史地著作。王韬在《四溟补乘》的内容简介中着力介绍了当时较为突出的史地著作：

近日泰西通商，各处谈海外掌故者，如慕维廉之《地理全志》，玛吉士之《地理备考》，徐松龛中丞之《瀛环志略》，魏默生司马之《海国图志》；最后出者为日本冈本监辅之《万国史记》。丰顺丁雨生尚书亦有《地球图说》之作……²

王韬撰述的以西方历史为研究的著作包括《美利坚志》、《俄志》、《法兰西志》、《西古史》、《西事凡》、《西学原始考》、《四溟补乘》、《法国志略》、《普法战纪》等，在这些著述中，他认为必传后世的是《法国志略》和《普法战纪》³。他们都试图在西方近代地理历史中，为中国寻求可借鉴的模式，且无论这个模式对晚清来说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都具有借鉴学习的作用。知识分子对西方史地著作的译介和导读，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政治观点和译介目的。王韬的《法国志略》大约就出于这样的译书热潮中，而“法国革命”的观念也是在这样的氛围和思潮中被引入晚清的。

王韬是晚清改良思想家、政论家及新闻撰稿人，苏州人氏，曾是晚清秀才，但未考取功名。1848年应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的邀请，到上海墨海书馆工作，前后在此工作了十三年，协助翻译出版了包括《圣经》在内的多部西方书籍。在政治上，王韬主张向西方学习，与英法等国修好，曾多次上书给江苏巡抚。1862年，王韬因卷入“为太平军献策”一事，而遭到清政府的追捕，随后逃往香港，旅居于港。1867-1870年，在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的邀请下，王韬游历英法等国，也恰是在这一时期王韬萌发了撰写《法国志略》的念头。

¹ 郑大华等选注：《砭旧危言：唐才常、宋恕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197页。

²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附录，《弢园著述总目》。转引自张海林：《王韬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27-128页。

³ 张海林：《王韬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27页。

在法国的游历给王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法京巴黎，为欧洲一大都会。人物之殷阗，宫室之壮丽，居处之繁华，园林之美胜，甲於一时，殆无与俪”¹。王韬于 1870 年回国，受到丁日昌的邀请，为地理书《法国图说》“增辑史事，裒益近闻，著为定本”²。王韬在《四溟补乘》内容简介中对此书有过评述：

丰顺丁雨生尚书亦有《地球图说》之作，乃从美国本译出，惜译者未得其人，尚俟采辑，始得成书。是书搜罗宏备，详于近而略于远，于近四十年来所有国政民情朝聘盟会和战更革诸大端，无不一一备载；凡有关于中外交涉者，尤再三致意焉。³

从上文的这段评述中，王韬简要介绍了这本美国人撰写的史地著作，并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在此书基础上，王韬进行了修改润色，《法国志略原序》对修改工作进行了说明：“其书自米利坚人原本译出，仅详輿地而已，且识小略大，多所遗漏，遣词命句未极雅驯。余因先从事法志，为之甄削繁要，区别体例，增损改置，系件分凡，六月始得蒇事”⁴。经修改而成的《法国志略》于 1871 年面世，1890 年经过再次修订，重新命名为《重订法国志略》。

在《重订法国志略〈凡例〉》中，王韬进一步说明了撰写《法国志略》的原因：

法兰西素以文明称，制度文物之备，宫室衣食之美，诸国莫能及焉。拿破仑出，更定法律，其精审为欧洲冠，其通中国亦最先，文人学士已自明季航海而来，乃近时英人慕维廉译英吉利志，美人裨治文译联

¹ 王韬：《巴黎胜概》，收入王韬、李圭、黎庶昌、徐建寅著，钟叔河主编：《漫游随录·环游地球新录·西洋杂志·欧游杂景》，（长沙：岳麓书社，1985 年），83 页。

² 王韬：《法国志略原序》，《重订法国志略》，（“光绪庚寅仲春淞隐庐刊”本，1890 年），1 页。

³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附录，《弢园著述总目》。转引自张海林：《王韬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127-128 页。

⁴ 王韬：《法国志略原序》，《重订法国志略》，（“光绪庚寅仲春淞隐庐刊”本，1890 年），1 页。

邦志略，即以其国之人译其国之史，谈远略者皆以先观为快，而法志仍复闕，如亦一憾事。幸冈君千仞高君二桥为先路之导，余得以踵事增华藉成是书，是则余之所深幸运也夫。

从上述文字，可以看出王韬撰写法国史的原因有几个：其一，法国素来以文明之国著称，物质和精神兼备，拿破仑更定的法律，其精神在欧洲首屈一指；其二，法国与中国交往最早，明朝时就有文人学士来到中土；其三，近日，英国史和美国史皆已出，缺少法国史是件憾事；其四，日人已有人译成了法国史，可以作为借鉴。其实，王韬在英国译经的时候，在伦敦就曾写信给法国汉学家儒莲 (Stanislas Aignan Julien, 1797-1873)，希望二人合作，写一部法国史，但未为儒莲所接受。

第三节 王韬译本中的“法国大革命”观念

一. 王韬译本溯源

在《重订法国志略〈凡例〉》（以下简称《凡例》）中，详细地说明了译介本书的资源 and 渠道，“余撰法国志略取资于日本冈千仞之《法兰西志》、冈本监辅之《万国史记》，而益以西国近事汇编，不足则复取近时之日报并采辑泰西述撰有关于法事者以成此书”。王韬还提到了法国史学家本的内氏“深谙法国掌故”、“熟知近事”，认为“法国位欧洲中土，其沿革皆有关列国，治乱益于史家尤大”，推荐日本冈千仞翻译法国犹里氏的著作，共三本：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法国史要》，一千八百六十九年《近古史略》，一千八百七十年《法国史》。关于犹里氏的身份，学界目前有两种说法：一种看法是维克多·杜慧 (Victor Duruy, 1811-1894) 是其原著的作者，另一种看法是儒勒·米什莱 (Jule Michelet, 1798-1874) 是这三本书的原著者。维克多·杜慧是十九世纪后半期法国历史学家中影响较大的一位，曾任拿破仑三世政府教育部部长，后被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在教育部的任职期间，他为普及历史教育，把历史课列为“国民教育基础课”，具有

丰富的编撰教材的经验，其史著较为浅显，虽缺乏独创性，但却能集中反映法国史学界的主流思想¹。

日本学者中田吉信指出冈千仞之《法兰西志》的原作者是维克多·杜慧²。叶杨曦对维克多·杜慧和儒勒·米什莱进行过比较，从作者名字的发音以及著作的名称进行分析，也认为维克多·杜慧作为作者的可能性更为合理³。笔者观察了冈千仞译文和维克多·杜慧法文原著 *Petite Histoire de France* 在叙述顺序和篇章安排以及内容细节的描述等方面，认为维克多·杜慧应为原著的作者。

根据法国国家图书馆资料，推断维克多·杜慧的三书分别为：*Petite Histoire de France, depuis les Temps les plus Recules jusqu'à Nos Jours, Paris, Hachette*（《法国史要：从远古到当今》，巴黎，Hachette 出版社）；*Histoire des Temps Modernes, depuis 1453 jusqu'à 1789*（《近古史略（1453-1789）》）与 *Histoire de France*（《法国史》）⁴。据笔者查证，除了 *Petite Histoire de France* 一书中“Révolution”一节描述了 1789 年到 1793 年的大革命外，其余两本书所描述的历史年代都未至或刚至大革命的爆发，*Histoire de France* 叙述的历史至法国十六世纪，*Histoire des Temps Modernes* 叙述的历史刚刚至 1789 年，因此，只有 *Petite Histoire de France* 可能是冈千仞翻译“法国大革命”一节的原文。

王韬在《重订〈凡例〉》中自述，他的书“取资于”日人冈千仞的《法兰西志》和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此二人（以下简称为“二冈”）的书是根据法国犹里氏“所刊行”的“三书”，“撮取其要领译为一编”，王韬认为他们的译本“尚属简略”，于是“摭取他书以补之”。《万国史记》

¹ 郭圣铭：《西方史学概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210-211 页。张广智：《西方史学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年），171 页。

² 叶杨曦：《〈法兰西志〉的汉文译介与书籍流转》，《汉语言文学研究》2015 年第 2 期，65 页。

³ 同上，66 页。

⁴ 同上，65 页。

撰写于明治十一年（1878），《法兰西志》完成于明治十年（1877）¹。王韬的《重订法国志略》是在冈千仞和冈本监辅的汉文译作上进行择取、誊写、修饰和补充的工作。

1871年面世的《法国志略》是最初的版本，在英法游历之时，王韬已经有撰写此书的想法。1870年回到香港已开始着手，恰逢丁中丞的邀请，从一本“自米利坚人原本译出，仅详輿地而已”的地理书开始，历时六个月，完成了《法国志略》的编撰。在《法国志略原序》（以下简称《原序》）中，王韬介绍了此书的体例，编撰方法和篇章顺序：

其间改析原书者六卷，首为《法兰西总志》三卷，次为《法京巴黎斯志》一卷，又次为《法兰西郡邑志》二卷。此外就见闻所及，或采自他书，或录诸邮报，益以《广述》八卷，首为《法英婚盟和战记》二卷，次为《拿破仑第三用兵记》二卷，次为《普法战纪》三卷，又次为《琐载》一卷。区画疆域，指述山川，民风物产，具陈粲然，为《总志上》；政分今古，纲举目张，规模渐备，首在富强，为《总志中》；旧三十三部，新八十九府，缕析条分，属藩后附，为《总志下》；宅中建都，纲维全土，负海阻山，为其门户，为《法京志》；瓜畴芋区，经理宜详，居民度地，此界彼疆，为《郡邑志上、下》；昔攻今合，比附相安，一或不竞，唇亡齿寒，为《法英婚盟和战记上、下》；因势窃据，遂逞梟雄，外强中槁，卒召伏戎，为《拿破仑第三用兵记上、下》；盈覆骄亡，祸机倚伏，弗戢自焚，身禽国蹙，为《普法战纪上、中、下》；学术不同，器艺足述，旁諏敌情，无遗纤悉，为《琐载》。²

从《原序》中章节和内容的安排看，王韬对发生在近百年前的法国革命并未表示关注，甚至没有提到，而对1870年刚结束的普法战争颇为重视，感慨颇多。他在访英的三年中曾两度经过法国，赞叹其“宫室之雄丽，廛市

¹ 《万国史记》和《法兰西志》是出自日本汉学者的汉文译著，因此王韬在阅读、借鉴此两书时，并没有语言上的障碍。

² 王韬：《法国志略原序》，《重订法国志略》，（“光绪庚寅仲春淞隐庐刊”本，1890年），1页。

之殷闾，人民之富庶，兵甲之盛强”，但也察觉“风俗之侈靡，习尚之夸诈，官吏之惰骄，上下之猜忌”，可出乎其预料的是“一蹶不振如是之速也”¹。在王韬看来，“法在欧洲为千余年自立之国，喜选事，善用兵，欧洲全局视之以为安危，列国于会盟征伐诸大端，无不遣使集议于其都，而法为之执牛耳”²。所以，法国给王韬的印象首先是“自立”，然后是其军事的强大，在欧洲中的地位“执牛耳”。这是王韬在 1870 年代对法国的看法。而到了 1890 年代《重订法国志略》与读者见面之时，王韬思想的变化已是今非昔比了。此时的王韬已经在 70 年代末（1879）东游了日本，此时正是明治十二年，正是日本自由民权运动蓬勃兴起之时，与多位日本文士畅谈，阅读其汉文书籍，必然影响其后来对《法国志略》的修改。与王韬出访日本的经历相仿，晚清维新思想家黄遵宪陈述了他的感想，“明治十二、三年时³，民权之说极盛，初闻颇惊怪，既而取卢梭、孟德斯鸠之说读之，心志为之一变”⁴。自日本访问归来的王韬，必然也受到这股自由民权之风的洗礼，接触到了新的思想和知识，为修订《重订法国志略》奠定了基础。

二、王韬译本中的“法国大革命”形象建构

正如英国翻译学者科斯塔（Margaret Jull Costa, 1949-）所说，每部译作都像经过滤，透过某个特定人的想象和感知被滤出，并被固定在某个特定的时间⁵。所以，同一部原著或是同一个事件或观念在不同的时代被不同的译者译出，必然呈现出不同的形象和力量。所以，译者如何进行选择、吸收、转化、重组等一连串关于建构观念体系之思维活动，是研究观念如何从源语国传递到目的语国而发生变化的关键之所在。这除了与翻译者本身的学识、想象力、感知、生活空间和时间等因素相关外，还与译者所处

¹ 王韬：《法国志略原序》，《重订法国志略》，（“光绪庚寅仲春淞隐庐刊”本，1890 年），1 页。

² 同上。

³ 明治十二、三年即 1879 年、1880 年。

⁴ 吴振清等编：《黄遵宪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年），491 页。

⁵ Margaret Jull Costa. “Mind the Gap: Translating the ‘Untranslatable’”, in *Voices in Translation*, ed. Gunilla Anderman, (Clevedon, Buffalo, Toronto: Multilingual Matters LDT, 2007), 122.

的诗学、意识形态等因素息息相关，是诸因素共同发挥效力的结果。王韬的《重订法国志略》¹不仅承载着儒家思想对革命观念的影响，也散发着日本自由民权运动对国家主义和民族独立热烈推崇之气息，将西方思想与日本明治维新之理想相结合，呈现出一个被“操纵”或是“改造”过的法国大革命形象。本章我们将通过几组与“法国大革命”关联紧密的概念，探讨王韬译作中“法国大革命”性质、特点和形象的改写，结合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影响，分析译者的改写策略以及所要达到的目的，探查法国大革命观念的译介过程和效果。在法国大革命历史书写中，“革命”是一个敏感的核心词汇，用与不用以及怎么用这个词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书写者对法国大革命的立场和态度。“人民”和“君主”通常是革命中对立的两个阶级，“人民”代表着全体或大多数社会成员，而“君主”则是王权和贵族特权阶级的象征，他们之间是革命主体和对象的关系。“自由”、“民权”、“民主”、“自主”等概念是法国大革命在思想和政治上的支点，是卢梭启蒙思想的精粹，亦是革命进行和发展的思想动力，是建构革命理想和目标的不可或缺的要素，而“启蒙运动领袖”是反映法国大革命思想源头的要素，是启蒙思想的发起人和推广人，是法国大革命在思想上的推动者。通过这些对象、支点、思想源头的讨论，能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法国大革命作品中呈现出的法国大革命性质、特点和形象，从而的偏离和变形。

1. “群起为乱”的法国大革命

在维克多·杜慧法文版原著 *Petite Histoire de France*²和英文译著 *A Short History of France*³中，法文“révolution”或英文“revolution”一词在革命爆发之前、之中、之后出现的频率都相当高，而且其中有的章节还把它放

¹ 本文只关注《重订法国志略》与法国大革命相关的部分。

² Victor Duruy, *Petite Histoire de France* (Paris: Librairie de L. Hachette et Cie Boulevard Saint-Germain, N° 77, 1869).

³ Victor Duruy, *A Short History of France*, trans. Lucy Menzies, et al. (London & Toronto: J. M. Dent & sons, Ltd. New York: E. P. Dutton & Co., 1917). 本文所引“英文译本”，皆是指此书。

在标题中¹，但在冈本监辅的译本和王韬的译本中出现频率却都寥寥无几，而在冈千仞的译本中就彻底没有“革命”的字眼，而是以“大乱”描述1789年的革命。冈本监辅的译本也只有在革命已经结束后，叙述“路易十八复位”的情形时，作为总结性的话语，如“法国自革命以来，全欧战斗二十余年……”²。王韬因参阅了冈本的译本，所以也照抄了“革命”的字眼，将“革命”一词带入了晚清读者的视域中。其实，译文是否采用“革命”二字本就真实地反映了译者对待革命的态度和立场。

据笔者查实，成书于明治九年、十年的日本史学书籍已经广泛地使用了“革命”一词作为“revolution”的对译词。西村茂树所译的《泰西史鉴·下》，其卷十“近古史、近世史”的第七十三节“法兰西革命/大乱、路易十六”就以“革命”作为本章节的标题，江都敬宇中都正直为此书撰写的《泰西史鉴序》中所注时间为明治十年（1877）。另一本书是河津祐之译的《佛国革命史》³加纳氏藏版，已把“革命”二字作为该书的书名，其成书时间在明治九年至十一年（1876-1878）。而冈本监辅《万国史记》成书时间为明治十一年，这说明其中的“革命”并不是他所首创，而冈千仞的《法兰西志》成书于明治十年，鉴于日本当时对法国革命的推崇和介绍，应该不是对“革命”二字毫无所闻，而是选择弃而不用，反映出二冈对“革命”二字的敏感和忌讳。

冯天瑜指出，在古代中国，“革命”虽然是一个“正面词汇”，且具有较高的褒扬度，但是因它涉及王朝更迭、暴力夺权等因素，因此，在古代帝王的眼中，它又是一个禁忌度很高的词汇，害怕平民产生“彼可取而代之”

¹ 法文：XIV. La Révolution in *Petite Histoire de France*. 英文：LVIII. Reign of Louis XVI to The Revolution in *A Short History of France*.

²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卷七》，（“光绪庚寅仲春淞隐庐刊”本，1890年），1-2页

³ 又名《仏国革命史》，原著者是 François Auguste Marie Mignet (1796 – 1884)，法文原著名为 *Histor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代之”的联想¹。孔子在《彖传》中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²从这里看出，孔子认为“革”的意义是伟大的。古代典籍如《尚书》中的《汤誓》描写了“有夏多罪，天命殛之”³，《仲虺之诰》中描写“有夏昏德，民坠涂炭，天乃锡王勇智，表正万邦，纘禹旧服”⁴，《泰誓》有“邦之杌隤，曰由一人，邦之荣怀，亦尚一人之庆”⁵等表述都是对“汤武革命”论的诠释。《孟子》也从“民贵君轻”的民本主义出发，认为虐民、害民、不讲仁义的君王应该被讨伐、被推翻。当孟子的“民本位”思想传到日本之后，与日本万世一系的“君本位”政治体制形成激烈的冲突，在整个德川思想界形成了尊孟批孟的对垒，而争论的焦点落在了“君臣相对论”与“汤武革命论”⁶。冈千仞和冈本监辅都是明治时期的儒士，儒学修养深厚，又奉行“天子一姓，传之无穷”的天皇体制，自然对可能威胁传统体制的“革命”二字没有好感，可以理解他们禁用或慎用“革命”二字的意图。

在法文原著中有这样一段对话“C’est donc une Révolte! S’écria Louis XVI en apprenant ces nouvelles. — Non, Sire, répondit le duc de la Rochefoucauld Liancourt, c’est une révolution.”⁷ 这一段经典的对话，被许多历史学家和思想家引用⁸，也完整地译入英文译本中：When the Duke of Liancourt told the king of the fall of the Bastille, he said, “But is it then a

¹ 冯天瑜：《“革命”、“共和”：清民之际政治中坚概念的形成》，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1564-1565页。

² 黄寿祺、张善文撰：《革卦第四十九》，《周易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406页。

³ 李民，王健撰：《尚书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05页。

⁴ 同上，110页。

⁵ 同上，420页。

⁶ 黄俊杰著：《德川日本〈论语〉诠释史论》，（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6年），102-103页。

⁷ Victor Duruy, *Petite Histoire de France*. (Paris: Librairie de L. Hachette et Cie Boulevard Saint-Germain, N° 77, 1869), 173.

⁸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著，陈周旺译：《论革命》，（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36页。路易·马德楞（Louis Madelin）著，伍光建译《法国大革命史》，（商务印书馆，1927年），80页。

revolt?” “No, sire,” was the answer, “it is a revolution.”¹ 将其译成对等的中文如下：当利昂库尔公爵告诉国王巴士底狱被攻占时，国王问道：“是叛乱吗？”“不，阁下，”公爵回答道，“是革命。” 法文原作者欲通过此段对话，为 1789 年的事件定性，划清 *révolte*（叛乱）和 *révolution*（革命）的界限，并巧妙地将意图传达给读者。可是，这段著名的对话却未出现在日本儒士和王韬的译本中。从冈千仞和冈本监辅对 1789 年事件的描述来看，他们是深知“革命”二字的含义的，因此并不想承认 1789 年事件的正义性，这件事有悖他们的伦理道德标准，所以在他们的书写中应该是刻意删节了这段对话，而在译作中将法国革命定性为“大乱”、“群起为乱”。

2. “暴力恐怖”的法国大革命

在《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一书的《导言》部分，作者指出“革命群众的性质”问题是历史学家在研究法国大革命历史的时候一直较为忽视的重要方面²。站在不同立场的历史学家对革命群众的看法也是不同的，支持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学家，将革命群众视为推动社会前进的重要力量，而反对革命的历史学家，很可能将革命群众视为引起社会动荡、骚乱的群体。因此，在讨论王韬译本所传递的法国大革命观念时，译者所塑造的群众形象就变得尤为重要，直接影响法国大革命观念和形象的建构。

法国大革命把成千上万的巴黎市民卷入了革命活动，对革命的进程和结果都贡献了力量。“人民”这一概念有别于普通的“群众”和“人们”，它并非人群之间的随意组合，而是“基于法律的协议性和利益的共同性而结合起来的集合体”³。在维克多·杜慧讲述法国大革命历史的资料中，“le peuple”（译为“人民”）概念被广泛使用，泛指社会的全体或大多数成员。因此，当叙述者使用“le peuple”这个概念时候，这个词代表了全体或大多数

¹ Victor Duruy, *A Short History of France*, trans. Lucy Menzies, et al. (London & Toronto: J. M. Dent & sons, Ltd. New York: E. P. Dutton & Co., 1917), 312.

² 乔治·鲁德著(George Rudé)，何新译：《引论》，《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 年），1 页。

³ 萧高彦：《西方共和主义思想史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3 年），88 页。

社会成员的意志和需要，当这个概念与“君王”、贵族特权阶级相对立使用时，它带有强烈的阶级意志，体现出君主和人民的统治与统治者的关系。

如前所述，无论是王韬还是冈千仞和冈本监辅都是儒学修养极深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儒家思想局限了他们对法国大革命事件的看法，他们尊崇儒家的仁义理想和道德信条，在此框架下，“忠君爱国”的信条深深地印在他们的思想和精神中，对法国革命中暴力推翻君王的统治、弑君等“悖逆”之举动难以接受，因此，在译文中对参与革命的“人”进行了“处理”，对所有参与革命的人称为“暴徒”、“叛党”，将“弑君”称为“逆天”的行为。让所叙述的事件呈现出非合法、非正义的效果。

[王韬译文]七月十四日巴黎斯都人群起为乱，新编队伍标曰护国军士，以拉哈壹多为大将，入武库夺兵器，进毁巴西的尔狱舍，释放囚徒，互相庆贺曰：“颠覆独裁政体其始於此矣”。群不逞之徒横行四方，都中市店昼闭……¹

再来看法文原著中叙述 1789 年 7 月 14 日攻占巴士底狱内容：

[法文原著]Prise de la Bastille, 14 Jûillet 1789. — Mais la cour rassemble secrètement des troupes, appelle des régiments étrangersParis répond à ces provocations par insurrection. Camille Desmoulins soulève le peuple au Palais-Royal.....Aussitôt la garde nationale s'organise. Mais le peuple ne l'attend pas. Le 14 juillet, il attaque la Bastille malgré ses hautes tours et ses canons, malgré l'armée qui enveloppait Paris, et il la prend.²

笔者将以上的法文翻译直译如下：

[中译文]1789 年 7 月 14 日巴黎的巴士底狱 — 王宫秘密地集合军队，召唤外国军团……巴黎以暴动来回应这些挑衅。卡米尔·德穆兰在王宫

¹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卷五》，（“光绪庚寅仲春淞隐庐刊”本，1890 年），24 页。

² Victor Duruy, *Petite Histoire de France*. (Paris: Librairie de L. Hachette et Cie Boulevard Saint-Germain, N° 77, 1869), 173.

向人民发表演说……立刻护国军被组织起来。但是，人民不能等待了。

7月14日，它（人民）攻击巴士底狱，尽管有着高塔楼和枪的阻挡，
尽管军队已包围了巴黎，它（人民）攻占了它（巴士底狱）。

在上面的引文中，王韬译文和译自法文原著的“中译文”二者都叙述了1789年7月14日揭开法国大革命序幕的“巴士底日”。从这两种描述中，可以观察到叙述者对参与事件的群众给予了不同的称呼，对事件的性质给予了不同的定义。法文原著中将发起事件、攻占巴士底狱的群众称为“人民”（le peuple），原本为地名的“巴黎”一词也成为人民的代词，用在“巴黎以暴动来回应这些挑衅”这一表述中。在原著者维克多·杜慧的眼中，攻占巴士底狱是多数群众也就是人民参与的行动，是一件被赋予正义性的事件。7月14日这一天后来也被褒扬革命的人定为革命节日，成为法国的国庆日，以纪念巴黎群众攻克了象征王权统治的巴士底狱。相比较之下，王韬的叙述反映出一件性质完全不同的事件，王韬将参加革命的群众称为“群不逞之徒”，将当日之事件定义为“群起为乱”之事，“法国大革命”以一种负面的、非正义性的、犯上作乱的形象出现在王韬的译本中，彻底影响了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事件以及法国大革命在读者心中的形象。

在下面的引文中，译者叙述了法国革命中“除贵族特权”的内容：

[王韬译文]……法议会其实益炽，诸忧国事者皆谓众怒如火，济燃眉之急宜速除教士贵族特权，令暴徒不得借口……¹

法文原著是这样叙述的：

[法文原著]Abolition des droits féodaux, 4 août. — A la nouvelle des événements de Paris, l'agitation gagna de proche en proche toute la France.

¹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卷五》，（“光绪庚寅仲春淞隐庐刊”本，1890年），24页。

En beaucoup de lieux, les paysans brûlèrent les couvents et les châteaux pour détruire les anciens titres et les chartes féodales.....¹

对等译文如下：

[中译文]废除封建权，8月4日。²— 得知巴黎事件的消息，整个法国都激动起来。在许多地方，农民焚烧了修道院和城堡，摧毁旧的土地和封建宪章.....

以上的王韬译文和法文原著都描写了法国大革命中废除封建特权的一段历史。法文原著用“整个法国都激动起来”，叙述了人民因革命而产生的热情，代表了事件的正义性，在叙述“农民”烧毁了修道院和城堡等情节时，未出现“暴徒”或是“叛党”等带有贬义涵义的表述。而在王韬的叙述中，同样叙述废除教士贵族特权一事，但王韬译文给出的理由却是“令暴徒不得借口”，将欲推翻封建特权的群众归类到“暴徒”一端，而让整个事件呈现出“暴乱”的性质。

以下的引文叙述了1789年10月5日和6日发生在巴黎的事件：

[王韬译文]既而贵族教士与诸在要路者竞倡异论谋复特权，王无所可否，专事姑息，暴徒募党集威尔塞，妇女孩童亦挥杖擢枪争助暴徒乱入宫中，梃杀卫卒，禁之不止，十月王与后及太子发威尔塞仍还巴黎斯，盖为乱党所逼也。三等议员皆从诸贵族恐怖避匿或走邻国谋借兵除暴徒.....³

[法文原著]Journées des 5 et 6 octobre. — Jusqu'au mois d'octobre, l'Assemblée s'occupa de la constitution. Mais autour du roi s'était réveillée l'espérance de tout arrêter encore.....Le peuple de Paris, jeté dans le

¹ Victor Duruy, *Petite Histoire de France*. (Paris: Librairie de L. Hachette et Cie Boulevard Saint-Germain, N° 77, 1869), 174.

² 此为原著中本小节的标题。

³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卷五》，（“光绪庚寅仲春淞隐庐刊”本，1890年），24页。

désespoir par la famine, courut à Versailles et viola la demeure royale. Le roi fut ramené dans la capitale. “Henri IV a conquis son peuple, dit Bailly à Louis XVI; le peuple vient de conquérir son roi.” Avec LouisXVI à Paris, le peuple croyait avoir du même coup chassé la famine! “Nous ramenons le boulanger,” disait-il.....¹

[中译文]10月5日和6日。——直到十月，民会制定了宪法。但国王还抱有阻止一切的希望.....被饥荒抛入绝望的巴黎人民跑到凡尔赛宫，搅扰了皇家住所。国王被带到首都。“巴伊对路易十六说，亨利四世征服他的人民；人民刚刚征服了他们的国王。”随着路易十六在巴黎，人们相信他们因此把饥荒驱走了！

通过对比可知，王韬译文中的“叛党”、“暴徒”等表述其实与法文原著中所描写的“民会”、“人民”、“人们”等概念相对应，不同作者对同一事件的主角使用的称谓不同，不仅反映了叙事者对人物主角的不同看法，更是反映了他们对事件性质的不同观点。法文原著的作者给予革命正面的肯定和评价，对参与事件的人民赋予正面的形象。然而，对于王韬、日本二冈等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来说，法国大革命难以摆脱“暴徒群起为乱”之定性，也很难脱离“暴徒犯上作乱”之批评，因而呈现出一种非正义的形象和效果。

通过以上几段译文的对比，不难发现法文原著中所叙述事件的主角多数是“le peuple”(人民或人们)，然而在王韬的译文中都以“群不逞之徒”、“暴徒”、“叛党”、“叛民”表述等替代，让读者产生的联想是不言而喻的——“非仁义”、“非道德”的悖逆君主的行为或事件，从而让“法国革命”的形象发生改变，让法国革命在读者心中产生暴力、恐怖的印象。

¹ Victor Duruy, *Petite Histoire de France*. (Paris: Librairie de L. Hachette et Cie Boulevard Saint-Germain, N° 77, 1869), 174.

3. “非正义”的法国大革命

在《重订法国志略》中有多处文字描写君王的行为，并以儒家的标准来评价君王的表现，比如“……是岁，王路易十三亦殂，王寡信少恩，不尽为国人所爱戴……”¹，“……路易十四以豪雄之资行君主之政於国中，独持魁柄权无旁贷，诸国王侯仿之，擅作威福，朘削民人怠傲姿……”²，再如“初路易十四骄贪无餍，剥夺民产，与诸国为仇，逮路易十五立奢侈败度淫荡成风，举朝相率轻儇，不以政事为念。以是国用益穷赋课愈重……庶民苦其苛政已久矣，日益思乱”³。其中用词均是中国古代描述昏庸帝王时所使用的，比如“寡信少恩”、“擅作威福”、“奢侈败度”、“淫荡成风”、“不以政事为念”等，东方封建昏君腐败之形象在读者脑海中油然而生。儒家学说主张贤良君主对老百姓要施行仁政，减免刑法，少收赋税，让人民安居乐业，君主靠着仁心就能统领天下。这是孟子所言的“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⁵。日本的二冈和王韬均这种思想的忠实追随者，依照儒家贤良君主的标准去评判和叙述法国的君主，让文本带有浓烈的东方色彩和儒家思想。

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忠君爱国的思想也深深地烙印在儒士的心中，正如王韬自己所言：“韬蠢愚下士，罔识忌讳，特忠君爱国之念，耿耿不忘，……”⁶。也正因为如此，《重订法国志略》中有一个重要的议题是“抑君威伸民权”，王韬自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中摘取了“时有孟的士求、屋尔体、卢骚等大儒各立说著书排击政法，主张自主之说，欲以抑君威伸民权……”⁷，引用了冈千仞的论述“制国宪定君民权限为第一义也”¹，都

¹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卷五》，（“光绪庚寅仲春淞隐庐刊”本，1890年），5页。

² 同上，20页。

³ 同上，21页。

⁴ 孟子：《孟子·梁惠王章句上》，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10页。

⁵ 孟子：《孟子·梁惠王章句下》，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33页。

⁶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425页。

⁷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卷五》，（“光绪庚寅仲春淞隐庐刊”本，1890年），21页。

体现了王韬维护君主地位和权威的思想。二冈及王韬都不主张推翻君主，但是为了保住君主之位，不得不限制其权威，稍稍伸张人民的权利。在王韬看来，即便君王有诸多不是，做臣民应怀有包容怜爱崇敬之心，不能接受弑君的行为。《重订法国志略》的字里行间充满着对路易十六的爱惜包容之意，如“及王（路易十六）践祚，以礼义闲防颇称輿望，王资性善良，思虑周密，既听政禁百僚献物上贺”²。当叙述路易十六上断头的情形，显得格外壮烈，以生崇敬和怜悯之心：“一千七百九十三年一月十三日国会审判路易十六之罪，狱卒拥王至刑坛，王固知不免，略无畏惧色，从容就死，年仅三十九，王柔弱无足虞，国人冤之”。³相比较之，法文原著中路易十六上断头台的意义，显得格外不同：

[法文原著]“Jetons-leur en défi une tête de roi,” s’écria Danton. Louis monta sur l’échafaud le 21 janvier 1793. Onque cette tête royale, en tombant, creuserait un abîme infranchissable entre l’ancienne France et la France nouvelle; et o’était moins le roi que la royauté qu’on décapitait.⁴

此段文字直译如下：

“让我们向他们投一个国王的头，作为挑战”丹顿说。1793年1月21日路易登上了断头台。他们相信这颗皇家的头掉下，将在旧法国和新法国之间掘出一个不可逾越的深渊；与其说是对国王的冒犯，不如说是对皇权的亵渎。

通过以上对比可以看出，不同的叙述者讲述同一件事情，由于其思想意识形态不同，所持立场和态度也截然不同，所叙述之事产生的效果也不

¹ 冈千仞：《论曰》，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卷五》，（“光绪庚寅仲春淞隐庐刊”本，1890年），32页。

²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卷五》，（“光绪庚寅仲春淞隐庐刊”本，1890年），21页

³ 同上，28页。

⁴ Victor Duruy, *Petite Histoire de France*. (Paris: Librairie de L. Hachette et Cie Boulevard Saint-Germain, N° 77, 1869), 183.

同。王韬的译本一方面将路易十六描写为“柔弱无足虞”的君王，另一方面赞佩路易十六面对死亡时“无畏惧”之神色、“从容”就死的气魄，让读者对路易十六产生同情、怜悯和敬佩之心。而法文原著中，却毫无怜悯君王的这种情绪，展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革命景象，用君王的头颅划清了旧法国与新法国之间的界限。因此，王韬的译文让法国大革命的正义性受到了极大地质疑，直接影响到晚清法国大革命观念的引介及其大革命形象的构建。

4. “国家主义”笼罩下的法国大革命

如前所述，《重订法国志略》中有关“法国革命”的内容基本出自日本明治时期的冈千仞和冈本监辅，他们生活在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希望自己的国家实现富强、独立，免受外来的侵略和欺辱，这也是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基调，因此他们的思想和译作带有“浓厚的国家主义色彩”，主张“根据国家观念所调节的个人自由的主义”¹。松本三之介在谈到明治时期人们的一般的精神状态时说道：“对于国家问题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热情和关心，形成了明治人共同的、一般的精神状态”，而其最终的目标就是要“确保国家独立”，“取得与欧美各国对等的国际地位”²。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当时的民权自由论，其名为民权，而其实是国权”，它追求的自由是“政治自由”，而非“个人自由”，整个运动的目标是“要实现国家独立，而非个性解放”³。在这种大的氛围之下，明治时期的士人在翻译西方思想、历史书籍时，难免也会走入“国家主义”的圈子，将一切观念和思想纳入实现国家独立、富强的宗旨之下。

¹ 李冬君：《论明治精神结构——走向国家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儒家精神（译者代序）》，松本三之介著，李冬君译：《国权与民权的变奏——日本明治精神结构》，（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代序2页。

² 松本三之介著，李冬君译：《国权与民权的变奏——日本明治精神结构》。（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12页。

³ 李冬君：《论明治精神结构——走向国家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儒家精神（译者代序）》，松本三之介著，李冬君译：《国权与民权的变奏——日本明治精神结构》，（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代序2页。

法文原著中有这样一段话：

[法文原著] Dans une brochure célèbre, l'abbé Siéyès répondit aux questions que tout le monde se faisait alors. “Qu'est-ce que le tiers état? La nation. Qu'est-il? Rien. Que doit-il être? Tout.”¹

以上文字的中心问答句直译如下：

[中译文] 问：“三等是什么？”答：“是人民”²。问“人民是什么？”答：“什么也不是。”问：“人民应该成为什么？”答：“一切。”

再来看看《重订法国志略》中的译文是这样的：

[王韬译文] 为众所推服者对众发一题论大意曰：三等人民何物？曰：国民是也。国民有何地位？曰：国政无一所关與。国民有何权力？曰：国政无大小，无不可一关與。³

通过上文的对比，不难发现《重订法国志略》中的译文主旨在“国政”，所有的发问和回答都在国家政治的层次上。王韬承袭了日人冈千仞的译文，将读者对人民地位及其权利的理解引向了国家政治权利的范畴，但从民主自由的完整意义来看，冈氏的译文已经缩小了人民或人应享有权利的范围，体现了一种极为强烈的国家主义和政治色彩。除了国家政治权利以外，人民还应拥有其他的权利，如市民生活和个人自由的权利，而这些权利正是“近代民主制度的出发点和支撑点”⁴，也是译介“法国大革命观念”不可

¹ Victor Duruy, *Petite Histoire de France*. (Paris: Librairie de L. Hachette et Cie Boulevard Saint-Germain, N° 77, 1869), 169.

² 法文词“nation”根据 *Collins Fench-English Dictionary* (《柯林斯法英字典》)的解释为“the nation (= the people of this country)”，因此，根据此处依据上下文，将“nation”一词与上文出现的“peuple”都译为“人民”。参阅：<https://www.collinsdictionary.com/dictionary/english-french/nation>，访问日期2017年12月1日。

³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卷五》，（“光绪庚寅仲春淞隐庐刊”本，1890年），23页。

⁴ 李冬君：《论明治精神结构——走向国家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儒家精神（译者代序）》，松本三之介著，李冬君译：《国权与民权的变奏——日本明治精神结构》，（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代序8-9页。

或缺的精神动力之一。这样的处理方法与译者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抛弃了“个人”而服从“国家”的利益，即是所谓的“对崇公抑私传统的继承”¹，但是这确实为“法国大革命观念”的译介和形象的构建带来了偏差。

在《重订·卷三》的结尾，王韬将冈千仞对民权和自由权的看法录入书中，“异史氏曰：路易护民权及腓立谕国人有自由权利，喟然叹曰：欧洲各国所以日趋强盛者，其在斯欤……欧洲各国有所见于此，故分之权限设之法，使人人享自由之权利，莫之妨害”。²在此段评论中冈千仞将欧洲各国“日趋强盛”的原因归结为“护民权”和“国人享有自由权利”。作为明治维新的有识之士冈氏迫切希望实现国家富强，赞成效仿西方，讲民权、讲自由。然而，对于什么是民权、什么是自由却始终未有说明。唯有在《重订法国志略·卷五》“路易十六新政”一节，提到了“自由”，原文如下：“的过将黜奸吏宥无辜著书立说均得自由，大矫旧政之弊，而除去为国蠹者藉以防乱於未萌，许粮食平糴罢百工制作诸苛法，除贵族隶视贱民之权，平均内地租税……”。如果从这个“自由”去理解，它与著书立说有关，与矫正旧政之弊端有关，但却与平民所应享有的“自由权利”存在差距，与法国大革命宣扬的“自由”之精神和理想存在差距。通过日人的译介，“自由”也被装进了“国家主义的筐子”³，被当做一种实现国家富强的政治手段。

¹ 李冬君：《论明治精神结构——走向国家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儒家精神（译者代序）》，松本三之介著，李冬君译：《国权与民权的变奏——日本明治精神结构》，（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代序8页。

²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卷三》，（“光绪庚寅仲春淞隐庐刊”本，1890年），27页。

³ 李冬君：《论明治精神结构——走向国家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儒家精神（译者代序）》，松本三之介著，李冬君译：《国权与民权的变奏——日本明治精神结构》，（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代序9页。

5. 奉行“民族独立”的法国大革命

在《重订法国志略》中译者几次在叙述法国大革命过程时提到了“民主”、“自主”的概念，如“八月筹国会下令国中改古来政体称民主国”，“时有孟的士求、屋尔体、卢骚、等大儒各立说著书排击政法，主张自主之说，欲以抑君威伸民权……”¹。民主和自主其实为两个意义完全不同的词。“民主”最早被古希腊学者希罗多德用来描述雅典的政治制度。英文中的“民主”(democracy)由两个希腊词根“demos”(民众)和“kratos”(权利或统治)发展而来，意指“人民的权力”或“人民的统治”。“自主”在日语中的含义为“没有其他干扰和保护，能够独立地执行”，如“独立精神”，“缺乏自主性”；或“不接受别人的保护和干涉，作用于自己的判断”²。

在《重订法国志略》中，译者将“民主”和“自主”的概念混淆使用，“民主”即是“自主”，“自主”也即“民主”，比如“一千七百九十三年法人向英荷西三国宣示战期三国论法人变革国政过激，并讨弑路易十六之罪，筹国会又传檄诸国，曰：天下之民能废其君能立自主政者，法当助之”³。这里显然是将“废君”和“自主”对应起来，此处的“自主”既有“人民自立”的含义，亦有“国家自立”的含义，因此毫无例外地将“民主”的概念纳入了国家主义和民族独立的范畴之中。译文还存有自相矛盾之处，比如“十一月暴徒传檄四方曰：各国人民苟有背政府倡共和新政排击旧宪者，法国当出援兵。十二月又传檄曰：列国民人来应法军者咸得自主之权”⁴。“自主之权”是日本明治维新志士所倡导的，是顺应其“民族

¹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卷五》，（“光绪庚寅仲春淞隐庐刊”本，1890年），21页。

² デジタル大辞泉の解説：じ - しゅ【自主】他からの干渉や保護を受けず、独立して事を行うこと。「自主の精神」「自主性に欠ける」「自主独立」。大辞林 第三版の解説：じしゅ【自主】（名）スル（freedom）他人の保護や干渉を受けず、自分の判断で行動すること。

³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卷五》，（“光绪庚寅仲春淞隐庐刊”本，1890年），30页。

⁴ 同上，27页

独立”之呼声的口号，可是它竟然出自“暴徒”之口，怎能让读者信服，进而争取这“自主之权”？

在《重订法国志略·卷五》末尾王韬援引了冈千仞针对路易十四说出的“政府即我，我即政府”之言所发的议论和批评：

论曰余读布尔奔氏纪至十四路易，曰：政府即我，我即政府也。喟然，曰：十六世路易之殃，其在于此也欤。夫人民千万为群，其势不得不设立公共方法，诿之相生相养相慈相爱之道，所谓政府是也。既设立政府其势，不得不出钱粟以养司公共方法者，所谓君相百官是也。而路易不之知干戈，所以防寇敌也。而路易加之其所仇刑罚，所以惩暴恶也。而路易加之其所恶爵赏，所以劝贤者也。而路易加之其所宠，据无上之尊，肆无限之权，傲然曰：政府即我，我即政府也。语曰：一言可以亡邦，如路易斯言，抑亦殆矣。路易既以斯言激众怒，故其致巅覆。国人皆曰：政府即人民，人民即政府也。报复之理，势不得不至此者也。呜呼，一政府也，路易辄曰：政府即我也，国民辄曰：政府即我也，君民党争如斯，其孰立政府之上，司公共方法者，其驱王刑壇，靳辱狎侮，随以刀锯，所谓出乎尔反乎尔者，固无足怪也。盖人君之所以不敢挟其威，震其民者，以国宪限其权也。国民之所以不敢负其力，凌其君者，以国宪定其分也。路易既不难挟其威，震其民则为之。民者亦何难负其，力凌其君乎哉。故欲其国之永安久治，以制国宪定君民权限为第一义也。¹

在上文中，冈千仞针对路易十四“政府即我，我即政府”的说法，而提出了“政府即人民，人民即政府”的表述，并通过“国人”之口说出。这种说法听上去很像“民主”的含义，与 1863 年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中的“.....that this nation, under God, shall have a new birth of freedom – and that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shall not perish form

¹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卷五》，（“光绪庚寅仲春淞隐庐刊”本，1890 年），32-33 页。

the earth.”（中译文：这个国家，在神的面前，当有自由之新生 – 民有、民选、民享之政府将不会灭亡。）一句中“民有、民选、民享”的涵义颇为近似。但是冈千仞的这一说法只是在批评君王不应该“据无上之尊，肆无限之权”，说出“我即政府，政府即我”的狂语，激起民愤。他最终的结论是“欲其国之永安久治”，就要“制国宪定君民权限”。这里冈氏并非鼓动民主的思想，而是以法国君王的例子说明，君王要自律，要以宪法的形式规定其权利，而并非宣扬“主权在民”的思想，因此与“民主”的真实含义相距甚远。

6. 儒家思想中的法国大革命

《重订法国志略》中“学问日开”一节，谈到了路易十五统治时期，“法国政纲日愈陵夷，而人民学术日愈上达”的情形，其中介绍了“如孟德斯求著万法精汇备论各国法律得失，如罗苏¹著书，专述其生平所独得之创见，士大夫所刊诸书，四方争传，王侯贵人，专门名家，皆专尊崇其书，以先见为快”²。这样的介绍让人仿佛认识了一位中国古代的“明圣先贤”，置身于儒家的思想天地之中。

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卢梭是历史学家或思想家介绍法国大革命时不得不提到的三位思想启蒙大师。《重订法国志略》中“路易十六新政”一节更为详细地介绍了三位大师的功绩：“时有孟的士求（孟德斯鸠）、屋尔体（伏尔泰）、卢骚（卢梭）等大儒各立说著书排击政法，主张自主之说，欲以抑君威伸民权，读其书者无不激昂奋励，以生一变旧政之心，法人乘机煽诱，一唱百和，躁动尤甚……”³。译者把三位思想启蒙家称为“大儒”（此称谓是中国古代尊称学问、品德高尚的知识分子）冠以儒家的身份，赋予浓

¹ 此处“罗苏”是出自冈千仞的译本，是“卢梭”的音译，“卢骚”也是“卢梭”的音译。

²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卷五》，（“光绪庚寅仲春淞隐庐刊”本，1890年），20页。

³ 同上，21页。此译文原出自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冈本监辅著，中村正直校阅：《法兰西记中》，《万国史记·卷十》，（内外兵事新闻局，1879年），18页。

厚的东方色彩。将他们所做之事迹归结为“立说著书”、“主张自主之说”，其目的是“抑君威伸民权”。

以下是法文原著相对应的内容：

[法文原著].....Les rois mêmes subissaient l'influence de ses idées et courtoisaient le vrai roi du siècle, le défenseur de Sirven, de la Barre et de Calas, l'écrivain universel qui composait la *Henriade*, *Zaïre* et le *Siècle de Louis XIV*, l'homme, en un mot, duquel il a été dit le plus de bien et le plus de mal, Voltaire. Montesquieu, tout à la fois moins audacieux et plus précis, comparait les législations, et montrait l'Angleterre avec ses libertés politiques comme le modèle à suivre. Un esprit plus aventureux, Rousseau, aussi éloquent qu'il était paradoxal, prenait la société tout entière à partie dans *l'Émile*, dans *la Profession de foi du Vicaire savoyard*, dans le *Contrat social*.¹

上述法文原著中的这一段介绍了法国大革命前在文化和科学领域的进展和氛围，比如涌现了许多科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展现出新的精神。其中介绍：伏尔泰的书拥有众多读者，孟德斯鸠将英国的政治自由当做榜样，卢梭怀有强烈的冒险精神，他的《社会契约论》在社会上影响颇深等内容。

与原著相比较，英文版 *A Short History of France* 对三位启蒙思想家有专门一节作介绍，让读者看到更为详细的三位伟人的形象：

[英文版]Three men were the leaders of this movement, Voltaire, Montesquieu, and Rousseau.....Soon set free on condition that he went abroad, Voltaire visited England, “to learn how to think.” He remained there three years and brought back with him a knowledge of Locke, Newton, and Shakespeare, an ardent love for liberty of mind and speech,

¹ Victor Duruy, *Petite Histoire de France*. (Paris: Librairie de L. Hachette et Cie Boulevard Saint-Germain, N° 77, 1869), 164-165.

and still more for political freedom.....Montesquieu sought out and explained the reason for civil and political laws; he explained the nature of governmentshis preference was none the less clear for that English liberty which he offered for the admiration of France. When he visited Great Britain in 1729 he wrote, “In London there is liberty and equality.” He was in error with regard to England, but sixty years before 1789 he produced the motto of the Revolution. Rousseau, the son of a watchmaker of Geneva (1712-1778), only began to write in the middle of a long life, filled with errors, sorrow, and disappointment.....his second book, *L'Origine de l'Inégalité parmi les Hommes*, was another attack on the whole social order. In *L'Emile* he sketched a chimerical plan of education ; in *Le Contrat social* he proclaimed the principle of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of universal suffrage.....¹

以下译文根据英译本内容译出：

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是运动的三位领袖人物……伏尔泰以出国为条件，很快被释放，去了英国。在那里他“学习如何思考”。在英国三年，带回了有关洛克、牛顿和莎士比亚的知识，对心灵和言论自由充满了热爱，当然更多的还有对政治自由向往和热爱……孟德斯鸠找到并解释了民法和政治法律的理由；他解释政府的本质……崇拜英国的自由，将它作为法国的榜样。1792 年访问英国时他写道，“伦敦拥有自由和平等”。关于英国他也许错了，但早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六十年前他已为革命拟定好了“自由”、“平等”的口号。卢梭（1712-1778）是日内瓦一个钟表匠的儿子，中年才开始写作……他的第二本书《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是对整个社会秩序的又一次攻击。在《爱弥

¹ Victor Duruy, *A Short History of France*, Vol. Two, trans. Lucy Menzies, et al. (London & Toronto: J. M. Dent & sons, Ltd. New York: E. P. Dutton & Co., 1917). 275.

儿》中，他勾勒了一个空想的教育方案;在《社会契约论》中，他宣告了国家主权和普选制度的原则……

通过法文版、英文版与《重订法国志略》中对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的叙述的对比，不难发现三位思想启蒙家的形象在该书中被定格在“主张自主之说”，“抑君威伸民权”，全然忽略掉了三位思想家对自由的向往和热爱，对平等的渴望，对法律与正义的解释，而这些思想和观念对法国大革命观念的译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出自二冈的译文落脚点依然还是明治精神下一味地追求国家独立的理念和儒学中“尊王”的思想。

7. 推崇“君民共主”思想下的法国大革命

如前所述，王韬的《重订法国志略》有关法国大革命的部分出自日人冈千仞和冈本监辅的译笔，但王韬的思想还是时不时地在译作中闪现，时而插入自己的观点，时而发发议论，有时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甚至改写冈千仞的议论，以达到自己说服读者的目的。

冈千仞的《法兰西志》原文如下：

论曰：余观九世路易护民权及四世非立谕国人自由权利……欧洲各国法律与汉土同其名而异其实，汉土法律出于法官所制，故其为法以张政府威权为主，政府威权日愈隆盛，而人民生气日愈凋丧矣。欧洲法律成于国会所定，故其为法以护人民权利为主，人民权利日愈增加，而国家元气日愈隆盛矣。近世英米雄视宇内职是之由。呜呼一法律也一为汉土，一为英米，世之论政体得失者。宜鉴于此也。¹

《重订法国志略》中王韬改写的“异史”评论如下：

异史氏曰：余观路易护民权及腓立谕国人有自由权利……欧洲各国法律尚有三代之遗风，不务其名而求其实。夫治国大纲不外两端，一尊君以临民，一保民以辅君。君尊民卑，则必以张政府威权为主，政府

¹ 高桥二郎译述，冈千仞删定：《法兰西志·卷三》，（露月楼，1878年），22页。

威权日愈隆盛而人民生气日愈凋丧矣。欧洲有议院有国会，君民共治，一秉至公，所有法律皆成于国会所定，故其为法以护人民权利为主，人民权利日愈增加，而国家元气日愈充厚矣。上下之情通，君民之交固，国家有大事千万人之心为一心。近世欧洲列国雄视宇内，职是之由。呜呼，世之论政体得失者宜鉴于此也。¹

通过以上对比，可以看出王韬删减掉了冈千仞对比欧洲各国与汉土法律的部分，而补充上“治国大纲不外两端”，即“尊君以临民”和“保民以辅君”，并进一步强调到“欧洲有议院有国会”，实行“君民共治”，可以做到“一秉至公”。“君民共治”的好处是“上下情通，君民之交固，国家有大事千万人之心为一心”，这些内容都是冈千仞的原文中所没有的，王韬将“君民共治”装入了日本明治精神“护人民权利”，以充实“国家元气”的论调之中，在《重订法国志略》中不遗余力地向晚清的读者推荐。而王韬在该书卷五末尾总结法国大革命所发表的议论和感慨中，极力地反对“共和”体制，恰恰也是对其“君民共治”思想的呼应和支持，如“逸史氏王韬曰：读法史至此不禁掩卷而长叹也。共和之政其为祸之烈，乃一至於斯欤。叛党恃其凶焰，敢於明目张胆而弑王。国法何在？天理安存……”²。王韬对于“君民共治”的推崇和褒扬，出现在他的多篇文章中。在《重民·下》中他详细地介绍了泰西主要实行的三种政体：“泰西之立国有三：一曰君主之国，一曰民主之国，一曰君民共主之国”³。接着王韬对每种政体做了简略的介绍：

一人主治于上而百执事万姓奔走于下，令出而必行，言出而莫违，此君主也。国家有事，下之议院，众以为可行则行，不可则止，统领但总其达成而已，此民主也。朝廷有兵刑礼乐赏罚诸大政，必集众于上

¹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卷三》，（“光绪庚寅仲春淞隐庐刊”本，1890年），27页。

²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卷五》，（“光绪庚寅仲春淞隐庐刊”本，1890年），33页。

³ 王韬著，楚流等选注：《重民下》，《弢园文录外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34页。

下议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可而君否，亦不得行也，必君民意见相同，而后可颁之于远近，此君民共主也。¹

在以上这三种政体中，王韬认为君主制和民主制均有弊端：“君为主，则必尧、舜之君在上，而后可九安长治；民为主，则法制多纷更，心志难专一，究其极，不无流弊”²。在他看来这两种政体都不可取，而唯有“君民共主”最为理想：“惟君民共治，上下相同，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吁咈，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³。看来，“君民共主”才是他为晚清中国找到的理想方案，所以在其论述中颇为推崇。

王韬引介的“法国大革命”并不是他推出的效仿范例，而是他树立的“反面教材”。虽然他誊抄编辑了日人冈千仞和冈本监辅的译文，但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依然能从他的议论中反映出来：

逸史氏王韬曰：读法史至此不禁掩卷而长叹也。共和之政其为祸之烈，乃一至於斯欤。叛党恃其凶焰，敢於明目张胆而弑王。国法何在？天理安存？不几天地反覆，高卑易位，冠履倒置，纪纲絮乱乎哉。此与英国高门士弑王查尔斯事相仿佛，古今悖乱之事固未有甚於此者也。顾跡其祸之由来不能和众，而得民心自恃，君民之上而好恶，不与民同怨之所积，足以亡身。故厉王监谤，卒流于彘，法之失政，履霜坚冰，非一朝夕矣。路易至是遂受其殃，法人弑王，而叛党旋覆，英人弑王，而高门士亦随灭，不独天道好还，而亦可以观世变矣。然则为人君者其可逞欲而妄为哉。⁴

从上述议论分析，王韬是在儒家的框架下来解读法国大革命的事件，使用“叛党”、“弑王”等词汇，认为“革命”是国法难容、天理难容之事。

¹ 王韬著，楚流等选注：《重民下》，《弢园文录外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34-35页。

²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卷五》，（“光绪庚寅仲春淞隐庐刊”本，1890年），35页。

³ 王韬著，楚流等选注：《重民下》，《弢园文录外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34页。

⁴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卷五》，（“光绪庚寅仲春淞隐庐刊”本，1890年），33页。

他分析其原因，是路易十六不得民心，“不与民同怨”所至，所以君王不能“逞欲而妄为”。通过这样一番解读，法国大革命的译介自然符合儒家的伦理道德观，但它已不能传递出自由、平等、民主气息的真谛。

综上所述，在儒家传统道德观念下，译者将“法国大革命”的性质界定为“群起为乱”、“暴力恐怖”、“非正义”，并将“尊王”的思想植入其中；在日本“确保国家独立”、崇尚“国家主义”的社会风气中，“法国大革命”失去了它“自由、民主”的特点；在王韬强烈推崇“君民共主”政体的愿望中，“法国大革命”被当做施行“民主”制度的反面教材，背上“弑王”、“叛逆”的骂名。王韬译著中的“法国大革命”受到来自西方、日本和儒家传统道德的影响，呈现出带有不同“意识形态”色彩的“法国大革命”观念，偏离了它本来的面貌。从“诗学”主流看，王韬时代文学在整个社会系统中扮演着边缘化的角色，不能作为具有政治影响力的文本，因此，王韬选择了“逸史王韬”的身份，以半文学半历史的形式，传递“法国大革命”观念。在译介中，观念受到社会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双重影响，带有浓郁的东方色彩，折射出译者的思想观念和时代背景，却偏离了其宣扬“自由、平等、博爱”的本真意义。

第四节 王韬译介的影响

“法国革命”观念从西方经过日本的译介最后来到中国，王韬作为早期的译介人之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无论从文学史、翻译史、思想史，忽略掉王韬的影响和作用，势必不能追根溯源，理清其发展的脉络。身处内乱频繁、列强欺凌、人心动荡的晚清，王韬这位传统封建文人在东西文化的碰撞之下，积极著书立论，欲极力促成晚清的改革，使国家富强起来。有人曾评述他为“19世纪后几十年的改革推动者、两种文明间的调

停者”¹。王韬是晚清早期的变法思想家之一，他站在时代的前端，通过阅读书籍、访问欧洲，亲眼目睹了西方社会的先进和文明，肯定近代西方文明的价值，认为西方文明是数百年来进步的实绩，是西方进步思想激荡的结果，并以西方为参照对象，审视晚清中国的方方面面，力主从器物、制度到思想的改革。王韬的《重订法国志略》是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介绍法国历史的著作，也是第一次介绍了法国大革命始末的著作。王韬在《重订法国志略》中的评论体现出他对晚清现实的关注，该书在晚清发挥了广泛的影响力，成为近代中国有影响的学术著作之一。

在思想方面，他急于将欧洲文明中心的法国及其历史详细地介绍给晚清的读者，以当做可资参考的模式和范例，他借助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汉学家编译的西方著作，编译出中国人自己撰写的法国史。在《重订法国志略》中，他引述了日本冈千仞对于“民权”和“自由”的观点，认为“欧洲各国所以日趋强盛”，其原因在于他们重视民权、推崇人人的自由权利²。这种“照搬”日人译著的做法，也顺带将日本自由民权运动宣扬的“自由”概念搬进了晚清的中国，将“自由”、“民权”、“民主”、“自主”等概念带入晚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韬的译介意义非凡，虽然这些概念的诠释存在偏差和不足，缺失了法国大革命观念中“平等”、“博爱”概念的传达，但它们的译介开启了晚清知识分子要求政治改革、争国权、争民主、争自由等政治运动的先声。王韬的译介无疑担负着传播新知的任务，让读者开阔了眼界，接触到了部分启蒙的思想和精神，带来了中国民主运动思潮的最初萌芽。日本人在译作中对国家主义、民族独立的强调，虽然是一种“摆布”和“操纵”（manipulation），但是也可视为一种新的文化资源，推动了近代民族意识的崛起，促进了民主主义精神的萌芽，改变了文学的精神追求和审美心态。朱剑、赵枫认为法国的典籍和近代民主思想和观念

¹ 柯文（Paul A. Cohen）著，雷颐等译：《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1页。

²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卷一》，（“光绪庚寅仲春淞隐庐刊”本，1890年），27页。

在晚清通过不同的渠道进入中国，使“中国的知识界激起巨大翻墙”，并认为“19世纪末维新思潮在中国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借鉴了法国的启蒙思想”¹。

在文学方面，王韬的译介不仅为晚清带来了新的思想，也启发了新的文学样式的诞生。他将法国大革命放置在一个不那么严肃、板着面孔叙述的历史书中，甚至戏谑称自己为“逸史王韬”，就充分说明了他不想把此书看做“正史”，而其中多处颇具文学性的描写也证实了这一说法，所以王韬译介的文本实际上是一个半文学半历史的文本。王韬的译介之后，一种以讲述西方历史为主题的文学类型在1900年以后慢慢兴起，它以鼓舞国民争取自由独立作为主旨，这样的作品包括周宏业译《经国美谈》（1900）、秦嗣宗译《希腊独立史》（1902）、吴超译《比律宾志士独立传》（1902）、钱增译《十九世纪亚美利加之风云》（1902）、林长民译《西力东侵史》（1903）、李景镐译《西美战史》（1904）、林纾曾巩译《滑铁庐战血余腥记》（1900）、梁启超程斗译《血史》（1905）、清河译《美国独立史别裁》（1906）、陈鸿璧译《苏格兰独立记》（1906）等。据统计，从1901年到1907年中国译介有关“弱小”国家衰败与沉沦的著作30余部，此外还译介了24部“革命史、独立革命史”²。

在政治方面，王韬力图通过对法国历史的译介，分析西方民主共和制度的利弊。他并不赞成法国的民主制，认为法国“千余年来以强国著称于欧洲”，近年以来却“政令倾颓，纲纪坏乱”，“国人分党，互相仇视，诛戮横加，叛者接踵”³，爆发了法国大革命，皆是实行“共和之政”的恶果⁴。在他看来，“惟君民共治，上下相同，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都

¹ 朱剑、赵枫著：《法国简史》，（台北：书林有限公司，1997年），201页。

² 邹振环：《晚清西书中译及对中国的文化影响》，《出版史研究》（3），（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25页。

³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序言》，（“光绪庚寅仲春淞隐庐刊”本，1890年），1页。

⁴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卷五》，（“光绪庚寅仲春淞隐庐刊”本，1890年），33页。

俞吁咈”，才称得上是理想的政体¹。王韬的言论影响了后来如郑观应、钱德培、李圭，薛福成、陈炽、宋育人、何败及胡礼垣等力主“君民共主”²体制的有志之士³。《重订法国志略》中的法国大革命观念虽然来自日本，但对政治体制的关注已经影响了晚清的知识分子，从“主张师法西方的科学与技术”，转向“主张改革政治体制”⁴。译作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在一定程度上给法国大革命的形象带来负面的影响。在王韬的笔下，法国大革命是惨烈的、暴力的、充满血腥的，是一场叛党弑君的惨剧，造成了“高卑易位，冠履倒置，纪纲紊乱”⁵的局面。这样的恐怖叙述影响深远，贯穿了晚清最后的二十余年，以康、梁为首的改良维新派人士对“法国大革命”始终抱有恐惧心理，感染了如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李大钊等人对革命的惧怕，认为法国大革命是“惨祸”，产生抵触革命的情绪。

在文化方面，19世纪末兴起的翻译日译西方书籍的高潮，若追溯其源头，大概始于王韬的《重订法国志略》。王韬访日之时（1879），已经亲身感受到日本效仿西方，学习西方的热潮，也注意到日本的有志之士大量地翻译西方的书籍，冈千仞和冈本监辅等汉学修养极深的知识分子在使用汉文翻译西方书籍，便已发现这条了解、“翻译”西方书籍的捷径。加之中国当时国势衰微，急欲效仿西方，见日本效仿西方之成效，自然更加急于获得有关西方的信息，以求振作。王韬的译介之后，逐渐兴起日本译书的风潮，大量的新词、新价值观和理念随着译书涌入晚清，为文学思潮提供了新的资源和动力，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文化和文学结构及观念，正如季桂起所言“从魏源开始，直到冯桂芬，郑观应、王韬等人提出变革要求，已经预示着一场文学观念大变革时代的到来”⁶。

¹ 王韬著，楚流等选注：《弢园文录外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35页。

² “君民共主”和“君民共治”在王韬的著述中指的是同一政体。

³ 桂宏诚：《中华民国立宪理论与1947年的宪政选择》，（台北：秀威出版，2008年），48页。

⁴ 郑匡民：《西学的中介：清末民初的中日文化交流》，（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24页。

⁵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卷五》，（“光绪庚寅仲春淞隐庐刊”本，1890年），33页。

⁶ 季桂起：《近代以来文化资源的变化与文学观念的调整》，《东岳论丛》2009年第4期，55页。

第三章 推崇爱国主义的“法国大革命”

“法国革命”事件和观念，经过王韬等人自 19 世纪中后叶的引介，已经为当时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所知晓，尽管这种认识还不全面、不系统、不深入。随后，20 世纪初梁启超的译介则是有力地推动了“法国大革命”观念在晚清的传播。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深深地感受到了日本当时盛行的“法国革命热潮”，更是受到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文学思潮和文学观念的影响，便急切地尝试着用文学的形式将法国大革命观念传递给中国的民众。而事实证明，这一形式深受欢迎，“国人竞喜读之”¹。自他开始，法国大革命相关的文学便以原创或翻译等形式陆陆续续进入晚清读者的视野中。

梁启超作为“法国大革命”观念在二十世纪初的译介者，在翻译之前就已设定好译作在目标文化中所要发挥的功能和作用，并根据此功能和作用来选择作品，进行有目的的翻译。多功能系统理论主要涉及文学翻译，其中的目的论（Skopos）是由汉斯·弗米尔(Hans Vermeer)、凯瑟琳娜·莱斯(Katharina Reiss, 1923-)等人在 1984 年发展而来，根据该理论，翻译目的或功能决定了译者采取的翻译策略。因此，翻译者的主观性居于优先地位，翻译作品在目标文化中欲实现之功能，决定了译者所做的选择²。译者的目的性会让翻译的作品和译介的观念发生偏移，偏向译者所欲强调的方面，以达到他译介的目的。然而，译者并非生活在真空之中，他的翻译目的和策略必然与所处时代、社会政治和文化潮流、意识形态和诗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要理解和考察译作或观念在译介中发生的变化或偏移，必要考察译者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还要关注和分析译者自身的思想变化和发展。

¹ 梁启超：《梁启超的今文学派宣传运动》，《清代学术概论》之二十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85 页。

² Susan Bassnett,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in *A Compan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 ed. Piotr Kuhiwczak and Karin Littau. (Clevedon, Buffalo, Toronto: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2007), 14.

第一节 1902 年鼓吹革命的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任甫，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任，广东新会人，是跨越清民两代的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及文学家，是中国近代史上维新启蒙运动的领袖，是晚清最有影响力的启蒙思想家之一。他接受过传统的八股教育，参加过乡试、会试。1895 年与其师康有为公车上书，开始成为中国知名的政治领袖人物，从事维新救亡的事业。1898 年协助康有为推动戊戌变法，后因变法失败，被迫逃亡日本。在日本期间，继续从事维新救亡的事业，创办报纸、杂志，宣传反满，鼓吹民权自由，提倡爱国救亡。以文学形式引介法国大革命观念就是在他流亡日本的 1902 年。

1898 年梁启超初到日本，亲眼目睹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三十年后的面貌，开始深入地思考和关注日本的富强之道。他认为“日本维新三十年来，广求智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¹，这些书籍皆是有利于开启民智、增强国基之作。于是，他开始学习日文，翻译日译西方著作，将西方先进的思想和观念引介给国人。尽管没有太多时间自创理论，但他自认找到了一条捷径，一条可以挽救中国危机的捷径，那就是借鉴日本学习西方的成果，通过日本的译著学习西方。梁启超的思想和著作在近代中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五四运动的领袖几乎没有一个不曾因读了他的文字而得著启示”²。有学者认为，“许多关键性概念的引进和转换，虽然不一定都由梁启超发端，却多在梁启超之后定其型”³，这一说法确实较为中肯地总结了梁启超在近代西方思想观念译介方面的贡献。

在日本期间，梁启超受到日本“法国革命热”及“文明史热潮”之影响，拜读了极力推崇法国的基佐以及家永丰吉、高山林次郎等学者的著作，

¹ 梁启超：《梁启超自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 年），Kindle 电子书，位置 346/2947。

² 萧公权：《萧公权先生序》，张朋园著：《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 年），vii 页。

³ 桑兵：《梁启超的东学、西学与新学》，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所共同研究报告》，（北京：社会文献出版社，2012 年），Kindle 电子书，位置 340/8363。

“感性地将法国、法国革命与文明连在一起”，不断的肯定及巩固着法国“文明之母”的地位，他甚至把法国大革命赞誉为十九世纪人类迈向现代文明的“主要的动力”¹。在他眼中，法国大革命是“开前古以来未有之伟业”²，堪称“十九世纪全世界之原动力”³；它是“新旧两世界之关键”⁴；它推翻了君主专制，“声震天地，怒涛遂波及全欧”⁵；它为“争政治自由”，“狂风怒潮，震撼全欧，列国继之”⁶。在《罗兰夫人传》中，梁氏称赞“夫法国大革命，实近世欧洲第一大事也。岂惟近世，盖古往今来，未尝有焉矣。结数千年专制之局，开百年来自由之治。其余波亘八十余年，其影响及数十国土，使千百年后之史家，永以为人类新纪元之一纪念物。噫，何其伟也！”⁷因此，在梁启超看来，中国在迈向“文明”的道路上，需要参照法国大革命的经验，需要借助其思想和观念的力量。因此，1902年梁启超在《释革》一文中深刻的阐述了其对“革命”二字的态度和想法，以更加开明的态度来看待“革命”。

1902年12月14日梁启超写作了《释革》，阐明了他对“革命”一词的理解和态度。首先，他对西文的“Revolution”作了解释“日人所谓革命，而今我所谓之变革”，并认为“Revolution”是挽救中国的“独一无二之法”，他认为，中国要“图存”、要“图强”，必经此道而达成⁸。其次，他认为人们对“革命”二字的理解存在偏差，所以才出现了“朝贵之忌之，流俗之骇之，仁人君子之忧之”之现象，他进一步解释革命的本意其实是“变革”，之所以形成这样的恐怖印象，与1789年法国大革命相关的描写

¹ 鲍绍霖：《文明的憧憬：近代中国对民族与国家典范的追寻》，（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年），112页。

² 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459页。

³ 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558页。

⁴ 梁启超：《致南海夫子大人书》（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一日），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236页。

⁵ 梁启超：《立宪法议》，《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406页。

⁶ 梁启超：《论自由》，《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676页。

⁷ 梁启超：《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饮冰室专集之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12页。

⁸ 梁启超：《释革》，《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760页。

有关系，革命被描述成杀君王、除贵族的血腥场面，革命暴力的印象逐渐形成¹。第三，他指出西方“以仁易暴”的“Revolution”与中国古代“以暴易暴”的“革命”逐渐融合为一个词“革命”，因此，一千六百八十八年的英国之役、一千七百七十五年的美国之役、一千七百八十九年的法国之役皆可称为“Revolution”，而十九世纪也被史家看做“Revolution 之时代”²。第四，他进一步解释，“革命”的“革”，本就含有淘汰旧事物，促生新事物之含义，所以，天下的万事万物可以说都有革命，于是也就有了“宗教之革命、道德之革命、学术之革命、文学之革命、风俗之革命、产业之革命”等³。梁启超的阐述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解和解释“革命”的含义，是以一种开明的态度来看待革命的形式和范围。所以，陈建华说他是“在现代意义上使用‘革命’并使之在中土普及的第一人”⁴。由此来看，梁启超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是肯定的、开明的，是以一种学习的态度来看待法国大革命的，看待西方文明及价值观。

1902 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先后创办《新民丛报》和《新小说》杂志，对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此阶段是梁启超主张革命救国、宣传革命思想的巅峰时期，其《自传》中有这样的记载，“壬寅秋间，同时复办一《新小说》报，专欲鼓吹革命，鄙人感情之昂，以彼时为最矣”⁵。此外，他还回忆道，“犹记曾作一小说，名曰《新中国未来记》，连登于该报者十余回”⁶。1902 年 11 月《新小说》创刊，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以连载的方式，刊登在该刊的第 1、2、3、7 号上，后收入 1936 年出版之《饮冰室合集》。此年，他还翻译了描写法国大革命的人物传记《罗兰夫人传》，此译作最初发表在《新民丛报》的第 17 期和 18 期上，时间是 1902 年 10 月。《罗兰夫人传》是梁启超根据日本作家德富芦花(とくとみろか, 1868—1927)所编的

¹ 梁启超：《释革》，《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年），760 页。

² 同上。

³ 同上。

⁴ 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13 页。

⁵ 梁启超：《新民丛报》，《梁启超自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 年），Kindle 电子书，位置 445/2947。

⁶ 同上。

《世界古今名妇鉴》第一章“佛國革命の花(ローラン夫人の傳)”翻译而来，该文（指德富芦花编译的“佛國革命の花”）曾在日本《家庭杂志》第19号至第24号（1893年12月至1894年2月）上连载。德富芦花本名德富健次郎，是日本近代社会派小说家、散文家，是日本思想家、评论家德富苏峰之弟。梁启超依据的不是杂志版刊登的译文，而是1898年4月由日本民友社出版单行本，该书包括编译作品十篇，皆是描写西方英烈之女的作品¹。显然，《罗兰夫人传》和《新中国未来记》的发表时间大致相同，都是在1902年的秋冬，作品能反映出梁启超当时的政治态度、文学主张以及对法国大革命观念译介的态度和侧重方面。

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受到了当时盛行于日本社会的“国家主义”风潮的影响。当时日本的“国家主义”分为两种：一种是“自上而下”的国家主义，一种是“自下而上”的国家主义。前者主张以“政府为主导”，其目的是“强化政府法律、经济、军事只能为核心形成国家，要求国民各安其分，无条件地爱国”²。后者，也就是“自下而上”的国家主义，认为“国家无非就是自主的国民集团，爱国就是在这种国民集团的国家与自己一体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其重点就在于“国民”，认为“国民”是发起爱国运动的主体，“爱国”是这场运动的核心内容³。明治时期的社会主义者也毫不例外奉行国家主义立场，他们痛心疾首地批评时政的腐败和国民的麻木，大声疾呼国人应及早地“从其昏睡之境觉醒”，为“国家之前途”努力奋斗⁴。因此，日本社会出现了一股强劲的“反思国民性的国家主义思潮”

¹ 松尾洋二：《梁启超与史传——东亚近代精神史的奔流》，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所共同研究报告》，（北京：社会文献出版社，2012年），Kindle电子书，位置4784/8363。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134页，脚注[1]。

² 松本三之介著，李冬君译：《国权与民权的变奏——日本明治精神结构》，（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13页。

³ 同上，14页。

⁴ 同上，15页。

¹，在这种思潮的带领下，有识之士开始思考提高国民素质，改造人民，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和觉悟。

对清政府已经完全失望的梁启超从戊戌变法的失败中醒悟过来，不再寄希望于通过光绪皇帝进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良运动，转向相信“自下而上”的国家主义，即是依靠民众之力量，挽救国家之危亡。这也即是杨联芬所述，“戊戌前后，梁启超的改革思路有明显变化——由自上而下的政治改良，到自下而上的文化思想启蒙”²。日本社会主义者们对时政和国民的批评和看法，深深地触动了梁启超，让他开始思考中国国民的素质问题，并着手开始尝试以“文学”的方式改造和提升国民素质，以达到“爱国”之目的。《罗兰夫人传》和《新中国未来记》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诞生的，是乘着“法国革命”、“文明史”的浪潮，以提升和改造国民为目的，在梁启超的译介和推动下，来到晚清读者的视野，它们担负着传递法国大革命新思想和新观念的重任。

第二节 《罗兰夫人传》中的“法国大革命”观念译介

《罗兰夫人传》作为一部史传文学，也将法国大革命的史实包含其中。正如美国史学家约翰·贾德纳（John S. C. Abbott, 1805 - 1877）所说，“罗兰夫人的历史包含着最激动人心的法国大革命事件”³。因此，可以这样理解，《罗兰夫人传》本身就是一部从罗兰夫人角度撰写的法国大革命史，它对法国大革命的原因、经过、结果均作了不同程度的描写和叙述。梁启超对传记文学颇为钟爱，他的传记分为两类：一类是西洋人物史传，另一类是中国人物史传。他最早发表的西洋人物史传是《匈牙利爱国者噶苏士传》

¹ 日本近代思想史研究会著，马采译：《近代日本思想史》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52页。

² 杨联芬：《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Kindle电子书，位置3203/5946。

³ John S. C. Abbott, Preface to *The History of Madame Roland*,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858).

（以下简称《噶苏士传》），以连载形式刊登于1902年3月至4月的《新民丛报》第4、6、7号。在这一年，梁氏共有三部西洋人物传刊登在该报，除了刚才提到的《噶苏士传》，还有《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以下简称《三杰传》）和《罗兰夫人传》。《三杰传》连载时间为1902年6月至12月，其中10月的第17、18期插入了《罗兰夫人传》。这一现象颇为有趣，也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¹，这一插入自然是办报人有意为之，一方面足见编者对此文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编者想让此文与读者见面急切心情。

从人物题材的选择来看，虽然这三部传记来自于明治时期不同的编译者²，其共同之处是所选之传主不是世界“女杰”，便是世界“伟人”，其围绕的主题皆是爱国救国。这样的选择正如翻译研究之“目的论”所指示的，是有“目的”的选择，是要到达宣传译者所设定的鼓舞民众爱国精神之目的。这是梁启超针对中国之积弱开出的药方，对症下药。梁启超在《中国积弱溯源论》（1900年）中写道，“呜呼！中国之弱，至今日而极矣”³，他从理想、风俗、政术、近事四个方面深入分析了中国“弱”之源头。在此文的《积弱之源于理想者》一节，他指出国家之弱皆因为国民志趣品格不足，而志趣品格皆自理想而来，因此理想之力不可小觑⁴。梁氏进一步剖析理想之意涵，“凡无论何族之民，心有其社会数千年遗传之习惯，与其先哲名人之所垂询所传述，渐渍深入于人人之脑中。涤之不去，磨之不磷，是之谓理想”⁵。欧洲人和日本人皆说“中国人无爱国心”，尽管他不愿接受此说法，但却也感到中国人爱国之心薄弱，这是“积弱之最大根源”，

¹ 松尾洋二：《梁启超与史传——东亚近代精神史的奔流》，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所共同研究报告》，（北京：社会文献出版社，2012年），Kindle电子书，位置4779/8363。

² 根据松尾洋二的研究，《匈牙利爱国者噶苏士传》是根据石川安次郎的《路易·噶苏士》（《太阳》第22卷第5号，1899年5月），但梁启超根据的是1900年2月出版的单行本《近世世界十伟人》，由文武堂印刷，博文馆销售；《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根据平田久编译的《伊太利建国三杰》，此篇源自民友社1892年10月版以及单行本《近世世界十伟人》；《罗兰夫人传》则是根据《世界古今名妇女鉴》的第一章《佛國革命の花（ローラン夫人の傳）》译出。

³ 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412页。

⁴ 同上，413页。

⁵ 同上。

经过深思熟虑他认为这积弱之根源应是“发源于理想之误”¹。因此，塑造“新民”，提高国民素质，培育和激发国人的爱国之心，就显得尤为迫切。

在《中国积弱溯源论》发表后，梁启超陆续发表了多篇有关塑造“新民”、提高国民素质的文章，如《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1901）、《论公德》（1902）、《论自由》（1902）、《论进步》（1902）、《新民议》（1902）、《新民说》（1902）、《论私德》（1903）等。在文学方面，梁启超一边撰写了《译印政治小说序》（1898）、《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等理论文章，一边译写爱国英雄人物传记，树立爱国典范，激发国人的爱国理想，先后撰写或译写了《皇帝以后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传》（1902），翻译了《匈牙利爱国者噶苏士传》（1902）、《意大利建国三杰传》（1902）、《罗兰夫人传》（1902）等人物传记作为国民教育读本，以达到开启民智，丰裕民力、教化民德之目的。《罗兰夫人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被译介进中国的，它受到“法国革命热潮”、“文明史热潮”的影响，以启发爱国精神、提高国民素质为目的。梁氏在这一时期所选的翻译作品能代表他的思想动向和关注重点，而译本中梁氏所做的各种努力，均是让译文更加符合自己预先为文本设定的功能和目的。

《罗兰夫人传》是梁启超 1902 年的译作，它描写了法国大革命时期政治家罗兰夫人的主要人生经历和投身革命的事迹，从历史人物传记角度对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进行了侧写。梁启超在翻译之时已有了明确的译介目的，即宣传爱国救国、提高国民素质，因此在翻译中对标题、引言、人物形象等不同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写，力图将“爱国”、“自由”等观念作为文学作品的主旨和要义传达给读者，展示了一个与前人不同“法国大革命”。另一方面，梁启超参阅的资料来自日本，其中也夹杂了日本明治作者对“平民主义”的关注。因此，《罗兰夫人传》中的“法国大革命”带有强烈的“爱国”色彩，演变成为一场以“爱国”为目的的革命运动，脱离了法国大革命“为人道”、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轨道，而使观

¹ 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年），413 页。

念的传译发生偏差。在下面的讨论中，本文将继续围绕译作所呈现出的法国大革命性质、特点和形象，结合“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因素，来探讨译者的改写策略和目的。

1. 以“爱国”为主旨的法国大革命

在历史政治学中，围绕法国大革命目的的讨论为数不少，《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一书的《导论》中，作者提出了这样一种看法“法国大革命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来重新协商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社会契约”，该书作者是从政治的角度去解读法国大革命的目的，他认为革命的目的即是创造“新的社会关系与政治关系”¹。《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作者托克维尔认为，法国大革命目的是要摧毁过去的一切，摆脱专制制度，让人们获得自由和平等²，这种观点将法国大革命的目的与“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联系在一起。1899年梁启超撰写的《爱国论》中他这样写道：“欧人曰：支那人无爱国之性质。我四万万同胞之民，其重念此言哉，其一雪此言哉！”³为此，梁启超将提高国民素质，培育和激励国人的“爱国”观念作为己任，在其撰写的文章中极力推崇“爱国”的观念。1902年梁启超从日文翻译了描写法国大革命史的人物传记《罗兰夫人传》，传达出了一个以“爱国”为目的的法国大革命，将罗兰夫人及吉伦特党派（Girondins）⁴塑造成爱国英雄的典范。“法国大革命”被梁启超作为一种启发民众爱国热情的资源，用来根除中国积弱的根源——中国人无爱国心的问题。以下将从标题的改写、爱国人物形象的塑造、维护等方面来探讨以“爱国”为主旨的“法国大革命”观念的建构。

¹ 林·亨特(Lynn Hunt)著，汪珍珠译，《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25页。

² 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35-36页。

³ 梁启超：《爱国论》（1899年），《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276页。

⁴ 吉伦特党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源自于吉伦特省的一个政治派别。罗兰夫人的丈夫罗兰先生（Jean-Marie Roland, de la Platière, 1734-1793）是该党派的领导人之一。

1.1 标题改写

标题通常是一篇文章的提要部分，可以帮助读者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全文重点和精要的所在，为读者提供阅读的切入点，通常是作者精心设计和下笔的重点。日文版译者德富芦花为“罗兰夫人传记”拟定的标题为《佛國革命の花(ローラン夫人の傳)》，梁启超显然觉得这个标题与他的译介和创作意图不符，而直接改写为“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开门见山地告诉读者，此篇人物传记讲述的是一位尊称为“罗兰夫人”的“女杰”。使用“女杰”一词自然也是译者的精心安排，“豪杰”这一称谓，属于“儒家理想人格范型”，起初的意思指“才智出众者”¹，在明清之际，这一范型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以“是否为国家和民族建功立业”作为“必备的条件”，也就是说被称为“豪杰”之人，必是以“治国救民、建功立业”为己任，对民族和国家的前途抱有强烈的时代使命感²。因此，译者对标题进行改写，必然是认为原来的标题不能准确地转达他所要达到的目的，不能反映出该人物的某种特质，如“思想发展或人格特点或历史地位”³，而对标题进行的二次重塑，将其地位定位为“近世第一”，将其人格特点定位为“豪杰”，以此为标题全文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叙述“女杰”爱国、救国之事迹和精神的模式，为全文定下“爱国”的基调。

1.2 “爱国”人物塑造

《罗兰夫人传》的中心人物是罗兰夫人，梁启超将她塑造为一位在人格、智慧、精神方面都堪称国民典范的人物，是梁启超笔下的“法国第一女杰”⁴，她投身革命的目的在于“爱法国”⁵，对于她的爱国形象，梁启超可谓尽心塑造，连同与她关系密切的吉伦特党人也被赋予爱国英雄的形象。从以下的引文可以看出译者对人物思想和行为的“有目的”的刻画：

¹ 朱义禄：《儒家理想人格与中国文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83页。

² 同上，81，83页。

³ 朱文华：《传记通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236页。

⁴ 梁启超：《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饮冰室专集之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1页。

⁵ 同上，4页。

[日文]ローラン夫妻里昂に歸りし月の末、國會は解散せられ、七百四十五名の新議員より成れる立法議會開かれたり。而して此時を以て製造所監督官の職廢せられローランも今や文筆の業を専門とす可きことなり、即ち此年十二月を以て一家を擧げて巴里に転じ、居をルー、ド、ラ、ハアブ街に卜しぬ。¹

下面一段是日文段落的直译：

[日译中]月末，罗兰夫妇回到里昂，国会解散，成立了由七百四十五名新议员组成的立法议会。于是，罗兰也被罢免了制造所监督官的职务。现在，他也开始以文筆为专攻。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十二月，举家搬到巴黎，住在一条哈阿普的街道上。

梁氏的译文如下：

[梁译文]夫妻归里昂之月杪，解散国会，而别开所谓立法议会者，以七百四十五名之新议员组织而成，同时工业制造官之缺裁撤，罗兰乃专从事笔舌，益尽瘁于爱国之业，十二月举家移于巴黎。²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日文译著直接讲述了罗兰先生被免去制造所监督官的职务，而开始“以文筆为专攻”的事情，而梁氏的译文则在“专从事笔舌”之后增加了“益尽瘁于爱国之业”的表达，以明示读者，罗兰先生所做之事是“爱国之业”，是全身心地投入的事业。

再来看看以下的引文，译者在作品中对“爱国”主题的又一处强化：

[日文]夫人は静かに立って曰く「卿等は余を以て卿等の逆殺せる諸々の大人と命運を同うするのが價值ありと定めらるか。余は彼等大人の断頭臺上の沈着なる舉動を學ぶことを務めん」。¹

¹ 德富芦花：《佛國革命の花(ローラン夫人の傳)》，《世界古今名婦鑑》，（东京：民友社，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23页。

² 梁启超：《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饮冰室专集之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5页。

下面一段是日文段落的直译：

[中译文]夫人静静地站着说：“卿等让我与古来被杀害之大人物一样，拥有相同之价值。我应学习诸位大人物被送上断头台时的沉着之举”。

梁氏译文如下：

[梁氏译文]此热忱切挚之言，彼非法之法官闻之，皆咋舌不知所对，卒以预闻隐谋，不利于共和政体，宣告死刑。夫人肃然起立曰：诸君肯认余为与古来为国流血之大人物有同一价值乎，余深谢诸君，余惟愿学彼大人物，从容就义之态度，毋为历史羞。²

通过以上的译文对比，可以看出日文中的“被杀害之大人物”，在梁启超的笔下深化为“为国流血之大人物”，以更加突出了“爱国”之主题。“为国流血”、“从容就义”等表述不断将革命者的行为和目的推向“爱国”。

下面两段引文也反映出了译者对罗兰党人英勇就义的刻画：

（一）

[日文]十月三十一日、デロンド黨の名士二十二人斷頭臺に上れるの日、ローラン夫人はサンベラジーの獄より其朝までデロンド黨諸士の住たりしコンセルゼリーの獄に移され、是れより數度の審問を受けたり。³

[中译文]十月三十一日，也就是吉伦特党二十二名士被送上断头台的那日，罗兰夫人由桑培拉吉监狱被转移至孔赛鲁杰利监狱，直到那天

¹ 德富芦花：《佛國革命の花(ローラン夫人の傳)》，《世界古今名婦鑑》，（东京：民友社，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44页。

² 梁启超：《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饮冰室专集之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11页。

³ 德富芦花：《佛國革命の花(ローラン夫人の傳)》，《世界古今名婦鑑》，（东京：民友社，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42页。

早上她都还一直住在诸位吉伦特党人所住之处。在这期间，罗兰夫人遭到多次审问。

[梁氏译文]十月三十一日狄郎的士党之名士二十二人殉国之日，夫人自桑比拉志狱移于康沙士牢狱。自是受鞠讯者数次。

在上面的梁氏译文中“殉国”替代了日文中的“被送上断头台”的表达。再看看下面的引文：

(二)

[日文]ローラン夫人の断頭臺の露と消へにしを聞くより、かねて夫人の愛顧せる一婢一僕は法廷に駆け入りて、己も共に断頭臺に夫人の跡を逐はむと請ひ、ヂロンド黨の名士ブツゾオは數日の間人事を辨ぜざりしが、此等にもましていたく此打撃を感じたる者あり。ローラン夫人の死後數日、ルーアンより巴里へ通ふ街道の木の下に、梟に劍にて胸突貫きて、死し居たる者あり。是れローラン夫人其人なりき。¹

[中译文]听闻罗兰夫人在断头台上，曾经侍奉过她的一婢一仆赶到法庭，请求随罗兰夫人一同死去，吉伦特党名士布索左欧因此数日不问时事，受到极其沉重的打击。罗兰夫人死后数日，经由鲁昂至巴黎的街道树下，低坐着一位刀剑刺穿胸部之人，那人便是罗兰先生。

[梁氏译文]……夫人殉国后，狄郎的士党名士布列梭，昏绝不省人事者经旬，夫人殉国后数日日，由巴黎至庐安之大道旁有一剑贯胸而死者，则罗兰其人也。²

¹ 德富芦花：《佛國革命の花(ローラン夫人の傳)》，《世界古今名婦鑑》，（东京：民友社，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47页。

² 梁启超：《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饮冰室专集之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12页。

以上两段文字皆是描写吉伦特党和罗兰夫人被杀害之事实，日文中皆是使用“被送上断头台”、“死”等字眼，但在梁氏的译文中皆使用了“殉国”之字眼，以反映译者对罗兰夫人及其党派为国献身表示出敬重和仰慕之情，另一方面，也是在不断地提醒读者，罗兰一党人物皆是“为国”而献出生命，“爱国”之意蕴含其中。因此，从上面的分析来看，梁启超为解决“中国人无爱国心”的问题，不仅选择了“爱国英雄传”作为引介的题材，而且在作品中还时不时地将“爱国”的表述加入文中，提示和激励读者。

1.3 “爱国”人物形象的美化与维护

梁启超在《罗兰夫人传》中不仅加入“爱国”字眼，树立人物的爱国英雄形象，而且还对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进行美化和维护，以完美其爱国英雄的形象。以下一段文字是描写罗兰夫人预想到所要面临的危险，而鼓励吉伦特派同僚所讲的一番话：

[日文]時勢日に非なり、然してデロンド黨は猶ば此勢を喰い止むるに力を吝まざりき。ローラン夫人は愈々黨の諸氏を鼓舞せり。曰く、「我等已に自からを救ふ能はずとも、少くも我等をして我國を救はしめよ」と。

[中译文]时势日趋严峻，然而，吉伦特党仍然不懈地努力着。罗兰夫人愈加鼓励吉伦特党的诸位，让他们振作，并对他们说道：“我等今日即便不能自救，也要竭尽全力挽救我们的国家。”

梁启超的译文如下：

[梁氏译文]时势虽日非，而志气不稍挫，罗兰夫人，愈奋力以鼓舞其麾下诸豪杰，常相语曰，“我等今日既不能自救，虽然一息尚存，我等不可以不救我国。”¹

¹ 梁启超：《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饮冰室专集之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9页。

在上面这段话中，梁启超将“吉伦特党诸位”改写为“其麾下诸豪杰”，已然将吉伦特党党徒名列在“豪杰”的称谓之上，成为“爱国”的典范人物。下面一段的改写更能看出梁启超对吉伦特派英雄形象的看重和维护：

[日文]此一派は當時三黨の首位を占め、ブリツソオ、ブゾオ、ルーガニー、の輩を初として一黨多くは三十以下の俊秀より成り、渠等は大率ブルタアク英雄傳シセロ、婁騷、近くは米國獨立によって其理想を燃し起せし者、日常往復の書簡にも相呼ぶにブルタヌ、シセロ等希臘羅馬共和時代の人物の名稱を以てし、雄辯にして學識あり、行正しく理想高く、大膽にして直往敢為の勇あるも、經綸措置に短き愛國者なりき。而して此年少氣銳志高にして術疎なるデロンデストの一黨に連なつて恰も竹外一枝寒風に咲ふ梅花の如く、其直往勇進寸豪假借せざる一徹の精神を以て、其白大理石の如き皓潔の人品を以て、其燃ふるが如き理想の熱火を以て、其一身の魔力を以て、之を鼓舞し、之を鼓吹したる者は實にローラン夫人其人なりき。¹

[中译文]当时这一派在三党派中占据优势地位，如布里索，布科，鲁卡埃等他们大多是未·满·三·十的青年俊杰。他们远之受普鲁塔克英雄传记中西塞罗以及卢梭的影响，近之受美国独立战争的鼓舞，从而燃起自己理想的火花。在日常往来的信函中，他们之间常互以希腊罗马共和时代的英雄布鲁图、西塞罗等相称。他们是善于雄辩，学识渊博，志高行洁，敢作敢为，但又稍·欠·谋·略的爱国者。而与这些年少气锐、不·擅·谋·术的吉伦特派青年在一起，鼓舞和指引他们的正是那犹如竹外一枝笑傲寒风的梅花，具备勇往直前，毫不退却的精神，大理石般洁

¹ 德富芦花：《佛國革命の花(ローラン夫人の傳)》，《世界古今名婦鑑》，（东京：民友社，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24-25页。

白无瑕的人品，如燃烧之火一般炽热的理想，浑身充满魅力的罗兰夫人。¹

[梁氏译文]……此派（狄郎的士派）当时最有势力，布列梭、布科、鲁卡埃，诸贤，皆出於此中。其人率皆受布尔特奇《英雄传》及卢梭《民约论》之感化，年少气锐，志高行洁，以如镜之理想与如裂之爱国心相结，而鼓吹之操练之指挥之者，实为罗兰夫人。狄郎的士派之党魁，名则罗兰，实则罗兰夫人。此历史家所同认也。²

在上面的引文中，梁启超将日文中对吉伦特派党员“未满三十”，“稍欠谋略”以及“不善谋术”等略带贬义的描述一律删除，并赋予他们“如镜之理想”，“如裂之爱国心”，以突显他们高尚、纯洁之品格以及慷慨激昂的爱国之心。松尾洋二也十分关注这一删改，不过他的解释是梁启超将自己等同化了吉伦特派，“一方面减少和低调处理对他们革命激情的描写，另一方面又避而不写他们缺乏经验，不善谋略”³。笔者对此处的改写持有不同的看法，梁启超并非将自己“等同化”吉伦特派党员，而是急于为国民树立一批正直的、有理想的、向往自由的、勇于为国家献身的爱国者形象、英雄豪杰之典范，树立国民学习的榜样，达到提高国民素质的目的。在梁启超眼中，法国大革命是伟大的，能够产出像罗兰夫人、吉伦特派这样的英雄豪杰，他们热爱自由，热爱人民，热爱国家，堪称是国民素质之典范。他期盼自己的国家也能有这样的国民，也能盛开出像罗兰夫人这样的“文明灿烂之花”⁴。

¹ 此处译文引用自松尾洋二：《梁启超与史传——东亚近代精神史的奔流》，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所共同研究报告》，（北京：社会文献出版社，2012年），Kindle电子书，位置4819/8363。

² 梁启超：《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饮冰室专集之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6页。

³ 松尾洋二：《梁启超与史传——东亚近代精神史的奔流》，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所共同研究报告》，（北京：社会文献出版社，2012年），Kindle电子书，位置4828/8363。

⁴ 梁启超：《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饮冰室专集之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3页。

“人民”与“暴民”、“乱民”是儒家思想下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对读者来说，前者意味着“正义”，后者则代表“邪恶、暴力、失控”的局面。作为英雄豪杰的罗兰夫人必须与人民站在一边，而与暴民、乱民势不两立。以下两段引文也充分展示了梁启超对“人民”、“暴民”概念的改写，以维护罗兰夫人的形象：

(一)

[日文]八月末に至り共に為す可からざるを見破って再び来らざりき。已に人民を敵とせるローラン夫人の一黨は、今や其人民の上に大勢力ある山岳黨を敵とせざる可からざるに到れり。¹

[中译文]八月末，共知同盟必不能就，遂相绝不复至。已经与人民为敌的罗兰夫人党，现在也到了不得不与站在人民势力一边的山岳党为敌。

[梁氏译文]至八月之末，共知同盟必不能就，遂相绝不复至。於是与暴民为敌之罗兰夫人党，不得不更敌暴民之友山岳党。²

上面日文中“与人民为敌的罗兰夫人党”被在梁启超的译文中被替换成了“与暴民为敌之罗兰夫人党”，显然，译者认为“人民”与“暴民”的区别对罗兰夫人及其党派的形象至关重要。

(二)

[日文]可憐、志高ふして實地に迂なるデロンド黨の勢は全く山岳黨の為めに出し抜かれしなり。是れより後、巴里人民山岳黨の勢は潮

¹ 德富芦花：《佛國革命の花(ローラン夫人の傳)》，《世界古今名婦鑑》，（东京：民友社，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34页。

² 梁启超：《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饮冰室专集之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8页。

の如く共和の城も城上に立てるローラン夫人ヂロンド黨の一團をも滔々として押し流し去れり。¹

[中译文]可怜志存高远、脚踏实地、艰难前进的吉伦特党完全被山岳党所掩袭。此后，巴黎人民、山岳党的势力如汹涌潮水一般，将站在共和城之上的罗兰夫人和吉伦特党一并卷入冲走。

[梁氏译文]可怜志高行洁而迂于世务之狄郎的士党遂为山岳党所掩袭。自兹以往，巴黎乱民与山岳党以百丈怒潮之势，猛扑彼共和之城，其立于城上之罗兰夫人及狄郎的士党，遂不得不为此狂涛骇浪之所淘尽矣。²

在上述引文中，“巴黎人民”在梁启超的译文中被替换为“巴黎乱民”，以维护罗兰夫人党的形象。通过对比，原本出现在日文译本中的“人民”，在《罗兰夫人传》中都被替换成了“暴民”或“乱民”，以维护罗兰夫人亲民、爱民的形象，人民作为国家的主体，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国家，热爱祖国的罗兰夫人，怎么能够与人民为敌，而遭到人民的反对呢？综上所述，梁启超在《罗兰夫人传》中全力塑造、维护了罗兰夫人和吉伦特派党员的形象，使整个作品都沉浸在“爱国”主题的宣传之中。

1.4 弱化人物的革命激进性，强化爱国意识

在日文版里的罗兰夫人酷爱读书，勤于思考，倾心古罗马的共和制度，加之社会上政界和思想界革命风气之影响，逐渐养成“革命之动力”，其原文如下：

[日文]如斯く外界の生涯は尤も平和に過ぎ行く間に、彼女の精神は一大革命を来しぬ。嶮々の岩猶清水を通はす如く、當時次第に佛國に漲り来れる政界の革命に前立つ思想革命の氣運は、何時の間にか

¹ 德富芦花：《佛國革命の花(ローラン夫人の傳)》，《世界古今名婦鑑》，（东京：民友社，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35页。

² 梁启超：《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饮冰室专集之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8-9页。

此平和なる家庭の戸隙より忍び入りて感覺神經の極めて敏なる彼少女に憑り、人知れず異日の革命の一動力を此間に養成せり。¹

[中译文]就这样，罗兰夫人度过了好几年平和的生活，在此期间，她的精神都倾注于等待大革命的到来。就如渡过地势险峻的岩犹清水河一样，当时法国政界革命之前驱——思想界革命逐渐高涨，不知不觉间渗入了这个平和家庭的户隙，神经极为敏感的她，在此期间，已养成他日革命的一动力。

梁启超的译文是这样描写的：

[梁氏译文]虽然，外界之生涯，则平和也，而其内界之精神，忽一大革命起，当时法国政界革命之前驱所谓思想界革命者，已肤寸出没，起于此女豪杰有生以前，至是愈涨愈剧，无端而渗入此平和家庭之户隙，而彼神经最敏之一少女，已养成一种壮健高尚之原动力于不知不觉之间矣。²

对比以上的引文，可以发现，日文中“已养成他日革命的一动力”被梁启超改写为“已养成一种壮健高尚之原动力”，很显然，译者删掉了“革命”二字，这样的改写原因何在呢？

在《梁启超自传》中收录的一篇《师徒分途》的文章中，对 1901-1903 年康梁之发生的分歧进行了解释：

1901-1903 年间，梁启超因倾向民主共和，宣传破坏主义，反对保教，与其师康有为发生严重思想分歧。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自述道：启超既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而其师康有为深不谓然，屡责备之，继以婉劝，两年间函札万言。启超亦不嫌于当时革命家之所

¹ 德富芦花：《佛國革命の花(ローラン夫人の傳)》，《世界古今名婦鑑》，（东京：民友社，1898 年（明治三十一年）），7 页。

² 梁启超：《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饮冰室专集之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2 页。

为，惩羹而吹齏，持论稍变矣。然其保守性和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尝自我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世多以此为诟病，而其言论之效力亦往往相消，盖生性之弱点矣。¹

从梁启超自己的叙述来看，在 1901 至 1903 的这三年间，他虽然倡导革命，对“革命”一词也持有较为开明的态度，但由于其师康有为的责备、婉劝，加之对当时革命家之所为产生的不满情绪，让他在“保守性”和“进取性”之间徘徊摇摆，“持论稍变”，有时甚至“前后矛盾”。所以，对于宣传革命之态度，变得比较迟疑。上文所引的这段译文，对“革命的一动力”进行了改写，其目的应是出于弱化或抹去罗兰夫人对革命表现出过于激进和热情的态度，为后文叙述罗兰夫人的革命态度做好铺垫。而梁启超还在文中还极地地表明罗兰夫人品性婉和，添加了这样的表述：“盖彼慈爱之人，非残酷之人也，乐平和之人，非好暴乱之人也”，以淡化日文中包含着对罗兰夫人革命激进的印象。

以下这段日文描写了罗兰夫人以“发扬壮大”革命为其使命，以弘布革命思想为其事业：

[日文]バスチール牢獄破壊の凱歌はローラン夫人が革命の戦場に出陣の喇叭となりき。此時に到るまで夫人は局外より時勢を見て何事も思はしく運ばざるを憾みぬ。ヨツカアの舉動も、國會の舉動も、夫人に一の満足を與へず、夫人は唯「亜米利加を祝し、バビロン河畔に坐して哭し、時節を待より外はあらず」と嘆息せり。バスチール牢獄の陥るや。夫人は踊躍して起ちぬ。革命已に生まれたり、平素の夢想を實行す可き機會今を措いて亦何時かある、今は唯革命を生育し、息の續かん限り平生の主義を説教す可きのみ。ローラン夫

¹ 梁启超：《梁启超自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 年），Kindle 电子书，位置 1754/2947。

妻即ち革命の傳道師となり、あらゆる手段を利用して革命の思想を弘布せり。¹

[中译文]冲破巴士底狱的凯歌成为鼓舞罗兰夫人奔赴革命战场的号角。在这之前，夫人只是于局外观察时势，对革命进展的不顺利感到万分遗憾，尼卡亚以及国会的举动没有丝毫令人感到满意的地方。夫人尝叹息“我惟有祝贺美国，坐在巴比伦河哭泣，等待时局的变化”。巴士底狱冲破以后，夫人勇敢奋起。革命业已开始，欲实现平素理想更待何时！今之使命唯有使革命发扬壮大，只要一息尚存便要宣传平生所持主义。²

而梁启超的译文如下：

[梁氏译文]巴士的破狱之凯歌，即罗兰夫人出阵之喇叭也。夫人以慧眼观察大局，贝尼卡亚之举动，国会之举动，无一可以踌躇满志者，乃距跃忽起，以为革命既起，平生所梦想之共和主义，今已得实行之机会，夫人非爱革命，然以爱法国故，不得不爱革命。彼以为今日之法国已死，致死而之生之，舍革命末由，于是夫妻专以孕育革命精神弘布革命思想为事……³

通过对比，我们发现，日文版中以“发扬壮大”革命为其使命的罗兰夫人，在梁启超的译笔下变成了“非爱革命，然以爱法国故，不得不爱革命”之罗兰夫人。松尾洋二对这一改写也颇为感兴趣，他评论道，“在梁启超这里，革命并不是目的，只是为了爱国而不得不采取的手段，如果革命背离了爱国的目的大概就会遭到否定。在此他已经不是无条件地赞美革命了”。

¹ 德富芦花：《佛國革命の花(ローラン夫人の傳)》，《世界古今名婦鑑》，（东京：民友社，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18页。

² 此处中译文引用自松尾洋二：《梁启超与史传——东亚近代精神史的奔流》，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所共同研究报告》，（北京：社会文献出版社，2012年），Kindle电子书，位置4798/8363。

³ 梁启超：《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饮冰室专集之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4页。

¹ 在笔者看来，梁启超此时对革命的态度已经表露无疑，在日本流亡的他，经历了戊戌变法的失败，接受了传至日本的进化论思想，认为革命是世界政治进化所致，这股风潮“固欲避不可避”，也不可能做到“一二人之力捍之”²。而此时的他，因为赞成革命，主张排满共和，与其师康有为产生分歧和争论。为此，他时常徘徊在进取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对是否采取暴力革命摇摆不定，难以抉择，因此，在对待革命的态度上，他采取了一种任其发展、非主动积极的态度。但是，梁氏对于“爱国救国”的态度却是坚定不移的。所以，他是想将读者对“革命”的激情和关注引向“爱国救国”的思路。而更重要的是，他精心挑选的国民教育读本《罗兰夫人传》，所塑造的爱国英雄罗兰夫人形象应该是一位在人格、智慧、精神方面都堪称国民典范的人物，他不能让读者对其形象产生负面的印象，比如对革命激进、单纯、不成熟之素质而最后导致罗兰党人悲剧的发生。所以，译文对于所有不利于罗兰夫人及其吉伦特派人物之形象的叙述都被梁氏进行了改写。

下面的段落是梁启超对罗兰夫人革命积极性的又一次改写：

[日文]千七百七十五年麵包一揆の起りし時も彼女は政府の政略を好とし人民は性急に過ぎたりと咎めたり。王政に對する彼女當時の考えは實に如斯くにして、其同情は素より共和政に傾きつも、王政の下到底斯る夢想を實行し得可しとは思はざりしなり。誰か圖らむ其遙かなる理想は數年の間に革命の翼に乗りて思ひがけなく眼前に飛來せむとは。誰か圖らむ、思ひしよりも早く来りし革命は亦思ひし

¹ 松尾洋二：《梁启超与史传——东亚近代精神史的奔流》，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所共同研究报告》，（北京：社会文献出版社，2012年），Kindle电子书，位置 4789/8363。

² 梁启超：《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饮冰室专集之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文末译者评论。

よりも遠く行き過ぎて、彼女自から其狂瀾怒濤の犠牲とならむとは。

1

[中译文]1775年面包之乱时，此女就认为人民太过急激，而袒护政府的政策。她当时反对王政的想法就是这样，虽然倾向共和，但不相信王政下能实现共和政体的梦想。谁曾想，短短几年，这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就这样乘着革命的双翼来到眼前。此女便投身波澜四起、风起云涌的革命之中，为革命而牺牲。

梁启超的译文如下：

[梁氏译文]千七百七十五年，面包之乱，彼犹咎国人之急激，而袒政府之政策。盖彼慈爱之人，非残酷之人也。乐平和之人，非好暴乱之人也。呜呼！自古革命时代之仁人志士，何一非高尚洁白之性质，具视民如伤之热情，苟非万不得已，夫岂乐以一身之血，與万众之血相注相搏相糜烂以为快也。望之无可望，待之无可待，乃不得不割慈忍爱茹痛挥泪以出于此一途。呜呼！以肫肫煦煦之罗兰夫人，而其究也，乃至投身于千古大惨剧之盘涡中，一死以谢天下，谁为为之，而令若此。²

在以上的段落中，日人德富芦花叙述了罗兰夫人倾心共和政治、等待革命时机到来，以及投身革命的事迹，叙述了罗兰夫人与革命的历史渊源和思想基础。而梁启超的译文索性完全抛开德富芦花的叙述，直接冠以罗兰夫人“革命时代之仁人志士”之称号，将重点落在“仁人志士”，接着，赞扬其“高尚洁白之性质”，歌颂她纵然珍视生命，为了人民毅然决然投身革命、“一死以谢天下”的豪杰品格。这样的改写淡化了年轻的罗兰夫人

¹ 德富芦花：《佛國革命の花(ローラン夫人の傳)》，《世界古今名婦鑑》，（东京：民友社，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10页。

² 梁启超：《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饮冰室专集之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3页。

对政体、对革命的激情和狂热，而将读者的注意力转向罗兰夫人的高尚品格，赞美她热爱人民的本性、毅然决然勇于为国献身的精神。这些品格正是梁启超盼望的“新民”应具备的素质和修养，是培养爱国精神的教材，但是，梁启超对人物进行的“爱国”品质的塑造，让读者理解看到的法国大革命是一场罗兰夫人等爱国志士为之献身的爱国运动，而未能传递出法国大革命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宗旨和目标。

2. 偏重“自由”的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原则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们统一在“为人道”的价值观之下，是法国大革命的精髓和灵魂。在《罗兰夫人传》中，梁启超极为看重“自由”的观念，将它作为罗兰夫人为之奋斗的理想和目标，一再强调“自由”的重要性，勾勒出了法国大革命与“自由”观念之间的重要关系，但是，对于“平等”观念虽稍有提及，却未作深入地剖析和解读，对“博爱”观念的译介则视是完全缺失，从而影响了法国大革命观念的完整传译。

引言通常是全文的概述，是向读者简略描述全文的内容或相关背景，用以引导下面的正文，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以下这段文字是日文版《佛國革命の花(ローラン夫人の傳)》放于正文之前的引言：

[日文]佛蘭西の都、巴里の市、ポンヌーフの街、ゼーヌの河近く立てる一軒の古家あり。今は昔し此あたり巴里繁華の中心にたりし頃、此家に一人の少女に住みける。少女名はマリー、ジアン、フィリポン。他年佛國革命の舞臺に飛舞して千載の名を留めたるローラン夫人は實に此少女の事になりける。今に到て人のポンヌーフを過ぐる者皆其家を指して語る「是れローランの昔し嘗て住みし處」と。抑

もローラン夫人は如何なる人ぞ。請ふ讀者と共に百年の昔に立返らむ。¹

下面的这段中译文直接译自以上的日文引言：

[日译中]在法兰西之都——巴黎市塞纳河畔附近，有一栋中古老宅。很久以前，这个地方曾经是巴黎的繁华中心地带。当时，在这栋中古老宅里住着一个少女，这个少女名叫玛莉·简·菲利普。后来，因投身于法国革命而名留千史的罗兰夫人，说的其实就是这个少女。一直到今天，几乎每一个经过这条著名街道的人都会伸出手指，并说道：“这栋老宅就是罗兰夫人的故居啊”！那么，罗兰夫人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物呢？接下来，就请各位读者跟着我一起回顾这段百年历史吧！

下文再看看梁启超是如何安排《罗兰夫人传》的引言：

[梁氏译文] 呜呼！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几多之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此法国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临终之言也。罗兰夫人何人也？彼生于自由，死于自由；罗兰夫人何人也？自由由彼而生，彼由自由而死，罗兰夫人何人也？彼拿破仑之母也，彼梅特涅之母也，彼玛志尼、噶苏士、俾士麦、加富尔之母也，质而言之，则十九世纪欧洲大陆一切人物，不可不母罗兰夫人。十九世纪欧洲大陆一切之文明，不可不母罗兰夫人。何以故？法国大革命，为欧洲十九世纪之母故，罗兰夫人，为法国大革命之母故。²

从上文可知，梁启超直接将原来的“引言”删掉，以上面这段文字取代了原来日文版中对罗兰夫人进行的简要介绍，如介绍了传主姓氏名谁、出生何地、为何留名青史等。梁氏的“引言”以罗兰夫人受刑时所呼喊之“呜呼。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几多之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开启全文，道出了

¹ 德富芦花：《佛國革命の花(ローラン夫人の傳)》，《世界古今名婦鑑》，（东京：民友社，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1-2页。

² 梁启超：《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饮冰室专集之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1页。

罗兰夫人、连同译者对“自由”二字的感慨万千。“自由”作为法国大革命的最高理想之一，也是罗兰夫人为之献身的动力，所以梁氏称罗兰夫人“生于自由，死于自由”、“自由由彼而生，彼由自由而死”，接着，将夫人的地位无限拔高，称其为“拿破仑之母”、“十九世纪欧洲大陆一切人物之母”、“十九世纪欧洲大陆一切之文明之母”、“法国大革命之母”。梁氏的改写高举了法国大革命“自由”的理想，推进了“自由”观念在晚清中国的传递和译介，但是，一味地将“自由”的地位拔高，看不到“平等”、“博爱”观念是保障“自由”不可或缺的因素，忽略“法国大革命”观念中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为人道”的本质，就造成了“法国大革命”观念译介的缺失。

在《罗兰夫人传》中，梁启超的译文传递了法国大革命的理想，以下的段落描述了罗兰夫人年轻时的理想，也是当时法国青年人的思想：

[梁氏译文]彼其读“布尔特奇”（布尔特奇英雄传省称布尔特奇，泰西学界之常语也）而心醉希腊、罗马之共和政治，又窃睨大西洋彼岸模仿英国宪法新造之美国，而惊其发达进步之速，於是爱平等爱自由爱正义爱简易之一念，渐如然如沸以来往于彼女之胸臆间。虽然彼之理想则然耳，至于言实事，彼固望生息于革新王政之下，为王家一忠实之臣民，……¹

以下引文是德富芦花版对罗兰夫人年轻时候革命理想的叙述：

[日文]セントピエールと共に自然崇拜者となり、ルーシーと共に主観的思想家となり、プルタークを読むでは希臘羅馬の共和政治に心酔し、英國憲法を學び大西洋の彼岸に新に勃興せんとする北米聯邦の發達を注目しては、當時佛國に於ける幾千百の青年の腦中に浮み

¹ 梁启超：《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饮冰室专集之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3页。

出でたる共和政治の簡易正義道德就中平等自由を愛するの一念は彼女の心に満ち彼女は夙に共和論者となりぬ。¹

[中译文] 她与圣皮埃尔同为自然崇拜者，与露西同为主观思想家，她沉浸于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共和政治，关注因学习英国宪法而率先走上繁荣发达之路的大西洋彼岸之北美联邦。当时法国成百上千青年的脑海中浮现的是共和政治的简易、正义道德，特别是爱平等、爱自由的思想。罗兰夫人已成为一名共和论者，脑海中早已被共和政治填满。

对比以上梁氏译文和德富芦花的日文，可以看到日文译著描述了革命之前法国青年人之普遍理想，即“共和政治的简易、正义道德，特别是爱平等、爱自由的思想”。梁启超的译文将“爱平等”、“爱自由”之观念放在最前，将其作为一种文明、进步的思想，突出其重要性。然而，并未作进一步的解释和分析，而且梁启超的译文来自日本德富芦花的译作，两种描述都未能将“博爱”之理想放在其中，也未能完整地将法国大革命的观念推介给读者。其次，梁氏的译文删除了“成百上千的法国青年”之表述，让这些“思想和观念”失去普遍性，而直接安放在传主罗兰夫人身上，未能让读者领会法国革命之时普遍的社会风气和思想潮流，从而思考推动着革命发展的真正力量。第三，梁启超的另一处改写则让原文失去了本意，将“共和政治的简易”直接删减为“爱简易”，漏掉了“共和政治”这几个极为关键的字眼，这确实让读者在理解法国革命之理想时产生困扰和疑问。

以下的引文是又一处梁启超对“自由”观念的译介，不过梁氏对“自由”的理解和阐释是针对晚清中国的情况。

[日文]多く書を讀みて深く物事を考えふる彼女は、何時しか遺傳權威習慣などを重んずる事を打棄て、何事にも自家獨立の判斷批評を下し始めぬ。¹

¹ 德富芦花：《佛國革命の花(ローラン夫人の傳)》，《世界古今名婦鑑》，（东京：民友社，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9页。

[日译中]罗兰夫人以阅读明事理，她觉得迟早有一天她要丢弃遗传权威习惯，于是，无论何事，她都开始试着作出自己独立的判断和批评。

[梁氏译文]彼其日以读书穷理为事。已自悟遗传权威习惯等，为社会腐败之大本，日益厌之，日益思破弃之，常有一种自由独立不傍门户不拾唾余之气概.....²

以上一段文字描述年轻时的罗兰夫人具备出众的品格和特质。在日文译本中，罗兰夫人勇于“丢弃遗传权威习惯”、养成独立判断和批评的能力。在梁启超的译文中，罗兰夫人的可贵之处，除了破除“遗传权威习惯”的志向、“独立的判断和批评”外，还具备了一种“自由”的气质。这正是梁启超要“淬厉”和“采补”用来改造国民素质的良药³。在梁启超看来，思想之自由，尤为宝贵，因为他认为“思想不自由，而民智终不得开”⁴。但是，梁启超所指的“自由”是针对中国的“奴性”而言，是打破“遗传权威习惯”之关键所在。在他看来，中国几千年的腐败根源，都是源于根深蒂固的“奴隶性”，如果不除此奴性，中国就不可能立足于世界⁵。因此，梁启超将“自由”看得极重，是破除陋习、开启民智、塑造新民、富强国家的关键。在他看来，相对于“平等”、“博爱”来说，晚清的中国最需要的就是具备“自由”意识的民众。因此，他只是有选择性地遴选了“法国大革命”观念中有益于改造国民素质的要素放在作品之中。

以下段落描写了罗兰夫妇在革命之初，在里昂宣传革命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其中包括为友人创办的两份报纸投稿：

[日文]ローラン里昂俱樂部に入り、非常に盡力し、里昂に於いては革命黨はローラン黨と稱せらる、に到りぬ。ローラン夫人は手に入

¹ 德富芦花：《佛國革命の花(ローラン夫人の傳)》，《世界古今名婦鑑》，（东京：民友社，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7页。

² 梁启超：《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饮冰室专集之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2页。

³ 梁启超：《新民说》，《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657页。

⁴ 梁启超：《梁启超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Kindle电子书，位置1784/2947。

⁵ 梁启超：《致康有为》，《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5931页。

る限りの革命的小冊子を近所近在に霰の如く撒き散らし、「人の権理」を印刷したる懷中手巾を配りあるきぬ。友人ブリッソーは巴里に「愛國新聞」を起し、友人シャムバニーは里昂に「里昂日報」を起し、革命の氣運を鼓すれば、ローラン夫人亦淋漓の筆を揮ってまばく兩新聞に寄稿をなしぬ。¹

[中译文]罗兰夫人加入了里昂俱乐部，尽心尽力，因此，在里昂革命党又被称为罗兰党。罗兰夫人将手中的革命小册子在周边地区如雪片般散发出去，发放印有“人的权理”之怀中手巾。友人布里茨索在巴黎创办《爱国新闻》，友人西亚姆巴尼在里昂创办《里昂日报》，革命的势头高涨，罗兰夫人激昂挥笔，向两家报社寄稿。

[梁译文]罗兰首创一里昂俱乐部，夫人自著鼓吹革命之论说，撮集卢梭《人权论》之大意，印刷美国布告独立文，无夙无夜，自携之以散布于远近，于是所谓罗兰家小册子者，如雨如霰，散落于巴黎，里昂之间。友人布列梭，创一《爱国报》于巴黎，友人占巴尼，创一《自由报》于里昂，夫人皆为其主笔，呼风唤雨，惊天动地，号神泣鬼，骇龙走蛇，而法国中央之气象一变。²

在以上的引文中，梁启超将日文中原本的“《里昂日报》”改写为“《自由报》”，并与“《爱国报》”形成呼应，更为直接地表述了“自由”和“爱国”之理想。梁启超的译文还增加了“美国布告独立文”的内容，这显然不是无意的改写，而是想通过改写，将新的观念传递给读者。《美国独立宣言》是1776年美国宣告其独立的正式文件，也是人民要求民主主权的宣言书，它代表了反抗压迫，争取自由独立之精神。在《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1901）中，梁氏对“独立”之意义进行了讨论，提出今日救治国家

¹ 德富芦花：《佛國革命の花(ローラン夫人の傳)》，《世界古今名婦鑑》，（东京：民友社，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19页。

² 梁启超：《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饮冰室专集之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3页。

腐败之策，“惟有提倡独立”。而只有先拥有“独立之民”，中国才有望成为“独立之国”。“自由”、“独立”、“爱国”是1902年的梁启超十分看重的几种国民应具备的素质，具有开启民智、鼓舞民气、激发爱国热情之作用。但是，对于“法国大革命”观念的译介和传递来说，“博爱”和“平等”的观念在梁启超的译介中未受到关注和重视，也未能将法国大革命“为人道”的本质传达出来，因此，在观念的译介方面存在偏差。

3. 主张“人民幸福”的法国大革命

在梁启超翻译的《罗兰夫人传》中，除了“爱国主义”的表达外，日本译者对“平民主义”的重视也被添加在“法国大革命”的目的之上。梁启超的《罗兰夫人传》译自日本作家德富芦花的《世界古今名妇鉴》的第一篇《佛國革命の花(ローラン夫人の傳)》，虽然传主的基本材料来自西方，但编译者德富芦花生活在明治时代的日本，具有“明治人共同的、一般的精神态度”，即对国家和政治问题表现出强烈的热情和关心，并将这种关心带入其编译的作品中¹。夏晓虹曾引述过德富苏峰（とくとみそほう，1863-1957）对其弟翻译之事的回忆：

芦花弟弟在东京的工作，是以翻译为主的。说是翻译，他的翻译工作并不仅仅是把原文原封不动的变为日语，为了让读者在头脑中可以很好的接受，都经过了消化，差不多彻底用日本文化抹去了翻译的痕迹。当时的材料都是我所选择的，我亲自作为指导者，给了他很多建议……………²

从以上这段回忆中可以看出德富芦花的哥哥德富苏峰对他翻译工作的影响，德富苏峰是日本著名的政治家、报人、历史学家，是民治时期“平民主义”的倡导者，主张“以国民的安宁、自由和幸福为基础”，“以尊重个人的

¹ 李冬君：《论明治精神结构——走向国家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儒家精神（译者代序）》，松本三之介著，李冬君译：《国权与民权的变奏——日本明治精神结构》，（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代序3页。

² 德富苏峰：《弟德富芦花》，（东京：中央公论社，1997年），100页。转引自夏晓虹：《〈世界古今名妇鉴〉与晚清外国女杰传》，《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36页。

权利和实现平等主义为目标”¹。因此，德富芦花的译本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哥哥德富苏峰的影响，在《佛國革命の花(ローラン夫人の傳)》中植入了“人民幸福”、“万民平等”的概念：

[日文]然れども彼女の同情は斯く夙に共和政に傾きたるも、王政の下に生まれたる彼女は猶王家の忠實なる臣民として聊かも謀叛心を懷くことなく、路易十六世の位に即くや彼女は新王の即位と共に政も一新して人民幸福の日を見るとある可しと希望せり。抑も亦萬民平等を理想せる彼女も必ずしも一般平民を以て教育あり門地ある者に匹敵す可きものとも思はざりしは明らかなる事實にて、巴里の市民が刑に就く人を見んとて真黒に立寄れるを見ては彼女は「集めて見れば人間も真にいやしきものなり」と概嘆し……²

[中译文]然而，她的同情早已转向共和政体，作为王政下的忠实臣民，她并无任何谋叛之心。路易十六即位后，她盼望政体焕然一新，人民的幸福指日可待。罗兰夫人最初以实现万民平等为理想，因为在她看来，一般平民未必比不上受过教育的门户子弟，这是一个明确的事实。然而，在她偶然看到黑压压一片巴黎市民围观那些准备受刑的人时，感叹道：“归根而视，人类终究是卑微的”。

梁启超译文如下：

[梁氏译文]虽然，彼之理想则然耳，至于言实事，彼固望生息於革新王政之下，为王家一忠实之臣民，路易十六之即位也，彼以为维新之大业可以就，人民之幸福可以期。

从上面的引文中可以看出，德富芦花的译文中呈现了“人民幸福”、“万民平等”的概念，体现了德富苏峰的“平民主义”思想，借着罗兰夫

¹ 松本三之介著，李冬君译：《国权与民权的变奏——日本明治精神结构》。（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102页。

² 德富芦花：《佛國革命の花(ローラン夫人の傳)》，《世界古今名妇鑑》，（东京：民友社，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10页。

人之口说出了“万民平等”具体含义，即“一般平民未必比不上受过教育的门户子弟”。因此，在日文译本中，打破门第的限制，实现万民平等，是罗兰夫人迈向革命的精神动力和目的。而梁启超的译文并未重视日文中的这段关于“平民主义”的插入，直接将“万民平等”及其之后的叙述一并删除，只保留了“人民幸福”的理想，没有将德富版本对民权、平等思想的诠释传递出来，而将重点放在成就“维新之大业”之上，呼应维新改良派在政治的诉求和理想，将法国大革命作为一种启发民众爱国思想的资源加以利用。

4. “忠君爱国”思想下的法国大革命

长期以来，关于法国大革命原因的讨论层出不穷，站在不同的角度和立场看待革命的原因，有的认为国王召集的三级会议引发了大革命，“革命的直接原因在于路易十六找不到任何其他解决途径的政府危机”¹。有的认为旧的社会秩序、特权阶级的压迫、特权阶级与非特权阶级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最终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²。伍光建民国十六年（1927年）五月翻译出版的《法国大革命史》谈到法国大革命起事的原因时，这样写道，“一位历史家曾证明一七八九年的革命与其说是要推倒专制，到不如说是要推倒不平等”³。梁启超的《罗兰夫人传》延承德了富芦花的译作对革命原因的分析 and 描写：

[日文]左る程に佛國は路易十四、十五兩朝に亂播せる禍種已に熟して溫柔の路易十六世はまさに其父祖の餘殃を刈る可き命運となり、火山大破裂の前此處に一縷の煙見へ彼處に陰々の響聞ふる如く、佛國到る處は大亂の萌し見え来りぬ。新王の温和は此破裂の勢を和ぐ

¹ 乔治·勒菲弗尔(Georges Lefebvre)著，洪庆明译：《法国大革命降临》，（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2页。

² 米涅（François Auguste Marie Mignet）著，北京编译社译：《法国革命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年），3-4页。

³ 路易·马德楞(Louis Madelin)著，伍光建译：《法国大革命史》，（商务印书馆，1927年），22页。

る能はずして却って之を激しぬ。賢宰相ヨツカアは禍を未發に制せむとして能はずして退きぬ。巴里は次第に燃へ立ちぬ。國王の優柔、内廷奸臣の舉動、改革の因循、不景氣、饑餓、人民の忍耐を試む可きもの重なりくて千七百八十九年バスチール牢獄破壊の凱歌を共に革命は初聲を擧げたり。

[中译文]不久,路易十四、十五两朝在法国播撒祸种的时机也已成熟,性格温和柔顺的路易十六与其祖父一样,逃不过多舛的命运。正如火山大爆发之前,仿佛看到该地一缕缕烟雾暗地里缓缓升起一般,法国到处布满了大乱的征兆。性格温顺的新王没有能够缓和这种破裂之势的能力,反倒将其激烈化。贤相尼卡亚隐身而退,声称自己没有能够制止灾祸发生的能力。巴黎逐渐烽烟四起。国王的优柔寡断、内廷奸臣的举动、改革的拖延、经济的不景气、饥荒以及人民的忍耐越演愈烈,随着 1789 年巴士底监狱破裂的凯歌奏响,革命也打响了第一枪。

[梁氏译文]其时之法国,承路易十四、十五两朝之后,所播之祸种已熟,新王路易十六,既有不得不刈其祖父余殃之势,火山大爆发之期将近,此处见一缕之烟,彼地闻阴阴之响,大乱固已不可避,而新王柔懦,不能调和此破裂而反激之,虽有贤相尼卡亚,见事不可为,引身而退,於是国王之优柔,内廷权奸之跋扈,改革之因循,赋敛之烦重,生计之窘迫,种种原因相煎相迫,人民之忍也。一次复一次,其待之也,一年复一年,卒乃於千七百八十九年,破巴士的狱,解放罪犯,而革命之第一声始唱。¹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梁启超译文与日文译作的叙述基本一致,描写了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法国社会的种种危机和困境,这样的描述与中国历史上王朝更替时出现的社会危机相当一致,如“国王之优柔,内廷权奸之跋扈,改革之因循,赋敛之烦重,生计之窘迫,种种原因相煎相迫,人民之忍也”

¹ 梁启超:《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饮冰室专集之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4页。

等。日文译作和梁氏译文都将大革命爆发的原因，或者说导火线与中国历代王朝更替的景象联系起来，反映出译者对国王柔懦的怜悯，对人民生活窘迫的理解和同情，对革命必然性的认知。这样表述反映出译者思想中根深蒂固的“忠君爱国”思想以及“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政治观念，以东方的视觉去理解和分析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然而，法国大革命从来就不是一场重复演绎的历代王朝更替的幕间剧，它是西方启蒙主义思想长久影响下的必然结果，是人们争取“自由、平等”权利的斗争，是法国人民迈向现代社会的转折点，因此，上述译作中传达出来的法国大革命原因是不完整、欠缺的。

下面的引文则从另一个角度表述了革命爆发的原因，也即是罗兰夫人投身革命的原因，德富版是这样叙述的：

[日文]多く書を読み深く物事を考えふる彼女は、何時しか遺傳權威習慣などを重んずる事を打棄て、何事にも自家獨立の判斷批評を下し始めぬ。¹

[中译文]罗兰夫人饱读诗书，对人和事都有颇深的见解。她认为迟早她要抛下这些遗传权威习惯，于是，无论何事，她都开始试着作出自己独立的见解与判断。

梁启超的译文如下：

[梁氏译文]彼其日以读书穷理为事。已自悟遗传权威习惯等，为社会腐败之大本，日益厌之，日益思破弃之。常有一种自由独立不傍门户不拾唾余之气概。²

从以上的引文可以看出，两种译文都将“遗传权威习惯”作为罗兰夫人思想中的革命动力，梁氏的译文添加了“为社会腐败之大本”，进一步说明

¹ 德富芦花：《佛國革命の花(ローラン夫人の傳)》，《世界古今名婦鑑》，（东京：民友社，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7页。

² 梁启超：《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饮冰室专集之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2页。

罗兰夫人想要“破之”、“弃之”的原因，除此而外，德富版与梁氏版的观点基本一致，即破除、抛弃“遗传权威习惯”是罗兰夫人进行革命的根源。这样的表述未能深刻反映罗兰夫人从事革命的原因，也未能揭示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

在下文中，我们将引用英文版 *The History of Madame Roland*¹（中译名：《罗兰夫人史》，）中有关罗兰夫人从事革命的叙述，来与德富芦花、梁启超译文进行对比，此书出自美国史学家约翰·贾德纳(John S. C. Abbott, 1805 - 1877)之手。根据英文原书叙述，罗兰夫人出生于法国巴黎的中产阶级人家，她投身革命的原因，除了从小博览群书、受英雄传记鼓舞、热爱思考社会问题等外，乃是在她少年时代就看到、感受到、思考到社会的不公平和不公正。英文版还讲述了罗兰夫人孩提时的一个小故事，她的祖母带她去贵族府邸参观，拜访一位贵妇，贵族态度的傲慢和无礼，深深伤害了她。社会的等级制度让她感到愤怒、耻辱、不公。因此，当她追忆这段往事的时候，写下了这样的话：“I thought mankind extremely unjust, and the institutions of society extravagantly absurd”²。（中译文：我认为人类极不公正，社会制度极其荒诞。）《罗兰夫人传》英文版是这样叙述法国大革命的原因：

This thought of the unjust inequality in man's condition, which soon broke forth with all the volcanic energ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lready began to ferment in the bosoms of the laboring classes.....³

[英译中]人的社会地位的不平等、不公正的想法已经在劳动阶层中酝酿，不久就以法国大革命的能量火山般爆发了。⁴

¹ John S. C. Abbott, *History of Madame Roland*.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 1858),

² Edward Gilpin Johnson ed., *The Private Memoirs of Madame Roland*, (Chicago: A. C. McClurg & Co., 1901), 137.

³ John S. C. Abbott, *History of Madame Roland*.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 1858), 14.

⁴ 约翰·阿伯特(John S. C. Abbott)，郭继兰译：《法兰西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Kindle 电子书，位置 68/2085。

而下面另一段描写，虽然出自罗兰夫人父亲之口，却也是道出了普通大众的想法。

The monarch was, in his eye, a tyrant, and God a delusion. The enfranchisement of the people, in his judgment, required the overthrow of both the earthly and the celestial monarch. In these ideas, agitating the heart of Phlippon, behold the origin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¹

[英译中]在菲利普的眼中，君主就是一个专制者，上帝则是一个欺骗者。他断定，人民的解放，不仅需要推翻尘世的君主，还需要推翻天国的君主。从这些搅动菲利普心灵的想法中，人们能够看到法国大革命的起因……²

以上英文版的描述已将法国大革命的起因表述清楚，社会的不平等、不公正正是人民的桎梏，而这桎梏是君主专制的恶果，只有打破桎梏，人才能获得解放、新生。通过对比，我们看到，德富芦花和梁氏的版本均未能将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根源详实地传递给读者，导致读者不能对社会的不公有深刻的认识，也就未能深刻地理解为何法国大革命以“平等”作为其理想原则之一。

5. “恐怖”形象笼罩下的法国大革命

在梁启超的《罗兰夫人传》中，法国大革命的形象可能让读者难以忘却，“革命”被描述为带有恐怖气息的猛兽、巨灵。在“法国大革命”观念的译介和传递中，这种负面形象的宣传让人对革命产生畏惧心理，而忽略了革命所带来的进步性。这样的形象，究其源头，是否为日本作者所原创呢？德富芦花的《佛國革命の花(ローラン夫人の傳)》是根据哪些西方资料编写而成？法国大革命恐怖的猛兽、巨灵形象出自哪里？带着这些问

¹ John S. C. Abbott, *History of Madame Roland*.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 1858), 14-15.

² 约翰·阿伯特(John S. C. Abbott)，郭继兰译：《法兰西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Kindle电子书，位置76/2085。

题我们先考察德富芦花和梁氏版本中的法国大革命形象描写，然后对德富芦的相关背景进行考察。

以下几段文字比较了德富版和梁氏版对法国大革命形象的具体描写：

(一)

[日文]後來彼女が纖弱なる一婦人の身を以て百難の間に些も疑議せず、死生の間に處して泰然として毫も亂れず、黑暗々たる佛國大革命の洞中に燦然たる光を放って殉道者の如き死を遂げたるを見るも苟くも天命を知り天命に安ずる者にあらずんば焉を如斯くなるを得むや。¹

[中译文]后来这位纤弱的女子，身临百难而不疑，处生死而泰然，让黑暗的法国大革命之洞中绽放殉道者之光芒，明知天命如此，还是不顾一切投身其中。

[梁氏译文]其后此所以能以纤纤一弱女之身，临百难而不疑，处生死而不屈。放一文明灿烂之花於黑魑魑法國大革命之洞里者。皆此精神此魄力为之也。²

在以上的引文中，日文版本中法国大革命的形象是“黑暗的法国大革命之洞”，梁氏的版本中革命形象是“黑魑魑法国大革命之洞”，一种未知、恐怖的黑暗氛围油然而生。

(二)

[日文]滔々たる大河の流れは支ふ可からず、騎虎の勢は制止す可からず。革命の足歩は控止可からず。ローラン夫人は已に王政を倒さ

¹ 德富芦花：《佛國革命の花(ローラン夫人の傳)》，《世界古今名婦鑑》，（东京：民友社，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9页。

² 梁启超：《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饮冰室专集之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3页。

んがために檻を開きて革命の猛獣は王政を噛み斃して、今や一転して番人其者に向へり。¹

[中译文]滔滔江河奔腾之水势不可当，骑虎难下之势不可遏止，革命的脚步无法控制。为推翻王政，罗兰夫人打开了栅栏放出了革命的猛兽。猛兽噬毙了王政，现在还要掉头冲向守兽之人。²

[梁氏译文]河出伏流，一泻千里，宁复人力所能捍御。罗兰夫人既已开柙而放出革命之猛兽。猛兽噬王，王毙，噬贵族，贵族毙。今也将张牙舞爪以向於司柙之人。³

上文中“法国大革命”的形象是被开柙放出的“革命之猛兽”，它张牙舞爪，捣毁了王位王权，杀死了贵族，势不可挡。

（三）

[日文]然れども一たび大踏歩して動き出でたる革命の巨人は、一步一步に速力を増加し、愈々哮りに哮りて真正の共和と其主張者までも脚底に踏みにちりて猛進せんとせり。⁴

[中译文]然而，革命的巨人一旦踏出大步，一步步不断加速，一天天不断加速，一天天呼啸向前，把真正的共和以及它的倡导者也踩倒在他的脚下。（松尾洋二）¹

¹ 德富芦花：《佛國革命の花(ローラン夫人の傳)》，《世界古今名婦鑑》，（东京：民友社，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第32页。

² 此处中译文引用自松尾洋二：《梁启超与史传——东亚近代精神史的奔流》，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所共同研究报告》，（北京：社会文献出版社，2012年），Kindle电子书，位置4859/8363。

³ 梁启超：《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饮冰室专集之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8页。

⁴ 德富芦花：《佛國革命の花(ローラン夫人の傳)》，《世界古今名婦鑑》，（东京：民友社，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32-33页。

[梁氏译文]虽然彼高掌远蹠之革命巨灵，一步复一步，增加其速力，益咆哮驰突，以蹂躏蹴踏真正共和主义之立脚地。²

上文中日文版的法国大革命形象是呼啸向前的“巨人”，而梁氏版的革命形象是咆哮驰骋的“巨灵”。作为“革命巨灵”，它“蹂躏蹴踏真正共和主义之立脚地”。两个版本的描述基本一致。

（四）

[日文]時はまさに千七百九十三年の秋、革命の狂瀾山の如く巴里に立ち渡り、断臺機は血に厭てくもり、ソヨ吹く風も腥き大惨劇大騒乱の時節、サンベラヨー獄中日長ふして年の如く、己に身を家國に許したるの烈女はまた一身の安危を心に置かず、静かに身の過去を思ひ國の将来を思ひ、鐵窓の下筆を援いて「自傳」「革命記事、人物及逸事」の二篇を書きぬ。³

[中译文] 1793 年的秋天，革命如狂澜山一样，横扫整个巴黎，断头机沾满了鲜血。那的确是一个充满腥风血雨、大悲剧、大骚乱的时节。在桑培拉监狱里日子简直就是度日如年。早已将自己奉献给国家的这名烈女，完全不在意自身的安危，而是选择冷静下来，思考自己的过去与国家的未来，在铁窗之内，写下了《自传》和《革命报导、人物以及轶事》两本著作。

¹ 此处中译文引用自松尾洋二：《梁启超与史传——东亚近代精神史的奔流》，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所共同研究报告》，（北京：社会文献出版社，2012 年），Kindle 电子书，位置 4859/8363。

² 梁启超：《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饮冰室专集之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8 页。

³ 德富芦花：《佛國革命の花(ローラン夫人の傳)》，《世界古今名婦鑑》，（东京：民友社，1898 年（明治三十一年）），40-41 页。

[梁氏译文]革命之狂澜轰天撼地，断头机厌人之血，布楞河塞人之肉，腥风飒飒，惨雨濛濛之时节。¹

上面的德富芦花译文和梁氏译文中的法国大革命充满了腥风血雨，充满了恐怖的氛围，将革命描写成腥风血雨、撼天动地的时节，让读者产生畏惧革命的情绪。

通过以上几段的对比，可以发现，梁氏的《罗兰夫人传》是延续了德富芦花对大革命的恐怖描写，保留了原著对法国大革命的描述风格、态度和文学化手法。其实，梁启超在译介《罗兰夫人传》之前，就已深知日本人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1900年梁启超在《致南海夫子大人书》中写道：“而先生屡引法国大革命为鉴。法国革命之惨，弟子深知之，日本人忌之恶之尤甚。（先生谓弟子染日本风气而言自由，非也。日本书中无一不谈法国革命而色变者，其政治书中无不痛诋路梭者”²。梁启超的这段话道出了他所知道的日本人对法国大革命的恐惧。那么德富芦花编译的《佛國革命の花(ローラン夫人の傳)》中有关法国革命的恐怖叙述又源自何处呢？我们将关注点转向德富芦花这位日本编译者。德富芦花曾进入熊本洋学堂念书，1887-1889年曾任教于熊本县英文学校。从德富芦花所受教育和经历推测，他编译工作的源语应为英语。笔者也根据德富芦花生活之年代，对现今可以查到的有关罗兰夫人的英文著作进行了调查，根据对革命形象的塑造、叙事方法、角度以及一些细节描写的查证，最后将目光聚焦在两种资料，推断德富芦花参考了至少两种英文材料编译而成：美国史学家约翰·贾德纳（John S. C. Abbott）撰写的 *The History of Madame Roland*（直译为：“罗兰夫人的历史”）³、*The New American Cyclopedia*（直译为“新美国

¹ 梁启超：《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饮冰室专集之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10页。

²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235页。

³ 笔者推测德富芦花参阅此书的依据是描写法国大革命的形象，罗兰夫人的话语、行为等细节描写。

百科全书”)¹。其中前一种是人物传记文学作品,后一种资料是非常简短的、百科全书式的简要介绍。德富芦花的译本相较于约翰·贾德纳的版本更为浓缩和精简,略去了大部分罗兰夫人童年、少年时代的细节描写。

在约翰·贾德纳撰写的 *The History of Madame Roland* 中,作者塑造了法国大革命形象如下文:

(一)

[英文] But the Revolution, like a spirit of destruction, was now careering onward with resistless power. Liberty was becoming lawlessness. Mobs rioted through the streets, burned chateaux, demolished convents, hunted, even to death, priests and nobles, sacked the palaces of the king, and defiled the altars of religion. ²

[英译中]但是,法国大革命像一个毁灭的幽灵一样,正以它无法抵制
的力量向前猛冲,自由正变得不受法律约束。暴民们在大街上胡作非
为,放火烧毁了城堡,拆掉了修道院,搜捕甚至杀死教士、贵族,洗
劫了王宫,亵渎宗教圣坛。³

上面的引文中,法国大革命被描写为“毁灭的幽灵”,这与梁启超译文中的“巨灵”的形象颇为接近,用以比喻那些失去约束的暴民,肆无忌惮地实施暴力,洗劫王宫,亵渎宗教王权……

¹ George Ripley and Charles A. Dana. eds., *The New American Cyclopaedia: A Popular Dictionary of General Knowledge*, (Volume XIV), (New York: D. Appleton and Company. London: 16 Little Britain, 1869), 136. 参阅词条“Roland de la Platière, Jean Marie and Manon Jeanne Phlipon”。笔者推测此书的依据是该书是目前能查阅到的记载了罗兰先生“十九岁,即子身游亚美利加,复徒步游历法国一周”等事实的书籍。

² John S. C Abbott, *The History of Madame Roland*.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858), 118.

³ 约翰·阿伯特(John S. C. Abbott), 郭继兰译:《法兰西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Kindle 电子书,位置 775/2065。

(二)

[英文]The Girondists, illustrious, eloquent, patriotic men, sincerely desirous of breaking the arm of despotism and of introducing a well-regulated liberty, now began to tremble. They saw that a spirit was evoked which might trample every thing sacred in the dust. ¹

[英译中]吉伦特派那些名声显赫、口才雄辩、充满爱国精神的男人们，衷心希望斩断专制的手臂，推行一种井然有序的自由。现在他们开始担心，他们看到，这个幽灵正被召唤过来，可能会把每一样神圣的东西都践踏到尘埃里。²

在上面的引文中，革命再次被描写为“幽灵”，它具备毁坏每一样神圣东西的能量，作者把它与“专制”、“自由”放在一起讨论，在革命幽灵的践踏之下，“专制”与“自由”都不能幸存。

(三)

[英文] The spirit of the Revolution was still advancing with gigantic strides, and the already shattered throne was reeling beneath the redoubled blows of the insurgent people. Massacres were rife all over the kingdom. The sky was nightly illumined by conflagrations. ³

[英译中]法国大革命的幽灵仍旧迈着巨大的步伐前进，已被摧毁的王权在人民起义的加倍打击下震颤不已，大屠杀在整个王国盛行，火光夜夜照亮着天空。⁴

¹ John S. C Abbott, *The History of Madame Roland*.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858), 118.

² 约翰·阿伯特(John S. C. Abbott)，郭继兰译：《法兰西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Kindle 电子书，位置 775/2065。

³ John S. C Abbott, *The History of Madame Roland*.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858), 125.

⁴ Abbott, J.S.C.著，郭继兰译：《法兰西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Kindle 电子书，位置 823/2065。

上面引文中的“法国大革命幽灵”越来越恐怖，王权被摧毁，大屠杀在整个王国盛行，处处弥漫着恐怖的氛围，与梁氏译文中的“一步复一步”、“增加其速力”、“咆哮驰突”革命巨灵十分接近。

（四）

[英文] The spirit of revolution was now rampant, and no earthly power could stay it. It was inevitable that those who would not recklessly ride upon its billows must be overwhelmed by its resistless surges.¹

[英译中]革命的幽灵四处游荡，没有任何世俗的力量能够阻止，无法阻挡的革命洪流要推翻一切不能顺其势头的人，已经不可避免。²

上面引文中革命幽灵已经发展成为不可阻挡之力量，革命的洪流成为不可避免的推翻一切的力量，这样的描写与梁启超译文中的咆哮驰骋的“革命巨灵”颇为相似。

（五）

[英文] This act had fanned to increased intensity those flames of revolutionary phrensy which were now glaring with portentous flashes in every part of France. The people, intoxicated and maddened by the discovery of their power, were now arrayed, with irresistible thirstings for destruction and blood, against the king, the court, and the nobility.³

¹ John S. C Abbott, *The History of Madame Roland*.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858), 144.

² Abbott, J.S.C. 著，郭继兰译：《法兰西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Kindle 电子书，位置 959/2085。

³ John S. C Abbott, *The History of Madame Roland*.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858), 142.

[英译中]在法国各地，革命的狂热发出强烈的光芒，在这种举动的煽动下，火势愈法旺盛。权利的发现令民众兴奋发狂，他们抱着毁灭、流血的渴望，正在列队准备与王国、宫廷和贵族战斗。¹

上面引文中狂热的民众煽动者革命的烈火，与梁启超译文中描写的“轰天撼地”的革命景象形成呼应。这种狂热的背后是沾满人血的断头机，是“腥风飒飒”，“惨雨濛濛”的革命时节。

从上面五段引自中，可以看出，英文版中的法国大革命被塑造成一个恐怖的幽灵，猛冲、游荡、踏着大步毁灭一切，肆无忌惮。描述手法和叙述风格与德富芦花和梁氏的描述手法非常接近。因此，《罗兰夫人传》的原著极有可能出自英文作者约翰·贾德纳之手，由德富芦花编译成日文的《佛國革命の花(ローラン夫人の傳)》，最后由梁启超传入晚清的中国，法国大革命的恐怖形象也随译作一起被带进了中国。由此看来，梁氏译文中法国大革命的恐怖形象不是由梁启超或者日本作家杜撰原创，而是极有可能来自西方知识界对法国大革命的描写，而这种恐怖印象的输入，的确影响了日本和晚清知识分子对法国大革命的认知和理解，对法国大革命的暴力和血腥充满恐惧，为法国大革命观念的译介和传播造成阻碍和偏差。

相比于英文版的《罗兰夫人传》，德富芦花日文版本进行了较大幅的缩写，但其中还是保留了很多有关罗兰夫人生活、情趣、思想等方面的细节，比如对罗兰夫人的童年生活、少女时代的爱好、婚姻伴侣的选择、狱中思慕的对象等细节叙述，为明治时期的日本妇女读者呈现了一位全面的、真实的、贴近生活而又热衷革命的罗兰夫人，以此达到“振兴妇人诸君志气”、“开阔诸君见闻”之目的²。而梁氏的译本不仅针对女性读者，更是针对所有国民，因此尽量缩减“围绕罗兰夫人的家事、容貌、恋爱、求婚者、沙

¹ Abbott, J.S.C. 著，郭继兰译：《法兰西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Kindle 电子书，位置 949/2085。

² 德富芦花：《例言》，《世界古今名妇鉴》，（东京：民友社，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1页。转引自夏晓虹：《〈世界古今名妇鉴〉与晚清外国女杰传》，《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42页。

龙友人以及在狱中的琐事”¹，而突出该人物的政治理想、革命事迹、高尚品格，按照爱国英雄人物的标准对罗兰夫人进行塑造，以达到树立典范、改造和提高国民素的目的，将“爱国”作为全文最为重要的主旨来书写。

综上所述，梁氏受到日本“自下而上”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将提升和改造国民素质作为其改写之总原则，所以在翻译《罗兰夫人传》中特别突出“爱国”之主题，极力打造完美的爱国英雄豪杰形象，将“法国大革命”译介为一场单纯的爱国运动，而偏离了其原有的为人人争取自由、平等权利的本质。译文对法国大革命的目的、形象、意义、根源等均不有程度的叙述，对“自由”、“平等”、“独立”等概念有所介绍或提及，但这些概念在梁氏的译文中都不是传译的重点，它们都被放置在“爱国”之主题之下，以达到梁氏欲改造、提高国民素为最终之目的。日本“平民主义”和儒家“忠君爱国”思想是影响译者改写策略的重要意识形态因素，一方面把法国大革命看做人民获取幸福的希望和理想，一方面却又对君主产生柔弱怜悯之情、将大革命描述成历史上王朝更替的幕间剧。因此，梁启超《罗兰夫人传》中的“法国大革命”观念受到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的摆布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性质。在诗学方面，梁启超对中国文学传统十分熟悉，从晚清读者熟知的人物传记入手，通过“法国大革命”文学倡导救国。由梁氏开始，文学开始在整个社会系统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担负政治宣传的角色。

第三节 《新中国未来记》中“法国大革命”观念推介

1898年梁启超在流亡日本的途中，读到了日本明治时期的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到日本后受到明治维新政治小说潮流之影响，开始译介和推崇政

¹ 松尾洋二：《梁启超与史传——东亚近代精神史的奔流》，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所共同研究报告》，（北京：社会文献出版社，2012年），Kindle电子书，位置：4786/8386。

治小说，同年第一部政治小说译作《佳人奇遇》在《清议报》上连载发表，为了配合政治小说的宣传，《清议报》第一册还刊登了梁启超的《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首次提出了“政治小说”的概念，阐明了“政治小说”之来历：“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¹。梁启超进一步陈述，此类小说读者集中在中下层民众，“彼中辍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因此，他认为此种小说影响极大，“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²。梁氏进一步总结，“美、英、德、法、奥、意、日本等国“政界之日进”，实为政治小说“为功最高”³。因此，梁启超认为推广政治小说，可以引导全国的舆论，唤起中下层民众的觉醒和响应，对政治的进步大有裨益，于是开始大力鼓吹政治小说。

不满足于仅仅翻译政治小说的梁启超在1902年11月创作了他的第一部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虽然该作最后并未完成，只有“五回”⁴，但它在文学史和思想史的意义历来被学界所重视，被誉为中国“政治小说的开山之作”⁵、“中国第一部政治小说”⁶、“晚清新小说的开山之作”⁷。为了发表《新中国未来记》，梁启超还专门创办了《新小说》杂志。该小说以连载方式刊登在《新小说》的第1、2、3、7号上，后收入1936年出版之《饮冰室合集》。《新民丛报》为此还发表《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

¹ 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37-38页。

² 同上。

³ 同上。

⁴ 第五回未署名作者，所以是否为梁氏所作，素来颇有争议。

⁵ 武润婷：《中国近代小说演变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390页。

⁶ 曹亚明：《从〈新中国未来记〉来看梁启超对政治小说的选择与接收》，载《中国文学研究》2012年第1期，38-41页。

⁷ 欧阳健：《晚清新小说的开山之作——重评〈新中国未来记〉》，载《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9年第8期，53页。

一文，申明《新小说》的宗旨是：“专在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一切淫猥鄙野之言有伤德育者在所必摈”¹，进一步明确了梁启超撰写小说的目的在于启发民智，提高国民素质，倡导爱国。

这部政治小说通过演说、对话、辩论等方式，将政治议题植入小说中，虽然文学性不足，但其最精彩的部分却是在政治的论辩上。小说有两个中心人物——黄克强和李去病，在小说的第三节，二人围绕是否革命，为何革命、如何革命等问题进行反复讨论和辩论，这便是小说中写道的“拿着一个问题，引着一条直线，驳来驳去，彼此往复四十四次”²。梁启超在文中也点出了辩论之意义，将落脚点最终放在启发“爱国志士”之上，指出“此篇论题，虽仅在革命论、非革命论两大端，但所征引者，皆属政治上、生计上、历史上最新最确之学理，若潜心理会得透，又岂徒有益于政论而已。吾愿爱国志士，书万本、读万遍也！”³由此可看出，梁启超撰写此书的目的十分明确，即在政治上、生计上、历史上提供“最新最确之学理”，为有志于从事“爱国”之业的人士阅读、借鉴。

《新中国未来记》这部小说的诞生，与梁启超思想的发展密切相关。1900年4月梁启超有一封写给康有为的信《致南海夫子大人》，收入《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信中对梁氏给予法国大革命很高的评价，称法国大革命为“十九世纪之母”，“泰西史学家无不以法国革命为新旧两世界之关键”⁴，认为卢梭之法国主义可适用于中国之民情，并针对“惨祸归罪于自由”之说进行辩驳，文章这样写道，“且法国之惨祸，由于革命诸人，借自由之名以生祸，而非自由之祸”⁵。梁氏感慨道，“法国革命影响与全欧者多矣”，并认为法国人承受苦难，换得了全欧国民之“安荣”，所以“法

¹ 梁启超：《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58-63页。

²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5629页。

³ 同上。

⁴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236页。

⁵ 同上，236页。

人诚可怜亦可敬也”¹。换言之，法国大革命虽有苦难，但它所带来的“安荣”却是无与伦比的。然而，众所周知，这封信使康梁师徒之间原本存在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梁启超对革命的激进态度有增无减，并在1901年夏达到顶峰，在1902年，立场渐趋缓和。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开始着手创办《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报刊杂志。而也是从此时开始，法国大革命便成为梁启超言论中可供学习或引以为鉴的例子。《新中国未来记》的出版与《罗兰夫人传》面世的时间仅仅只差一月，基本属于梁启超同一思想时期的作品，因此在对法国大革命的观念和态度上，态度基本一致，只是在《新中国未来记》中，作者有更大的发挥空间，可以更加详细和深入地讨论革命及政治等相关问题，所以，它能更清楚地反映梁启超对“法国大革命”的认识和理解。

1. 法国大革命的恐怖、破坏、暴力

《罗兰夫人传》中法国大革命的巨灵、猛兽形象可能让读者产生恐怖印象，难以忘记，梁启超在文末评论中感叹道：“法国大革命之惨痛，虽以今日百年以后，我远东之国民闻之犹且心悸”²。在《新中国未来记》中，这种恐惧心理继续蔓延，大革命被称为“惊天动地的惨剧”³，其结果是“互相残杀，尸横遍野，血流成渠，把全个法国，都变做恐怖时代”⁴。小说人物黄克强讲述道“我每读法国革命史，只觉毛骨悚然，想起将来，我心里头便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正不知怎样难过哩！”⁵显然，《新中国未来记》中法国大革命的形象依然是恐怖的、暴力的、血腥的。

《罗兰夫人传》中法国大革命的暴力恐怖形象让梁启超对革命导致的“破坏”十分介怀。关于“破坏”有这样的叙述“夫人夙昔怀抱，在先以

¹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231-237页。

² 梁启超：《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饮冰室专集之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13页。

³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5620页。

⁴ 同上，5619页。

⁵ 同上，5623页。

破坏，次以建设，一倒专制，而急开秩序之新天地”¹。在此句中梁启超已经指明，虽然革命会导致破坏，但是目的却在推倒专制制度，开辟“秩序之新天地”。梁启超在《罗兰夫人传》文末评论中写道，“世界政治之进化，既已进入第二级，其风潮固欲避不可避”²。他认为若是有破坏，也是“避不可避”的风潮，不管惧怕与否，“破坏”总是要来的，“人人不惧破坏而破坏遂终不能免矣”³。然而，他又进一步指出不惧怕“破坏”也有弊端，为此，他作了解释，“上位者如果不惧破坏，就容易肆无忌惮地行愚民、压民之事，在下位者若以谈破坏为快，则会轻视公德，不养实力，实则是在孕育破坏”，最后他说，“然则欲免破坏，舍上下交相惧其奚术哉”⁴。看来梁启超对革命的恐怖和暴力思虑很多，对革命导致的“破坏”也左右为难。

在《新中国未来记》中，梁启超开始正视法国大革命所致的破坏问题，并试图找出解决的方法。他通过小说人物陈述了自己的观点，“我也知道你这破坏的心事是要归结到建设一路，只是已经破坏未能建设的时候，这些悲风惨雨，岂是语言笔墨能形容出来？”⁵接着，他发表了对于“破坏”的新见解：

今日的中国，破坏也破坏，不破坏也要破坏，所分别的，只看是民贼去破坏他，还是乱民去破坏他，还是仁人君子去破坏他。（眉批：李君得力于仁学也不让黄君。须知真要做破坏事业的人一定是仁质极厚的。）若是仁人君子去做那破坏事业，倒还可以一面破坏，一面建设，或者

¹ 梁启超：《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饮冰室专集之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8页。

² 同上。

³ 同上，14页。

⁴ 同上，13-14页。

⁵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5623页。

把中国回转得过来。不然，那些民贼、乱民始终还是要破坏的，那却真不堪设想了。¹

在此段中，他从两点上分析了“破坏”问题：做破坏事业的人（一定要是仁质极厚的）以及破坏的方法（一面破坏，一面建设），他认为只要破坏的人和破坏的方法得当，破坏并不可怕。梁启超在此为“破坏”找到了解决的办法，因此，对“破坏”的惧怕稍有释怀。

在《新中国未来记》中梁启超还通过人物李去病表达了“以暴易暴”和“以仁易暴”的观念：

李君道：（驳论第五。）“哥哥，不是恁般说，他们是以暴易暴，我说的是以仁易暴。（眉批：以暴易暴则革了又革，其状为循环。以仁易暴则一革之后永不复革，其状为进化。）哥哥，你的外国历史是读得熟的呀，你看近世号称文明国的，那一个不经过这以仁易暴一大关头，不是辛辛苦苦轰轰烈烈经过一次，能够有今日吗？”²

由上文可见，这两种类型的革命，其判别标准为“以暴易暴则革了又革，其状为循环”，而“以仁易暴则一革之后永不复革，其状为进化”，向更加文明、开化之状态进化。在小说作者梁启超看来，法国大革命当属后者“以仁易暴”，此类型的革命是“近世号称文明国”之诸国必经的“一大关头”，必是有一番“辛辛苦苦轰轰烈烈”之经过，才能进化至今日之文明世界。梁启超深刻地剖析了有关法国大革命暴力性和破坏性的说法，以更加积极地观点和态度看待大革命“惨剧”论，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对法国革命认识上进步和提高。但是，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依然保持着对法国大革命恐怖、破坏、暴力的渲染和宣传。

¹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5623页。

² 同上，5619页。

2. 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

《罗兰夫人传》中为自由生、为自由死的罗兰夫人，在断头台上高喊“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几多罪恶，假汝之名以行”¹，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罗兰夫人在法庭答辩之时，说出了“余惟祝我国民速得真正之自由”²恳切之语，不由得让人对“自由”产生无限的遐想和希望。但何为自由，何为平等，《罗兰夫人传》中梁启超却未作更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新中国未来记》有了更多发挥的空间，梁启超弥补了这个遗憾，将自由之意，做了一番深入地阐述分析，甚至举例说明。《新中国未来记》第三回、黄李二君驳论之四十一回中，李去病的一段话后插入了一个“眉批”：

我实是看定了这个宗旨，若想要我同胞国民将来不肯受外国人压制，一定要叫他现在不肯受官吏压制才好。（眉批：凡人皆有二种生命：一曰躯壳之生命，二曰意欲之生命。意欲之生命即自由权是也。《春秋繁露》云：蒙大辱以生者，毋宁死。³

在以上的引文中，梁启超对“自由权”作出了解释：“意欲之生命即自由权是也”，接下来，作者甚至还引用了中国汉代哲学家董仲舒的政治哲学著作《春秋繁露》中的话“蒙大辱以生者，毋宁死”，将自由比作生命，不可受到侮辱，不可受到压制。小说在驳论三十三回中也引用了“不自由毋宁死”这句名言，来阐明自由之可贵、自由之不可侵犯之道理：“哥哥岂不闻欧美人嘴唇皮挂着的话说道：‘不自由毋宁死’，若是怕外国人怕到恁般，将来外国人不准我们吃饭，难道我们也不敢吃吗？”⁴在此句中，作者借小说人物李去病之口说出了“不自由毋宁死”这句名言，并使用了反问的语气道出了对别国干预的态度。

¹ 梁启超：《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饮冰室专集之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1页。

² 同上，11页。

³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5627页。

⁴ 同上，5626页。

在小说中，人物李去病还说了下面这段话，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平等、自由”观：“兄弟啊，我爱自由、爱平等的热心，也不让你，谅来你是知道的，但我总是爱那平和的自由，爱那秩序的平等，你这些激烈的议论，我听来总是替一国人担惊受怕，不能一味赞成的哩”。¹ 在上面这句话中，小说人物李去病的这番话，将他渴望“平和的自由”和“秩序的平等”的想法完全表露无疑，也表现了作者对自由、平等的全新认识和理解。

此外，作者还对“平和的”、“秩序的”含义做了进一步的阐述：

你看英国最著名的‘权利请愿’，岂不是由五十多万人联名公禀得来吗？（英王查理士第一时事。）英国废‘谷物条例’，岂不是由三百多万人呈词力争得来吗？（十九世纪初年事。）将来民智大开，这些事自然是少不免的，难道还怕这专制政体永远存在中国不成？中国若能到这个田地，你和我也够心足了，这便是平和的自由，秩序的平等，亦叫做无血的破坏。²

从上面的引文可知，李去病所谓的“平和的自由”和“秩序的平等”就是“无血的破坏”，作者还将英国的权利请愿作为例子，将“民智大开”作为将来的必然趋势，认为中国终究会推翻专制政体，通过“无血的破坏”实现自由、平等。看来，作者还是把希望寄托在“民智大开”之上。

梁启超创作小说之时，自由、平等之观念已经在明治时期的日本普遍流行，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大多也受到这股自由、平等观念的熏陶，但是，有人滥用误用此观念，梁氏的小说对这种歪风进行了批评：

黄君道：（驳论第二十二。）“……中国人向来无自治制度，无政治思想，全国总是乱糟糟的毫无一点儿条理秩序，这种人格，你想是可以给他完全的民权吗？我听说日本东京的留学生和内地的少年子弟，有许多听着自由平等几个字，他却不读书，不上讲堂，日日去嫖去饮，有人

¹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5626页。

² 同上。

规劝他，他便说，这是我自由权。还有问他老子要钱去花费，老子不给，他便嚷骂起来，老子责备他，他便说我和你是平等的。（眉批：天下事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将来这种风气若接续下去，那起讲自由平等的人不能不负其责任。）照这样胡闹下去，将自由平等四个字不是变成罪大恶极的名词吗？所以我想国民自治力未充实的，便连民权也讲不得。¹

作者梁启超针对上面引文中所述的滥用和误用“自由”、“平等”权的情形，在眉批出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天下事差之毫厘，谬以千里。”针对当时社会上的有些人将自由、平等理解为恣意妄为、不受管束，把“自由、平等”变成“罪大恶极的名词”，作者指出了它的弊病所在，即当国民自治力尚未充实，讲民权、讲自由平等，是不切实际的做法，由此反映出作者对自由、平等概念的深刻思考和见解。通过小说中对“自由”概念的反复说理、举例、论辩，更加深刻和透彻地将梁氏所要表达的自由观念传递出来，让读者对法国大革命的“自由”观念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

3. 法国大革命与国民性批判

如本文第三节中所述，《罗兰夫人传》中梁启超极力地维护和塑造罗兰夫人及其党派的爱国英雄形象，其目的就是激发国人的爱国心，倡导爱国主义风气。在《新中国未来记》中，“爱国”主题依然浓厚，只是此时梁启超启用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方法，来激发民众的爱国心——国民性批判。这种方法学自日本，明治时期的社会主义者们曾强烈地批判明治体制，反对社会现状。幸德秋水（1871-1911）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曾痛批日本时政的腐败，国民的麻木不仁，并且大声疾呼“呜呼！国民若不及早从其昏睡之境觉醒，我国家之前途何奈？”²

在《新中国未来记》中梁启超将这种方法在小说中发挥得淋漓尽致，批评、嘲讽、痛骂统统上阵，将昏睡不知爱国之人、屈身想做奴才之人、

¹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5624页。

² 松本三之介著，李冬君译：《国权与民权的变奏——日本明治精神结构》，（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15页。

没心肝、没脑经、没血性、没见识的人全置于他的嘲讽和痛骂之下，以法国大革命之人民作为比较和参照对象，以法国革命时之民智、民气、民德为榜样，处处刺激着读者的神经，批判之力入木三分。下面将梁启超在小说中进行的国民性批判分为五类：

1) 梁氏笔下昏睡之国民：

若使四万万人各各把自己应分的担荷起来，这责任自然是不甚吃力的。但系一国的人，多半还在睡梦里头，他还不知道有这个责任，叫他怎么能够担荷它呢？¹

在上面的译文中，梁启超批评那些不知有爱国责任、逃避或躲避责任的人，将他们称作“多半还在睡梦里头”的人，呼吁四万万国人应该承担起爱国的责任，共同担负起爱国救国的重任。

2) 梁氏以法国人之爱国心作榜样，痛骂那些甘愿受宰割、受瓜分的人：

法兰西人爱国心最重，岂是学我们中国人一样，任凭这些民贼把他的祖传世产怎么割，怎么买，怎么送，都当作无关痛痒的么？²

梁启超在此用法国人的爱国心作为比照，用嘲讽、谩骂等方法痛斥那些神经麻木、甘愿受外国欺压、分割的国人，用词犀利，直击要害。

3) 以法国大革命作比照，痛批那些毫无战斗抵抗之精神的义和团之人：

哥哥，你却怎么拿义和团来比我，义和团不过那鸟政府里一群鸟亲王、鸟大臣靠着那张鸟懿旨，哄动几个鸟男女做出来，一毫爱国心、一毫真正排外的思想都没有的，一败之后，那鸟王大臣便设法拍外国的马屁，求免罪魁，那鸟男女便个个拿着一张别国的国旗，充做顺民了，这能算是外国人的本事吗？哥哥，请你再念一念法国革命史啊！法国革命的时代，欧洲列国不是连兵去攻他吗？法人却以新募之兵，当扰乱如麻的时候，努力防御，连战连胜。不但把联军打退，还要左冲右

¹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5618页。

² 同上，5619页。

突，大讲复仇主义，（壮哉！复仇主义。）向南方蹂躏意大利、西班牙，向北方侵略荷兰，改做共和国，向东方大破日耳曼，得其要地。¹

上面的这段引文中，梁启超痛批的那些毫无真正爱国心、毫无真正排外思想的义和团成员，讽刺他们失败之后的一副溜须拍马、讨好迎峰的丑恶面孔，并又一次拿法国大革命来鼓舞国人，甚至搬出复仇主义来激发国人的革命勇气。

4) 以拿破仑和法国人作榜样，痛骂那些惧怕外国势力、无反抗之勇气和决心的人：

接着拿破仑做行政总官，做皇帝，险些儿把整个欧洲灭尽，大丈夫不当如是吗？大国民不当如是吗？我们中国四万万多人，若是新政府设立以后，别国不来干预便罢，若还要来，我便拼着和那文明公敌争个死活，（眉批：虽无此事，却不可无此心。我国民真当共勉。）就是把一国人战死了十分之九，还比法国的人口多些呢！（现在法国共有三千八百五十九万五千人。）哥哥岂不闻欧美人嘴唇皮挂着的话说道：‘不自由毋宁死’，若是怕外国人怕到恁般，将来外国人不准我们吃饭，难道我们也不敢吃吗？”²

梁启超再次以法国作为例子，鼓励国人要勇作“大丈夫”、“大国民”，鼓舞国人的斗志，为了国家而战，为了自由而战，宁愿拼命战死也不作亡国奴。

5) 以法国作为参照，批评那些没有国家思想、不管国家存亡之人：

我中国人向来除了纳钱粮、打官司两件事之外，是和国家没有一点交涉的。（眉批：西国干涉、自由两种政体向来皆发达。中国却是两种政体皆不发达。真是咄咄怪事。）国家固然不理人民，人民亦照样不理国家。所以国家兴旺，他也不管；国家危亡，他也不管；政府的人好，

¹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5625-5626页。

² 同上，5626页。

他也不管；政府的人坏，他也不管。别人都说这是由于没有自由的缘故，我倒有一句奇话，说是由于没有干涉的缘故。（真奇却不奇。）兄弟，若还不信这话么，你看现在中国人的国家思想比那十八世纪末的法国人怎么啊？你能说那时法国的时势就是现在中国的时势吗？¹

此段中梁启超混淆了“国家与政府的含义，将“政府”看作“国家”，反映了清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疏远关系，他认为这种疏远的关系是造成中国人缺乏爱国心的主要原因。

由此可观，梁启超在小说中以法国人之精神、以法国大革命之精神作为参照，以批判嘲讽之手法，借着小说人物之口，将爱国主义之精神、动力和决心传递给读者，希望通过这样的方法，让国人从睡梦中觉醒，从奴性思想中觉醒，以法国大革命为榜样，争取自己国家的独立和自由。这种一反常规的方法也是梁启超为改进和提高国民素质所做的努力和尝试之一。在中国国民性演变的历程中，梁启超被誉为“国民性改造的奠基人”²，痛陈中国国民性的问题，不遗余力地唤醒沉睡着的民众，激发他们“爱国”的热情和决心。虽然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在认识和理解法国大革命的性质、意义等方面较《罗兰夫人传》有了进步和发展，但是梁氏的“爱国”激情和理想还是统领全文的宗旨，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干扰者法国大革命观念的传递和译介。

第四节 梁启超译介的影响

1902 年梁启超译介的“法国大革命”观念服从于“爱国”的主题，在观念的传递上存在偏差，但 1902 年对于法国大革命在中国的传播意义非同寻常，此年 2 月梁启超创办了《新民丛报》，在该报刊登了《罗兰夫人传》，第一次将法国大革命题材的文学从日本引介进入晚清；同年 11 月创刊了

¹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年），5626 页。

² 张宏杰：《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 年），249 页。

《新小说》杂志，在该杂志的第一期刊登了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以人物演讲和对话的方式讨论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国民性、中国前途等问题，让法国大革命观念通过文学深入人心。从这个意义上讲，梁启超的推介对“法国大革命”观念在晚清的传播却有着不可磨灭之功绩。

也是在这一年，梁启超先后发表《新民说》、《新史学》、《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重要论著，提倡道德革命、史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主张革命排满、民主共和的主张和思想。这样的宣传力度在社会产生了不同凡响的效果，他自己后来回忆道，“其后见留学界及内地学校，因革命思想传播之故，频闹风潮”¹，可知革命思想已经深入人心。

随着梁氏开启的这股“法国大革命”之风，1902-1903年雨尘子（周遑）创作了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的历史小说《洪水祸》，陆续发表在《新小说》创刊号及始七期上，小说赞颂了大革命的历史意义：“英雄驱起民权热，世界胚胎革命魂”。1902年蕊卿创作了描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血痕花》，虽然小说只发表了一回，但作者对革命充满了期待之情，“推翻腐败的政府，绞杀优柔的君主，扑灭专制，创立共和”。随之而来的1903和1904年更是迎来了“法国大革命”及罗兰夫人文学创作的高潮。在观念的传递中，“法国大革命”观念被具体化为卢梭、罗兰夫人、拿破仑等大哲或英雄人物。1903年关于罗兰夫人传奇故事的《血海花》出版，1904年《法国女英雄弹词》面世。1903年甚至被称为“罗兰夫人年”²，法国大革命和罗兰夫人已深入文学家们的创作神经，模仿追随之风气大开，“从人名的翻译、行文的特点都或多或少可见出受梁氏传记影响的痕迹”³。晚清谴责小说《负曝闲谈》刊载在1903-1904年《绣像小说》第6至41期上，小说中

¹ 梁启超：《梁启超自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Kindle电子书，位置1914/2947。

² 胡闽苏《晚清“小说界革命”语境下的法国大革命》，《现代中文学刊》，2013年第6期，88页。

³ 李奇志：《〈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清末“救国女杰”传记的神话开端》，《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43页。

的人物名字采用了当时较为流行的革命用语“(沈)自由”、“(李)平等”、“(王)开化”，小说中的人物还戴上了“拿破仑帽”。这样的巧意关联显然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默契，与梁氏对法国大革命观念的译介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另外，1902年岭南羽衣女士写作了历史小说《东欧女豪杰》、陈天华1903年写的《警世钟》、松琴1904年写的《女学生入学歌》、柳亚子1906写的《云间张瑞兰女士诗》等文艺作品中，都赞扬了罗兰夫人的爱国热情和革命精神。《猛回头》中介绍了法国大儒卢梭，推动法国“改革弊政”，“一连革了七八次命，前后数十年，终把那害民的国王贵族，除得干干净净……”，终于迎来了“人民享自由的福”的日子¹。《狮子吼》中提到了卢骚的《民约论》，说它鼓舞法国“连革了几次命，终成了一个民主国……”²《革命军》以法国大革命为成功之例子，号召民众不做奴隶，“人人当知平等大义”³，认为卢梭和法国大革命是法国走向文明的关键：“夫卢梭诸大哲之微言大义，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魂还魂之宝方。金丹换骨、刀圭奏效，法、美文明之胚胎，皆基于是”⁴。柳亚子在1904年出版的《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中，提出要积极编演外国史事为题材的戏剧作品，激励人民，“建独立之阁，撞自由之钟，以演光复旧物，推倒虏朝之壮剧、快剧”。

梁启超在1902年编译和创作了《罗兰夫人传》和《新中国未来记》两部作品，其中的法国大革命观念都从属于“爱国”的主题之下，在观念的传递上存在偏差。但这两部作品却开启了晚清文学语境下的“法国大革命”观念的传递和传播风潮。梁氏的《罗兰夫人传》不单单是一部翻译自日本的西方人物传记，它承载着多重使命：宣传革命思想、革命理想、政治追求，树立新国民道德人格典范、塑造民族英雄形象，开启明智、鼓舞民众

¹ 陈天华、邹容著，鄧志选注：《猛回头：陈天华 邹容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30页。

² 同上，120-121页。

³ 同上，204页。

⁴ 同上，184-185页。

爱国热情。所以，无论从哪方面讲，它都是一部教育意义非凡、文学旨趣浓厚的文本。罗兰夫人的形象与法国大革命观念从法国、西方东渡日本，而后译来晚清，带有日本明治维新之气息，又汇入晚清爱国政治家之期许；既带有日本明治维新对国家主义的强调、“平民主义”的倾向，又有梁启超对英雄形象的完美追求、对爱国救国精神的极大推崇、对开启明智的急切愿望。这部作品将政治议题小说化、通俗化和大众化等尝试都一一地融入了其中，传递给晚清的读者。而《新中国未来记》则更是梁启超的一次大胆尝试，将政治小说这种文类首次以创作的形式推进晚清，让此类题材拥有更加广阔的创作和叙述空间，更加有力地推动了“法国大革命”观念的传递，虽然尚存在不足和偏差，但推进了读者在观念上的认识。

第四章 高举人道主义的“法国大革命”

继 1890 年王韬译《重订法国志略》后，“法国大革命”观念通过译介，远渡重洋经过中介国日本最后来到晚清，虽然观念在十年间逐渐为人们知晓，但译介后的观念受到中介国日本的影响，而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和“国家主义”的色彩。梁启超 1902 年为文学、为小说的一番摇旗呐喊，实在推进了小说的地位，促进了小说的发展。在辛亥革命到来前的十年，文学成为宣传“法国大革命”观念的重要阵地，文学界出现的“法国大革命热”、“罗兰夫人热”、“拿破仑热”等恰是说明了小说对于观念的传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在此期间，观念的译介和传播受到译入语社会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影响，而担负了宣传“爱国救国”的重任。梁启超的《罗兰夫人传》成为引领救亡爱国思潮的先锋，法国大革命之“自由、平等、博爱”观念皆穿上了“爱国主义”的外衣。康、梁维新派利用“法国大革命”观念，辨明革命之“惨祸”教训，推行改良之主张，避免暴力革命；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用它宣传革命思想，力图发起暴力革命推翻专制统治、建立共和政体。无论两派如何辩论，其本质都是将“法国大革命”作为政治宣教的工具，以推行各自的政治主张，挽救国家危亡的局面。这种以“救亡爱国”为主旋律的政治思潮对观念的译介和传播影响极深，对文学发展的影响也极大，以呼吁救亡爱国、号召革命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获得了强烈的呼应，如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狮子吼》、《绝命辞》、邹容的《革命军》等都是当时进步青年渴望阅读的书籍。在晚清的最后十年，“法国大革命”已经成为知识分子耳熟能详的词汇，但是直到辛亥革命后、曾朴译介的《九十年》出现，“法国大革命”观念才逐渐回归到为“人道”、为“人”的本质，回归到主张“自由、平等、博爱”原则的轨道。

第一节 译者曾朴

曾朴（1872-1935），字孟朴，笔名东亚病夫，江苏常熟人，中国近代小说家，翻译家，与梁启超（1873-1929）是同时代的人。自幼笃好文学，1891年中举，曾任“内阁中书”。1894年赴会试“半途折返”，决定放弃，从此告别了科场¹。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曾朴以为“研究西洋文化实为匡时治国的要图”，认为“外交官是为国宣劳的唯一捷径”²，于是入总理衙门开办的同文馆特班学习法文。1896年拟应总理衙门总署章京之试，因内阁不予保举，曾朴未遂其志，愤而离京返乡。1897年离乡赴沪，拟弃政从商，以实业救国。在上海期间，结识深谙法国文学的陈季同，从此与法国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1898年戊戌政变之前旅居沪滨之时，曾朴与维新改良派人物交往甚密。1899年曾朴由沪返乡，在家乡与丁芝孙、徐念慈等人扩办新式学堂，此后三年，曾朴因病家居，除写作了一些中文书籍和诗集外，潜心阅读了大量法国文学名著。1902年曾朴赴沪经营丝业。1904-1909年曾朴与同乡徐念慈等人创办了“晚清第一个专门以经营新小说为主的出版社”，取名“小说林社”³。辛亥革命以后，曾朴担任了江苏临时议会议员，在民国政府内任职，袁世凯称帝后，积极支持反袁活动。1927年在上海与长子曾虚白开办真美善书店，创办《真美善》杂志，译介和推广法国文学作品。1931年《真美善》杂志停刊，1935年曾朴在常熟虚廓园病逝。

马晓冬将曾朴一生的文学活动划为三个时期⁴，本文借用这个划分的方法，在此基础上作扩展和总结，以对曾朴一生的文学活动有更清楚的认识：第一时期是1895-1903年，此期间曾朴入同文馆学习法文，结识了影响他

¹ 马晓冬：《曾朴：文化转型期的翻译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4页。

² 曾虚白：《曾孟朴年谱》，巍绍昌编：《孽海花资料》第三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58页。

³ 栾伟平：《小说林社研究》（博士论文），（北京：北京大学，2009年），前言第1页。

⁴ 马晓冬：《曾朴：文化转型期的翻译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3页。

一生文学道路的陈季同，为今后的翻译之路奠定了基础；第二时期是1904-1908年，是曾朴创办小说林社、出版译著小说的时期，在此期间，他创作了《孽海花》，开始关注、着手翻译雨果的小说和剧作，此后的二十年也应算是这一时期的延续，曾朴陆续翻译和出版了雨果的小说《九十三年》、戏剧《吕克兰斯鲍夏》、《项日乐》、《吕伯兰》、《钟楼怪人》；第三时期1927-1931年是曾朴父子开办真美善书店的时期，这一时期曾朴更加专注译介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和雨果的作品，先后翻译了雨果的小说《笑的人》、戏剧《欧那尼》、《克林威尔》、《玛莉韵姐洛姆》、《嬉王》、《马丽丢陶》、《弼格拉佛》、《自由戏剧》、《双生子》等¹。

本文的重点是通过曾朴译作《九十三年》及《孽海花》探讨作品中“法国大革命”观念的引介和传递，所以对于与此主题没有密切深入关系的其他经历和思想不做深入讨论和叙述。

第二节 曾朴的译介动机

曾朴作为生活在晚清民初社会的译者，是“跨文化传播和译文生产过程中的关键参加者”²，其翻译动机决定了他的翻译策略。在功能翻译理论中，翻译的目的决定了译者采用的翻译策略，通过翻译过程产生“功能上可满足需要的结果”³。而决定翻译目的的往往是译者或者翻译赞助人以及他们所处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等。因此，有必要对译者的翻译活动及其相关的社会经历、思想认识以及文学活动进行一番梳理和考察，以便进一步探究译者对文本或是观念译介的动机。在以下部分，我们将从三个方面探讨曾朴对法国文学及法国大革命观念的译介。

¹ 曾朴：《曾朴所叙全目》，时萌编著：《曾朴及虞山作家群》，（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1页。

² 杰里米·芒迪著，李德凤等译：《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实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113页。

³ 同上，112页。

一、 改良社会的动机

在戊戌之前，曾朴就开始关注晚清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旅居上海之时，便常与改良派人物林旭、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杨深秀等聚会论政，畅谈维新，因此对维新派力图改良社会的政治追求十分了解和赞同。变政失败，六君子被杀，曾朴因回乡为父奔丧而未罹难。此时的曾朴深受康、梁维新思想的影响，虽未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还从当时进步的报刊中选取维新派的文章作为启蒙子女的教材¹。1907年，秋瑾被害，清政府把杀害秋瑾的浙抚张曾敫调任江苏，曾朴与上海《时报》主笔狄平子发起驱张运动，被清政府列为密电逮捕的三名要犯之一。1915年袁世凯谋复帝制，曾朴与钮永建、冷御秋等在上海组织反袁运动²。此后，孙传芳军阀势力盘踞江苏，曾朴先后担任过财政厅长、政务总长、代理省长等职务。1927年，孙传芳被北伐军打垮，曾朴的政治生涯结束。从曾朴一生的轨迹来看，政治并不是他生命唯一的主线，他的文学活动和政治之途似乎是两条平行但又有关联的道路。在从政的生涯中，他痛恨社会的黑暗、官场的腐败，将改变社会的希望寄托于文学。在文学中，他拥护梁启超等人发起的文学救国运动，坚持对雨果和浪漫主义文学作品的译介，力图改变中国文学的面貌，达到以文学改良社会的目的。

二、 改造文学的动机

曾朴从1895年起即在同文馆特班开始法文学习，随后通过自学坚持学习法语，后来在上海经过友人的介绍，认识了在法居留多年的陈季同。陈季同（1852-1907），字敬如，号三乘槎客，福建侯官人，肄业于福州船政学堂，在欧洲学习和工作长达十八年，曾任清政府驻法国使馆的参赞，其法文水平和文学造诣都颇高，是中国近代第一位能用法文写作的中国人，

¹ 时萌：《在文化嬗变中行进的曾朴（代序一）——为曾朴诞辰120周年作》，《曾朴及虞山作家群》，（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4页。

² 同上，9页。

曾用法文出版了多种著作。¹ 在与陈季同相识之后，曾朴对法国文学的兴趣愈发浓厚：

我自从认识了他，天天不断的去请教，他也娓娓不倦的指示我文艺复新的关系，古典和浪漫的区别，自然派，象征派，和近代各派自由进展的趋势；古典派中，他教我读拉勃来的《巨人传》，龙沙尔的诗，拉星和莫理哀的悲喜剧，白罗瓦的诗法，巴斯卡的思想，孟丹尼的小论；浪漫派中，他教我读服尔德的历史，卢梭的论文，嚣俄的小说，威尼的诗，大仲马的戏剧，米显雷的历史；自然派里，他教我读弗劳贝佐拉莫泊三的小说，李尔的诗，小仲马的戏剧，泰恩的批评；一直到近代的白伦内甸《文学史》，和杜丹、蒲尔善、佛朗士、陆梯的作品，又指点我法译本的意西英德各国的作家名著；我因此发了文学狂，昼夜不眠，弄成了一场大病，一病就病了五年。²

通过陈季同，曾朴系统地阅读了西方各文艺派别的作品，深入地认识了浪漫主义文学的渊源和发展状况，对卢梭、嚣俄、大仲马等作家都有所认识和了解，为后来的文学翻译活动奠定了基础。曾朴后来对浪漫主义文学的热衷和持续译介，与此一时期的阅读和积累有密切关系。在与陈的交往中，曾朴逐渐了解了陈季同对中国文学的看法和见解，并对他自己一生的文学观念产生影响。

在写给胡适的信中，曾朴详细叙述了陈对中国文学的独到见解。他指出，中国文学在世界上没有地位，就连日本都不如。多数法国人对待中国文学的态度“不是轻蔑，便是厌恶”，他们对中国文学的看法和论调，“活活把你气死”，有的甚至是“不客气的谩骂”，批评中国文学是“不堪的”，

¹ 时萌：《在文化嬗变中行进的曾朴（代序一）——为曾朴诞辰 120 周年作》，《曾朴及虞山作家群》，（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 年），9 页。

² 东亚病夫：《致胡适书》，时萌：《曾朴及虞山作家群》，（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 年），14-15 页。

“不论散文还是韵文，总归是满面礼文满腹凶恶一种可恶民族的思想”¹。面对西方人的这种轻蔑中国文学的态度，无论是陈季同还是曾朴都自然地产生一种民族主义的情绪，力图改变本民族文学的决心和志向由此而生。陈进一步分析形成这种印象的原因：一是“我们太不注意宣传”，译出去的少且质量不高，容易“生出重重隔膜”；二是“我们文学注重的范围”，与西方不同，只看重“诗古文词几种体格”，“领域狭窄”²。陈进一步分析，要想改变这种局面，首先要注意“宣传”自己的文学作品，去除“隔膜”，多阅读西方的作品，而且不局限于一国的作品，要扩大中国文学注重的范围，重视小说戏曲，多翻译名作，也要将中国的重要作品译介出去³。更重要的是，要破除成见，改变“文学上相传的习惯”⁴。陈的这些观点超越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和认知，未得到认同和共鸣，也正如曾朴自己说，“好多年感着孤寂的苦闷”，“竟找不到一个同调的朋友”⁵。但是，这些看法对曾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影响了曾朴一生的文学观念和追求，一直将它们贯穿在自己的文学创作、翻译实践和出版活动中，力图改变中国文学落后的旧貌，提升本民族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和形象。

在文学和政治双轨的驱动下，1904年曾朴与徐念慈等创办了小说林社，该社是“晚清第一个以经营新小说为主的出版社”，提倡译著小说。该社主要活动于1904-1908年，1909年结束营业。下列是一则1904年11-12月小说林发布的广告：

泰西论文学，推小说家居首，诚以改良社会，小说之势力最大。我国社会黑暗甚矣，而旧小说之势力，实左右之，迩年稍稍有改革小说界之思想，然麇杂芜秽，又居半数。本社爰发宏愿，铃铎同胞，先广购

¹ 东亚病夫：《致胡适书》，时萌：《曾朴及虞山作家群》，（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15-16页。

² 同上，16页。

³ 同上。

⁴ 同上。

⁵ 同上。

东西洋小说数百种，延请名人翻译，复不揣昧昧，自造新著，或改良旧作，务使我国小说界，范围日扩，思想日进，由翻译时代而进于著作时代，以与东西诸大文豪，相角逐于世界，而于旧社会亦稍稍有影响焉，是本社创办之宗旨也。今拟月出书五六种，首尾完具，版片如一，汇集巨帙，即成丛书，海内外同志，当有拭目而欢迎者。¹

这一则广告清楚地阐明了小说林社创办的宗旨，即改进文学，改良社会。可以看出，曾朴等小说林社创办者认为，小说在西方社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改良社会”之功效。中国“社会黑暗”，“旧小说之势力”控制着社会，近年虽稍有改观，但仍是“麇杂芜秽，又居半数”。所以，该社的创办宗旨是期望中国小说界日益繁荣，思想越来越进步，产出更多的好作品，可以立足于世界文学之林，而对社会也能产生好的影响。小说林时代的曾朴秉承着文学改良社会的观念，在他看来，文学之所以不能改变社会，是因为旧文学不能启发新的观念和思想，束缚着社会的进步和改良，而引入新的文学、新思想正是小说林同仁的志向。文学在他们眼中是救国救民、改良社会的手段和工具。

三、 宣扬现代的精神

曾朴活动的中后期开始关注法国作家雨果（Victor Hugo, 1802-1885）和浪漫主义文学，他是近代知识分子、翻译家中热衷介绍雨果的第一人。他的目光聚焦在雨果的作品上，关注作品中所具有的现代精神，热衷法国19世纪中后期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曾朴的长子曾回忆说：“雨果在当时的法国文坛可以说是年轻的浪漫作家中的领袖人物，受他作品的影响，父亲成了一个彻底的浪漫主义者……”²。从曾朴自订的《曾朴所叙全目》看，其中收入《嚣俄（雨果戏剧全集）》的作品有12种，“确有译尽‘全

¹ 昭文东海觉我讲演《美人妆》书后广告，小说林社甲辰十月（1904年11-12月）版。参阅栾伟平：《小说林社研究》（博士论文），（北京：北京大学，2009年），15-16页。

² 时萌：《在文化嬗变中行进的曾朴（代序一）——为曾朴诞辰120周年作》，时萌编著：《曾朴及虞山作家群》，（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14页。

集’的打算”¹。除了1912年在《时报》连载的《九十三年》和《血婚哀史》(*La Reine Margot*)外,1914年《小说月报》第5卷刊载了《银瓶怨》。1916年有正书局出版了雨果戏剧《杳欤》,阿英将这个剧本与马君武译席勒的《威廉退尔》、陈赓译易卜生的《傀儡家庭》并列,赞誉为“从清末到五四运动时期最足代表的翻译剧本”²,足见对其地位和意义的肯定。

《曾朴所叙全目》所列的雨果剧本还包括《吕克兰斯鲍夏》、《项目乐》、《吕伯兰》、《钟楼怪人》、《欧那尼》、《克林威尔》、《玛莉韵妲洛姆》、《嬉王》、《马丽丢陶》、《弼格拉佛》、《自由戏剧》、《双生子》等,但后七种作品并未见出版³。曾朴自1912年开始译介雨果的作品以来,对雨果的小说、戏剧、散文和诗歌的译介热情始终未减,1930年7月,曾朴父子主编的《真美善》还出了一个“法国浪漫运动百年纪念号”,刊登了曾朴翻译的雨果散文和诗歌⁴,《真美善》杂志还以相当多的篇幅介绍过法国浪漫主义运动的文学。直至晚年曾朴一直保持对雨果作品的关注和热情,正如时萌指出,雨果和曾朴在同一时代生活了14年,虽然年龄存在差距,但精神却有契合之处。曾朴欣赏雨果作品中那股“勇于冲破藩篱的离经叛道精神”,他在翻译《吕伯兰》时曾说“那时我正服务南京……我时时感着执政的贪黷、军阀的专横,比起西班牙查理第二代很有几分相像,我被这种思想驱迫着。再拿吕伯兰反复的诵读,觉得嚣俄(雨果)说的话句句是我心里要说的”⁵。雨果的作品具有对旧事物的扬弃、对陈腐观念的反抗,对新生的、进步的、文明的事物的热切盼望,对人道的崇尚,对“自由、平等、博爱”的追求,正是曾朴希望介绍到中国的现代精神,以产生改造文学、改变社会之能量,因此,引介西方文学作品中的现代精神才是曾朴译介雨果作品的真实目的。

¹ 时萌:《在文化嬗变中行进的曾朴(代序一)——为曾朴诞辰120周年作》,时萌编著:《曾朴及虞山作家群》,(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12页。

² 同上。

³ 曾朴:《曾朴所叙全目》,时萌编著:《曾朴及虞山作家群》,(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1-4页。

⁴ 时萌:《在文化嬗变中行进的曾朴(代序一)——为曾朴诞辰120周年作》,时萌编著:《曾朴及虞山作家群》,(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12页。

⁵ 同上。

雨果作品及浪漫主义文学中的精神鞭策着曾朴在文学翻译方面的不懈努力，支撑着他改变病态的社会和陈旧不堪的文学的志向，在曾朴看来，“尽量容纳外界异性的成分，来蜕化它陈腐的体质”¹，是改变晚清中国社会思想和文学的有效方法。

综上，基于改良社会、改造文学、宣传现代精神等动机和目标，曾朴坚持了他长达近三十年的文学创作和翻译活动，对雨果作品的推崇和译介显得尤为突出，雨果作品中的西方“人道主义”思想、“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成为曾朴不断推进新文学的动力和源泉。

第三节 《孽海花》中的“法国大革命”观念

1904年曾朴与徐念慈等创办小说林社，任总理，提倡译著小说，在这期间，曾朴在金松岑已写成的《孽海花》（六回）基础之上，重新构思创作了闻名晚清小说界的“曾朴版”《孽海花》。小说生动地展现了清末数十年政治和文化的动态，反映曾朴多年对社会的观察和思考。曾朴在1928年对《孽海花》进行修改续补时，这样说道：

这书主干的意义，只为我看着这三十年，是我中国由旧到新的一个大转关，一方面文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变动，可惊可喜，都在一时期内飞似的进行，我就想把这些现象，合拢了他的侧影或远景和相联系的一些细事，收摄在我笔头的摄影机上，叫他自然地一幕一幕地展现，印象上不啻目击了这大事的全景一般。²

由此可见，《孽海花》是一部作者对晚清三十年间社会文化、政治所发生的推移和变动的观察和记录之作，以小说的形成呈现出来，而且曾朴将这种“推移”和“变动”称赞为“可惊可喜”。在这些变化中包含了一股强烈

¹ 曾朴：《编者的一点小意见》，时萌编著：《曾朴及虞山作家群》，（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24页。

² 病夫（曾朴）：《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曾朴及虞山作家群》，（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37-38页。

的革命气息。小说《孽海花》中“革命”相关的关键词出现频率多达四十余次，表述如“革命党”、“革命主义”、“革命团”、“革命军”、“革命男儿”、“革命事业”、“亚洲革命”、“共和革命思想”等频频出现，让小说呈现出浓厚的革命色彩。小说第十六回还描写了一位鲁翠姑娘“恨政府压制、愿牺牲富贵、投身革命的奇女子”¹。小说第二十八回和三十三回的标题还出现了“革命”字样，如“棣萼双绝武士道舍生，霹雳一声革命团特起”，“保残疆血战台南府，谋革命举义广东城”²。这些革命的表述很容易让人产生这样的印象，这就是一部“革命小说”。据说，曾朴的岳父、继室沈香生之父沈梅孙老先生发现了刚写成二十回还未付梓的《孽海花》，认为小说“倡扬革命太冒险”，担心“会祸延九族”，遂将这稿子没收锁起来³。鲁迅对未完成的小说结局有这样的推测“后似欲以豫想之革命收场”⁴。林纾的评价是：“《孽海花》非小说也，鼓荡国民英气之书也”⁵。曾朴自己在1928年的《编者一个忠实的答复》一文也承认，《孽海花》内中含有“那时期的革命思想”⁶。可见，“革命”是小说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元素。那么，曾朴所说的“那时期的革命思想”究竟如何呢？法国大革命究竟以何种形象出现在“革命”色彩浓厚的小说《孽海花》中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将进入下文的讨论。

一. 法国大革命“恐怖论”

小说第十八回中有一段人物对话围绕着“西国富强的本原”的议题展开，小说人物台霞、西塘、韵甫、美菽参与了讨论。台霞认为，西国的富强无外乎在“改革政体”和“倡导教育”两项。其中，政体改革排在了第

¹ 曾朴：《孽海花》，（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176页。

² 同上，340页，410页。

³ 时萌：《在文化嬗变中行进的曾朴（代序一）——为曾朴诞辰120周年作》，《曾朴及虞山作家群》，（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5页。

⁴ 鲁迅撰，郭豫适导读：《中国小说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213页。

⁵ 林纾：《〈红礁画桨录〉译余剩语》，《红礁画桨录》，（商务印书馆，1906年）。

⁶ 病夫（曾朴）：《编者一个忠实的答复》，《曾朴及虞山作家群》，（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30页。

一位，可以保证“人人有议政的权柄”，达到“人人有爱国的思想”的境界，而教育则可使民智日进，国力大增¹。小说的另一人物西塘则认为，中国的政体“一时恐难改变”，“只有教育一事，万不可缓”，他深刻地指出“现在我国四万万人，读书识字的还不到一万万，大半痴愚无知”²。小说人物的口吻、说话的语气和观点都与梁启超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的言论十分近似³。在谈到教育时，小说展现了与法国大革命相关的内容：

韵甫道：“办学堂，开民智，固然是要紧，但也有一层流弊，该慎之于始。兄弟从前到过各国学堂，常听见那些学生，终日在那里讲究什么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律魂》，满口里无非‘革命’‘流血’‘平权’‘自由’的话。我国如果要开学堂，先要把这种书禁绝，不许学生寓目才好。否则开了学堂，不是造就人才，倒造就叛逆了。”⁴

在上面这段引文中，小说人物在讨论“办学堂、开民智”时，提到了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法律魂》。这两位人物（指卢梭、孟德斯鸠）及他们的著作在晚清多与“法国大革命”并提，被视为法国大革命启蒙的关键人物和论著，早在王韬的《重订法国志略》中就有提及和叙述⁵。而“革命”、“流血”、“平权”、“自由”等关键词汇也频频出现在法国大革命的描述中，但这些表述并没有获得小说中人物的赞同，反而将它们视为“流弊”，要求加以禁绝。将“革命”视为“叛逆”，唯恐避之不及。很显然，

¹ 曾朴：《孽海花》，（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213页。

² 同上。

³ 如《新中国未来记》中讨论有关开明智的话：“过了十年、廿年，民智既开，民力既充，还怕不变成个多数政治吗？”参见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5622页。又如批评国人：“中国是亡定了，不亡于外国之凭陵，不亡于政府之顽固，只是这四万万没心肝、没脑筋、没血性的人民，昏作一团，才是亡到尽头，一点法儿都没得想的呢？”参见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5615页。

⁴ 曾朴：《孽海花》，（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213页。

⁵ 王韬在《重订法国志略·卷五》中介绍了“时有孟的士求、屋尔体、卢骚等大儒各立说著书，排击政法，主张自主之说，欲以抑君威伸民权，读其书者无不激昂奋励，以生一变旧政之心……”。参见王韬：《路易十六新政》，《重订法国志略·卷五》，（“光绪庚寅仲春淞隐庐刊”本，1890年），21页。

这种观点是晚清维新改良派的代表言论，他们的“法国大革命”观念仍停留在渲染革命恐怖的情绪之中。在这种论调中，革命的暴力论和叛逆论是其核心思想。

小说《孽海花》的第三十五回有描写了一场“维新人物”的讨论，以下是人物韵高的一番对朝政的看法：

韵高也滔滔地讲到最近的朝政：“……所以我们要救国，只有先救皇上。要救皇上，只有集合一个新而有力的大团体，辅佐他清君侧，振朝纲。我竭力主张组织自强学会，请唐先生来主持，也就为此。照皇上的智识度量，别的我不敢保，我们赞襄他造成一个虚君位的立宪国家，免得革命流血，重演法国惨剧，这是做得到的。”¹

在上文的这番人物言论中，小说中的人物韵高谈到了近时的朝政，认为要救国，只有先救皇上，而救皇上的途径是“造成一个虚君位的立宪国家”，以避免“革命流血，重演法国惨剧”。这段引文中人物对法国革命的看法秉承了王韬之辈对法国大革命的担心和焦虑，站在了康、梁等改良维新派的立场上，将法国大革命视为“惨剧”、“暴乱”、“流血”，支持保皇立场，赞同建立君主立宪的国家。

二．法国大革命“不流血论”

正如曾朴自己所说，《孽海花》这部小说旨在反映晚清三十年间的社会文化和政治风潮，因此，作者记录下的是他所见所闻所想，介绍的也不仅限于一派的言论，小说还呈现了另一种“法国大革命”的观念和态度。小说第二十九回描写了广东省青年会开会时一位演讲者的发言：

……话说广东城内国民街上，有一所高大房屋，里头崇楼杰阁，好象三四造，这晚上坐着几十位青年志士，点着保险洋灯，听得壁上钟鸣铛铛敲九下，人丛里走出一人，但见跑到当中的一张百灵台后，向众

¹ 曾朴：《孽海花》，（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444页。

点头，便开口道：“我热心共和、投身革命的诸君听着！诸君晓得现在欧洲各国，是经着革命一次，国权发达一次的了！诸君亦晓得现在中国是少不得革命的了！但是不能用着从前野蛮的革命，无知的革命。从前的革命，扑了专制政府，又添一个专制政府；现在的革命，要组织我黄帝子孙民族共和的政府。……”¹

在上文这段描写中，小说中的演讲者提到了欧洲各国的革命，“诸君晓得现在欧洲各国，是经着革命一次，国权发达一次的了！”他肯定了欧洲革命的进步性，并认为“中国是少不得革命的了”，不过他并不赞同“从前野蛮的革命，无知的革命”。通过小说，曾朴将晚清社会持有不同革命观点的人展现出来，上文的这位演讲者对革命的进步意义已经有了认识，但是对革命的具体方式仍是持有保守的看法，认为野蛮暴力的革命不可取，也即表露了对法国暴力革命的方式不赞同的观点。

三．法国大革命“褒扬论”

小说第二十九回描写了一位姓孙名汶、号一仙的孙君：

刚说到这里，忽然外面走进一位眉宇轩爽，神情活泼的伟大人物，众皆喊道：“孙君来说！孙君来说！”那孙君一头走，一头说就发出洪亮之口音道：“上海有要电来！上海有要电来！”你道这说的是谁呢？原来此人姓孙，名汶，号一仙，广东香山县人。先世业农。一仙还在香山种过田地，既而弃农学商，复想到商业也不中用，遂到香港去读书。天生一禀，不数年，英语、汉籍无不通晓，且又学得专门医学。他的宗旨，本来主张耶教的博爱平等，加以日在香港接近西洋社会，呼吸自由空气，俯瞰民族帝国主义的潮流，因是养成一种共和革命思想，而且不尚空言，最爱实行的。那青年会组织之始，筹划之力，算他为最多呢！他年纪不过二十左右，面目英秀，辩才无碍，穿着一身

¹ 曾朴：《孽海花》，（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361页。

黑呢衣服，脑后还托根辫子。当时走进来，只见会场中一篇欢迎拍掌之声，如雷而起……¹

小说中的这位“孙汶”，实指当时活跃于中国革命界的孙中山（1866-1925）²，众所周知，孙中山在晚清是以赞成革命而著称的革命派领袖，小说以褒扬的语气描写了这位孙先生，说他是“眉宇轩爽、神情活泼的伟大人物”，并称赞他“天生异禀”，通晓英语、汉籍，又学得“专门医学”，主张“耶教的博爱平等”，更重要的是，他在香港接触到了来自西方的“自由空气”，受到西方革命思想的启发，成为一位具有共和革命思想的领袖人物。作者在描写“共和革命思想”时，带有一种褒扬和欣赏的态度在其中。对孙中山的赞赏和褒扬的描写也反映出曾朴对革命的倾向和态度。

综上所述，《孽海花》这本小说呈现了三种晚清社会中盛行的法国大革命观点，书中的思想和观念皆是“那时期的革命思想”³，一种观念延续了康、梁改良维新派的观点，对暴力、流血的革命方式仍然是谈之色变，力图避免的；另一种观念是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主张“共和革命”的思想，曾朴对此颇有好感；还有一种思想则是看到了欧洲、法国革命的进步意义，但是反对“野蛮的”、“无知的”革命。正如曾朴自己所说，“那时（1905年）社会的思潮，个人的观念，完全和现时不同”⁴。在《孽海花》小说所呈现的“法国大革命”观念中，知识分子所关注的仍然是法国大革命对于挽救国家和改良政治的意义，观念的认识还停留在维新派和革命派的“工具论”之上，即利用法国大革命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而未传达出“法国大革命”观念中的人本主义思想和“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和精神。

¹ 曾朴：《孽海花》，（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361-362页。

² 孙中山（1866年—1925年），名文，字载之，号日新，又号逸仙。生于广东省香山县。

³ 病夫（曾朴）：《编者一个忠实的答复》，时萌编著：《曾朴及虞山作家群》，（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30页。

⁴ 病夫（曾朴）：《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曾朴及虞山作家群》，（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38页。

第四节 《九十三年》之“介绍”

雨果的长篇小说 *Quatrevingt-treize* 是曾朴最早译介到中国来的，于 1912 年 2 月至 9 月连载于上海的《时报》，1913 年由有正书局出版单行本小说，1929 年又将此小说修订成二卷，由真美善书店印行。这部小说被曾朴誉为“器俄（雨果）描写法国革命之巨制”¹，是雨果晚年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文学创作和思想发展较为成熟的作品之一。法文原著是 1862 年雨果流亡盖纳西岛时开始酝酿，1872 年冬开始写作，1874 年 2 月面世。小说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侧写了纷乱多事的 1793 年旺岱叛乱的历史事件，生动刻画了三位主要的人物冷达男、薛慕丹和翟文²在大革命之九三年的思想观念和为人行事，通过作品传达出法国大革命的人道理想和“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正如艾伦·兰德（Ayn Rand）所说，雨果的小说《九十三年》并不是一部描写法国大革命始末的小说，它的主题是讲述“人”，讲述“人对价值观的忠诚”，法国大革命不过是作为故事的背景，将人的灵魂“用最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经历致命冲突的考验，传递出法国大革命为“人”的本质³。

1911 年 11 月，上海《时报》刊出《革命小说：九十年事迹撮要》（以下简称“《撮要》”）一文，介绍了这部雨果所著的有关法国大革命的小说：

是书法文原名 *Quatrevingt-treize*，为器俄之杰作。共分三编，第一编四卷，二编三卷，三编七卷。述法国一千七百九十年革命时代之惨史，以冷达男侯爵、戈文子爵两人为主人翁，而其中纬以水手哈孟六乞、丐戴麦客、牧师薛慕丹、难妇佛兰宣及其所生之三童子种种奇异之历史。戈文为冷达男之姪孙，冷达男无嗣，戈文乃真正为之继续人。

¹ 曾朴：《曾朴所叙全目》，时萌编著：《曾朴及虞山作家群》，（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 年），2 页。

² 此三人物名均为曾朴《九十三年》中的音译人名，翟文是法文原著中“Gauvain”的音译，薛慕丹是法文原著“Cimourdain”的音译，冷达男是法文原著中“Lantenac”的音译。

³ Robert Mayhew ed., *Essays on Ayn Rand's We the Living*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12), 248.

然革命事起，冷达男为王党之巨魁，戈文则自幼受牧师薛慕丹之自由教育，遂投身革命党为健将。冷达男由瑞耳塞岛乘英国克兰慕小军舰逃遁，军舰被追兵击沉，冷达男以小艇得渡，至关司农海滨登岸，联合王党在文台起事。戈文拒之，祖孙大剧战，巴黎保安会疑戈文与冷达男有家族关系，特遣薛慕丹为监军。未几，冷达男为戈文所败，王党尽歼。冷达男仅率六人及所掳革军中红帽党杜赖伯收养之三童子（即佛兰宣之子女）退至扶善尔森林，登旧邸之古塔死守。革军不忍三童子之生命，欲设计取出再施猛攻。冷达男则故以三童置塔桥屋中，积薪其下。因与戈文约如肯解围，愿献三童，否则先焚三童再决死战。戈文不许猛攻，三日塔破，王党纵火自焚。冷达男为水手哈孟六从秘密隧道中救出，已脱险矣。忽见塔屋中无知之三童将罹火厄，其母佛兰宣在下哀呼，心大不忍返身入塔救之。迨三童救出，而冷达男已为戈文所擒，囚之地牢中。戈文与薛慕丹定议将于次日开军事裁判，处以死刑。夜中，戈文忽动祖孙之情，私审冷达男于地牢中，以己衣衣之，纵令出牢。及军事裁判开廷，到廷一切自承不讳，薛慕丹虽爱戈文，亦无法挽回，遂斩戈文。薛慕丹亦以手枪自杀。书中情节大段如此，又兼叙巴黎骚乱情形及国约议会中罗约士比丹顿马拉各党派之暗潮，均极翔实奇崛，与我国现在情形均有关系，实惊心动魄之作也。¹

这段长达近七百字的“撮要”介绍了即将刊登的雨果小说《九十三年》，将小说归为“革命小说”之类，将其内容概括为“述法国一千七百九十三年革命时代之惨史”，指明该书是器俄的“杰作”，并介绍了小说主要的人物和情节线索。法国革命是清末革命宣传中最重要的资源之一，1911年10月中国的辛亥革命爆发，11月7日刊登的《九十三年》广告“撮要”，显然是呼应辛亥革命的局势，反映出编辑部刊登此书的意图，即将此书中的法国大革命元素与中国的辛亥革命联系在一起，“唤起读者的阅读期待”²。

¹ 《革命小说九十三年事迹撮要》，《时报》，1911年11月7日。

² 韩一字：《清末民初汉译法国文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93页。

然而，恰是这段简介透露了“撮要”撰稿人对原著不甚了解的一面。首先，小说的主旨并非描述“法国一千七百九十三年革命时代之惨史”，如上文已述，法国大革命是故事发生的背景，并非小说描写的对象。小说的主旨是宣扬“人道”，高举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其次，小说并非只有冷达男侯爵、戈文子爵两位主人翁。*Quatrevingt-treize* 是三部曲小说之一，小说中的人物也巧妙地构成了三组“三角”关系，一组是罗伯斯庇尔、丹顿、马拉，一组是冷达男、薛慕丹、翟文，还有一组是三个孩子¹。再次，戈文（翟文）入地牢放走冷达男在“撮要”中被描述为“忽动祖孙之情”，在小说中，翟文是经过内心反复的斗争，以“人道”之精神，以“自由、平等、博爱”之原则，去思考冷达男救童子的义举，是出于一种博爱、公义将其放走，而并非出于私情所作出的冲动之举。最后，“撮要”认为小说“与我国现在情形均有关系”，其实是根据“革命小说”的分类及部分细节所推测，小说有正书局正式出版时，曾朴已经删除了这种关联性的推测。

1913年单行本在正文前刊登了《九十三年评语》（以下简称“《评语》”）：

器俄著书，从不空作，一部书有一部书之大主意，主意都为著世界。如《钟虞守》为宗教，《噫无情》为法律，《海国劳人记》（即《小说时报》所载《噫有情》）为生活，《笑的人》为阶级。然则《九十三年》何为？曰为人道。《九十三年》千言万语，其实只写得一句话，曰：“不失其赤子之心。”

人说《九十三年》是纪事文，我说《九十三年》为无韵诗。何以故？以处处都用比兴故。只看卷一第五、六章叙炮祸，卷四第一、二章述三童嬉戏，意何所指，不要被作者瞒过。《百科全书》评《九十三年》，谓为诗体之散文，是搔著痒处语。

¹ Olin H Moore, "The Sources of Victor Hugo's *Quatrevingt-treize*," *Publications of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39 (1924): 368-405.

无宗教思想者，不能读我《九十三年》；无政治智识者，不欲读我《九十三年》；无文学观念者，直不敢读我《九十三年》。盖作者固大文学家而实亦宗教家、政治家也。

《九十三年》，当头棒也，当代为人不可不读。《九十三年》，亦导火线也，未来英雄，尤不可不读。译者识。¹

上面的这篇评论为曾朴亲笔所作，明确地指出器俄著《九十三年》的主旨是“为人道”，为“不失赤子之心”，已经不再提“革命小说”、“革命时代之惨史”之类的评语。另外，曾朴对《九十三年》所包含的思想做出了深刻的阐释，“无宗教思想者，不能读我《九十三年》；无政治智识者，不欲读我《九十三年》；无文学观念者，直不敢读我《九十三年》”，曾朴已经完全抛开小说的细节，而将其思考的方向引至宗教、政治和文学。时隔仅仅只有一年多，“撮要”和“评语”的论述却截然不同。倾向革命的曾朴，很可能在选择翻译此书时，看重该书与法国大革命的关联。但是，在完成翻译之后，译者真正领略到雨果之“杰作”的真正意涵，体会到小说中传达出的“为人道”的主旨，以及“平等、自由、博爱”的真精神。所以，本文推测 1911 年 11 月《时报》刊登《革命小说：九十三年事迹撮要》广告之时，曾朴很可能并未完成全部的翻译工作。在撰写“撮要”时对全书的主旨和内容的解读存在误解。马晓冬学者基于对原著和译作体例章节不同之比较，认为小说是“在连载过程中逐渐完成”。与此观点相对立的另一种看法，认为《九十三年》的翻译时间，应在 1908 至 1912 年，“没有边译边发的迹象”²，这一推论建立在对单行本与《时报》连载本的对比之上，该文作者认为除了连载时章节切割与单行本有所差别，“文字已经完全定型”³。然而，此种解释似乎难以说清“撮要”为何出现如此多的“误读”。那么除此而外，还存在另一种可能性，即“撮要”一文不是

¹ 雨果（Victor Hugo）著，曾朴译：《〈九十三年〉评语》，《九十三年》，（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 年），1 页。

² 韩一字：《清末民初汉译法国文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年），92-93 页。

³ 同上，92 页。

出自曾朴之手，而是《时报》编辑部委托其他人员代写后刊登，只是现有的资料还不能做出考证。

第五节 曾朴小说中“法国大革命”观念的修正及复位

正如陈建华所说，“世界革命”意识的引进和融合，使本世纪初数年中形成的中国革命话语和意识形态获得成长的养料，变得“复杂而富于包容性”¹，而这个“世界革命”自然或当然包括了“法国大革命”的译介与融合。从王韬、梁启超至曾朴的译介，“法国大革命”的观念历经了三次重要的译介，每个阶段都有它独特的时代背景、政治需求和文学理念，让观念的译介和接受发生不同程度的偏移、变形，以更好地迎合译者的译介目的和译入语社会的政治、文化需求。本节针对三位本文讨论的译者呈现的“法国大革命”性质、意义、特点、目的、理想、形象等方面进行纵向的比较和分析，以厘清“法国大革命”观念在三位译者的改写中所发生的嬗变和演进，从而深入地理解观念在晚清社会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影响下译介和传播的变化轨迹和过程。

一、王韬、梁启超、曾朴之纵向比较

1. “法国大革命”的性质和意义

在王韬的译介中，“革命”被定性为“大乱”、“群起为乱”，在儒家的“忠君爱国”道德标准下，译者不想承认 1789 年事件的正义性，甚至刻意地避免使用“革命”这一词汇，表明了译者对“革命”害怕、不支持的态度和立场。

¹ 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2 页。

在梁启超看来，法国大革命不再是“大乱”，不再是“非正义”的事件，而是“开前古以来未有之伟业”¹、“十九世纪全世界之原动力”²、“新旧两世界之关键”³，它掀起的革命狂澜“声震天地，怒涛遂波及全欧”⁴，革命之目的在于“争政治自由”⁵。在《罗兰夫人传》中，梁氏进一步称赞“法国大革命，实近世欧洲第一大事”，“结数千年专制之局”，其影响深远，影响范围广大，“使千百年后之史家，永以为人类新纪元之一纪念物”⁶。这种极力的肯定无疑是站在政治的立场上，将大革命作为实现国家独立、政治自由的宣传工具和参照模式，却忽略了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原则对于推动个人自由、个性解放、思想自由的努力和追求。

在曾朴译介的《九十三年》中，法国大革命被小说中人物丹顿称为“今日璀璨之革命时代”⁷，小说人物薛慕丹称九三年为“大革命之年”⁸。小说这样呈现了大革命的意义：

是年（1789）七月十四日，巴士的狱之攻破，为平民苛刑之末日；九十年六月十九日，废十一税及各种特权，为封建之末日；九十一年，法兰纳之役，为王权之末日；九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国约议会成立，于是共和之新产儿，遂践祚而临法国矣。⁹

¹ 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1901年），《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459页。

² 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1902年），《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558页。

³ 梁启超：《致南海夫子大人书》（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一日），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236页。

⁴ 梁启超：《立宪法议》，《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406页。

⁵ 梁启超：《论自由》，《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676。

⁶ 梁启超：《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饮冰室专集之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12页。

⁷ 雨果（Victor Hugo）著，曾朴译：《九十三年》，（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年），87页。

⁸ 同上，117页。

⁹ 同上，70页。

以上引自小说的这段文字，指明了法国大革命为法国历史创造了一个个里程碑，“平民苛刑之末日”、“封建之末日”、“王权之末日”，“共和之新产儿”。这些里程碑对王权统治来说是末日，对基层民众来说是新生之日，呈现了一个由法国大革命开启的新时代。

在小说第二章《克兰穆舰》译者特意安排了下面这句话作为开篇之语：“王权倾覆矣！独夫授首矣！党派分歧，联军逼境，于全国风潮掀天震地之中”¹。这一章即将讲述的内容是王党为了阻止革命的进行，派出冷达男侯爵乘坐一艘英国小军舰前往法国。此句话是曾朴对小说中的前情后景所做的过渡陈述，是雨果原著中没有的，恰能反映出曾朴对这一段历史的看法和总结，革命中的法国已经摧毁了王权，将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但法国内部党派分歧，外部面临前来支援王党的联军，全国上下“风潮掀天震地”。曾朴肯定了法国大革命在推倒专制王权方面的进步意义，但也对革命带来的种种政治、军事的动荡表示担忧。

小说对法国大革命的意义还有这样一段描述：

革命有一大敌，旧世界是也，剪除之惟恐不速。 犹之医生有一大敌，腐肉溃脓是也，恶能以煦仁子义，不施刀圭耶？吾曹倒王位，铲贵族，废苛刑，夺武胄之霸权，破牧师之迷梦，是何等可惊可恐之手术！²

上面的引文阐述了革命对于“剪除”“旧世界”的重要意义，除掉的是“王位”、“贵族”、“苛刑”、“霸权”³。在这段描述中，大革命的形象十分鲜明，以一种大刀阔斧的姿态剪除旧世界的“腐肉溃脓”，以迎来进步的新世界。

以下这段引自小说《九十三年》的人物对话更加清楚地阐释了革命的真实意涵：

¹ 雨果（Victor Hugo）著，曾朴译：《九十三年》，（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年），11页。

² 同上，117页。

³ 同上，207页。

黎麦尼笑声甫敛，薛慕丹徐言曰：“第有一约言。”黎麦尼曰：“何约？”曰：“汝曹非恨我乎？”曰：“然。”曰：“我则爱汝，我与汝同母法兰西，兄弟也。汝既迷于正道，我为先觉，在义宜以光明导汝。汝不知此革命为何事乎？然终或知之，即汝不及知，汝之子若孙当知之。汝抗革命，不啻抗其天良；汝恨我，不啻致恨于天主。汝实可怜，人孰恤汝，顾我不忍汝曹之终陷于黑暗也。愿献我首，以救汝灵魂。我言之，我必践之。我为公民，亦为牧师，公民宜战汝，牧师宜救汝。”¹

以上这段话是小说人物薛慕丹之言，“汝抗革命，不啻抗其天良”，让“革命”二字充满了正义性，“汝恨我，不啻致恨于天主”，让革命者站在了“天主”一边，神化了革命者的地位。小说人物薛慕丹用自问自答的方式呈现了革命的意义，“汝不知此革命为何事乎？”革命的意义在于对敌人怀有“兄弟”之爱，顺从“天良”，敬爱“天主”，救人出“黑暗”，拯救人之“灵魂”。这样的叙述将革命的意义拔高了，从人的道德、良知、信仰、思想和灵魂方面去理解革命的意义，超越了政治层面，超越了国家层面，使“法国大革命”观念呈现出从未有过的新意义和形象。

2. “法国大革命”不再恐怖

王韬眼中的法国大革命是“为祸之烈”，革命的共和党对拥护王党的男女老幼“肆意屠杀”，“惨戮降民”，“烧民舍，蹂躏田圃”，数万人被杀，“凶暴无所不至”²。在梁启超的《罗兰夫人传》中，法国大革命被塑造成一个恐怖的幽灵，猛冲、游荡、踏着大步毁灭一切，肆无忌惮，“罗兰夫人已开柙而放出革命之猛兽……”。

在《九十三年》中，曾朴在第二卷第一章的开头添加了一句法文原著中没有的话，“巴黎自路易十六处死刑后，国民骤脱桎梏之轭，其狂热之

¹ 雨果（Victor Hugo）著，曾朴译：《九十三年》，（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年），160页。

² 王韬：《平王党》，《重订法国志略·卷五》，（“光绪庚寅仲春淞隐庐刊”本，1890年），31页。

状大类骄子离抱，猛兽出柙，一纵不可复羁”¹，此句中的“猛兽出柙”与梁氏译本如出一辙，延续了梁启超对法国革命恐怖形象的描述，让读者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曾朴在此处的添加，虽然从翻译的角度来说，有悖于忠实的原则，但却是出于“提絜”之考虑²，使译文更合乎译入语读者阅读的习惯。接着，在同卷的第二章，小说这样描写了革命的九十三年，“九十三年，为何时代乎？欧罗巴之联军，以全力攻法兰西而败于法兰西；法兰西之王党，以全力攻巴黎而败于巴黎。是各世纪中最恐怖之时代也。”³但是，雨果的初衷并非是想深化革命的恐怖印象，而是力图纠正革命恐怖的形象，因此，在第三卷第六章中，小说通过人物的对话辨明了革命并非恐怖的观点，对“恐怖”革命的印象和形象进行了更正。如下文：

薛慕丹沉思半晌，既乃徐举其首答曰：“维此群狮⁴，为人类天良之代表，思想之雏形，道理之正鹄。”瞿文曰：“亦恐怖之元素也。”曰：“诬革命为恐怖乎？我知必有昭雪之一曰。”曰：“汝亦惧人以恐怖诬革命耶？其实凡革命家恃以号召天下者，不过三标的：曰自由，曰平等，曰博爱。三者皆和平中正之道，我侪惟求恢廓此道，俾一切人民，共享共和之幸福斯已耳！何必演恐怖之面目惊人乎？宝座推倒矣，而断头机乃巍然代立；王室毁矣，而万众之首，各不安于颈。至善之事业，乃以至恶之手段济之，从此革命二字，将为万世所诟病。非革命之果病也，惟革命成于不仁者之手，斯病耳！我军人也，惟知掷性命以争一胜，若既胜之后，不有恩意以拊循之，胜亦何功？吾人须知人类皆一体，当其战时，不得已乃暂认为仇敌耳，一罢战则皆昆弟矣。”⁵

¹ 此句译者加，雨果（Victor Hugo）著，曾朴译：《九十年》，（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年），65页。

² 雨果（Victor Hugo）著，曾朴译：《九十年》，（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年），65页注释（1）。

³ 同上，70页。

⁴ 此处的“雄狮”，上文已作交待，指的是“革命者”。

⁵ 雨果（Victor Hugo）著，曾朴译：《九十年》，（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年），118页。

在上面所引的文字中，不管是革命的恐怖派代表薛慕丹，还是革命的温和派代表翟文，都认为宣传“革命为恐怖”是一种污蔑歪曲，薛慕丹认为这种歪曲“必有昭雪之一日”，而翟文则站在温和派的立场，认为“自由、平等、博爱”是革命的“三标的”，是“和平中正之道”，是一切人民“共享共和之幸福”之道，不应该演绎成“恐怖之面目”。小说人物翟文进一步分析了革命的本质，革命推倒了国王的宝座，但是也立起了杀人的断头机；革命摧毁了王室，但同时也给“万众”带来了恐怖，但这不是革命所应带来的结果。歪曲革命的结果，是将“至善之事业”以“至恶之手段”成就，由此革命“将为万世所诟病”，而恐怖的革命往往“成于不仁者之手”。所以，革命说到底是追求“自由、平等、博爱”为最终目标，这个目标是为人类所拟定的，“人类皆一体”，应该如“昆弟”般友爱，战时为仇敌，罢战后就是兄弟。一段激烈慷慨的对话如同宣言，将恐怖的革命形象扭转，向读者澄清了“恐怖”不应该成为革命的特点。在《九十三年》中，革命的“恐怖”形象得以纠正，取而代之的是以“自由、平等、博爱”为目标的革命，真实地传递了法国大革命的核心原则和精神。

3. “法国大革命”之目的

在王韬译介的《重订法国志略》中，法国大革命之目的在于“颠覆独裁政体”¹、“大改国政”²，将1793年英荷西三国对法宣战的原因归结为“法人变革国政过激”³，王韬将法国大革命看作“惨祸”，将祸端之源归结到“共和之政”⁴，并竭力推崇“君民共治”的政体。

¹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卷五》，（“光绪庚寅仲春淞隐庐刊”本，1890年），24页。

² 同上，23页。

³ 同上，30页。

⁴ 同上，33-34页。

在梁启超的《罗兰夫人传》中，以“爱国”为基调的政治宣传贯彻始终，罗兰夫人发出这样的感叹“非爱革命，然以爱法国故，不得不爱革命”¹，将革命之目的引向了“爱国”。

在曾朴的《九十三年》中，革命之目的发生了转变，不再为政体，不再为救国，而是转向了“为人道”的目的。下面这段话陈述了革命之目的：

且革命之目的，果为毁弃人乎？破坏家族乎？绝灭人道乎？皆非也。九十三年之开幕，第一事为破巴士的狱，即恢复人道也。第二事为废封建，即建设家族也。夫创造者，权力之出发点也，有造物力者，斯有物权。天下权力之大莫与京者，莫如父母性。故母蜂能造峰群，即母也，亦即王也；人王不能造人群，即非父也，亦非人生。由是倒王位，由是遂革命，是果何为乎？为家族耳，为人道耳。革命者，人群之新纪元也。其实并无所谓人群，人群即家族也，即人也。²

在上文中，译者曾朴用了三个问句，来思考革命之目的，“毁弃人乎”、“破坏家族乎”、“绝灭人道乎”，回答“皆非也”，这三个问题既不关乎政体，也不关乎国家，却将关注引向“人”。接下来的内容进一步指明“破巴士的狱”是为了“恢复人道”，“废封建”是为了“建设家族”，而“革命”就是为了“人”，而“为人”的目的正是雨果创作小说的主旨，关注人的生命和灵魂，追求人人精神的自由、内心深处的平等、博爱和仁慈的胸怀，作品显示出对人、人道的关怀。这样的“革命目的”对于晚清的读者来说是全新的，是远远超越前人对法国大革命的理解和认识的，扭转了晚清以来知识界对“法国大革命”观念的偏差和误解。

¹ 梁启超：《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饮冰室专集之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4页。

² 曾朴：《九十三年》，（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年），187-188页。

4. “法国大革命”之理想

王韬的《重订法国志略》源自日本译者冈千仞和冈本监辅之作，带有浓烈的日本明治维新的特点，渗透着“国家主义”的气息，以取消贵族在刑法、租税等方面的特权、让平民在国政方面获得平等的权利作为革命的目标¹，王韬更是不遗余力地宣传“君民共主”的好处，希望通过政体改革，建立“君民共主”的体制，实现强国富民的目标。

梁启超的译本贯穿着“爱国主义”的论调，更加关注国家的独立自主问题，以“爱国”作为主旨，以提高国民素质为其目的，法国大革命被描写为一场以“爱国”为主题的革命运动。

在曾朴的《九十年》中，小说人物翟文眼中的理想社会是不再有“奴隶”、不再有“劳工”、不再有“罪犯”、“人人为文明之徽识，即人人为进步之主人”的社会：

……我之目的，不愿见社会中，复有奴隶，复有劳工，复有罪犯，人人为文明之徽识，即人人为进步之主人。自由以精神，平等以新，博爱以灵魂。本伏軾也，我愿脱其锁而傅之翼；本匍行类也，我愿化之为羽虫；本地虫也，我愿纵之为飞花；我更愿意……²

上述翟文的理想体现了全篇的思想主旨和基本精神，不管是原作者雨果还是译者曾朴都极为推崇。不单要争取政体上的自由，而且更为重视人精神上的自由；不单只是争取等级、身份的平等，而是将平等的观念播种在人的心里；不只要褒扬狭义之爱心，而是更看重发自灵魂深处的博爱，是普照人类的、舍己为人的爱。在“自由、平等、博爱”之上更进一步主张“人道”的观念、“扶善”的观念。更重要的是，译者想让读者领悟的深刻含义在于“在王权革命之上，证明一灵魂之真相，强者应保护弱者，已

¹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卷五》，（“光绪庚寅仲春淞隐庐刊”本，1890年），22-23页。

² 雨果（Victor Hugo）著，曾朴译：《九十年》，（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年），207页。

救者应降福未救者，一切老者，应慈爱一切幼者”¹。在“自由、平等、博爱”的基础上提出“救赎灵魂”²、“拯救生命”³、“改造人类”⁴的目标，此目标成为小说在思想和道德上的更高追求和盼望。

在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三标的”中，曾朴较为看重“博爱”之精神，即使是敌人，也有一份博爱，也就是“同母法兰西”的兄弟之爱。小说中曾朴通过改写，推进了“博爱”之理想：

[曾译]（女商人）继曰：“……我职不难，于两军交绥时，腰悬酒筒，手持提钟，且摇且呼曰：‘爱国青年，谁欲饮者就我！’只此足矣。我之宗旨在博爱，虽身处蓝党，然值伤人求饮，不论蓝白概饮之。盖人当濒死，但有爱神，无意见之差别也。夫人许我入队，脱我被杀，夫人即为我之继续人。毋佻佻侃侃，作怯儿女态也。”⁵

[法文原著] Oh! C'est bien simple! on a son bidon et sa clochette, on s'en va dans le vacarme, dans les feux de peloton, dans les coups de canon, dans le hourvari, en criant : Qui est-ce qui veut boire un coup, les enfants? Ce n'est pas plus malaisé que ça. Moi, je verse à boire à tout le monde. Ma foi oui. Aux blancs comme aux bleus, quoique je sois une bleue. Et même une bonne bleue. Mais je donne à boire à tous. Les blessés, ça a soif. On meurt sans distinction d'opinion. Les gens qui meurent, ça devrait se serrer la main. Comme c'est godiche de se battre! Venez avec nous. Si je suis tuée, vous aurez ma survivance. Voyez-vous, j'ai l'air comme ça, mais je suis une bonne femme et un brave homme. Ne craignez rien.⁶

¹ 雨果（Victor Hugo）著，曾朴译：《九十三年》，（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年），189页。

² 同上，160页。

³ 同上，186页。

⁴ 同上，204页。

⁵ 同上，8页。

⁶ Victor Hugo, *Quatrevingt-treize (I)* (Paris: J. Hetzel et Cie & Maison Quantin, 1880), 12.

[郑译]啊！非常简单！带着水壶和小铃，在吵闹的声音中，冒着枪弹和大炮的轰击，在嘈杂的声音中你走过去，喊着：‘孩子们，谁要喝酒啊？’只不过这样，没有什么更大的困难。我吗，我把酒给所有的人喝。真的这样。给白的也给蓝的，尽管我自己是一个蓝的。而且还是一个而忠诚的蓝的。可是我把酒给所有的人喝。受伤的人全部闹渴。人死的时候就没有意见不同的区别了。临死的人应该互相握手。打仗真是傻事……¹

通过以上对比可知，法文原著和郑永慧的译文都没有使用“博爱”的字眼，而只是表达了女商人对蓝军和白军将士一视同仁、爱人如己的博爱精神，而曾朴的译文则直接、明确地将“博爱”作为小说中女商人的“宗旨”，加以宣扬，足见曾朴对“博爱”观念的关注和重视。

“博爱”一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深的渊源，它是一种将“爱”普及于所有人的观念，在儒家思想中、在官方典籍中、在佛经的翻译中都有使用。“博爱”在晚清民初的嬗变较为复杂，根据杨玉荣的研究，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曾使用“博爱”作为英文词“philanthropy”²的对等词，不过最后被“仁爱”所取代。后来明治中后期日本学者看重“博爱”一词所凸显的平等意识，将其作为“philanthropy”的译名³。随着西方和日本的影响，19世纪30年代中国开始出现具有西方意味的“博爱”，后来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等人都使用过“博爱”作为“philanthropy”的对应词。高鹏程的研究指出⁴，1900年前后，随着介绍法国大革命历史的文献不断增多，“fraternité”出现的频率也随之增加，“友爱”，“同胞”等词都曾用作

¹ 雨果（Victor Hugo）著，郑永慧译：《九三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13页。

² 根据 *Longman Dictionary of English Language & Culture*（《朗文当代英语大辞典》），philanthropy is a feeling of kindness and love for all people, especially as shown in an active way by giving help or money to people who are poor or in trouble 慈善，仁慈。

³ 杨玉荣：《中西互动中“博爱”译名的流变》，《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5月第3期，64-69页。

⁴ 高鹏程：《法国大革命并未提出“博爱口号”》，《青海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196-201页。

它的对应词。1905年孙中山等人制定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出现了“自由、平等、博爱”的表述，之后，陆续有人将法国大革命的“fraternité”翻译为“博爱”，但并未形成固定的表达。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的胜利后，孙中山所使用的“自由、平等、博爱”逐渐成为主流的表述。孙中山后来解释了他使用“博爱”一词来对应“fraternité”（“兄弟”）的缘故，即“fraternité”原本的对应词“兄弟”在中国文化中蕴含着浓重的帮会、兄弟会的江湖习气，不利于宣传法国大革命及其核心思想“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

由此可见，曾朴在译作中“博爱”一词的重视有其来龙去脉，与孙中山等人对“博爱”操纵有关，以“博爱”一词来翻译“fraternité”承载了东方、西方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内涵，它不仅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刻的渊源，与日本对西方思想的译介有关，与西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有关，还与晚清民初中国革命派的政治操纵有关。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概念在几年之后更是获得五四知识分子的青睐，提出了建立“以博爱之心为基础的文”¹。

5. 通过人物展现的“法国大革命”形象

5.1 人民和革命者

在王韬的译作《重订法国志略》中，译者对参与革命的“人”进行了“处理”。对所有参与革命的人称为“暴徒”、“叛党”，将他们“弑君”的行为称为“逆天”的举动，让所叙述的事件呈现出非合法、非正义的效果。

梁启超的译文对投身革命的罗兰夫人和吉伦特派革命者称为“英雄”、“为国流血之大人物”、“豪杰”，将他们的行为称赞为“以身许国”、

¹ 李大钊：《什么是新文学》（1919年12月8日），《李大钊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129页。

“尽瘁于爱国之业”，着力塑造了爱国的英雄人物形象，以鼓舞晚清民众的爱国热情。

在《九十三年》中，译者使用了“革命家”一词，称呼小说中从事革命的人，达到他的预定目的，即突出了小说与法国大革命的关联，呼应辛亥革命的革命风潮，肯定法国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和革命家的正面形象。

下面一段引文描述了王党领袖冷达男准备搭乘军舰，秘密前往法国临行前的情景：

[曾译]乡老未登舰时，瑞寨岛英国总督巴尔嘉及都尔铎文亲王，均亲莅送行。又有单伦伯者，本达丹伯爵之卫士，而当时之秘密革命家也，乃预为老人粪除船室，将事至谨慎。迨老人至，则竟忘其宿卫之尊，为之代负行篋，临别又向乡老举行恭顺之军礼。¹

在上面这段文字中，译者使用了“秘密革命家”来指称本达丹伯爵之卫士的真实身份，同时也突出小说与“革命”的关联性。但是，我们查阅雨果的法文原著如下：

[法文原著]Lord Balcarras, gouverneur de l'île, et le prince de La Tour-d'Auvergne, l'avaient en personne conduit et installé à bord. L'agent secret des princes, Gélambre, ancien garde du corps de M. le comte d'Artois, avait lui-même veillé à l'aménagement de sa cabine, poussant le soin et le respect, quoique fort bon gentilhomme, jusqu'à porter derrière ce vieillard sa valise.²

可以发现，上面所引的法文原文中并无“révolutionnaire”（革命家）一词，仅仅以同位语的方式表明了 Gélambre 的身份，即“L'agent secret des princes, Gélambre, ancien garde du corps de M. le comte d'Artois”（译为：亲王们的密探，曾经当过阿尔图瓦伯爵的保镖的耶朗布尔）。

¹ 雨果（Victor Hugo）著，曾朴译：《九十三年》，（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年），12-13页。

² Victor Hugo. *Quatrevingt-treize (I)*. (Paris: J. Hetzel et Cie & Maison Quantin, 1880), 19-20.

与此同时，为了证明“革命家”是曾朴特意使用的词汇，我们对比雨果小说的另一位译者郑永慧的译文，如下：

[郑译]岛上的总督巴尔加列斯爵士和拉·杜尔－多弗尔涅亲王亲自伴送他，把他安置在船上。亲王们的密探，曾经当过阿尔图瓦伯爵（注释：阿尔图瓦伯爵，法王路易十六的弟弟，后来即王位，成为查理第十。）的保镖的耶朗布尔（注释：耶朗布尔，在保王党方面秘密为革命工作的人；他经常把情报送给马拉等革命人士。下文就说到他把克莱摩号启行的情报送给马恩的普利尔。）亲自监视房舱的布置，虽然他自己也是一个道地的贵族，他却小心恭敬到这样的地步，竟然跟在老头后面，替他提着小皮箱。¹

可以发现郑永慧的译文中也没有出现“革命家”一词，而是用注释的方式对人物身份进行了补充介绍。由此可见，曾朴译文中的“革命家”是特意在文中使用的，以指称当时参加或从事革命的人，其目的是突出小说与革命的关联，与当时晚清辛亥革命的热潮形成呼应。

再来看看以下一例，曾朴也加入了“革命家”的表述：

[曾译]（翟文）曰：其实凡革命家恃以号召天下者，不过三标的：曰自由，曰平等，曰博爱。三者皆和平中正之道，我侪惟求恢廓此道，俾一切人民，共享共和之幸福四己耳！

为了观察译者对“革命家”一词的青睐，我们对比一下法文原著：

[法文原著]Et Gauvain reprit : — 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 ce sont des dogmes de paix et d'harmonie. Pourquoi leur donner un aspect effrayant? Que voulons-nous? conquérir les peuples à la republique universelle. Eh bien, ne leur faisons pas peur.²

¹ 雨果（Victor Hugo）著，郑永慧译《九三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20页。

² Victor Hugo, *Quatrevingt-treize* (II), (Paris: J. Hetzel et Cie & Maison Quantin, 1880), 67.

可以看出, 法文原著中也并未出现“révolutionnaire”(革命家)一词, “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 ce sont des dogmes de paix et d'harmonie”一句直接陈述了“‘自由、平等、博爱’是和平与和谐的信条”之含义。

对比郑永慧的译文, 也未见“革命家”一词:

[郑译]郭文继续说: “自由, 平等, 博爱, 这就是和平和协调的信条。为什么要给他们一个怕人的外表?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包括各个民族在内的世界共和国。那么, 我们就不要使他们害怕……”¹

通过上述比较, 亦可以发现是曾朴有意在译文中添加了“革命家”一词。

“革命家”本来是一个不带褒贬色彩的词汇, 专指“具有革命思想, 从事革命工作, 并作出重大贡献的人”²。但是, 在曾朴的译文中, “革命家”一词被赋予了正面的、积极的、进步的含义, 被称呼为“革命家”的人以“自由、平等、博爱”理想号召天下。这样的安排反映了曾朴对革命及革命者的褒扬态度; 另一方面, 这也顺应当时的辛亥革命风潮。

除了“革命家”外, 曾朴还将法文原著中的“共和党军”译为“革命军”:

[曾译]“戴麦客行近尸阜——审察, 见所有之尸皆横卧, 皆为兵士, 足皆赤, 手皆无兵器, 惟身则服蓝色之制服, 首则冠三色徽章之冠, 此命名革命军也”。³

以下对比法文原著和郑永慧译文中“革命军”一词的对应词汇:

[法文原著]Ces cadavres étaient des soldats. Tous étaient pieds nus; on leur avait pris leurs souliers; on leur avait aussi pris leurs armes; ils avaient encore leurs uniformes qui étaient bleus; ça et là on distinguait, dans

¹ 雨果(Victor Hugo)著, 郑永慧译《九三年》,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年), 223页。

²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年), 460页。

³ 雨果(Victor Hugo)著, 曾朴译:《九十三年》,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4年), 61页。

l'amoncellement des membres et des têtes, des chapeaux troués avec des cocardes tricolores. C'étaient des républicains.¹

[郑译]那些死尸是些兵士。他们全都赤着脚；他们的鞋子被人拿掉了；他们的武器也被人拿掉了；他们还穿在身上的制服是蓝色的；这里那里在一大推残肢断体和头颅中间，可以看得出一些洞穿的帽子上面别着三色帽徽。他们是共和军。²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法文原著用“républicains”来称呼进行革命的士兵，郑永慧译本用了“共和军”来对应“républicains”一词，而曾朴则直接使用了“革命军”。从王韬辈知识分子，对“革命”一词的惧怕态度，到梁启超译中对革命大加赞扬，再到曾朴译文中主动地刻意地使用“革命”一词，可见观念在二十年间在社会和人们心中发生的转变。

王韬的《重订法国志略》中描写的法国大革命出现了十余种“庶民”、“贱民”、“细民”、“齐民”、“国民”、“人民”、“国人”、“平民”、“众庶”、“贫民”、“百姓”等混用的情形，这其中大部分是带有等级观念的称呼，是与君王的尊贵、神圣、伟大形成鲜明反衬的称呼，缺乏“平等”的观念。在《罗兰夫人传》中，梁启超对人民进行了分类“处理”：在王政统治下顺服之人民称为“臣民”；在革命时代“人民”、“市民”、“平民”、“国民”等用来称呼支持革命、欲推翻王政的人们；“暴民”、“乱民”则用来称呼反对罗兰党人、与之对立的人，梁启超的译介剔除掉了“庶”、“贱”、“细”、“贫”、“齐”等字眼，开始逐渐摆脱了旧时代文学作品中对“人民”相关概念的等级化描述，通过译介逐渐改变人们的等级观念。在曾朴的《九十三年》中，“贱民”、“贫民”等词汇出现的频率极少，且这种称呼出自王党人物口中，如“费爵士曰：‘汝言未尝不当。然如高基禄，如商纯，如穆伦，如符楷德，如蒲虚，如许伯，

¹ Victor Hugo. *Quatrevingt-treize* (I), (Paris: J. Hetzel et Cie & Maison Quantin, 1880), 108.

² 雨果（Victor Hugo）著，郑永慧译：《九三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92页。

皆贱民耳。而我武侠之贵胄，听起指挥，是恶能堪！’”¹，另一处出现的“贫民”是出自小说共和党人物薛慕丹的口中，如“衣无常式，但非常褴褛不服，盖欲以己身示贫民之标本尔”²，这一段叙述了薛慕丹将自己作为“贫民”的标本，以“贫民”为傲。此处“贫民”的用法虽然使用同一词汇，但词汇本身的内涵已经悄悄地发生了变化，贫民已经不再是等级制度中最下等的阶层，他们在法国大革命中已经成为社会的主力，成为推行“平等”社会地位和身份的力量。对词语的选择性使用，说明译者在译介时对词汇背后所附带的含义有清楚的区别和界定。与“贱民”、“贫民”的使用相较悬殊的是，《九十三年》普及化地使用了“国民”、“公民”、“人民”和“人类”等概念的，并着力推进了“国民”这一概念，如：

[曾译]（女商人）继曰：“夫人毋恐，我等皆巴黎之国民军也。夫人亦国民之一分子，宜入军队如我……”³

[法文原著] *Voyez-vous, madame, ne craignez rien. Vous devriez entrer dans le bataillon.*⁴

[郑译]“……太太，别害怕。你应该参加联队。你可以做和我一样的事情。”⁵

通过对比分析可以发现，郑永慧的译文较为直接地译出了原文，而曾朴的译文则是加入了“我等皆巴黎之国民军也”、“夫人亦国民之一分子”的叙述，而“国民”这一表述更是原文中没有的，译者有意添加、并大力地宣传“国民”这一概念。再来观察下面的例子：

[曾译]骑客读次，冷酷之面，微呈喜色，曰：“革命之战，不特起于一国中，且起于一家中，伟大国民，当如是也。”¹

¹ 雨果（Victor Hugo）著，曾朴译：《九十三年》，（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年），18页。

² 同上，72页。

³ 同上，8页。

⁴ Victor Hugo, *Quatrevingt-treize (I)*, (Paris: J. Hetzel et Cie & Maison Quantin, 1880), 12.

⁵ 雨果（Victor Hugo）著，郑永慧译：《九三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12页。

[法文原著] Le voyageur, à demi-voix, et comme se parlant à lui-même, prononça ces quelques mots, que l'aubergiste entendit sans trop les comprendre: — Oui, c'est plus que la guerre dans la patrie, c'est la guerre dans la famille. Il le faut, et c'est bien. Les grands rajeunissements des peuples sont à ce prix.²

[郑译]旅客仿佛自言自语地低声说了下面的话,店主人虽然听见了却不十分懂得:“对的,这不但是一个国家里的战争,也是家庭里的战争。必须这样,这样做是对的。要使人民恢复伟大的青春必须付出这样的代价。”³

曾朴译文中出现了“伟大国民”的表述,在法文原著和郑永慧译本均没有对应的词汇,是曾朴根据原文中的意思进行的发挥,将“Les grands rajeunissements des peuples sont à ce prix”(译文:人民的伟大青春要付出这样的代价)一句所蕴含的伟大之意附在了“国民”之上。

下面的例子也说明了曾朴对“国民”一词的发挥和推进:

[曾译]“夫我军日益退,而伯伦斯威克之军日益进,法兰西之城市,行见处处卓日耳曼之国旗,脱吾曹不汲汲自救,则法兰西之革命,将不为巴黎为柏林矣。即杀法王,非利国民,利普鲁士王耳!”⁴

[法文原著]si cela continue, et si nous n'y mettons ordr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sera faite au profit de Potsdam, elle aura eu pour unique résultat d'agrandir le petit état de Frédéric II, et nous aurons tué le roi de France pour le roi de Prusse.⁵

¹ 雨果(Victor Hugo)著,曾朴译:《九十三年》,(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年),99页。

² Victor Hugo, *Quatrevingt-treize* (II), (Paris: J. Hetzel et Cie & Maison Quantin, 1880), 29.

³ 雨果(Victor Hugo)著,郑永慧译:《九三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192页。

⁴ 雨果(Victor Hugo)著,曾朴译:《九十三年》,(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年),80页。

⁵ Victor Hugo, *Quatrevingt-treize* (I), (Paris: J. Hetzel et Cie & Maison Quantin, 1880), 140-141.

[郑译]假使这种情形继续下去，假使我们不设法整顿一下，那么法国大革命只能够使波茨坦得利，革命的惟一结果只是把腓特烈二世的小王国扩大，我们只是替普鲁士国王杀掉法国国王而已。¹

对比以上的译文可以发现，“非利国民”的表达是曾朴根据原文“革命的惟一结果只是把腓特烈二世的小王国扩大，我们只是替普鲁士国王杀掉法国国王而已”的表述发挥而来，从“非利法国”的含义中引申出来，此处的“国民”代表了“法国”。

从上文的三个例子中，可以看出，曾朴在译介时对“国民”一词的推崇，用“国民”一词来诠释革命的力量、国家的力量和利益，赋予“国民”一词更加丰富的内涵和任务，以推进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新”事物和“新”气象。在中国古代，“国民”一词在最早见于《左传·昭公十三年》²，是古代汉语复合词，在历代典籍中可见，后传入日本，在日本近代的自由民权运动中，被赋予新的现代语义，“突出平等的政治参与权利”，服务于“国家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目标³，成为日本近代社会称呼民众的常用词汇。在晚清，“国民”一词重新被引入中国，属于“回归的书写形式借贷词”⁴。1899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一文，写道“中国人不知有国民也。数千年来通行之语，只有以国家二字并称，未闻有以国民二字并称者”⁵。在反满抵抗外辱的浪潮中，“国民”一词展现了新的现代意义，即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和人民等概念的糅合，代表国家成员的身份和权利，奉行“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显现了法国大革命中民众的新形象。在晚清最后十年国民、公民的概

¹ 雨果（Victor Hugo）著，郑永慧译：《九三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121页。

² 引文如下“苛虐不作，盗贼伏隐，私欲不达，民无怨心。先神命之，国民信之”。

³ 郭台辉：《中日的“国民语义与国家构建——从明治维新到辛亥革命》，《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第4期，141页。

⁴ 刘禾著，宋伟杰译，《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395页，注释399。

⁵ 梁启超：《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309页。

念才慢慢得到普及和推广，并带有启蒙的涵义，译者曾朴在《九十三年》中普及化地使用“国民”一词，也正是说明这一概念与小说传播的新思想和新观念之间的密切关联，它与“公民”、“人民”、“市民”、“平民”等概念参与构建了一个崭新的法国大革命形象，推进了西方的民主政治观念，向着追求人人自由、平等兼有博爱的“国民国家”而努力。

5.2 君主

文学作品中的帝王君主形象常常能反映出作者对待君主制的态度以及看待革命的角度和立场。在王韬译介的《重订法国志略》中，路易十六是一位柔弱的、且无力解决时政危机的君主，在他被送上断头台时，译者的语气中充满怜惜和同情：

[王韬译]狱卒拥王至刑坛，王固知不免畧，无畏惧色，从容就死，年仅三十有九，王柔弱无足虞，国人冤之。¹

再来对比一下《九十三年》中的君主形象：

[曾译]一月二十一日路易十六之处死刑，我（女商人）曾登断头台，献王以忏悔之杯。犹忆此朕即国家之狂王，至此乃无一衣一履之蔽体，但赤手接杯，时时顾我狞笑耳。²

两位译者都描述了同一位君王路易十六，但为读者带来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在王韬的描述中，路易十六显得无辜、柔弱，但有君王的从容大气之风范，反衬出革命的残酷性和悖逆性；在曾朴的描述之下，路易十六狂妄自大，不值得同情，衬托出革命的正义性和崇高性。我们进一步地考察雨果的原著是如何描写路易十六赴刑场的情形：

[法文原著] J'ai vu guillotiner Louis XVI. Louis Capet, qu'on appelle. Il ne voulait pas. Dame, écoutez donc. Dire que le 13 janvier il faisait cuire

¹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卷五》，（“光绪庚寅仲春淞隐庐刊”本，1890年），28页。

² 雨果（Victor Hugo）著，曾朴译：《九十三年》，（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年），8页。

des marrons et qu'il riait avec sa famille! Quand on l'a couché de force sur la bascule, qu'on appelle, il n'avait plus ni habit ni souliers; il n'avait que sa chemise, une veste piquée, une culotte de drap gris et des bas de soie gris. J'ai vu ça, moi. Le fiacre où on l'a amené était peint en vert.¹

郑永慧的译文忠实地翻译出了雨果的原文：

[郑译]我亲眼看见路易十六上断头台。人家把他叫做路易·卡佩。他自己当然不愿意。你听我说，想想看，正月十三号他还在烤栗子，还跟他的家里人一起欢笑呢！人家强迫他躺在所谓跷跷板（注释：指断头台上的木板。）上面的时候，他没有衣服也没有鞋子，只穿一件衬衫，一件被虫蛀过的短袄，一条灰绒裤子和灰色的丝袜。我亲眼看见这一切，我。押走他的出租马车是漆着绿色的。²

通过对比可以看到，雨果的原著及郑永慧的译文并没有“狂王”及其“狞笑”之描述，此细节应是曾朴所改写，以增加读者对君王和王权的愤恨、对革命正义性的认识。这样的改写虽然有悖于原文，但可以扭转自王韬译介以来形成的观念，即“叛党恃其凶焰敢于明目张胆而弑王，国法何在天理安存，不几天地反覆，高卑易位，冠履倒置，纪纲紊乱”³。从王韬的这段评论可以看出，在法国大革命中处死路易十六的事件被定性为“叛党弑王”，是一种无视国法、忘乎天理、紊乱纲纪的行为，是非正义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只有当君王倒施逆行、狂妄自大时，弑君才被看作是顺天理、行正道的。通过曾朴的改写，君王的尊贵、受怜悯的形象被颠覆，取而代之的是令人厌恶、憎恨的狂妄之君，以此构建了一个正义、公平的法国大革命形象。再看下一例，在《九十三年》第二章的起首，曾朴添加了一句承上启下的总结：

¹ Victor Hugo, *Quatrevingt-treize (I)* (Paris: J. Hetzel et Cie & Maison Quantin, 1880), 12.

² 雨果（Victor Hugo）著，郑永慧译：《九三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12页。

³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卷五》，（“光绪庚寅仲春淞隐庐刊”本，1890年），33页。

王权颠覆矣！独夫授首矣！党派分歧，联军逼境，于全国风潮掀天震地之中……¹

在这句承上启下的过渡句中，路易十六被称为“独夫”。“独夫”一词出自《尚书·泰誓下》，“独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²。在中国古代，“独夫”指的是残暴无道为人民所憎恨的统治者³。译文中使用这样的称谓，可见曾朴对推翻路易十六君王和君权的态度是坚决赞同的，下文提到路易十六死刑时更是直言不讳，将它看作是有利于国民的事，如：

巴黎自路易十六处死刑后，国民骤脱桎梏之轭，其狂热之状大类骄子离抱，猛兽出柙，一纵不可复羁。⁴

又如：

夫我军日益退，而伯伦斯威克之军日益进，法兰西之城市，行见处处卓日耳曼之国旗，脱吾曹不汲汲自救，则法兰西之革命，将不为巴黎为柏林矣。即杀法王，非利国民，利普鲁士王耳！⁵

以上两例中在叙述路易十六死刑时，都将它视为有利于国民的事件，从而赋予革命一种正义感和合法性。小说中革命残酷派人物薛慕丹和温醇派人物翟文的一场激烈对话中，翟文将路易十六比作“羊”，将革命党人比作“群狮”：

路易十六譬诸一羊，而革命党则譬诸群狮，以一羊投群狮中，羊见不敌，乃思逃逸，逃逸不能，乃奋其困兽之斗以自卫。⁶

¹ 雨果（Victor Hugo）著，曾朴译：《九十三年》，（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年），12-13页

² 李民，王健撰：《尚书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202页。

³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335页。

⁴ 此句为译者添加。雨果（Victor Hugo）著，曾朴译：《九十三年》，（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年），65页。

⁵ 雨果（Victor Hugo）著，曾朴译：《九十三年》，（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年），80页。

⁶ 同上，118页。

在小说人物薛慕丹看来“羊乃畜类”，在汉语中通常指“畜生”或“畜牲”，“泛指禽兽（常用作骂人的话）”¹。而对照法文原著，雨果使用了这样一句话“Le mouton est une bête”直译为“羊是动物”，而在郑永慧的译文中则用了“羊是一头兽”，此处对比用词的褒贬，可以看出曾朴译文带有的贬义色彩。相比之下，革命党形象则是“人类天良之代表”、“思想之雏形”、“道理之正鹄”²，充满了正义、进步、光明的色彩。从以上例子对路易十六的不同叙述方式，可以看到曾朴译文为扭转法国大革命的形象所作出的努力。

5.3 革命中的“英雄”人物

蔡世连在谈到中国革命通俗小说时认为，在人物塑造方面革命通俗小说承袭了中国传统通俗小说及民间文学的特点，“追求善恶忠奸判然分明，使人物性格向着极端化和模式化、类型化发展”，要么将人物“神圣化”，要么把人物“魔鬼化”。³他进一步对“神魔化”进行了解释，“一是对一些英雄人物加以超人化、武侠化”，“一是对一些人民群众的代表性人物加以神圣化”，“一是对一些敌人加以魔鬼化、脸谱化、漫画化”⁴。依此安排，这类小说多是宣扬革命者精神的可贵，形象的伟岸，品格的坚定和刚毅。在梁启超《罗兰夫人传》中，英雄人物罗兰夫人和吉伦特派党员在人格、智慧、精神方面都堪称国民典范，他们是爱国英雄人物，是“豪杰”，具有英雄人物的“高尚洁白之性质”、“一死以谢天下”的豪杰品格⁵。在晚清和民初的多数作品中，革命小说的主旨和情节大多是宣传革命事业、赞扬革命党人。在这类读物中，除了除了梁启超的《罗兰夫人传》外，陈

¹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205-206页。

² 曾朴：《九十三年》，（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年），118页。

³ 朱德发主编，李钧、蔡世连、杨新刚著：《现代中国文学史精编（1900-2000）》，（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3年），新学堂数字版，468页。

⁴ 同上。

⁵ 梁启超：《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饮冰室专集之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3页。

天华的《猛回头》、邹容的《狮子吼》等都是辛亥革命前热血青年最炙手可热的“革命”读物。

曾朴译介的这部《九十三年》曾以“革命小说”¹自居，但是译者是否按照革命通俗小说的传统和手法来处理作品中的英雄和敌人呢？众所周知，这部作品是雨果晚年的成熟之作，小说塑造了三位主要的人物，其中有支持革命的共和党人，也有反对革命的王党领袖，既有赞成革命的温醇派，也有支持暴力革命的恐怖派。虽然他们所拥护的党派不同，所坚守的信念不同，而且在“革命”这一标准下，他们似乎有善恶之别；但是在“人道”的原则和理想下，三位皆是雨果笔下的“英雄”人物。因此，原著小说可以说是给读者呈现了一个立体的法国大革命，这其中的善与恶、对与错，让读者陷入了价值判断的难点。

郑若麟，雨果 *Quatrevingt-treize* 的另一位译者郑永慧之子，曾经回忆了这样的情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的一间小阁楼里，两位震旦大学学生激烈辩论，他们辩论的问题主要围绕“绝对正确的革命”和“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到底孰轻孰重？该不该放走肯冒生命危险救出三孩童的王党领袖？两人争得面红耳赤仍旧不能分出高低，直到大学毕业、分手，讨论也没有结果。五十年代两位同学再度重逢，可仍旧各持己见，难以说服对方。结果，其中一方认为有必要将《九三年》翻译成中文，让更多人参与到这场讨论中来。这才有了1957年版郑慧译翻译的《九三年》之面世²。从这个小故事，我们也看出了雨果这部小说主题的复杂性和深刻性，在1930年代刚刚接触到这一主题的两位知识分子身上产生了强烈震撼和影响。

译者曾朴在《〈九十三年〉评语》中已经指出：“嚚俄著书，从不空作，一部书有一部书之大意，主意都为著世界……然则《九十三年》何为？曰

¹ 《革命小说九十三年事迹撮要》，《时报》，1911年11月7日。

² 郑若麟：《以人道主义的名义——我的父亲郑永慧与〈九三年〉》，《文汇读书周报》，2004年4月30日。

为人道。《九十三年》千言万语，其实只写一句话，曰：“不失赤子之心”¹。从这段评语看来，译者已经不再提小说与革命相关的话题，而是将小说的意义落在“为人道”的主题之上，从一开始的“革命小说”到撰写《评语》时决口不提“革命”二字，可见译者对作品的主旨有了全面的把握和调整。在人物的塑造方面，译者忠实地紧跟原著对人物的安排和塑造，忽略或者说颠覆了中国革命通俗小说的传统，突出三位分属不同革命阵营、对革命持不同看法的人物特点，呈现出他们“伟大”、“可贵”之处，宣扬“人道”的力量，让读者在善恶交织的人物之间、在复杂跌宕的情节之中，体会和发现“法国大革命”观念的真实意涵。下文将探讨小说如何将三位信仰、秉性截然不同的、甚至互为敌人的人物塑造成小说的英雄人物，又如何从他们的形象中呈现出法国大革命的精神：

1) 王党英雄——冷达男侯爵

冷达男侯爵是小说中王党的领袖，他冷酷、铁血、毫不手软地打击和消灭革命的共和党人，誓死效忠君王。可是，他却是全书发生巨变的关键人物，面对受困于大火中的三童子，本已经逃脱危险的他全然不顾自身的安危，投身于救助孩童的行动中，成功救出孩子，自己却被捕入狱面临死刑。从铁血手腕的王党领袖到舍弃生命挽救三童子的人道英雄，驱散了大革命的恐怖氛围，树立起人们对良知和正义的信心。在他的身上闪现出人道的光芒，照亮了小说的主旨，让其冷酷无情的形象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小说这样展现了冷达男冲进大火救出孩子的情节：

众方伤心惨目间，忽见三童所立之邻窗间，突见一人影。于是皆仰首凝视，于红焰弥漫中，见其人躯干伟岸，面蒙黑烟，恹恹若幽灵，而满头白发，独皎然火光中，则固无人不识之冷达男也。²

¹ 雨果（Victor Hugo）著，曾朴译：《九十三年》，（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年），《〈九十三年〉评语》。

² 同上，181页。

在上面这段引文中，译者虽然没有直接对人物的行为发表评论，却特意使用了“其人躯干伟岸”的表述。“伟岸”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为“魁梧；高大”¹，这个词在汉语文化中是一个褒义词，往往形容人物有“气度非凡”的含义。相比较而言，郑永慧的译文只是采用了较为中性的“高大的身形”之表述。这说明曾朴在选择词汇的时候已经对冷达男的描写含有褒扬的意味。

接下来，小说通过另一人物翟文之口，赞扬了发生在冷达男身上的巨大变化：

翟文常日所见之冷达男，一狞恶之战士也，一王权封建之迷信家也，一杀囚枪妇之凶手也。是人也，翟文固不惧之。天下最易循者，莫如画线之直路，彼以恐怖来，我以恐怖往，彼杀人，我即杀彼，何所用其迟回审顾。今不然矣，直线中断矣。一意外之纤途，忽现于人道中，冷达男乃直趋而入，变相立现。本魔鬼也，今为人相矣，不特人相也，直一灵魂之真象。此时翟文之目前，万象皆灭，惟见一伟大之救济家，矗立天国中。²

在上文这段描述中，冷达男从“狞恶之战士”、“王权封建之迷信家”、“杀囚枪妇之凶手”、“魔鬼”转变为“人相”、“灵魂之真象”、“伟大之救济家”。而且，译者进一步将这种形象进行了升华：

本血海也，今乃成光明；本地狱也，今乃为天国。冷达男已自赎矣。

以一切牺牲者，赎其一切残酷，失其有形，以救其无形，冷达男固亦一无罪者也。宁天主不许人以自忏乎？脱其许之，则冷达男，且为可敬之老人矣。³

¹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1418页。

² 雨果（Victor Hugo）著，曾朴译：《九十三年》，（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年），187页。

³ 同上，190页。

小说将冷达男拯救三童子的行为，比作是“血海”到“光明”，从“地狱”到“天国”的巨大转变，他的行为是自我的救赎，“以一切牺牲者，赎其一切残酷”，因此，小说中的冷达男是一个无罪的人，是一位“可敬之老人”。小说人物还从以下几个方面赞颂了冷达男侯爵品格和美德：

(1) 舍己救人：在下面这段内心活动描写中，冷达男救童子的举动被看做是一种“舍己之命以救人之命”的精神。

冷达男已再四审度，选择于人与己之性命中，得无上之抉择，乃舍己之命以救人之命。然则人将何以处此命乎？曰彼既舍之，我则许而绝之。¹

(2) 仁慈、公正：在下面这段翟文内心活动的描写中，冷达男的举动不仅是“牺牲一己以事救济”，而且更是一种“仁慈”、“公正”的表现。

人惠我以恩慈，我乃报之残酷，是何等可怖之酬答耶？乃不意此可怕之酬答，不发现于他人，即发现于共和之下。向所称为擅作威福，蹂躏人权者，今已翻然改图，皈依人道；而自命为自由之花，博爱之神者，反迟回于龙战玄黄之野，肆其阉墙惨杀之心。仁慈也，公正也，牺牲一己以事救济也，皆神德也。顾为此者，不在文明之志士，而在顽固之老兵。共和本强，今乃弱矣；本凯胜者，今乃屠杀者矣。传之后世，言主张君主者，能救童子；而主张共和者，乃杀能救童子之老人，是岂共和之荣哉。²

(3) 善业圆满、忠诚、高尚：在下文的描写中，小说赞扬冷达男侯爵所行之事为“善业”，获得的是“圆满”，流的是“忠诚的汗滴”，将其形象美化在“神光”之中，其事迹是“何等高尚”。

况此老人年近八十矣，旁无一人之助，手无寸铁之卫，名为获之，其实盗之。且其被获时，适获之于善业圆满中，颗颗忠诚之汗滴，方涌

¹ 雨果（Victor Hugo）著，曾朴译：《九十三年》，（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年），186页。

² 同上。

现额际，发为神光，我见其徐步上断头台，直不翅拾级而登神圣之阶矣。置此头于切刀下，而绕此头者，有贞白之三灵魂，翱翔眷念，为之吁天而祈福，是何等高尚之伟迹。我料此头，必含笑于血腥之下，而赧然发赧者，反遍及共和之面上矣。¹

(4) 以强救弱：在雨果的笔下，冷达男的举动证明了“灵魂之真相”，在向人们宣扬“强者应保护弱者，已救者应降福未救者，一切老者，应慈爱一切幼者”的精神和原则。

冷达男今兹所为，非忠诚耶？非强毅之克欲耶？非于残杀之内乱中，证明人道耶？非于王权革命之上，证明一灵魂之真相，强者应保护弱者，已救者应降福未救者，一切老者，应慈爱一切幼者耶？不以他物证之，乃即以献其首者证之……冷达男已自赎矣。以一切牺牲者，赎其一切残酷，失其有形，以救其无形，冷达男固亦一无罪者也。宁天主不许人以自惭乎？脱其许之，则冷达男，且为可敬之老人矣。²

从以上分析来看，小说通过翟文心理活动的描写，着力地赞扬冷达男舍己救人的美德，以他的事迹来说明：在王权革命之上，存在着人间的友爱、博爱。小说歌颂人道的力量，宣扬仁慈、正义，支持强者保护弱者、老者慈爱幼者的道德和精神。革命的最终目的归结到了“人道”，散发着法国大革命的精神光芒。

2) 共和党温醇派英雄翟文

小说中的另一位英雄人物是雨果在小说中设置的理想人物，他生性善良、充满正义。小说这样描述了翟文的形象：

翟文年三十计，神采奕奕有壮士风，目光敏锐而威，然赧然微笑时，犹留幼稚态。平生不嗜烟，不饮酒，不妄语，举止修整，虽战时不苟。坚韧音吐至柔和，惟发令声，则凌厉能辟千人。遇敌猛进，腾踔

¹ 雨果（Victor Hugo）著，曾朴译：《九十三年》，（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年），186-187页。

² 同上，189-190页。

乱军中，所向披靡，人亦莫能伤之。总之翟文之为人，平时温醇闲雅若书生，迨雄剑一动，则立易其至可爱者，为至可畏者，将材殆天授也。¹

翟文在小说中是一位关键性的人物，他与其他两位英雄人物都有密切的关联，冷达男与他是祖孙关系，薛慕丹与他是师生关系。他们各自代表了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态度，是小说冲突和矛盾之根源所在。在冷达男救出孩童后，小说安排了三场展示人物思想和品格的描写和对话。《深长思》一章是对翟文内心活动的描写，也是展现全文要旨的重要章节。《祖孙晤对》一章描写了翟文与冷达男的对话，呈现了“革命”与“王权”的对话。《坐而论道》一章详述了翟文与薛慕丹的谈话，围绕“法律专制之共和”与“精神之共和”两种观点进行辩论。最后，翟文放走了拯救三幼童而被捕的王党重要人物冷达男侯爵，选择自己走上了断头台，小说由此达到高潮。

从翟文的理想中，雨果表达了他给予革命的希望，给予新社会的希望，即“我之目的，不愿见社会中，复有奴隶，复有劳工，复有罪犯，人人为文明之徽识，即人人为进步之主人”，从他之口，说出了法国大革命的最高理想和精神，“自由以精神，平等以心，博爱以灵魂”²。翟文是作品中的光明、进步、自由、平等、博爱的代表。在革命和人道之间做出选择，在“善神”和“恶魔”之间做出选择，并相信“人道终克非人道”。在“革命决心之上”他发现了“人道之决心”³。他被誉为“共和国首功之伟人”，他以忠诚、刚果、仁慈为美德，宣扬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之理想，推进“人道之事业”⁴。翟文对薛慕丹的一番话语道出了他对自由、光明的向往：“我生于重重束缚之下，汝则解其羁绊，育我以自由”⁵。

¹ 雨果（Victor Hugo）著，曾朴译：《九十三年》，（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年），102页。

² 同上，207页。

³ 同上，184页。

⁴ 同上，206-207页。

⁵ 同上，203页。

译者曾朴对翟文的塑造忠于原著，紧跟雨果对此人物的安排、塑造和诠释，通过人物思想、内心的活动传递出了“法国大革命”观念的真谛。

3) 共和党恐怖派英雄薛慕丹：

薛慕丹是译著《九十三年》中第三位英雄人物，他是共和党恐怖派代表，忠于革命，热爱平民，痛恨君王，对王党铁面无情，被小说称为“恐怖时代之主动家”¹。小说评价他为“大慈善家”，但同时也是极端“残酷”之人，欲“以残酷之手段，达其慈善之目的”。²小说是这样描述了他的外貌：

薛慕丹为状至冷酷，面常含怒容，颧宽博，目光突然而不润泽，眶中若从不蓄滴泪者，发微灰而秃，遥望俨然老人。发语至简，然音节凛然，能令闻者震慑。衣无常式，但非褴褛不服，盖欲以己身示贫民之标本尔。³

在薛慕丹冷酷、残忍的性格和外表下，却有一颗怜爱平民的心，对“一般无告之人类”，怀有一颗赤子之心，小说特意描写了一段薛慕丹为平民吮吸脓疮的情节：

薛慕丹之赋性如是，宜若偏于残忍而非仁慈矣，殊不知彼之残忍，正从仁慈之极端发生。其对于一般无告之人类，所以姬煦而拯拔之者，往往为人所不能为。一日者，在旅舍中，遇一病人，患巨疡，脓血蕴隆，坟起如悬壶，不治将扼喉死，他人厌其恶臭而传染也，皆避而莫之顾。薛慕丹独惻然昵就之，以口吮其疮口，旋吮旋吐，尽吸其脓血而止。是时薛慕丹尚为牧师，人谓之曰：“子若为国王吮之，大僧正

¹ 雨果（Victor Hugo）著，曾朴译：《九十三年》，（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年），72页。

² 同上，111页。

³ 同上，72页。

不足为矣。”薛慕丹曰：“我宁死不为国王吮也。”此言一传，而薛慕丹之声誉，遂鹊起于巴黎惨社会之中。¹

然而，薛慕丹对王党却是铁面无情，对国王更是痛恨至深。即便是这样，当两军对垒，他的一番“阵前喊话”却表明了他对敌人也怀有的一份兄弟之爱：

曰：“我则爱汝，我与汝同母法兰西，兄弟也。汝既迷于正道，我为先觉，在义宜以光明导汝。汝不知此革命为何事乎？然终或知之，即汝不及知，汝之子若孙当知之。汝抗革命，不啻抗其天良；汝恨我，不啻致恨于天主。汝实可怜，人孰恤汝，顾我不忍汝曹之终陷于黑暗也。愿献我首，以救汝灵魂。我言之，我必践之。我为公民，亦为牧师，公民宜战汝，牧师宜救汝……”

当他最亲爱的学生翟文因放走王党重要人物冷达男而接受审判之时，薛慕丹表现出不徇私情的一面，宣告翟文的死刑。当翟文受刑之际，他痛心疾首地选择“一弹贯心而死”²。小说为读者留下了这样的结局：“从此两灵魂携手飞升，一张光明之羽，一伸恐怖之爪，永永翱翔于浩荡之天空中，不复返矣。”

《九十三年》这部小说一反中国通俗小说传统，在英雄人物塑造上将三位坚持各自信仰和原则的英雄人物描绘得感人至深，他们用献出自己生命的方式证明了“善”和“爱”的存在，这种“善”和“爱”是广大、深远的“博爱”，是“同母法兰西”之兄弟之爱，是强者扶助弱者的慈爱和仁爱，是法国大革命精神最根本的体现和追求。然而，这样的主旨设计却完全超出读者的预期和想象，与辛亥革命前后的革命风气和意识形态背道而驰，而让小说遭遇“冷待”。小说中复杂的对立关系——“君权”与“革

¹ 雨果（Victor Hugo）著，曾朴译：《九十三年》，（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年），70页。

² 同上，211页。

命”的对立¹、“法律专制之共和”与“精神之共和”的对立²，最后都统一在“人道”、“博爱”的主题之下。文学作品开始追求自己的独立性，高歌“人道主义”之理想，显示出一种与政治无关、高于政治的倾向，展现出与众不同的主题和深意，从更深的意境去阐释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原则。

二、 林纾译本与曾朴译本的比较

与曾朴的《九十三年》相比，另一位在晚清赫赫有名的译者林纾在 1920 年代也翻译过雨果的 *Quatrevingt-treize*，取名《双雄义死录》。林纾（1852-1924）是近代著名的古文家、翻译家、中国文学翻译的先驱人物。郑振铎 1924 年在《林琴南先生》一文中提到了《九十三年》的翻译，说林先生的翻译“还有一点不见得好，便是任意删节原文”，当即举出雨果的 *Quatrevingt-treize* 作为例子，说明林纾对原文的删节之大：“拿原文来一对，不知减少了多少”，“为什么原文是很厚的一本，译成了中文却变了一本薄薄的了？”³郑振铎究其原因，认为可能是“口译者不见全文，误取了书坊改编供儿童用的删节本来译给林先生听了”⁴。然而，删节是如何发生的，恐怕现在难以考证。不过，与曾朴在 1912 年刊载的《九十三年》相比较，却是看出两个译本在传达原著思想和观念上的巨大差异。在本节，我们会将曾朴的《九十三年》与林纾的《双雄义死录》进行对比，考察它们之间在主旨思想、小说类型、叙事方法上存在的不同，分析同一时期同一原著的两个译本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探究译者的改写动机和策略。

首先，林译和曾译在小说的主旨和传递的思想观念方面均有不同。林译秉承着中国传统小说的理念，传达出中国传统道德的观念。从标题上来说，林译“双雄义死录”就蕴含着浓厚的传统道德色彩。标题中出现的“义”

¹ 雨果（Victor Hugo）著，曾朴译：《九十三年》，（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 年），208 页。

² 同上，206 页。

³ 郑振铎：《林琴南先生》，《郑振铎全集·第 5 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 年），367 页。

⁴ 同上，367 页。

字在传统的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孟子的“舍生取义”，即“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¹，孟子认为“义”即“人路也”²，人走的正途。《论语·微子》中说“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³，《论语·为政》中说“见义不为，无勇也”⁴，均体现了“义”字所包涵的“正当”、“正义”、“责任”和“道义”的意涵。林译小说标题中的“雄”字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有五项，其中与小说标题意思吻合的一项为“强有力的人或国家，如英雄，战国七雄”⁵。以“义”字、“雄”字作为小说标题，是比较贴近中国传统文化的作法，也是为了迎合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学中“英雄豪杰、才子佳人”题材类型的喜好。“英雄”在传统文学中常常有非凡之处，具备伸张正义的秉性和侠肝义胆的真性情。林译标题中的“双雄”指的是共和党温醇派代表“高白”（法文：Gauvain，曾译：翟文）以及共和党恐怖派代表“森毛登”（法文：Cimourdain，曾译：薛慕丹），林纾用“英雄”称呼两位主人翁，并将他们的“死”冠以“义”字。然而，林氏所拟定的标题遗漏掉了小说的第三位主人翁“郎得那”（法文：Lantenac，曾译：冷达男）。这位效忠王党、镇压共和党革命军的铁腕人物冒着生命在最关键的时刻冲进大火救出三孩童，将小说情节和思想推至高潮。然而，林译的标题却将这位重要的人物漏掉了。

在林纾的译介中，小说的主人翁皆穿上了“道义”、“侠义”的外衣，为了别人舍生取义，甘愿牺牲自己。小说中王党领袖郎得那救出孩童被捕入狱，共和党领袖高白有这么一段内心活动的描写：

¹ 孟子：《孟子·告子章句上》，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265页。

² 同上，267页。

³ 张燕婴译注：《论语》，（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23页。

⁴ 同上，284页。

⁵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1530页。

（高白）在账外闲行，思本夕之事，郎得那本复其自由，乃以救三小儿之故，自拼自命，乃革命诸人因利乘便遽断其头。此岂天酬英雄之意。此为民国之大辱，非丈夫所为。然此事乃适当吾为，司命而行之，且屏吾不与其事，夫以吾之叔祖平日残暴无伦，今日慈祥至此，诟吾之操行遽逊谢而不之及，今决计当释去其人。¹

在上面这段话中，小说人物高白内心的思考告诉读者，本来恢复了自由的郎得那“自拼自命”冲进大火救出孩童，全然不顾自己的安危，是一种“正义”和“道义”的表现，体现了“见义勇为”的观念。如果革命诸人“因利乘便遽断其头”，就会成为“民国之大辱，非丈夫所为”，这不符合“义”的观念。林纾对高白事迹的描述基本停留在中国传统道德“义”的观念上。然而，曾朴的译介紧跟雨果的创作，却有一番完全不同的阐释，从“人道”的层面去解读郎得那（冷达男）救护幼童的事件，使作品呈现出更多层面的对于道德、革命、良心、灵魂、人性的拷问。这一段高白的心理描写林纾仅仅用了137个字，而在法文原著中，这段心理描写长达3800多个法文单词，曾朴译本则用了约3500多字进行翻译，将翟文内心对冷达男救童子事件的看法、内心的挣扎和思考全盘托出，预示着整个小说高潮的到来，是整个小说的“眼”。曾朴的译文紧跟雨果的原著，传递了以下丰富的三层意思：

第一，翟文对冷达男救童之举的看法。下面所引的三段话都引自曾朴的译文《九十三年》，描写了翟文的内心活动，体现了翟文对冷达男救童子举动的理解和看法：

是果何为哉？救三童子耳。此三童子为彼所生乎？非也。彼之家族乎？亦非也。不过三弃儿耳，嫠人之子，不知谁何也。而此睥睨一切之贵人，勃兰峒之王，已脱重围之劳将，忽自献其偌大之头颅于三童子之

¹ 预勾（雨果，Victor Hugo）著，林纾、毛文钟合译：《双雄义死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年），102页。

前。头颅，本恐怖也，今乃成庄严璀璨之光环，然则人将何以处此头颅乎？曰彼既献之，我当受而斩之……¹

人惠我以恩慈，我乃报之残酷，是何等可怖之酬答耶？乃不意此可怕之酬答，不发现于他人，即发现于共和之下。向所称为擅作威福，蹂躏人权者，今已翻然改图，皈依人道；而自命为自由之花，博爱之神者，反迟回于龙战玄黄之野，肆其阉墙惨杀之心。仁慈也，公正也，牺牲一己以事救济也，皆神德也。顾为此者，不在文明之志士，而在顽固之老兵。共和本强也，今乃弱矣；本凯胜者也，今乃屠杀者矣。传之后世，言主张君主者，能救童子；而主张共和者，乃杀能救童子之老人，是岂共和之荣哉。顾为此者，不在文明之志士，而在顽固之老兵……²

冷达男今兹所为，非忠诚耶？非强毅之克欲耶？非于残杀之内乱中，证明人道耶？非于王权革命之上，证明一灵魂之真相，强者应保护弱者，已救者应降福未救者，一切老者，应慈爱一切幼者耶？³

在以上的译文中，曾朴呈现了翟文对冷达男救童之举的看法，冷达男救童之举是献出自己的头颅拯救三童子，是“仁慈”、“公正”之举，是充满“庄严璀璨之光环”。冷达男“牺牲一己以事救济”是一种“神德”，他的“翻然改图”是“皈依人道”的表现。他的行为和转变证明“人道”的存在，证明“灵魂之真相”，证明“慈爱”还存于世间。曾朴的译介中虽然也存有“正义”、“道义”的观念，但小说所宣扬的还是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博爱”的精神，以及“为人道”核心思想。

第二，翟文对冷达男本人的看法。以下三段话引自曾朴的译文，反映了翟文内心对冷达男的态度。

¹ 雨果（Victor Hugo）著，曾朴译：《九十三年》，（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年），186页。

² 同上。

³ 同上，189页。

其变之最不可思议者，则莫如常日目中之冷达男，全异于今日目中之冷达男；冷达男已变相矣，而瞿文适身当此变相之冲。以如是之事，其结果乃得如是之变动，是固瞿文梦想所不及者。梦想所不及，而事实竟及之，是殆造化故示玄幻，以戏弄吾人耶？……¹

瞿文常日所见之冷达男，一狞恶之战士，一王权封建之迷信家也，一杀囚枪妇之凶手也。是人也，瞿文固不惧之。天下最易循者，莫如画线之直路，彼以恐怖来，我以恐怖往，彼杀人，我即杀彼，何所用其迟回审顾。今不然，直线中断矣，一意外之纤途，忽现于人道中，冷达男乃直趋而入，变相立先。本魔鬼也，今为人相矣，不特人相也，直一灵魂之真象。此时瞿文之目前，万象皆灭，惟见一伟大之救济家，矗立天国中……²

置之死地而仍救之，夫救之何奇，奇在以最固执之人，而忽失其固执性。推其失此固执性之原因，则由于慈母之呼声，唤醒其人类之良知，使立返其故步。本即幽夜也，一回身，则光天化日耀其面矣；本造罪者也，一改造，则天心人道托其身矣。魔鬼与神圣，只争一心，一出魔界，即邻圣域矣。³

以上的三段叙述表达了瞿文对冷达男的思考，从“魔鬼”到“救济家”的转变，从“魔界”到“圣域”的跨越，在“革命的决心之上，忽又发现一人道之决心”，突出了小说主人公冷达男的转变，不仅仅是道义、良知的呼唤，更是善良、仁慈、慈爱的召唤，是“摇撼其灵魂”的叩问，是追寻“真理”的思索，看似与大革命无关，却恰是“心灵之战场”，是为“真实”、“公正”、“醇洁”、“无罪”而战的战场，是小说主旨和思想的升华和深化⁴。

¹ 雨果（Victor Hugo）著，曾朴译：《九十三年》，（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年），184页。

² 同上，187页。

³ 同上，189页。

⁴ 同上，184-185页。

第三，翟文对革命目的的思考。以下一段话是曾朴译文中翟文对革命的看法和态度，也是译者想传达出的真意。

且革命之目的，果为毁弃人乎？破坏家族乎？绝灭人道乎？皆非也。

九十三年之开幕，第一事为破巴士的狱，即恢复人道也。第二事为废封建，即建设家族也。夫创造者，权力之出发点也，有造物力者，斯有物权。天下权力之大莫与京者，莫如父母性。故母蜂能造峰群，即母也，亦即王也；人王不能造人群，即非父也，亦非人生。由是倒王位，由是遂革命，是果何为乎？为家族耳，为人道耳。革命者，人群之新纪元也。其实并无所谓人群，人群即家族也，即人也。

曾朴的译作紧跟雨果的原著，并没有停留在冷达男救助童子的事件上作单一的解读，而是通过它去解读法国大革命的目的和意义。大革命的目的不是“毁弃人”、“破坏家族”、“绝灭人道”，而是“恢复人道”、“建设家族”，更重要的是“为人道”。“革命”是“人群之新纪元”，革命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人”。此处是小说的点睛之笔，道出了雨果对革命的真实思考和想法，传递了法国大革命观念“为人”、“为人道”的终极目的，引导人们追问“灵魂之真相”，追寻人性的光辉，坚信人世间强护弱、老护幼“爱”的真谛，是雨果想通过小说传递给人们的思想和观念。

通过以上林译和曾译的对比，曾译传达出的内容和思想的丰富程度都远远高出林纾的译本。彭萍曾指出林纾将雨果的《九三年》(Quatrevingt-treize)译成了《双雄义死录》，表现出林纾对“义”观念的重视。而韩洪举、胡翠娥、范伯群、李家波等学者¹在研究中都指出过，林译小说对中国传统道德的“忠孝节义”历来比较看重的倾向，“常以‘忠孝节义’

¹ 韩洪举曾指出“忠孝节义”的说教屡屡出现林氏的小说中。胡翠娥也认为林纾虽然倡导西学，注重译书来改变世道人心，但他无法完全摆脱中国圣教和礼法的影响，“常以‘忠孝节义’等礼教观念附会西书，时时流露出复古倾向”。范伯群、李家波也注意到了“林译小说”的标题中不少都含有“忠”、“孝”、“义”等字眼，显然是受到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和渲染。

等礼教观念附会西书，时时流露出复古倾向”¹，呈现出与西方文学大相径庭的风貌。小说中这三位主人翁的事迹不仅仅是一种“道义”或“侠义”所为，更重要的是他们体现出的“为人道”、为“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和精神，因此，在思想主旨方面，曾朴译作显然比林纾译作更忠实于原著，是对法国大革命精神和涵义的最真实的诠释。

其次，林纾与曾朴的翻译在小说类型的归置上存在不同。法文原著标题“*Quatrevingt-treize*”（中译：九十三，指法国革命时的一七九三年）——一个充满政治、历史、文化意涵的年代——在林纾的翻译中转变成为歌颂义士壮烈赴死的“双雄义死”，小说类型从富有浪漫色彩的历史小说转变为颇具中国传统色彩的侠义小说，这种文类上的转变直接影响小说译介和呈现的方式，也影响到小说呈现的法国大革命观念。在范伯群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中，他谈到了晚清武侠小说兴起的原因之一，是翻译文学的推动和促进，认为当时的一些译者在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时，“心目中想到的中国文学类型之一就是传统的义侠小说”²。在西方，雨果的原著 *Quatrevingt-treize* 属于“历史小说”的类型³，赋有“历史”的特点，可以反映特定时期社会历史背景和时人的思想观念。而林纾的《双雄义死录》从标题到观念都带有中国传统义侠小说的影子，重在描写英雄人物的事迹和侠义精神，而使小说呈现出传统文学之风和“义侠”色彩。在行文措辞上也将中国传统小说中的用词搬来用上，如林纾译本中出现的“报国忠君”⁴、“背义食言”⁵、“罪有应得”¹、“乱臣贼子”²“非丈夫所为”³、

¹ 胡翠娥：《文学翻译与文化参与：晚清小说翻译的文化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274页。

² 范伯群：《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 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461页。

³ Sandy Petrey, *History in the Text 'Quatrevingt-treiz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1980), 13. Juliette Drouet, *My Beloved Toto: Letters from Juliette Drouet to Victor Hugo 1833-1882* (Albany: SUNY Press, 2012), 226. John Andrew Frey. *A Victor Hugo Encyclopedia*. (Westport, CT: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1999), 215.

⁴ 预勾（雨果，Victor Hugo）著，林纾、毛文钟合译：《双雄义死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年），21页。

⁵ 同上，25页。

“天酬英雄”⁴、“精忠报国”⁵、“从容就义”⁶、“匪不思报恩怨之泯久矣”⁷、“马可言瘡，人不能辞瘡”⁸、“我以民国之义赦尔”⁹、“人在危难则守信，及得志则食言”¹⁰等用词和表达，均是围绕“忠义”、“仗义”、“信义”等标准来描述的；又如林纾译本中以侠士、义士形象为基准展开的人物描写：“此人最少年，精于兵略”¹¹、“主人闻言，耸然见骑士发已斑白，似有胆识之人”¹²、“高白在万险中，忽见一骑冲入，隔此二人为两，而夏度竟以刀斫此骑士，立殒于地”¹³等叙述都带有浓烈的中国风和侠义味，让读者仿佛置身唐宋传奇的文学氛围中。相比之下，曾朴的译介摆脱了中国传统文学的影响，将小说标题译为“九十三年”，虽然曾朴在小说未面世之时，将小说归类为“革命小说”，在1912年《时报》连载和1913年有正书局出版单行本时，将它标注为“法国革命外史”，显示了译者“对原作历史描绘与反思的把握和偏爱”¹⁴，但是从《〈九十三年〉评语》及译者对作品主旨和标题、内容等的处置来看，曾朴小说所呈现的观念和思想均与雨果小说贴近，忠实地传译了“法国大革命”的观念。

最后，在叙事风格和技巧方面林纾和曾朴的译本也各有侧重。正如赵炎秋所指出，中国小说“以情节取胜”，“具体的细节与心理描写较少，

¹ 预勾（雨果，Victor Hugo）著，林纾、毛文钟合译：《双雄义死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年），25页。

² 同上，103页。

³ 同上，102页。

⁴ 同上。

⁵ 同上，103页。

⁶ 同上，104页。

⁷ 同上，34页。

⁸ 同上，52页。

⁹ 同上，64页。

¹⁰ 同上，65页。

¹¹ 同上，47页。

¹² 同上，52页。

¹³ 同上，62页。

¹⁴ 马晓冬：《曾朴：文化转型期的翻译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51页。

流于‘框架式’的介绍”¹。中国传统义侠小说的特点是偏重英雄人物见义勇为的事迹，重视情节的发展，简略或是完全没有西方小说中细致的环境描写、人物心理活动描写。下文比较了曾朴和林纾译本在描写翟文和薛慕丹的一段有关“革命”的对话：

[林译]高白曰：然则狮子为何物？森毛登不能答久，曰：此狮子即代表吾辈之良心。彼小民不幸，生于劫运之间，则亦不能不加以威力。此不得已也。高白曰：否，自由、美德当顺人心。何为加以残忍，在在使民战慄，尔意欲以暴政推及各国。吾恐为力必不能至矣。（今日至矣）我为军人战时杀人，胜后爱人，此只理也。²

[曾译]翟文曰：“然则狮为何物耶？”薛慕丹沉思半晌，既乃徐举其首答曰：“维此群狮，为人类天良之代表，思想之雏形，道理之正鹄。”翟文曰：“亦恐怖之元素也。”曰：“诬革命为恐怖乎？我知必有昭雪之一日。”曰：“汝亦惧人以恐怖诬革命耶？凡革命家恃以号召天下者，不过三标的：曰自由，曰平等，曰博爱。三者皆和平中正之道，我侪惟求恢廓此道，俾一切人民，共享共和之幸福斯已耳！……吾人须知人类皆一体，当其战时，不得已乃暂认为仇敌耳，一罢战则皆昆弟矣。”³

对比上文可以看出，林氏和曾氏的译文都对小说中两位主人翁的对话进行了翻译，林纾的译文较为简略，只表达了主人翁高白厌恶残忍和暴政，热爱“自由、美德”的想法。而曾朴的译本较为注重思想层面的描写，忠实地传递了原著关于革命形象和革命原则的表述，将雨果原著中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原则传递给读者，澄清了“革命为恐怖”的误解，忠实地将雨果心中的法国大革命观念传达出来。

¹ 赵炎秋：《林纾叙事思想试探》，《文学评论》，2010年第2期，48页。

² 预勾（雨果，Victor Hugo）著，林纾、毛文钟合译：《双雄义死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年），70-71页。

³ 雨果（Victor Hugo）著，曾朴译：《九十三年》，（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年），118页。

以下的引文是翟文与薛慕丹在牢狱中最后见面的谈话，翟文表达了他所期盼的理想社会：

[曾译]“我之目的，不愿见社会中，复有奴隶，复有劳工，复有罪犯，人人为文明之徽识，即人人为进步之主人。自由以精神，平等以心，博爱以灵魂。”

这段文字表现了翟文内心的追求，表达了他的心声和对理想社会的期盼，这也是作者雨果的理想，是小说中最为精华的部分。而这段心理描写却在林纾的译本中被删减掉，造成观念传译的缺失。再看下面一段来自全文末尾的引文：

[林译]司机者少按其机，刃自上落，高白首断矣。首断时，忽闻枪声，则森毛登以手枪向胸而发，口血喷溢，而森毛登死矣。

[曾译]盖断头台上三角形物下落时，平台上薛慕丹，已自解其腰鞬上之手枪，方翟文之头颅，滚入红色筐中，而薛慕丹之胸前，亦一弹贯心而死。从此两灵魂携手飞升，一张光明之羽，一伸恐怖之爪，永永翱翔于浩荡之天空中，不复返矣。

以上的两段话分别是林纾和曾朴译本表述高白（翟文）受刑的描写，林纾的译文较为直接，直叙事情的发生，缺乏细节描写和心灵的对话，而曾朴的译文除了叙述事情外，还有文学化的抒情和感情的升华，将两位主人翁的死上升到灵魂的层面，将读者对法国大革命观念的思考引向更高的精神层面。林译小说删减掉与情节发展无关或关系较远的历史背景描写、人物心理描写，恰恰是阻碍了法国大革命观念的传译和表达。相比较下，曾朴的译文紧随原著的风格和表达，细化人物的思想和内心描写，忠实地传译了法国大革命的观念。

通过上述对小说主旨思想、小说类型和叙事方法技巧三方面的比较，可以看出，林纾的译本被局限在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和文学形式的束缚之下，以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义”去解读小说的主旨和人物的思想，以中国

传统义侠小说的写作方式去呈现原著，与曾朴的译文比较，存在巨大的差异。曾朴在 1920 年代写给胡适的信中，提到他自己曾经劝说过林纾有关翻译外国小说的问题，说林的小说如果不改变，“充其量，不过增多若干篇外国材料的模仿唐宋小说罢了，于中国文学前途，不生什么影响”¹，然而，这番劝说没有得到林纾的认同和回应。虽然曾朴、林纾翻译的同是雨果的小说 *Quatrevingt-treize*，而且译本出现的时间都在民国，前后相差 8 年，但是林译无论是从小说的主旨、小说类型还是叙事风格方面都呈现出与曾朴译作全然不同的特点，传达出来的法国大革命观念也是完全不同的。曾朴译介紧跟雨果的原著，忠实地传译出原作者雨果的意图——以小说折射历史，用思想浇灌人心，使读者深刻理解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和理想。

第六节 寻觅踪迹——“法国大革命”观念与文学革命、五四新文学

继曾朴的《九十三年》面世之后，虽然在当时并没有引起文学界的太多反响，但是放眼之后的十年，文学中热情、自由的空气逐渐升温，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动着文学革命的发生和发展。张中良在《五四文学：新与旧》一书中肯定了翻译文学对于促进中国现代文学的作用时，这样写道：

对于现代精神启蒙，对于作家的养成、读者审美趣味的熏陶、文学表现领域的开拓、文体范型与创作方法创作技巧的示范引导、现代文学语言的成熟，乃至整个现代文学的迅速萌生于茁壮成长，翻译文学都起到了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²

¹ 曾朴：《致胡适书》，《曾朴及虞山作家群》，（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 年），17-18 页。

² 张中良：《五四文学：新与旧》，（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0 年），214 页。

通过翻译文学中，新文学作家们不仅领略到西方文学形式和技巧的多样性，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逐渐领悟到了外国文学的真精神以及西方现代社会的思想和观念，进而产生改变中国社会、文学、文化旧貌的热情和动力。“自由、平等、博爱”作为法国大革命的核心观念，是具有代表性的西方现代社会思想观念之一，通过翻译文学的承载、观念人的译介，它们已成为启发新一代知识分子思想的源泉，引领和推动了文学革命的发生和发展，在五四新文学中引领风姿，掀起了个性解放、人性解放与妇女解放的风潮。

1917年1月，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第2卷第5号）吹响了第一声号角，同年2月，陈独秀在同一刊物上发表的《文学革命论》，旗帜鲜明地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一场旨在打破既定秩序、开创全新格局的文学革命揭竿而起”¹，推动了从语体到思想观念的革新运动，为中国新文学的建立开辟了道路，它不仅批判传统的伦理道德，反对专制制度和文化，更重要的是它宣扬西方的自由平等学说，主张个性解放，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以人道主义为核心价值。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了中国“文学改良”的倡议，并详细列出了八项中国文学上的“根本问题”²，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称赞胡适是“首举义旗”的文学革命先锋，作为对胡适的声援，他当高举“文学革命军”大旗，倡导“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³。这三大主义与法国浪漫主义文学所倡导的原则何其相似，与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何其相通。

文学革命的旗手陈独秀(1879-1942)认为，深刻影响近代人类文明“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有三件大事，其中之一就是法

¹ 张中良：《五四文学：新与旧》，（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3页。

²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胡适文存·一集》，（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17-8页。

³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胡适文存·一集》，（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25页。

国大革命及其人权的观念¹。接着，他进一步指出，法国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是法兰西人根深蒂固的“天性”，已成为法兰西人的“风俗”，成就法兰西人创造了近世文明²。由此可以看出陈对“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褒扬和深刻理解，对法国大革命事件的高度评价，并将它们与法兰西的近世文明关联在一起，从思想、精神的层面去理解法国大革命及其核心观念在社会文明发展中的贡献和作用，已经完全摆脱了康、梁维新派或革命派对法国大革命的种种误解和偏见，这样的转变其实与观念在文学中的译介和推进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文学革命论》中他将欧洲今日的“庄严灿烂”归结为革命的成果，肯定革命的积极作用³。在谈到中国的情形时，他指出，中国政治界的三次革命都不彻底，其原因在于盘踞国人头脑中的陈旧观念和思想，因此，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就要在理论、道德、文学、艺术等方面进行革新、革命⁴，在他看来，革命就是“开发文明之利器”⁵。随着“法国大革命”观念在晚清民初的推进和深入，“革命”观念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现代的革命意识形态，不仅在政治领域发挥作用，而且在道德、精神领域产生持续的影响。追溯其源头，法国大革命及其“自由、平等、博爱”思想是陈独秀发起文学革命的原因之一。

1918年12月7日周作人写作了《人的文学》，旗帜鲜明地提出应该提倡“人的文学”。在讨论“人的文学”时，他特别提到了法国大革命，他说欧洲关于“人”的真理的发现有三，其中的一次便是法国大革命⁶。在他看来，法国大革命观念主张“以人为本”的性质，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这些性质和精神与发现人的真理、启发“人的文学”之间

¹ 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独秀文存·卷一》，（上海：亚东图书馆，1934年），11页。本文写作于1915年9月15日。

² 同上，11页。

³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独秀文存·卷一》，（上海：亚东图书馆，1934年），135页。

⁴ 同上。

⁵ 同上。

⁶ 周作人：《人的文学》，钟叔河编：《周作人散文全集》（2），（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86页。

存在着紧密的、必然的联系。在他看来，传统的中国文学充满了儒教、道教思想和说教，几乎都不符合“人的文学”之标准。因此，他提出，“人的文学”应当“以人的道德为本”¹，“以人道主义为本”²。他所指的“人道主义”，并非“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而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³。这种“人道主义”讲究“从个人做起”，注重“讲人道，爱人类”，具备“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使“人人能享自由真实的幸福生活”⁴。因此，“爱人类”是“人的文学”的要义。周作人提出的这种“以人为本”、“爱人为本”的文学，将法国大革命的“博爱”精神准确地传递出来，开阔了晚清知识分子的眼界和心胸，推动了文学革命在思想观念上的进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人的文学”受到“法国大革命”观念的启发和鼓舞。

中国近代文学家郁达夫指出，法国大革命之“自由、平等、博爱”思想是“人类解放的第一个呼声”，是“世界大革命的第一个煽动者”，不仅成为法国大革命的核心思想，掀起惊天波浪，还在文学上“促成了浪漫运动”，为文学史留下了一个“怎么也淹没不下去的影响”⁵。郑振铎曾在《法国文学对于欧洲文学的影响》一文中，开篇就引用范戴克⁶的诗歌《法兰西之名》，诗歌赞美法兰西之革命，引导人类进入“光明的思想”，为人类打开了一条“从黑暗中走到自由博爱平等的日子”的道路⁷。1919年底李

¹ 周作人：《人的文学》，钟叔河编：《周作人散文全集》（2），（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90页。

² 同上，88页。

³ 同上。

⁴ 预勾（雨果，Victor Hugo）著，林纾、毛文钟合译：《双雄义死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年），88页。

⁵ 郁达夫：《卢骚的思想和他的创作》，《郁达夫全集 第十卷 文论（上）》，（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394-395页。原载1928年2月1日《北新》半月刊第2卷第6号。

⁶ 范戴克即 Henry Van Dyke(1852-1933)，英国传教士、教育家、作家。

⁷ 郑振铎：《法国文学对于欧洲文学的影响》，《郑振铎全集·第十五卷·外国文学文论》，（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205页。本篇最初发表于1924年4月《小说月报》第15卷号外《法国文学研究专号》，署名郑振铎、沈雁冰。

大钊写作了《什么是新文学》，阐述了什么是“新文学”，其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博爱心为基础的文学”，他坚信“博爱的精神”是培育新文学新运动的土壤和根基之一。¹上述三位近代知识分子都是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中的中坚分子，他们对法国大革命及其“自由、平等、博爱”原则都十分推崇，都看重“法国大革命”观念对文学发展和进步的影响和促进作用，认为法国大革命不仅能启发西方浪漫主义运动，而且也能为中国的新文学、新文化运动注入思想的力量。上文所举的“五四”新一代作家都是从晚清民初的文学风潮中成长起来的，他们都是文学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佼佼者，对法国大革命原则和精神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激情，显示出了与辛亥革命前知识分子截然不同的思想观念。这种变化的发生自然和观念的转变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和法国大革命观念在文学中的传递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

1912年曾朴的译作《九十三年》在《时报》连载后，并未引发广泛关注和评论²。值得注意的是，《时报》在当时青年知识分子中的影响是较大的，比如包天笑曾回忆，《时报》当时的读者大多是“教育家、文学家，著有信仰，上海以及外埠的各学校都阅时报，尤其是青年学子”³，而且据他回忆后来创立了一个新的栏目“余兴”，专门登载“新闻及论说以外的杂著，商诸楚青”，由包天笑担任主编，投稿的人非常踊跃⁴。曾朴《九十三年》译本刊登时，《时报》第六版正是包所提的“余兴”，不过名字稍有出入“滑稽余谈”，“类似一种文艺副刊，刊登各种文字，多有滑稽娱乐性质，陈与包所译写的小说往往登在这一版”⁵。而曾朴的《九十三年》刊登在该报正文第一版的底栏，与社论、要件、来稿同版，说明当时《时报》

¹ 李大钊：《什么是新文学》，载1920年1月4日《星期日周刊》“社会问题号”，署名：守常。原文系1919年十二月8日自北京寄。

² 马晓冬：《曾朴：文化转型期的翻译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71页。

³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年），349页。

⁴ 同上，349页。

⁵ 韩一字：《清末民初汉译法国文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92页。

编辑部对该小说的重视程度。因此，小说《九十三年》所遭遇的冷待，分析其原因，首先，与小说传递的法国大革命观念和精神有关。小说中复杂的对立关系——“君权”与“革命”的对立¹、“法律专制之共和”与“精神之共和”的对立²，最后都统一在“人道”、“博爱”的主题之下。文学作品开始追求自己的独立性，显示出一种与政治无关、高于政治的倾向。这些观念和精神未能顺应 1912、1913 年中国辛亥革命的社会政治思潮，未能得到读者的广泛回应和评论。第二，这部小说一反中国通俗小说传统，在英雄人物塑造上保留西方式的“善”和“爱”观念，虽然体现法国大革命精神和原则，但这样的主旨设计却完全超出读者的预期和想象，与辛亥革命前后的革命风气和意识形态背道而驰。第三，小说刊登在当时立宪派（也即保皇改良派）创办的报刊《时报》之上，众所周知，《时报》是保皇改良派在戊戌政变后创办的第一份报纸，创刊初期由康有为的弟子罗孝高担任总主笔，创办人是狄楚青，该报是康、梁当时在中国的重要喉舌。在革命情绪高涨的 1912 年，人们自然会冷落了这份由立宪派报人所主办的报刊。第四，小说出自晚清颇有名气的《孽海花》作者曾朴之手，他曾参加清末“立宪运动”，同情康梁的保皇改良主张，从读者的预期来看，他们希望看到的革命题材不可能出自倾向立宪运动的译者之手，因此，对曾朴的作品不抱有热情。在小说连载完毕后的 1913 年，《九十三年》的单行本由当时较为活跃的有正书局发行，说明小说具备一定的吸引力和活跃度。然而，基于上述的原因，未能得到读者的广泛回应和评论。但是，小说所宣扬思想和观念却是默默地播种在青年知识分子的心中，慢慢发芽长大，在胡适、陈独秀 1917 年举起文学革命大旗的时候，获得一呼百应的效果。

综上所述，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下，曾朴的《九十三年》避开宣传“革命”的主题，从意识形态上与晚清社会的潮流背道而驰，积极地向原著靠拢，尽量保留原著在文学创作手法和思想精神方面的特点和精髓，这也是

¹ 韩一字：《清末民初汉译法国文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年），208 页。

² 同上，206 页。

该作品受到冷待的原因之一。在诗学方面，曾朴熟悉中国文学创作规范和手法，但他有意引进西方文学的典范之作，在改写策略上尽量保留原著的风貌和精神，目的是让晚清读者领略西方文学的形式和技巧，于此同时，曾朴也试图通过译介西方的文学作品来为中国的文学注入新的元素和活力，在晚清“求新”、“求变”的呼声，使中国文学在吸取传统和西方文学精华的基础上不断发展进步，立足于世界文学之林。

第五章 结论

晚清至民初是现代中国文学的发萌期，实现了从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转变。在这一转变中，西方文学和思想观念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翻译文学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视野，不仅展示了外国文学的风格样式，而且还引进了西方现代的思想和观念，成为文学革命、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思想基础。本文考察了晚清民初二十余年“法国大革命”观念在晚清民初三位译者的不同文学文本中的译介和传递，展现了观念从初译到完整译介的过程和轨迹，探讨了观念译介对新文学发展的影响和促进作用。

王韬是文本讨论晚清“法国大革命”观念译介的第一位人物，他属于晚清“开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希望通过自己的译介，让晚清的中国尽快了解西方富强文明的方方面面，实现国富民强的目标。他的译介呈现了一个儒家“忠君爱民”思想下叛民犯上作乱、并伴有弑君“惨剧”的法国大革命。在涉及法国大革命核心观念时，“自由”观念被放入日本“国家主义”的关照之下，忽视个人自由权利，而未能传达出法国大革命“自由”一词的真实涵义。“平等”、“博爱”之表述则从未在王韬的译本出现，造成观念传译的缺失。然而，王韬的译介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虽然受到诸多因素的干扰和局限，出现偏差和缺失，但是，它的贡献却是不可忽视的，它将西方十八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第一次较为完整地介绍给晚清的读者，在他们的思想上引起了震荡。王韬的译介不仅引入了新思想、新观念、新的文学样式，而且促进了晚清知识分子对西方政体的认识，开辟了从日本借鉴新的文化资源的蹊径。

梁启超属于晚清文学改良运动的倡导者，亦是晚清维新改良派的领袖之一，在经历戊戌政变的失败后，他不再依靠“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而是转而发起“自下而上”的民众爱国运动，以达到依靠民众拯救国家的目的。因此，他宣传的“法国大革命”观念带有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甚

至让法国大革命的性质发生改变，演变成一场以“爱国”为主旨的革命运动，成为政治宣传的工具之一。梁氏的译介在王韬的基础上推进了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观念，但依然缺乏对“博爱”观念的引介，从而未能完整、准确地传达法国大革命的观念。然而，梁启超的译介却开启了一股晚清“法国大革命”题材创作之风，随之而来的1903和1904年更是迎来了“法国大革命”及罗兰夫人文学创作的高潮。卢梭、罗兰夫人、拿破仑等历史人物也成为晚清知识分子耳熟能详的、与“法国大革命”紧密关联的语汇。“自由”、“平等”更是成为晚清革命派的流行用语¹。这些思想上、文学上的推进都与梁氏译介的“法国大革命”观念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曾朴是晚清民初倡导新文学的先驱人物，他一生立志改变中国文学的落后面貌，对雨果和浪漫主义的着迷和热爱代表了其思想上的倾向和归属。他将雨果作品中的西方思想和观念完整地、忠实地传递给民初的读者，将雨果作品中对“自由、平等、博爱”的渴望与追求充分展现出来，将法国大革命“为人道”的本质传递出来，实现了法国大革命观念的完整译介。

《九十三年》面世之后，作家们逐渐领略了西方文学的形式和技巧，领悟到外国文学中的精神以及西方现代社会的思想和观念，进而产生改变中国社会、文学、文化旧貌的热情和动力。“自由、平等、博爱”作为法国大革命的核心观念，是具有代表性的西方现代社会思想观念之一，它们逐渐成为启发新一代知识分子思想的源泉，引领和推动了文学革命的发生和发展。

综上所述，从王韬开始介绍“自由”观念开始，到梁启超极为重视“自由”、引入“平等”观念，再到曾朴完整地译介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观念，三位译介人站在时代的不同点，呈现出一种三步式的、逐步推进、深入、完善的趋势。本文按照翻译研究“改写”理论，对上述三位观念人在晚清民初不同时段译介进行了跟踪和分析，探查了“法国

¹ 详见本论文第三章第四节《梁启超译介的影响》，143页。

大革命”观念在社会意识形态和诗学的作用下被改写的动机、过程、结果和影响。在每一次的改写中，译者的译介目的居于首位，决定了文本的类型、用途以及改写策略，呈现出三类全然不同的“法国大革命”观念，为文学和思想带来了新的发展和进步。

根据勒菲弗尔，“诗学”的概念除了指“文学装置、文类、主题、典型人物、情境、符号的清单”外，还包括“文学在整个社会系统中所扮演角色”¹。从文学所扮演的角色来看，三位译者的译介不仅创造了不同的“法国大革命”形象，推动了文学的发展，而且还显现出中国文学在晚清民初发展和演进的轨迹。在王韬时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比较疏离，文学在整个社会系统中扮演着非主流的角色。梁启超的译介之后，文学的地位逐渐获得重视和提升，文学开始为政治服务，担负起启发民智、宣扬爱国的任务。到了曾朴时期，文学的地位进一步得到重视，作家们开始关注文学自身的价值，试图通过译介西方文学、精神和思想，探索和开创中国文学自身发展的道路。

阿瑟·奥肯·洛夫焦伊（Arthur Onchen Lovejoy, 1873-1962）是美国观念史研究的主要倡导者，在他看来，观念史的研究应该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不论这些领域被称为哲学、科学、文学、艺术、宗教或者政治”²。越过学科的传统界限，追溯观念形成发展的背景和意义，“在各种各样的体系或思潮背后，去探讨那些根本的、持续的、反复出现的和起着能动作用的单位——观念”³，因此，“跨学科”成为他重要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其优势在于以更加广阔的视野去考察观念的发展变化。

¹ André 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1992), 26.

² Arthur O. Lovejoy: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n Ide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6), 15. 转引自张文杰、何兆武编：《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 第七卷 历史哲学》，（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112页。

³ 张文杰、何兆武编：《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 第七卷 历史哲学》，（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104页。

在这种“跨学科”理念的基础上，本论文以“法国大革命”观念在晚清民初文学语境中的译介为线索，考察了王韬、梁启超、曾朴三人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对法国大革命观念的译介，结合观念史、文学史、思想史、翻译研究等学科的研究视角和方法，针对观念译介的动机、观念译介的影响、观念译介者的背景及其策略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下文将结合本论文在理论上的收获，讨论翻译研究、观念史研究、文学史相结合的意义和拓展：

第一，本研究采用观念史与文学史、翻译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利用跨学科的优势，针对具体的译介案例进行分析，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拓展了一个全新的领域——观念译介史。在晚清，西方观念为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转变注入了新的活力，成为时代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然而，西方观念是如何输入晚清、输入过程受到什么干扰、输入后带来什么结果等问题，有待更加深入和系统的研究。因此，观念译介学可以作为进一步深入研究这类问题的方向和领域。

第二，以翻译研究作为基石，把观念译介纳入翻译学讨论的范畴，将观念视为翻译产品，考察译者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关注翻译过程和结果，洞察观念在跨越语言、文化的译介中发生的变化。将观念作为一种翻译产品进行讨论，扩展翻译学的研究思路 and 范围。翻译理论中的许多方法可以为观念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如功能翻译理论中的目的论，有助于考察译者的翻译目的和译介策略；多元系统论并重社会、历史、文化的考察与文学作品自身的研究，“视文学为复杂的动态系统”¹，摆脱传统等值研究的执迷，注重考察翻译文学在整个目标文化、历史和文学系统中的地位。翻译文化学派勒菲弗尔的“改写”(rewriting)理论有助于讨论权利、意识形态、史学、赞助

¹ Theo Hermans, e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Beckenham: Croom Helm, 1985), 10.

人等因素对翻译造成的影响。以上所述之翻译理论都有助于探讨观念译介的目的、过程和策略，也成为本文讨论的理论支点。

第三，在《观念史论文集》的《序言》中，洛夫焦伊概述了观念的历史编纂学的目标，其中的一项就是“研究同一些观念在不同的思想领域中和不同的时期中的出现和影响”¹，在文本的研究中，除了关注观念从西方移入晚清发生的变化，也重视观念在 20 多年中所发生的偏移、变形和复位的变化，这种方法有助于观察观念在不同时期发生的变化以及探究变化发生的原因。比如“法国大革命观念”，在 1890 至 1912 年期间就被多次地译介或写入中国的文学作品中，译介和写作的手法和策略不尽相同，服务的目的也有所不同，因此，观念表述和产生的力量也大有不同。这种历时纵向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我们系统地考察观念流变的脉络和趋势。

第四，在文学史的研究方法中，我们更加关注文学与观念的互动关系。文学是如何进步的，观念在其中的角色是什么？观念的每一次译介为文学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个影响是明显的还是隐晦的？是被人提及的还是遭到冷落和遗忘的？这冷落遗忘后面的原因可能是什么？

“五四”一代作家都是从晚清的文学风潮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接受了西方的观念，实现了文学的转型，确立了新文学的地位。在本文的研究中，有关曾朴《九十年》个案的讨论就是从更广阔的文学的脉络去追溯观念对文学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及推动。观念的译介虽然在当时未掀起波澜，但却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和贡献。

综上所述，观念史、文学史、思想史和翻译研究相结合的态势已经形成，有待一门新的学科的发展——观念译介史，以推动跨学科、多面向研究的深入和推广。

¹ 张文杰、何赵武编：《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 年），104 页。

参考文献

凡例

本文“参考文献”分为三类：A：英文原著、B：西文翻译著作、C：中文著作及日文译作。排列顺序将以作者姓氏英语字母及汉语拼音字母次序。

A：英文原著

Abbott, John S. C. *The History of Madame Roland*,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858.

Bassnett, Susan.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In *A Compan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 edited by Piotr Kuhiwczak and Karin Littau, 13-23. Clevedon, Buffalo, Toronto: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2007.

Bell, Caryn Cosse. “French Religious Culture in Afro-Creole New Orleans, 1718-1877.” *U.S. Catholic Historian* 17 no.2, 1-16. Spring, 1999.

Berlin, Isaiah. *The Power of Idea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Brombert, Victor. *Victor Hugo and the visionary novel*.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Costa, Margaret Jull. “Mind the Gap: Translating the ‘Untranslatable’.” In *Voices in Translation*, edited by Gunilla Anderman, 111-122. Clevedon, Buffalo, Toronto: Multilingual Matters LDT, 2007.

Craig, Edward, ed.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Questions to Sociobiology. Vol. 8*. Taylor & Francis, 1998.

Dabundo, Laura, ed. *Encyclopedia of Romanticism (Routledge Revivals): Culture in Britain, 1780s-1830s*. Abingdon: Routledge, 1992.

Duruy, Victor. *A short History of France*. Lucy Menzies, Richard Wilson, Lionel Cecil Jane. Trans. London & Toronto: J. M. Dent & sons, Ltd. New York: E. P. Dutton & Co., 1917.

- Duruy, Victor. *Petite Histoire de France*. Paris: Librairie de L. Hachette et Cie Boulevard Saint-Germain, N°77, 1869.
- Frey, John Andrew. *A Victor Hugo Encyclopedia*. Santa Barbara: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1999.
- Hannoosh, Michèle. "Romanticism: Art, literature, and history."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French Literature*, edited by William Burgwinkle, Nicholas Hammond, & Emma Wilson, 450-4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 Hermans, Theo.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Beckenham: Croom Helm, 1985.
- Holmes, James S.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edited by Lawrence Venuti, 172-185.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 Johnson, Edward Gilpin, ed. *The Private Memoirs of Madame Roland*. Chicago: A. C. McClurg & Co., 1901.
- Jones, Howard Mumford. *Revolution and Romanticis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 Hugo, Victor. *Quatrevingt-Treize (II)*. Paris: J. Hetzel et Cie & Maison Quantin, 1880.
- Victor Hugo, *William Shakespeare*, trans. Melville B. Anderson. Chicago: A. C. McCLURG and Company, 1911.
- Jones, Howard Mumford. *Revolution and Romanticis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 Lefevere, André.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1992.
- Lovejoy, Arthur O.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n Ide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6.

- Mayhew, Robert, ed. *Essays on Ayn Rand's We the Living*.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12.
- McPhee, Peter. *French Revolution, 1789-179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Moore, Olin H. "The Sources of Victor Hugo's Quatrevingt-Treize." In *Publications of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PMLA, Vol. 39, No. 2, Jun., 1924.
- Hugo, Victor. *Quatrevingt-Treize (I)*. Paris: J. Hetzel et Cie & Maison Quantin, 1880.
- Petrey, Sandy. *History in the Text 'Quatrevingt-Treiz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1980.
- Ripley, George, and Charles Anderson Dana, ed. *The new American cyclopaedia: a popular dictionary of general knowledge*. New York: D. Appleton and Company; London: 16 Little Britain, 1869.
- Tonsor, Stephen J. *Lecture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Inc., 2000.

B: 西文翻译著作

- Abbott, John S. C. (阿伯特, 约翰)著, 郭继兰译:《法兰西第一女杰: 罗兰夫人传》, 南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年, Kindle 电子书。
- Arendt, Hannah (阿伦特, 汉娜) 著, 陈周旺译:《论革命》,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7 年。
- Berlin, Isaiah (伯林, 以塞亚) 著, 冯克利译:《反潮流: 观念史文集》,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2 年。
- Berlin, Isaiah (以赛亚, 伯林) 著, 亨利·哈代编, 吕梁等译:《浪漫主义的根源》,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8 年。

- Cobban, Alfred (科本, 阿尔弗雷德):《法国大革命的神话》(节译), 乔治·勒菲弗尔(Georges Lefebvre)著, 洪庆明译,《法国大革命的降临》, 上海: 格致出版社, 2010 年。
- Cohen, Paul A. (柯文) 著, 雷颐等译:《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 王韬与晚清改革》,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 Delanty, Gerard (德兰迪, 杰拉德) 著, 李霞、李恭忠译:《历史社会学手册》,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 Furet, Francois (傅勒, 弗朗索瓦) 著, 孟明译:《思考法国大革命》,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年。
- Hobhouse, Leonard Trelawny (霍布豪斯, 伦纳德·特里劳尼):《自由主义》, 朱曾汶译, 商务印书馆, 1996 年。
- Hugo, Victor (雨果, 维克多) 著, 曾朴译:《九十三年》,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 :《〈克伦威尔〉序》, 柳鸣九译:《雨果论文学》,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0 年, 20-86 页。
- , 林纾、毛文钟合译:《双雄义死录》,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20 年。
- Hunt, Lynn (亨特, 林) 著, 汪珍珠译:《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 Madelin, Louis (马德楞, 路易) 著, 伍光建译:《法国大革命史》, 商务印书馆发行, 1927 年。
- Mignet, François Auguste Marie (米涅, 弗朗索瓦·奥古斯特·玛利) 著, 北京编译社译:《法国革命史》,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7 年。
- Munday, Jeremy (芒迪, 杰里米) 著, 李德凤等译:《翻译学导论: 理论与实践》,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年。
- Rudé, George (鲁德, 乔治) 著, 何新译:《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3 年。

Sartre, Jean-Paul (萨特, 让-保罗), 施康强选译:《萨特文集·文论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年。

Schwarcz, Vera (施瓦友, 维拉)著, 李国英等译:《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Tannenbaum, Donald G; Schultz, David (坦嫩鲍姆, 唐纳德; 舒尔茨, 戴维)著, 叶颖译:《观念的发明者: 西方政治哲学导论》,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Tocqueville, Alexis de (托克维尔, 亚历西斯)著, 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7 年。

C: 中文著作及日文译作

爱汉者编, 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年。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 台北: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1974。

鲍绍霖:《文明的憧憬: 近代中国对民族与国家典范的追寻》, 香港: 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曹亚明《从〈新中国未来记〉来看梁启超对政治小说的选择与接收》, 载《中国文学研究》2012 年第 1 期, 38-41 页。

陈独秀:《独秀文存·卷一》, 上海: 亚东图书馆, 1934 年。

-----:《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期(1915 年 9 月 15 日)。

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 中国革命话语考论》,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

陈天华、邹容著, 郅志选注:《猛回头: 陈天华 邹容集》,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德富芦花:《佛國革命の花(ローラン夫人の傳)》,《世界古今名妇鉴》, 东京: 民友社, 1898 年。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范伯群:《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 上》,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 冯桂芬、马建忠著：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年。
- 冯天瑜：《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
- ：《中国元典文化十六讲》，郑州大学出版社，2006 年。
- ：《“革命”、“共和”：清民之际政治中坚概念的形成》，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与 20 世纪的中国》（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年。
- 冯自由：《革命逸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 年。
- 高鹏程：《法国大革命并未提出“博爱口号”》，《青海社会科学》，2014 年第 2 期，196-201 页。
- 高桥二郎译述，冈千仞删定：《法兰西志》，露月楼，1878 年。
- 辜也平：《西学东渐与中国现代传记文学观念的诞生》，《中国比较文学》，2004 年第 4 期，95-105 页。
- 桂宏诚：《中华民国立宪理论与 1947 年的宪政选择》，台北：秀威出版，2008 年。
- 郭圣铭：《西方史学概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
- 韩一字：《清末民初汉译法国文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年。
- 郭台辉：《中日的“国民”语义与国家构建——从明治维新到辛亥革命》，《社会科学研究》，2011 年第 4 期，137-163 页。
- 胡翠娥：《文学翻译与文化参与：晚清小说翻译的文化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年。
- 胡闽苏：《晚清“小说界革命”语境下的法国大革命》，《现代中文学刊》，2013 年第 6 期，87-92 页。
- 胡适：《胡适文存·一集》，上海：上海书店，1989 年。
- 黄彰健：《进呈法国革命记序辨伪》，《戊戌变法史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 年，572-573 页。

- 黄俊杰著：《德川日本〈论语〉诠释史论》，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6年。
- 黄寿祺、张善文撰：《革卦第四十九》，《周易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 季桂起：《近代以来文化资源的变化与文学观念的调整》，《东岳论丛》2009年第4期，54-59页。
- 蒋承勇：《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
- 金观涛：《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
- 李大钊：《什么是新文学》，载1920年1月4日《星期日周刊》“社会问题号”，署名：守常。原文系1919年十二月8日自北京寄。
- 李长林：《清末中国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的文艺作品》，《衡阳师专学报》（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29-32页。
- 李民，王健撰：《尚书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 栗孟林：《中国知识界对“法国大革命”的理解与迎拒（1840-1919）》（博士论文），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4年。
- 李奇志：《〈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清末“救国女杰”传记的神话开端》，《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41-45页。
-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
- ：《梁启超自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Kindle电子书。
- ：《饮冰室专集之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 林纾：《〈红礁画桨录〉译余剩语》，《红礁画桨录》，商务印书馆，1906年。
- 刘禾著，宋伟杰译：《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
- 刘宗绪主编：《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
- 柳鸣九主编：《法国文学史·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 鲁迅撰，郭豫适导读：《中国小说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 栾伟平：《小说林社研究》，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

- 阎小波：《近代民主政治之生成与流变》，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
- 马晓冬：《曾朴：文化转型期的翻译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 欧阳健：《晚清新小说简史》。台北：秀威出版，2015年。
- ：《晚清新小说的开山之作——重评〈新中国未来记〉》，载《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9年第8期，50-57页。
- 彭建华：《现代中国的法国文学接受》，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
- 日本近代思想史研究会著，马采译：《近代日本思想史》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
- 单素玉：《王韬及其对法国大革命的述评》，《辽宁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38-41页。
- 施展主编，王新连等编译：《法国革命时期法政文献选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Kindle电子书。
- 时萌：《曾朴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 ：《曾朴及虞山作家群》，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
- 松本三之介著，李冬君译：《国权与民权的变奏——日本明治精神结构》，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
- 孙隆基：《历史学家的经线》，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 唐才常、宋恕著，郑大华等选注：《贬旧危言：唐才常、宋恕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
- 陶绪：《晚清民族主义思潮》，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 汪荣祖：《从传统中求变：晚清思想史研究》，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
-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光绪庚寅仲春淞隐庐刊”本，1890年。
- 著，楚流等选注：《弢园文录外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
- 、李圭、黎庶昌、徐建寅著，钟叔河主编：《漫游随录·环游地球新录·西洋杂志·欧游杂景》，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
- 魏源：《佛兰西国沿革》，《海国图志·卷41》，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

- 吴林羽、李光《清末人眼中的“法国大革命”》，《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70-73页。
- 吴振清等编：《黄遵宪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
- 武润婷：《中国近代小说演变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
- 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 ：《〈世界古今名妇鉴〉与晚清外国女杰传》，《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6卷第2期，35-48页。
- 夏志清著，刘绍铭译：《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学，2001年。
- 狭间直树：《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所共同研究报告》，北京：社会文献出版社，2012年，Kindle电子书。
- 萧高彦：《西方共和主义思想史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3年。
- 萧公权：《萧公权先生序》，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年。
- 许寿裳，林辰：《许寿裳文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 徐兴庆：《王韬与日本维新人物之思想比较》，《台大文史哲学报》，2006年5月第64期，131-171页。
- 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 杨联芬著《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Kindle电子书。
- 杨玉荣：《中西日互动中“博爱”译名的流变》，《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5月第3期，64-69页。
- 叶杨曦：《〈法兰西志〉的汉文译介与书籍流传》，载《汉语言文学研究》2015年第2期，62-74页。
- 易惠莉：《日本汉学家冈千仞与王韬——兼论1860-1870年代中日知识界的交流》，《近代中国》第十二辑，2012年，168-243页。
- 游秀云：《王韬小说三书研究》，台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

- 郁达夫：《郁达夫全集 第十卷 文论（上）》，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
- 曾朴：《孽海花》，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
- 曾虚白：《曾孟朴年谱》，魏绍昌编：《孽海花资料》第三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 张宏杰：《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
- 张文杰、何兆武编：《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 第七卷 历史哲学》，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
- 张海林：《王韬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 张广智：《西方史学史》，负担大学出版社，2000年。
- 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年（二版）。
- 张文杰、何兆武编：《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 第七卷 历史哲学》，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
- 张中良：《五四文学：新与旧》，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
- 张燕婴译注：《论语》，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 赵炎秋：《林纾叙事思想试探》，《文学评论》，2010年第2期，45-49页。
- 郑大华等选注：《砭旧危言：唐才常宋恕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
- 郑观应：《盛世危言》，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
- 郑匡民：《西学的中介：清末民初的中日文化交流》，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
- 郑匡民、郑焕钊：《梁启超与“中国文学”概念的现代发生》，《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1期，122-135页。
- 郑若麟：《以人道主义的名义——我的父亲郑永慧与〈九三年〉》，《文汇报书周报》，2004年4月30日。
- 郑振铎编：《晚清文选》，《中国近代文总集》，上海：上海生活书店，1937年。

- :《林琴南先生》，《郑振铎全集·第5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
- :《法国文学对于欧洲文学的影响》，《郑振铎全集 第十五卷 外国文学文论》，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
- 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编：《法国史论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
- 周作人：《人的文学》，钟叔河编：《周作人散文全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 朱德发主编，李钧、蔡世连、杨新刚著：《现代中国文学史精编（1900-2000）》，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3年。
- 朱剑、赵枫著：《法国简史》，台北：书林有限公司，1997年。
- 朱维铮：《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 朱文华：《传记通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
- 朱义禄：《儒家理想人格与中国文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
- 樽本照雄：《曾孟朴的初期翻译（上）》《清末小说》2009年12月1日，第32号，1-47页。《曾孟朴的初期翻译（下）》《清末小说》第34号，2011年12月1日，第34号，60-93页。
- 邹振环：《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 佐藤慎一：《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